

詩序

朱氏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
 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
 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
 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
 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毛公為一編毛公始
 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
 以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
 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
 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
 者矣况於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
 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
 一編別附經後又以高有齊魯韓氏之說
 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
 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
 綴篇後而起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

詩序

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法辭其後三家之傳
 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
 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
 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
 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
 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縲戾破碎
 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
 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
 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
 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
 其舊因以論
 其得失云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

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

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先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

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

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至于

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

雅作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

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

俗者也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

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

一人之志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

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

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小序

網見

國風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

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天子之

嘗稱王則大姒亦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

未嘗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姒而實以深見文

王之聽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

妃為之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

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則

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

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

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

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

史之戒珩璜琬璋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

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

人之美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

詩序

三

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

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

有闕雅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

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

故國家天下治者不竊謂此說庶幾得之風之

始也所謂闕雅之亂以為風化之所由始也所以

風天也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馬用之邦國

焉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風風也教也風

以動之教以化之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然

則闕雅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駟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

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說見二南卷首關雎

自出也鵲巢駟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

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

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乾統坤承乾也周南召

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

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

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

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為是無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

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

之義也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

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為

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

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為一事而不

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以傷為傷善之心則又

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

衰詩人本諸社席而闕雅作故揚雄以周康之

時闕雅作為傷始亂社欽亦曰佩玉晏鳴闕雅

周康后不怨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

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

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闕雅為鄉樂又為

房中之樂則周公制禮之時已有此詩矣若

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不為周

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

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制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

為天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

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為風化之首乎

萬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

詩序

四

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

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此詩之序首尾皆

母家者一句為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為言况未嫁之時自當服

勤女功不足稱遂以為威美若謂歸寧之時即

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

為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為之於歸寧之時亦

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

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

皆傳會之聲說后妃雖

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

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

詩序

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

尾衛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此

稍平後不

注者故此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

衆多也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

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為不

妒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疎矣

免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

衆多也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

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

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詩以篇

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

言夫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

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

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

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

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

詩序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

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闕雎之應也闕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

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二字

可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

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鳩鳩乃可以配焉文王之

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

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

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艸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其祭祀矣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暴

詩序

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

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

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丈王之化男女

得以及時也此序末句未安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

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滕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

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滕備數滕遇勞而無怨

嫡亦自悔也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

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疆暴相陵遂成淫

風被丈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此序得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

何彼襍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

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雖

之德也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

詩序

八

其陋然此但讀為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為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

為義則存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

甚言其貴威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丈不善終費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

等謂車未厭翟勒面績總服則褳翟然則口口口口公侯夫人翟第者其翟車貝面組總有握

與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菑田以時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此序得詩之大旨然語意亦不分明揚氏曰二

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頌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

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圃名虞者圃之司獸也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猥以虞為主其實數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柳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特世名氏

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林林之屬若燈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概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

詩序

九

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以不及今乃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蓋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蓋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諡又為顯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具書以罪諡然後加以此諡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子之若將以倚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

暴其真不知而啟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為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詩偶無賢君美諡則雖有翻之美者亦例以為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慰其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子不可以不辨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為莊姜之詩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為送戴媯之驗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

詩序 十

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

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必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

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

正也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燕之前序

說誤矣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

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春秋隱公

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為說恐或然也然傳記魯衆仲

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篡弑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為淺陋而眾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

詩序

十一

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序所謂大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兼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為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以未有見

其為刺宣公夫人之詩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

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馬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

同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序見

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為責衛伯之詞誤矣陳氏曰說者以此為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

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

事王者也此序畧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刺任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詩序

十二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

持而去馬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序全然不似詩意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

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及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

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鄰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此

無所見於他書序者
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子公

頌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
作亦未可考鶴之奔奔故此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

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詩序

十三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
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見本
篇矣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
加一辭而閑措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
是也豈必蕪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
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
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觀之則其賦之人猶
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
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
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
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
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
鋪陳而後始知其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閱
惜而遂憚然遂有懲創之心抑以是為刺不唯
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
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
用也桑中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
也推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

於鄭聲至欲救而絕之豈其剛詩乃錄淫奔者

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

者二雅是也鄭者繼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

者抑鄭衛三十九篇是也桑中濮上之詩是也

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

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

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

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

之事蓋不如此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

詩序

十四

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其有邪正美惡

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

人得具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

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

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

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發若

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若也上見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

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
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

殷富馬

蝮螭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

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千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

善道也

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蝮螭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為文公

之詩耳他未有考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

詩序

十五

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

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

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

傳可證

衛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

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此序疑得之

考樂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

處

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為

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語以為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階莊姜賢

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此序據春秋傳得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

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因而自

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馬美反正刺淫泆

詩序

十六

也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

者也

木見不見答之意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此詩不可考書闕

河廣采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

馬

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矣序言為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馬古者國

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

以育人民也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

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

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

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

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為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于育

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濟

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

詩序

十七

厚報之而作是詩也說見本篇

王

秦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

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傍徨不忍去而

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

危難以風焉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任全身遠

害而已說同上篇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違屯戍于母家周

人怨思焉

中谷有推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

相棄爾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

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徐衍說其指桓王之王卒大敗祝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

此詩之為是而作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序說未

詩序

十八

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本篇

采芣懼讒也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芣唐采芣詩采芣相其詞與鄭子

稔正同序說誤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

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而作是詩也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

矣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

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此未有據今姑

之從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

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

馬事見春秋傳然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為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矣今從其說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

國人說而歸之國人之心感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

詩序

十九

說具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

雜民伍此詩恐其民間男女相說之詞耳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

也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

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

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

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

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

所據孔氏正義又據序文而以是詩為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序以變風

故以此為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

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攷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

馬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色也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

詩序

二十

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

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齊春秋傳

丈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夫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戎而已大

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取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投室以歸是以師昏也

民具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為祭

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為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必為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

以為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解昏未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

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為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

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

徇說詩者之繆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故子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

詞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為刺忽殊無情理

穉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偁而和也見上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昭公嘗為

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况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邪且昭公之為人柔懦疎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

詩序

二十一

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於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詭之實罪而危於誣上悖理之虛怨三則厚誣聖人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大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

不隨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此序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序意甚美

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疑同上篇

儀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楊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

死亡而作是詩也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詩序

二十二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

詞序誤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迺講師見零

露之語從而簡益之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

能救焉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諡惡而得之歟

遷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

馬上同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

化也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

壺氏不能掌其職馬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縣挈之名壺盛水器蓋置

詩序

二十三

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也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與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此序據春秋經傳為文說見本篇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

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未見其為襄公

詩之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戈而不修民事百姓

苦之故陳古以風馬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敵筭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

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桓當作莊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

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此亦刺文姜之

詩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

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

之子焉此序得之

魏

詩序

二十四

葛屨刺褊也魏地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

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此未必為其君而作在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

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國削則其

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伐禮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爾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除序言刺貪失其旨矣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

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君也

以碩鼠比其君也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

詩序

二十五

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

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克之遺風焉河東

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

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禮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

正相反耳况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

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克之遺風者為得之然其

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為此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

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

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

人作詩以刺之也此詩蓋以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

者序說大誤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

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此詩本見其必為沃而作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此但為昏姻者

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亂也

詩序

二十六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

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况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詩中未見此意

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

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

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序以史記為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

非武公自作以述其略王精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

有秩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
求賢以自輔馬此序全非詩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芴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馬獻公因善攻戰而好讒佞然未

詩序 二十七
見此二詩之果
作於其時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馬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為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

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馬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
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閑其君子

馬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馬此詩

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也此序最為有據

晨風刺康公也志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馬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利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
與民同欲馬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詩序 二十八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
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

見舅氏如母存馬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馬兩句若為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
終也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陳國小無事實幽公

但以諛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

其舊蓋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同上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

君也傳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為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

詩序 二十九

君子也

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東門之揚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

有不至者也同上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

於萬民焉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防有鶴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此非刺其君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此不得為刺詩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

馬陳風獨此篇為有據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

思感傷焉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

繫其衣服道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

是詩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詩序 三十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

愆者也此序之誤說見本篇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詩言周道但謂通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遠遼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曹

蟋蟀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

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言昭公未有考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此詩

但以三百赤芻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鳩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此美詩非

詩刺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

而思明王賢伯也昔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為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幽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

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而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鴟鴞則居東而作其在

詩序 三十一

鴟鴞

言可知矣

鴟鴞周公殺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

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此序以金縢為文最為有據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

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

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

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此周公勞歸士

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

夫惡四國之詩也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為管蔡商奄尤無理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二詩東人喜周

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皆非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

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

詩序 三十二

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序得詩意但未

盡其用耳其說已見本篇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首句同上然其

下云云者語疎而美鄙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

華也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州木之華非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序得

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而彼失也國語富辰之言以為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為富辰之言又以為召穆公思周

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二書

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為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頌

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

德歸厚矣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

報其上焉

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

采薇遺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

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遺戍役以守衛中

詩序

三十三

國故歌采薇以遺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

也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出車勞還率也同上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五耳

杖杜勞還役也同上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

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

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本篇

其內外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云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此至詩也諸序篇次名義及其所用已見本篇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同上此序尤無理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同上然所

謂有其義者非真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無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也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

基矣序首句誤詳見本篇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見南

詩序 三十四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見上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見上

蓼蕭澤及四海也序不知此為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為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體說淺妄類如此云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義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

樂之矣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宣王北伐也此句得之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

此句得之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

壯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
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
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
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
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
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
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
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
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

詩序

三十五

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
侵中國微矣魚麗以下篇次為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尚仍舊禮次第獨以鄭摺分魚麗為文武時得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欲證毛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麗一句之私故論於此云

采芣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
文武之克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徽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

上馬序慎徽以下非詩本意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

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此以下特世多不可考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汙水規宣王也

鶴鳴誨宣王也

詩序

三十六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于宣王考室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見本篇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兩無正大夫刺幽王也兩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為政也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此詩不為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辭耳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

以見其必為宜白耳序又以為宜白之傳尤不知其所據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

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頃

詩序

三十七

蘇成公作荒蕪周古史考云古有頃荒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念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因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无訛謬蕪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耳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諱大夫作是

詩以告病焉諱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

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

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為此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鐘刺幽王也此詩文不明故序不取實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

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自此篇至車

詩序

三十八

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具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卜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

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昔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為成王則也矣

用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此序專以自

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通南故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於寡不能自存焉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

說生

膳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

罰惡焉此序以命服為賞善六師為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

讒諂並進素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此序只用似之

二字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此序只用被交匪教

生說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

有節焉此序穿鑿尤為無理

詩序

三十九

鷓鴣奔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

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

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為此言如逝者其羞它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

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欺

國德澤不加於人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

作是詩也以上十篇並已見楚茨篇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

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

入而作是詩也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

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此詩序與楚茨等篇相類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

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同上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

怨故作是詩也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利罰不中諸侯皆不

詩序

四十

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

古人也此序蓋用繡衣之誤

采芣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此詩怨曠者所自作

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

之職焉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

心以事之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

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

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

后字誤當為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

縣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

飲食敬載之故作是詩也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

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詩序 四十一

飮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

饗饋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序說非是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

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序得詩意但不

知果為何時耳

蒼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

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

傷已達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

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

下為天下所歸性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

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識諱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天

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

毫私意雜於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為歸

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自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

詩序 四十二

我民明畏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辨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

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此詩言王季

如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緜文王之與本由大王也此序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此序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

王季申以百福于祿馬序大誤其曰百福于祿者尤不成文理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

文王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

鳥獸昆蟲馬

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

者亦非今名之本意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功馬

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

也

鄭譜之誤說見本篇

詩序

四十三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推以配天馬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

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馬

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復全詩之本意而碎積之逐句自生意義不

暇尋繹血脈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不但見成威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耆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但

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意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馬

序如失

上篇益亦為孟子斷章所誤爾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

安樂之也

同假樂嘉成王也假本嘉字然非為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

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召康公名奭成王即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馬於是成王始將涖政而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師以相之然此詩未有以見其為康公之作意與傳投或有自來耳後篇召穆公凡伯仍叙放此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詩序

四十四

序無大失然語意亦疎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為不切然亦未必分為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弟君子為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為兩等彌失之矣夫泂酌之豈弟君子方為成王而此詩遠為所采之賢人何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

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蘇氏曰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上率耳序說云云非詩之本意也

之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為

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為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為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為亦以自警者得之也夫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為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君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慎出語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為甚詩不以此為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令為詩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語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為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為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幸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洪漢所美宓筮所悔

詩序

四十五

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獲此詩之美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為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具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疎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序與春秋傳合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

之志過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

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此序有理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

褒賞申伯馬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非專為美宣王

而作也下三篇放此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上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同上其曰尹

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命諸侯則尤淺而無理矣既為天子錫命諸侯自具常事春秋戰國之

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為美哉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

夷吉甫見上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

詩序

四十六

戒然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如其果然否然於理亦通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凡伯見上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

公之臣也凡伯見上旻閔以下不成文理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

王馬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維清奏象舞也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為康王以後

禮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詩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

例皆曲為之說以附己意其迂滯僻澀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諸儒有於舊聞亦未遑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

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地者止於一句次

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取康寧緝熙安靖之意乃至五句而後

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况古管聖人制為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

詩序 四十七

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員丘則古者未嘗有此

瀆亂麗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澤魚春獻鱸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

中方五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說無可取者故今特上據國

語旁米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與德讓中於信寬終

於國辭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為王誦之證而幸昭之注大略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

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為成以是三者王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為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

不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為王誦之證乎蓋其為說本出

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或者又

曰蘇氏最為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以為周公制作所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

非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

愚於漢廣之篇已嘗論之不足援以為據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

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

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棄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為嫌耶基者非必造之於始亦

承之於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大王王之於臣乎以是為說亦不得而通矣况其所

以餘念今固不得而取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巡守祭告稷望也

執競祀武王也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於昊天有成命之篇蘇氏以

詩序 四十八

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

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甚而別為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為周有天下之意

思文后稷配天也

臣工諸侯助祭造於廟也誤序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誤序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誤序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雖神太祖也祭法周人神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

后稷也神嘗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也祭法又曰神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

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神是祖一號而二廟神一名

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神太祖則宜為神嘗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嘗稷者若以為

吉神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微祖之

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蒙助也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為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兩篇未見其有新報之具

良耜秋報社稷也序誤高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子尤誤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詩中

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

栢講武類禡也栢武志也

賚大封於廟也賚子也言所以錫于善人也此三篇說見本篇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魯頌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

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

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

詩序 五十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此亦燕飲其羣臣之意詩落成其能修之意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要則

為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視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已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誤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

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序以國語為文

語為文

烈祖祀中宗也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未言

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若不欲遺之耳

玄鳥祀高宗也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

格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

長發大禘也疑見本篇

殷武祀高宗也

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

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

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馬禮家之學

詩序

五十一

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為後出而今

之言禮者惟小戴為眾所宗此無他六經始

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

故雜偽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

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

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

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

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

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

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

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

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燕

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

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

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

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

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

盛行肄業者眾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

詩序

五十二

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

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

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

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

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 世人疑

詩序非衛宏所為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為之

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

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

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

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

詩序

五十三

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眾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矣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筆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世以詩序為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為子夏

詩序

五十四

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為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亦有序卦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况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益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

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為鄭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強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為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微學毛詩於謝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畧

詩序

五十五

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為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適人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興可以觀句以羣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為之則於理為近矣石林葉氏

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幸與經傳合闕非正

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東萊呂氏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三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籍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

詩序

五十六

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此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費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費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而執行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序述風諭之

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
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
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
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
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
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
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
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
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

詩序

五十七

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為必
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
夫采芣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
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芣芣之情形而已
秦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
詩語不過慨歎未秦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
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
之則其所以采芣者為何事而慨歎者為何
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

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
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
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
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
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
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鴟羽
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
而作也四牡采芣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
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

詩序

五十八

行役之勞苦飲飢渴之情壯憂孝養之不遂
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
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
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芣不得為正雅
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
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乎蓋嘗論
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敘情閱勞者之口
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
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

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采芣秦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芣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觀索詩辭別自為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未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為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闕雅者謂其樂

詩序

五十九

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攷之其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稗兮狡童秦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

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諛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為序者之意必以為詩無一篇不為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古者庶人諂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况變風變雅

詩序

六十

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譏訕之辭太過如狡童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為愛君憂國不能自己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諷訕之名而自處於淫諛之地則夫身為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目之其罪浮於訕上矣反得為溫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

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為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為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原輩作為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采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

詩序

六十一

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蓄其書懼其為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頌儒先為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推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為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

為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况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不得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為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為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為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為是乎萬石君謂子

詩序

六十二

慶曰內史責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譙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而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

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
 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
 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
 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
 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
 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
 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為詩百

詩序

六十三

五十有七篇而其為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
 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閟雝桃夭
 諸篇為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
 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閟雝為刺詩矣
 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
 况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
 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
 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
 而况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泆流蕩之行

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為是而勸之也蓋知
 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
 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
 以其辭之不能不邪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
 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
 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
 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
 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
 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

詩序

六十四

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
 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亂之類是也
 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
 之如不以木瓜為美齊桓公不以采芻為懼
 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為思君子不以饗棠為
 思見正不以子衿為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
 為閔無臣而俱指為淫奔詭浪要約贈答之
 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
 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或又

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繼末以下
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
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
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
夫子於鄭衛益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
立其詞於詩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鄭衛
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
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為薦之於
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

詩序

六十五

為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
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
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
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
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
性之正耳至於被之經歌合之音樂則儀禮
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益有不可曉
者夫闕雉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
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

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
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
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
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益
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
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
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
以來譏諷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
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

詩序

六十六

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
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
宣子子羔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
賦風雨子期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箜篌兮此六
詩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
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
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
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
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

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耶曰
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
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
可也况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
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
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真諸詩之首則自
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益未甚遠
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
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空因其一語之贅疣

詩序

六十七

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為
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
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
南茲惟羣山圍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
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
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
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
稽山上猶弔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
誠齋之詩曰飽喜飢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

狙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
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
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
翁幼婚某氏頗倦於學嚴君督過之竟至仇
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園目成而
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
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為雖脫吏
責尚糜閑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詩
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即三詩之序也後村

詩序

六十八

之於揚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
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
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
後村之意而別為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
析之巧亦終於臆說而已或曰文公之於詩
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
人載馳清人鷓鴣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
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
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

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闕雎韓詩以為哀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闕雎則達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闕雎之序獨不可信乎抑柏舟毛序以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

詩序

六十九

為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惓于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對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為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詠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為

異論哉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

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未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

詩序

七十

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攷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首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也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益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闕文之語而

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
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
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
攷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
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
篇之序世以為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
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
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鷓
鴒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駢清人之序見於

詩序

七十一

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
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
鷓鴒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
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
能曉其為何語矣蓋嘗妄為之說曰作詩之
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
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
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
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采芣鶴

鳴謙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
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
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
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
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
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
於理義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扁扁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
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

詩序

七十二

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
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
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
抱焚餘殘脫之經張張然於去聖千百年之
後不覓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
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為出於衛
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
是以特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
拙之間則祇見其齟齬而不合疎繆而無當

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為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為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譽允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之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為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駢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駢固有之

詩序

七十三

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翫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為然故復摭述而不作多聞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鄱陽馬氏

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

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諸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連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為箋又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曾為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為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皆謂

詩序

七十四

之牋則其為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陳氏跋

詩經朱翼卷首

北平孫承澤學

朱子詩旨

集傳序曰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餘也心之所

詩翼

卷首

一

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土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于鄉黨間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于列國之詩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

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

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

久遠使夫學者即是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

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于一時而其教實被于

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

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

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

性情之正故其發于言者樂而不過于淫哀而不過于

詩翼

卷首

土

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于此乎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

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蔡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呂氏詩記序曰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行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

詩翼

卷首

羊

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于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于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

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于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乃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謙于

詩翼

卷首

四

之悲恨云爾

讀呂氏詩記桑中篇曰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于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勸之意自見于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

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况曲為訓說
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辯
斷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
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
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邯鄲衛風
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
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于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
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
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為雅鄭風不

詩翼

卷首

五

為鄭邯鄲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
其篇帙混亂邪正錯揉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
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
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
于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
頌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士風而賢于四夷之
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
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
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

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誦
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
陳則固不嫌于麗雜矣今于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于
麗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
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
麗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狐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
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為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
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為猶
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于韶

詩翼

卷首

六

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
敢必為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
耳又以為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
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茫然而思以下猶實
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
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
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
當于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于戰國策劉
元城于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

哉

詩序辨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

詩翼

卷首

七

其初猶必自謂出于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于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為決詞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于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縲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

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又曰詩之作或出于公卿大夫或出于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為專出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細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太師之屬執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為書聲為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詩翼

卷首

八

論讀詩之法曰讀詩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得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虚心讀他少閒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又曰讀詩之法且虚心熟讀尋釋之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稍多

宋儒王氏應麟曰朱公集傳闕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

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微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祖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

宋儒王氏柏曰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于是詔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為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為教者未有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為風此為雅頌此為賦而已使學者者循六義而

詩翼

卷首

九

歌之玩味其詞意而涵泳其情性苟片言有得而萬理冰融所以銷其念慮之非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於此詩之為教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謂詩萌芽于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以為雅或以為頌相合而成吾固知各出其諷誦之餘追殘補缺以足三百篇之數爾自是以來承訛踵陋訓詁傳註之學日盛而六義之別反堙至程夫子始曰學詩而

詩條理無出于此是以於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別此與賦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當易也亦非謂于六義中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驗耳

又曰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黜小序刪夷纏繞作為詩傳自詩之湮沒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切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推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答門人之問亦多未一於是胷腔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

詩翼

卷首

十

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以說義也其為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衛之聲可薦于宗廟天作清廟可奏於宴豆之間是謂捨本而逐末矣凡歌聲悠揚於喉吻而感動于心思正以其義焉爾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為主聽者有何味豈足以忝變人之氣質鼓動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答陳氏體仁也東詩言志歌永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

出于志樂乃爲詩而非詩爲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管絃乎既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耶所謂腔調之說灼知朱子晚年所不取也至于楚詞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

詩翼

卷首

十一

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

又曰漢初最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並列於學官惟毛萇者最後出其言不行于天下而獨行于北海鄭康成北海之人也故爲之箋自是後學者雖不識毛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迨三家獨得盛行于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抵牾之迹遂絕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合十有二種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于同而忘其異遂信其傳

之之果的也且萇自謂其學傳于子夏按子夏少夫

子四十一歲至漢已三百年烏在其爲得于子夏哉若傳于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昧湮沒詭授受以誑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于史至西晉而已亡陸機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愚是以于毛詩尤不能不疑也

元儒吳氏師道曰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一大儒始略出已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

詩翼

卷首

十二

說至于朱子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畧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蔽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恨烏乎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白雲許先生謙四傳有衍無間益大以尊

大序 照集傳本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至文而譎諫

詩翼

卷首

十三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宋黃震曰大序本關雎之序而併序三百篇大旨以

故語或不倫晦菴易置其次以詩者志之所之居篇

首為大序而別取其言關雎者居後為關雎之序元

儒吳澄曰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

序不知始于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為

一編毛公分以真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為一編也

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

其分以真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

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以作於是讀

詩翼

卷首

十四

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于序之外者哉

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

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激嘗因是舍序

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為之強詩以

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

為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為甚大也

詩經朱翼卷之一

北平孫承澤學

國風

國風國各有風也上行下效之謂風古哲王重之太師陳詩以觀風司徒因風以施教天子躬于明堂臨觀考政治焉蓋其重也周公作樂因列國山川封域禹迹職方次國風列之樂官以導化移俗周太師所歌列國之次第是也其後述德詩孔子博采考觀其存者芟除蕪穢屏斥靡濫表二南為風始其列國

詩翼

卷之一

詩繁善敗得失之原為典替存亡之統足觀省而垂勸戒者頗更定其第次表其嚮應究其治化所極而正人心移風俗之大權在焉以表裏乎春秋

王風降於邶鄘衛而曹檜之後有幽何也蓋王化之原本之衽席周之先用周南召南與東遷政教不行衛始壞先王之典章而恣行吞并故首列衛而次以王明王之不復為諸侯主也鄭以畿內之侯敢於自貳于是齊桓晉文相繼稱伯而風之變至曹檜極亂極而思治非周公其孰挽之故以幽風終焉

程子曰二南之詩為教于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

貴賤之所同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正風

劉安成曰男女亂倫而邶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

而王幽之風變改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嗇褊急

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

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

三國風之大槩也

周南召南

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邠周召之地為周公旦

詩翼

卷之一

二

召公奭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

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

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

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

召南言二公德教自岐行于南也乃棄其餘謂此為

風之正經

孔疏曰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

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

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

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

崔仲鬼曰言文王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未王也謂之風則夷於列國王業之由基也夷之則卑尊之非實故異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其皆治世之音乎乃其分爲周召則各據食采之地名之姚應仁氏所謂言周不言召懼無別于豐鎬云爾按仲鬼之說本於宋人段氏詩解而其言精矣

關雎

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

詩翼

卷之一

三

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朱子曰后妃文王之妃太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姒亦未嘗稱后序者

蓋追稱之亦未嘗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

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一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于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于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爲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又曰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于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則已

詩翼

卷之一

四

失其旨矣至于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

鄒氏曰二南之首關雎何居說者曰夫婦人倫之始故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皆是義也第詩所以首關雎義不寧惟是蓋關雎爲四始之始豈待仲尼始之周公實始之周公表先世之詩爲房中之樂合是奚先

關雎王者之風雖備房中之樂而其用則自天子達于邦國鄉人實一代聲教之所自出逮其後格神人

和上下有清廟明堂之什志大定象功成有大成恒

酌之章煌煌鉅典皆出一代詩人之手後世莫京焉

而其始蓋本于宮人關雎之一詠惟德足以成之故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興也

文王修齊之化始于閨闈故以后妃言之宮人于太

妃之始至興言歌咏謂彼關關之雎鳩相與和鳴于

河洲之上夫物則亦有善匹矣況此窈窕之淑女以

德配德寧非君子之善匹乎只淺淺語意自足

即其關關見鳥之貞靜為善匹即其窈窕見女之貞

詩翼

卷之一

五

靜為好逑此興義也洲逑取其叶韻河洲句不重集

傳中和樂恭敬及情摯有別是餘意不是正解窈窕

訓幽閑不可直作德淑其德也豐城朱氏曰淑者善

也是女德之至者也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

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

不已所以為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

所以為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

地道之順以承乾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

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興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

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興也

二章俱以荇菜起興荇菜水草之潔柔者所謂淑也

輔氏曰荇菜先儒皆取其潔淨柔順而集傳不言只

言其不可不求之意劉氏曰詩人所謂思只借以形

容既得之喜思樂總非實事

首章咏太妃之始至得見窈窕之淑女樂可知也乃

從樂處反描一段憂狀既從憂處又照出一段樂意

詩翼

卷之一

六

婉轉關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詩記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

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真王者之良

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

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

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

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

朋友然故曰友

六帖曰關雎在詩則為首篇正始也在樂則為卒章

成終也此夫子所以嘆也

葛覃

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朱子曰此序首尾皆是但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為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為言況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為盛美

詩翼

卷之一

七

此詩后妃既成絺綌而追敘其事也婦功則執麻枲

治絲繭皆是此獨以葛為言者於時夏也月令曰孟

夏天子始絺多語曰聖人制衣裳絺綌蔽形表德勸

善別尊卑也一衣服之制政端肇于中間風化洽于

邦國此王業所由興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

鳴喈喈賦也

此后妃自敘之詩追憶初夏時景物見葛有可治之

漸女工所由始也只閑閑點綴當葛葉萋萋猶記曩

昨一段光景如此不必說到歎女工之思后妃女工無日不在念豈待黃鳥始興感乎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漙為絺為綌服之無斃賦也

言盛夏之時葛已成矣于是而刈之于是而漙之取其材而柔其性以之為精者之絺與夫粗者之綌焉凡此絺綌我之服此服也蓋心實珍惜而有不忍厭棄者矣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

詩翼

卷之一

八

寧父母賦也

言絺綌既成之後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

寧之意而又心口相語蓋薄治我私服之汚薄澣我

禮服之衣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

以歸寧于父母矣夫后妃于治葛一事而歷敘其始

終如此勤儉孝敬之德可以備見而周家王業之本

具有自矣

張南軒曰周自后稷以農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

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衽之勤相與服習其艱

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于敬
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
后妃又不忘織紉之事則驕矜放恣何自而生故誦
服之無斃之章知周之所以典誦休其蠶織之章知
周之所以衰

卷耳

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
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
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詩翼

卷之一

九

朱子曰此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知
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
后妃之所得施于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
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
字之體也

歐陽文忠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職也國
君不能官人于列位又不知臣下之勤勞闕宴勞之
常禮使后妃越職而憂傷如此則文王之志荒矣

此詩是后妃思其君子朱子曰此豈當文王朝會征

伐之時羨里拘幽之日而作與通章俱是託言不是
實事然情真語切備見其真淑性情故曰君子好逑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賦也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
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則事爲情奪不能復
采而真之大道之旁也

黃氏佐曰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
提籠忘採菜昨夜夢漁陽卽首章意也又云夢裏分
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徽卽後章意也思念之詞
雖非經歷實事然而寄意深矣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賦也

詩翼

卷之一

十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賦也

言懷人之念欲登山以望之庶可少遣也奈馬病而
不能進登高之行無由也于是且酌酒以自解其不
至于永懷也乎次章略同

陟彼阻矣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 賦也

言懷之不已計又欲陟彼阻山望之奈馬則瘠僕則
痛矣我將如之何其吁嘆乎夫后妃于君子不在有
思念而無情欲如此可謂貞靜專一得情性之正矣
宋氏曰說崔嵬又說高岡又說阻不過變文成章亦

見無所不至之意蓋說詩更無別法最怕執著又忌說盡如輔氏謂馬病可資于人僕病斷不能往是馬僕真病矣何吁亦勿依輔氏說我將如之何惟有吁嘆而已薛方山曰輔氏謂至此非酒可得而解則是哀而傷矣非也

徐玄扈曰未滿頃筐正空采也只動懷人之念便爾都無意緒便欲登高酌酒而不勝其愛嘆于此體貼可以得詩人之性情人情天理本非二事如此一詩不過閨門情態而用之得正便足以美教化厚風俗

詩翼

卷之一

士

稍一邪僻便有幾許傷義之事便有幾許喪國亡家之禍幾微之端不可不審故先王以此為教而夫子言詩則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者如此詩其較著者也

楊用修曰如朱子解可也但婦人思夫陸岡飲酒博僕望祖即為託言亦傷大義蓋后妃思文王行役而王之僕也金鼎兒號與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思在道途若後世云計程應說到涼州計程應說到常山耳此說極新然于前後我字說不去

樛木

序曰后妃速下也言能速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龜山楊山曰婦人無嫉妒之行容有勉而至者無嫉妒之心則性之也故以樛木況之木之樛與生俱生非矯揉而成華谷嚴氏曰讀此見文王宮庭之雍穆矣

后妃德修于已而思速續御洋洋乎化且徧中宮矣故葛覃卷耳之後受之以樛木螽斯

南有樛木葛藟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典也

后妃能速下無嫉妒之心故眾妾樂其德而稱願之言木之喬疎者物不得附託而俱升南土有下曲之

詩翼

卷之一

士

木故其下葛也藟也皆得繫繫之惟我君子有可樂之德和平樂易逮及羣下則盛德所感福祿自為之安之也

詩測曰詩中多言福祿而此獨言福履者易序卦云物畜然后有禮故受之以履蓋履者禮也爾雅注云禮可以履行九卦又曰履以和行履和而至惟福而履以履為福乃可以綏可以將可以成而與樂只亦類應矣

碩人稱文王為美人以其繫人思也此詩稱后妃為

君子所以戴其德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興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興也

荒則不止于累而奄覆之矣繁則不止于荒而旋繞

之矣將謂陰扶默相也成謂全固周備也衆妾之美

夫人也無誇詞其禱夫人也無侈說此又可見衆妾

情性之正也

陸氏曰人無絕盛之數德以不專為大福以不居為

完天亦無偏至之理以善下而通其仁思遂以相成

詩翼

卷之一

十三

而見為恭盛

螽斯

序曰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

多也

朱子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妒忌

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妒

忌者歸之螽斯其亦誤矣

南軒張子曰后妃多子孫推本其然則由不妒忌而

已故繼樛木之後

螽斯羽說說今宜爾子孫振振兮比也

此詩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比之

言造化生生之氣惟和而已以和召和斯孕育蕃盛

不觀之螽斯乎彼螽斯之羽蟲說說焉其和集和故

能育宜爾子孫之振振昌盛固爾以和自取之也而

豈倖致也

后妃不妒忌故衆妾俱得進御所以生子衆多衆妾

感激之情有不能形容者姑借螽斯羽之通只說螽

斯說螽斯即是說后妃朱子曰比便是說實事如螽

詩翼

卷之一

十四

斯羽之句便是說那人下便接宜爾子孫依舊是就

螽斯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比也

言螽斯羽不特說說而已但見薨薨其羣飛之和又

如此和故宜爾之子孫繩繩不絕若自薨薨者感召

之矣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比也

言螽斯羽不特薨薨而已但見揖揖其會聚之和又

如此和故宜爾之子孫蟄蟄無盡若自揖揖者感召

之矣振振與繩繩易明螿即螿蟲之螿伏藏盤聚者

不知其盡藏意

毛氏曰振振仁厚也繩繩戒慎也螿螿和集也詩探曰振振繩繩螿則多而賢也此宗毛說也是

詩止言其多謂多而賢則蛇足矣

言羽者螿斯羽蟲也時說謂后妃思養羣妾若羽翼之穿

華谷嚴氏曰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風人意在言

外見后妃子孫衆多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

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之謂由不妒忌而致此也

桃夭

詩翼

卷之一

十五

序曰桃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

以時國無繇民也

朱子曰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

無繇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

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后妃之所致既

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于此詩又專以為不妒忌之

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疎矣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

所見以起興三章一意屢咏之以致嘆美之意

桃之天天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興也

女子際桃天之會以于歸詩人美之言以木少則花

盛興之子及時往嫁而以其素所閉習者願施于室

家可必其無不室也

桃之天天有實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興也

桃之天天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興也

東萊呂氏曰桃之天天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

以此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

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室家家室家人亦

詩翼

卷之一

十六

變文以叶韻也

曹氏曰宜其家室男女之順也女德不徒取其順取

其順而正也至于宜其家人則一家之人皆宜之其

為道也必正矣

兔置

序曰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

人衆多也

朱子曰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

者得之

此詩贊美之意以漸而深文王之時固多賢者此特言武夫者見其無所不備也

肅肅兔置柶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興也

化行俗美賢才衆多即野人有可用之才故詩人因

所事以起興許氏曰擊斝于地中張置其上也聞柶

杙之聲而視其人甚勇可爲干城者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興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興也

好仇謂才能與聖人相耦非特干城而已腹心謂志

詩翼 卷之一 十七

感與聖人相契又非特好仇而已是何人才之盛哉

蓋幸而遇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國則又涵濡

聖人之化固宜其成就之若此也雖以兔置之野人

而其才德之美若此則其在官職者可知矣

范氏曰國家氣運不興則人才不生風化不及則人

才不成兩者合而蔚然起矣故武夫之赳赳其才具

固然應運而興者也化行于上而後推魯之士皆知

學問之故負氣之倫亦通心性之事不然輪囷離奇

不中繩墨者耳故干城好仇腹心總歸之公侯

采芣

序曰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此序朱子無評語傳闕曰采芣之序推美后妃謂和

平則婦人樂有子夫太姒固爲衆母母乃婦人誰不

樂有子者而必以爲后妃之美是欲歸功后妃而祇

取隘也

此詩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

而賦其事以相樂語有次序無淺深賦芣苢便是相

樂不可另作相樂語被化意言外見之

詩翼 卷之一 十八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賦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賦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負之賦也

此婦人采物而歷賦其始終之事言當此景物而爲

野外之行采之者芣苢從道旁而求之也有之者芣

苢從道旁而得之也既有之從而掇之拾其穗不悉

其根也既掇之從而捋之取其子因棄其穗也捋之

既多非一掬所能容則薄言袺之以衣貯之而執其

衽焉袺之既久非手執之所能便也薄言負之以衣

貯之而扱其衽于帶間焉詩緝曰此詩無形容譬喻之辭讀之自見喜意

文王之世何世乎虐紂在上四海如焚獨此一區深閨有尋芳之意結伴有陌上之遊豈是易得事歌王化而及芣苢當日之光景可想而不可道也

婦女嬉遊非美俗遊女不淫其本事若移此于成康之世君子必譏之而周南采為盛世之風則何也楊子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是以觀風者貴論其世也

詩翼

卷之一

十九

漢廣

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朱子曰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

南有喬木題曰漢廣亦猶定之方中之為楚宮有饒蓋發之為小東也序以為德廣所及夫二南孰非文德之漸被何獨此篇稱廣如云德與漢俱廣則亦當

云與江俱長矣經文明言不可求乃曰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何耶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休息韓詩作休思以四思字成章于韻甚叶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也

文王之化先及于江漢之間詩人因所見而咏嘆之謂南有喬竦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以興漢水有遊行之女高潔不可求也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比之如漢水之廣不可泳江水之長不可方所以

詩翼

卷之一

二十

深嘆其不可求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與而比也

言遊女既不可求我將何以致其悅慕之情耶彼翹翹然秀起之雜薪欲取翹薪者則言刈其楚矣況此出遊之子倘順時以于歸願為之秣其馬所欣慕焉然則之子其殆漢之廣而信乎其不可泳乎江之永

而信乎其不可方乎
東發黃氏曰朱子言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

之至以江漢爲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此解已盡一時之意鄭康成箋謂楚喻女之尤高潔者嚴氏詩緝取之求之過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萁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與而此也

又言翹翹錯薪則言刈其萁矣況之子于歸我則願爲之秣其駒焉秣駒雖切終不可求也其殆真如漢之廣而不可泳江之永而不可方乎夫一遊女反復嘆美其不可求如此其得于感化深矣

詩翼

卷之一

三

一豐城朱氏曰夫觀聖人之化不于其他而必于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錄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

詩弋曰二南詩當作兩項看岐周久被成周之化其民忘故詩多熙皞而平桃天芣苢之類是也南國新變淫靡之風其民悔故詩多澇洗而露江漢行露之類是也召南之所以不同于周南亦然一採之都內一得之列國故也

汝墳

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傳闡曰序以汝墳爲道化行亦未甚失而贊之曰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所謂道化行者僅如斯乎

此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既歸而作此詩蓋相離而思相見而喜猶是夫婦常情惟得于久役之後而絕無怨上之言乃有親上之語以相慰勉非被化何以有此

詩翼

卷之一

三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賦也

此章因今既見而追賦未見之思言君子今既喜其行役而歸矣追惟彼汝墳之上條枚生焉嘗遵其旁而伐之矣此往歲時也此時君子未歸故其憂念之深有惄然如重饑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肆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賦也

今遵彼汝墳之旁伐其成枝之條與夫復生之肆蓋踰年矣此時君子畢役既歸方幸其不遠棄我也

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比也

會說曰夫憂喜者固吾之私情而許國者亦爾之公

義也魚勞則尾赤見其勞未見其甚惟魴魚本白而

亦赤則勞甚矣君子之盡瘁事國備嘗艱險者猶是

也如此之勞乃王家之政役事繁與如火烈然豈終

無可望哉幸有西伯之德如父母然所謂可怙可恃

者也向以西伯之命而供王家之役今亦可以西伯

之德而忘王室之勞矣父母孔邇汝墳與岐豐甚遠

非地之近也大抵仁德之君與民一體民之望之近

固近也遠亦近也尊之親之謂其人孔邇耳夫一汝

墳婦人既篤夫婦之情而又勉以君臣之義其亦被

化之深者矣

王民皞皞而猶若感恩懷德何也孔邇之呼如燬之

政激之也白雲許氏曰昔商民樂湯之仁而不知桀

之虐曰夏罪其如台今周民雖知紂之虐而曰父母

孔邇易地則皆然

麟趾

序曰麟之趾關雉之應也關雉之化行則天下無犯

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詩翼

卷之一

三

朱子曰之時二字可刪程子曰麟趾不成辭言之時
謬矣

郝仲輿曰商紂之末俗奢壞禮關雉化行若桃夭之

女子兔置之野人芣苢漢廣汝墳之士女皆知守禮

其貴家世族子姓少而愿謹步武頭角振振有端厚

之風故詩人托麟趾表聖瑞見文王修齊化成而周

道大興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興也

三章俱以麟與公子詩緝曰有足者宜踞唯麟之足

可以踞而不踞是其仁也今振振然信厚之公子有

貴勢而不恃遂嘆美此公子即麟也此詩之辭寂寥

簡短三嘆而有餘音也麟之趾指麟言也于嗟麟兮

指公子言也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興也

有額者宜抵唯麟之額可以抵而不抵也公室子孫

其傳彌遠而信厚不替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興也

有角者宜觸唯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

詩翼

卷之一

三

邵氏二泉曰麟仁獸也一身之間無非二者趾也定也角也其一體也仁德于是乎形焉故重嘆之公子公姓公族猶夫趾定角也非文王后妃其何以有此嘆麟所以嘆文王后妃也

郝氏仲輿曰文王之化由桃夭兔罝芣苢漸及漢廣汝墳其興隆之勢已自勃如而竟以公之局自終子

曰公子姓曰公姓族曰公族見靖節有世及之恒公子曰麟兮公姓曰麟兮公族曰麟兮明積久有必報之數蓋不王于其身必王于其子孫也故以麟趾終焉

詩翼

卷之二

五

焉

周南之國十一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

北平孫承澤學

召南 說見周南

鵲巢以下見南國諸侯大夫脩身以正家者如此甘棠以下見齊家以治國者如此而王道成矣終之以務虞蓋鵲巢之應也

鵲巢

序曰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

詩翼

卷之二

一

朱子曰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于闔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于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之也嚴氏曰言夫人之德亦以見文王齊家之化行於諸侯非專美夫人也

郝氏曰小序德如鳴鳩非也張子言專靜均一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要之鵲巢鳩居於義無取夫人堪享之必其有專靜均一之德意當在言外矣故朱子言猶周南之有關雎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典也

此詩美南國諸侯之女嫁於諸侯而言鵲有成巢鳩來居之而女子之賢者其嫁亦宜有百兩之迎也

百兩送迎侯國常禮賢女自見其宜耳

呂東萊曰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興夫人坐享成業

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風旨全在言外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

方有之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

盈滿也成謂成其禮也

詩翼

卷之一

二

曹氏曰詠鵲巢一詩蓋與關雎之義同關雎之詩未

嘗言后妃之德而但言以琴瑟友之以鐘鼓樂之則

后妃之德可知鵲巢之詩未嘗言夫人之德而但言

以百兩御之將之成之則夫人之德可知后妃之德

宜如關雎夫人之德宜如鵲巢二詩為二南之首聖

人之意深也

采蘋

序曰采蘋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

職矣

鄧氏潛谷曰采蘋不失職也宗廟之事夫婦親之備外內之官采蘋敬豫事也僮僮夙夜敬將事那那敬成

事也是不失職也亦始終一德之效

琴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脩外內之官也

官脩則具脩君純冕立于東階夫人副禕立于東房

君執鸞刀羞啐夫人薦豆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

尊交應之義也

水土之菹有七而蘋居一采之沼沚潤累言之詳其

為水草之菹潔芳之所出也

詩翼

卷之一

三

自當夙戒以襄一人也

馮氏曰是事也為格親公侯有子道焉利用以婦道

配之于以成公侯之能子為秉鬯公侯有君道焉利

用以臣道佐之于以相公侯之能君

又曰公侯之祖禰于夫人無骨肉之屬也無骨肉之

屬則不能如公侯之視無形聽無聲而默接于志氣

之微也若無根本之愛以主之則無以盡其明信曰

公侯之事是以公侯之義通之也此夫人愛敬之本

也

詩故曰祭有蒸有禴蒸以薦品物禴以薦新味南國
歲味莫先於繫孟春始芽極其芳潔故采而薦之祭
之事近鬼先王以人道接之故思嗜之忱必選味以
進焉

于以采繫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

宮廟也說文曰亡者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廟

者所以藏主列昭穆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賦也

被之僮僮僮僮疎敬也疏曰是未祭而視漑濯饎爨

詩翼 卷之一 四

之時諸侯之禮夫人先一夕視漑濯朝視饎爨所謂

夙夜在公也被之祁祁祁舒遲也箋云祭事畢夫

人釋祭服而髮搖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

失

被之僮僮時解以為助祭之時其被僮僮然疎敬按
天官內司服后六服禕衣揄翟闕翟謂之三翟與鞠
衣展衣祿衣為六也首飾則有副編次三翟為祭服
首皆服副鞠衣告桑之服展衣朝王及見賓客之服
首皆服編祿衣進朝于王之服首則服次凡諸侯大
大于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祿衣以下侯
伯夫人得揄翟以下被卽次也夫人祭祀不應服次
曹氏以為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終不確不如作末
祭與祭畢時

文叔黃氏曰國君夫人采繫有常處奉祀有常禮將
祭則僮僮而敬將歸則祁祁而和此豈勉強所能致
乎作序者曰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可以云者是亦
以夫人之德言之歟

草蟲

序曰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朱子曰未見以禮自防之意大夫行役在外其妻思

之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詩揆曰卷耳自蒙難之變憂在君父故其詞傷而漸

詩翼 卷之一 五

迨草虫是行役之常情屬夫婦故其詞憂而就平

嘒嘒草虫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降 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而思念

之言草虫鳴而阜螽趨時物變矣此時而未見君子

憂之所以忡忡而不能釋也必其既見既覯然後此

憂心可下也

木子集傳是晚年所著極其精粹早年有詩經折衷
曰東萊詩記中取錄者是也解此章云丈夫行役在
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
感時物之變以思其君子如此是動于情欲也不如

今傳遠矣故朱子不
取詩記有由然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悒悒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說賦也

南軒張子曰未見則憂既見則喜性情之正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夷賦也

夷平也

三章俱一時所感然草蟲鳴阜螽趨深秋候也采蕨

采薇暮春候也由秋而春亦見時之久

詩翼

卷之二

六

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其君子

也汝墳殷其雷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尊卑之

分雖殊室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

思而無怨悵之情所以為風之正

采蘋

序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

先祖共祭祀矣

鄒氏曰序意重祭祀而先言循法度所謂法度不過

王氏之解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

皆有常而不敢變已耳鄭氏以為教成之祭考之昏

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

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

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此教成之祭也鄭氏又謂既嫁

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時所學所親之事以為法度

則又非教成之祭矣及其釋牖下云凡昏事于女禮

設几筵於戶外孔氏亦以為外成之義則若仍是未

嫁者彼蓋據昏禮納采至請期主人皆筵于戶西

上右凡是其禮皆戶外設故云爾然亦非所律於教

詩翼

卷之二

七

成之祭也原鄭氏既引昏義又不欲倍序既拘牽于

序又欲附會昏禮故其說游移無定不自知矛盾至

此愚意此詩只作祭祀與采蘋正相類采蘋是美諸

侯夫人此是美大夫妻以見俱被文王之化序中能

循法度四字姑置之可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賦也

南國大夫被文王之化刑于其妻虔于祭祀風人賦

其事以美之首言采物之各于其處所以備物將敬

也

干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賦也

蘋藻既采矣由是而盛之則維筐及筥無或混焉蓋

物辨則潔雜則污盛之各一其器使物各別其品也

既盛矣由是而湘之則維錡及釜無或褻焉蓋物別

則馨混則穢湘之各一其具使味各如其性也此於

綜理周密分別不苟見其敬

于以莫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賦也

大夫禮宜祭于宗室故蘋藻于此而奠而牖下則其

棲神之所也凡此薦豆之事誰其主之乃能敬之少

詩翼 卷之二 八

女也少而能敬固可貴而化之被及者實遠矣

諸侯之嫡子世為諸侯其第二子以下不得稱先君故謂之別子別子始為大夫乃大夫之始祖繼別子者謂之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為百世不遷之廟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禰之小宗不得祀于宗室故宗室為大夫奉祭之所即大宗之廟也

室制南向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深隱故謂之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牖穿壁為文窓以通明也

呂東萊曰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為者非一端所歷

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叙而有常積

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

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

詩詠季女言大夫妻也主人非宗故其妻稱季猶言少婦以別于宗婦也

甘棠

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疏曰二南文王之風故不得言美文王召伯臣子故

可言美也

召伯在文王時食采于召武王伐紂封于燕為伯以

長諸侯故布政文王時作詩在武王時而輯此詩在周

公制作時而補傳又曰文王化被南國而召伯聽訟

詩翼 卷之二 九

之日又能推明其教行露既繫之文王甘棠雖在召

伯既去之後亦未必作於武王之時不若繫之文王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賦也

召公當文王為西伯之時奉命出使于召南之國觀

省風俗布宣教令嘗止于甘棠之下迨其去也召南

之人思召公往日之教因愛其所止之樹故言甘棠

蔽芾然茂盛勿剪斷其枝勿斬伐其幹此召伯嘗茇

舍于其下不可去之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賦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賦也

始則相戒不可斬伐而去之中則相戒豈特不可斬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相戒豈特不可殘壞但低屈之亦不可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

上之人不可無休養生息之德又不可屑屑然日見其有休養生息之事令陝之民聚族而思曰某事也召伯之息某政也召伯之德可縷縷而追陳之而召伯淺矣舉目皆伯也舉目無所為伯也偶于甘棠寄

意焉爾又令陝之民于甘棠也朝時焉暮慨焉賓賓

詩翼

卷之二

十一

然羣鄉之父老子弟而墀之社之于歲時伏臘而尸之祝之而民之于召伯亦淺矣若不相忘也者又若相忘也者第相告以為勿伐勿敗勿拜焉爾

行露

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

序中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二語最佳朱子集傳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滯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汚

蓋取諸此

此詩通篇總是以禮自守訟獄原非實事不過預設此以絕人正見自守處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賦也

此章設為行道而借言多露見已平日嚴于自守言厭浥然而濕者行道之露我豈不欲蚤夜而行乎特畏其沾濡而不敢耳徐氏曰託言于行不欲以露沾吾躬也假言于露不欲以暴汚吾口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

詩翼

卷之二

十一

速我獄室家不足興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興也

二章大意言我之自守如此多露之沾濡幾可免矣但世之為多露以誣人大率不過訟獄今夫雀誰謂其無角鼠誰謂其無牙無角無牙何所據以穿我之屋與墉汝于我誰謂其無求室家之禮無室家之禮何所據以速致我于獄我本無侮事出無因雖速我于獄而室家之禮不足大禮不備貞女不行我惟有

自守而已

雲窩曰速我訟速我獄卽是多露妄加處然曰不足不從則行露自多也吾身自潔也雀之角鼠之牙其如子何

詩弋曰此皆貞女自誓之詞蓋義禮初明人心猛厲幽獨自盟義不汚染故自言我之守身防禮不敢踰越若此假令猶有強暴不諒橫以相加雖雀角鼠牙疑似難辨而我必白之不妄從也甚言以自固非真曾斷于召伯也不然豈化行于女子而格于丈夫乎

詩翼

卷之二

七

羔羊

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爲衍說耳

范氏曰止就服飾步履一稱述之其人之賢俱于言外可見或不必指出節儉正直四字

南國之人歌咏其君而不得歌咏其大夫而已矣歌咏其大夫而亦不得歌咏其服與度而已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賦也

國人賦召南在位之臣用羔羊之皮以爲在公之服

但見飾之素絲而素絲所飾以爲紵者其數有五蓋冲澹而有常也至服此服退食而自公也委蛇然舒泰而自得又優游而自得也夫何以得此哉

羔羊之革素絲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羔羊之縑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賦也

絨裘之縑界也總其總合之處也此再舉三舉其服容而美之賢哉大夫被子文王之化者深也

范氏曰國事叢勝則近臣勞時勢多艱則功名著是

詩翼

卷之二

七

故節多見于庸君而盛功必紀于衰世而化文王之政者朝廷若無事矣間井若無聲矣公庭若無訟矣察署若無官矣淮南子曰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未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也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

殷雷

序曰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閱其勤勞動以義也

朱子曰詩無勸以義之意

徐玄扈曰古者成役仲春而歸閨中思婦此時獨切

蓋以至家之期望之也此時雷乃發聲故言殷雷蟄

虫始振故言草虫阜蠡草木萌動故言采葳采薇俱

即時景而言可見歸期未至亦未敢遽望其歸足明

詩人性情之正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典也

召南婦人有其夫從役于外感風雨將作而念其君

子言殷然之雷聲在彼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

詩翼 卷之一 十四

此而不敢少暇乎遂稱振振信厚之君子歸哉歸哉

冀其畢事來歸而不敢為決辭知其未可以歸也從

事獨賢而無怨唯信厚者能之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違息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典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違處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典也

此二章與只變文叶韻無淺深在陽在側在下見雷

聲無定在也息止息處居處即暇字意也振振君子

是記憶其人而嘆之而冀之不是又美其德即小戎

溫其如玉厭厭秩秩之意也

劉氏曰此詩之念行役猶周南之有汝墳也然視汝

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者蓋彼詩作于既見君子之

時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于未見君子之日

故但念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咎之辭則其婦人之

賢文王之化皆可見矣

標梅 序曰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

女得以及時也

朱子曰此序末句未安

沈無回曰南國染紂之淫靡從前風俗有不忍言者

故有守經之女子以為風而採之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賦也

貞信之女有感標梅者言桃夭昏期也自今觀之標

然而落者有梅矣其實之在樹者止存其七矣求我

之庶士尙其及此吉日而行婚姻之禮乎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興也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興也

標有梅實之在樹者過此將不止于七條而三之矣

求我之庶士是尙可以迨吉乎哉及今爲文定之禮

可也

標有梅頃筐壁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興也

標有梅實之在樹者過此又將不保其三且條而頃

筐之盡墜矣求我之庶士是尙可以迨今乎哉及今

一謂之而徐俟六禮之行可也此貞女之守也可以

觀聖化矣

徐華洞曰三迨字乃言要從容有迨之意言時雖迫

詩翼

卷之二

十六

而禮宜迨即如迨水未泮迨字乃求之不暴而節之

以禮之意作急迫恐礙者非是迨吉是審天時也迨

今是定人事也迨謂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正今日

吉中所訂之盟也

小星

序曰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

御于君知其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劉氏曰此爲衆妾美夫人之詩詩緝曰小星樛木之

化也

杜預釋例云古者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婦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黍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

嗚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興也

南國夫人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衆妾進御于若者

因所見以起興而美之言仰觀嗚然之小星則或三

或五在天之東矣況我于此時進御肅肅然見星夜

行而夙夜在公以承事君子雖有宵征之勞實我所

賦之命不同于夫人之逸分固當如此耳敢言勞哉

嗚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禰實命不興也

詩翼

卷之二

十七

參伐也昴雷也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宋

氏曰參昴二星同在一宮終不並見本無相妬之情

亦成相讓之勢

參寔三星下三星曰伐以伐與參爲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

統昴六星留言物成就繫留也

詩測曰以賤妾得進御于君非情欲之得肆則僭恣

之可行又不然則怨嗟之易起宵征之時不出此三

者而惟肅肅然勤于夙夜謹于衾禰又且引而歸之

下命是貴不后妃賢則后妃也讀此詩者得其一種

肅肅之意宛在目中則已之性情亦庶幾矣

江有汜

序曰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媵能悔過也文王之

時江沱之國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

亦自悔也

朱子曰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又曰只看詩中說

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

得勤而無怨之意 安成劉氏曰此詩媵妾所作序

之首句非是

詩翼

卷之二

十八

此詩媵妾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后嫡

被后妃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

而因以起興蓋此詩作于來迎之時悔處歌三字俱

是想像其如此言下有無限慶幸之意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與也

言江水猶有決而復入之汜而之子之子歸也乃不

挾我而偕行然雖不挾我以偕行其後也必悔悟其

非矣豈終不以哉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與也

與謂與之俱往也處安也蓋既迎之後禮順心安自
覺得其所處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與也

過謂過我而與偕也嘯未迎之先悔悟甫萌乃蹙口

出聲以舒憤懣之氣歌則既迎之後得其所處而樂也

呂東萊曰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箋餘曰汜渚沱雖不敵江之大然與江同一體故分

而仍合媵雖不敵嫡之尊然與嫡同一要宜挈之偕

行嫡之悔而處而歌合本于此

詩翼

卷之二

十九

沈氏曰小星江沱詞無怨怒意寔悲涼何如穆木齋

斯之渾而忘也蓋起化者與被化者安勉不同故應

之者自不得不異

野有死麇

詩序曰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

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

不謂無聘幣之禮也

此詩美女子貞潔自守而作其言非出於女子之口

詩人探其意而言所謂極其形容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興也

詩人美貞潔之女言野有死麕取之者尚以白茅包之此懷春之女彼吉士者何不以禮娶之乃欲以非

禮誘之乎

林有樛櫨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興也

言再觀林有樛櫨野有死鹿取之者尚以茅純束之

此懷春之女有如玉之貞豈可以非禮誘之乎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宛也賦也

詩翼

卷之二

三

此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爾當舒徐引退無動我悅

而近吾之身無驚我犬而近吾之家蓋甚言其不得

妄誘也其稟然難犯之意見矣

呂東萊曰此詩言惡無禮而拒之其詞初猶緩而後

益切曰吉士誘之其詞猶爽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

其貞潔不可犯也至于其末拒之益切矣

范氏曰夫陰陽之理不能以孤立而其事常有以相

求故雖聖王在上不能使人無情亦第使之不滯于

其事而已

何彼穠矣

序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雖之德也

朱子曰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文理不順當云王姬雖嫁于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

夫家也

詩緝曰詩稱王姬之車必非文王之女當從毛氏以

詩翼

卷之二

三

為武王之女也武王之詩當為雅而不當為風然此

詩三章只是風體又詩中專言女德正與二南同科

非雅之類當時采詩之官得之于召南之地以為武

王之女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雖之德皆

本于文王太姒之化故以其詩列于召南而為文王

之風甘棠之詩亦作于武王之世而為文王之風皆

推本言之

正義曰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

孔氏曰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厥翟次之王后六服禮
衣為上綸翟次之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者謂車乘厥
翟服則
綸翟也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興也

詩人美王姬之德言何彼穠穠然而盛乎乃唐棣之
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雍雍而和者乃王姬之車也
夫以王姬之車則固宜其肅雍矣有約損而無驕盈
道路之間幾不知為帝女之所乘也不亦可美也耶
曷不者驚出望外之詞蓋王姬似難責以肅離王姬
之車似難著以肅離今則曷不肅離也宛然塞路聚

詩翼

卷之二

三

觀相顧嘆賞景象章氏曰王姬便見素沐德教從文
王肅雍之化來所以見之車者如此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興也

王姬之德如此則下嫁之事何莫非可美者乎桃李
之華其穠然而盛者何其稱也況今下嫁者平王之
孫上娶者齊侯之子是其男女之相稱不猶桃李之
相輝乎曰文王之孫見王姬肅雍之德其來有自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興也

再觀釣之維何其合絲而為緝者何其宜也況今以

齊侯之子而連姻王室不以為亢也平王之孫而下
嫁侯邦不以為屈也是男女之合而為婚亦猶絲之
合而為綸乎信乎男女之稱惟此肅雍之德婚姻之
合維此肅雍之德也誠可美也

詩記曰肅離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此
詩為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
咏之非有他義也

騶虞

詩翼

卷之二

三

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
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
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朱子曰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
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
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于
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
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

箋餘云騶趾以應騶騶虞以應鵲巢義例相合騶

虞乃義獸麟者百獸之長也故取以喻王者之仁騶
臣子麟而代行仁者也故取以喻諸侯之義君行仁
臣行義其此之謂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賦也

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國治民安而餘息及于庶類

詩人美之舉葭之壯盛而植物以茂可知舉豝之衆

多而動物之蕃可知此其化被草木息及禽獸是即

騶虞之仁也

雲窩曰發非發矢也一發
縱指視便見五豝並逐耳

詩翼

卷之二

五十四

詩測曰井不必說田只云彼茁者葭一發其中視之
有五豝焉蓋豝藏于葭如此乎生育之蕃息也只如
此開闢舉說其一種太
平氣象已溢于言表矣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賦也

蓬草名豝小豝也

說文云一歲為豝二歲為豝則豝又大于豝葭叢高
故豝藏焉蓬叢低故豝藏焉

于茁字上見葭蓬之盛于五字上見豝豝之盛又于

葭蓬豝豝上見草木禽獸之皆盛又于草木禽獸之

皆盛處見泰和洋溢造物同流景象此等景象化光

並育萬物共圃而不知不可得而名言之也故但以

騶虞嘆美之騶虞不食生物舉此為嘆取其與物兩
心之意象也猶云此標技野鹿之境云耳不可着

我侯二字亦不必贅仁息自然意

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于雅矣文

王之雅終于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于頌矣

召南之國十四篇

朱子曰周南言文王后妃闈門之化召南言諸侯夫

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詩之正

風也

詩翼

卷之二

五十五

鄭氏曰二南為正風則然矣自後南國諸侯政衰何
以無變風曰陳諸侯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
教為黜陟也時徐及吳楚僭號不承天子之風故無
其詩也

詩經朱翼卷之三

北平孫承澤學

邶

釋文曰從邶訖幽十三國並變風華谷嚴氏曰夫婦之經萬化之原關雎鵲巢為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基于衽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

程子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于衛地者為衛得于邶鄘者為邶鄘嚴氏曰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

詩翼

卷之三

也

劉安成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乃有十九然觀綠衣則妾僭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鹿丘則無恤鄰之義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于此所以居變風之首與於呼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栢舟

序曰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

人在側

朱子曰栢舟之詩小序不知其出于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爲不遇于君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蓋以謚法中墮廢社稷曰頃便將栢舟一詩硬差排爲衛頃公便云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漁仲謂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并看謚却傳會作小序美刺

崔仲鬼曰正風以關雎爲首者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也變風以栢舟爲首者處夫婦人倫之變者也閨

詩翼

卷之三

門爲風化之原故夫子謹之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比也

婦人有不得于夫者言彼汎然而流之栢舟不用以乘載無所依薄但亦泛其流而已我之不得于夫而失所依何以異是故我耿耿然不能寐如有隱憂而莫可誰語者豈我無酒可以敖以遊而解之乎不能解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

彼之怒賦也

言我愛不得于夫必有其故然惟心之明者能度之
如我心匪鑿既不可以度我見棄之故亦有兄弟又
不可依以為據故我往愬而反遭其怒其不可據也
如此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賦也

言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席雖直尚可
卷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以威儀為可簡則無禮又不

詩翼

卷之三

三

敢改其度也而何為其不得于夫也其故難言之矣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

辟有標賦也

言自反無缺而猶不得于夫是以憂心悄悄然而憂

反見愠于羣小見病亦既多矣受侮亦不少矣靜言

思之惟于寤覺之間但拊心有標然而已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永靜言思之不

能奮飛比也

言日當常明而月有時微此常道也日居月諸胡為

更迭而不宜微者亦微乎今眾妾反勝正嫡何以異

此是以心之憂矣如衣不濯之衣靜言思之婦人從

一而終義無可去不能奮起而飛亦惟守吾之正而

已

朱克升云栢舟與關雎鵲巢為反對而處變以常不

愧后妃夫人之化所以首變風而繼二南也

邵二泉曰夫婦之義無所逃于閨門之內故曰不能

奮飛知義之言也

綠衣

詩翼

卷之三

四

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

詩也

朱子曰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為莊姜之詩今

姑從之然惟燕燕一篇詩文略可據耳

嚴氏曰莊公溺愛亂常寔胎禍聖人存綠衣以明

夫婦治道之原非取女子之悲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比也

莊姜傷已失位而言綠之與黃色之間正則有分矣

今綠不宜為衣而為衣以綠為衣反以黃為裏嫡妾

失宜何以異此是以使我心之憂矣曷能以自己耶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比也

言綠間色不宜為衣而今以為衣綠以為衣而黃不特為裏也且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愈甚矣嫡妾失宜何以異此是使我心之憂矣曷為其可忘者耶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說兮比也

言妾之所以尊顯者豈無故哉譬之綠方為絲而女又從而治之此綠之所以為衣也然則妾方少艾而

詩翼

卷之三

五

女又嬖之則其尊顯宜矣我亦惟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于有過而已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比也

言妾尊顯則已幽微譬之絺兮綌兮當暑之服而遇凄然之寒風我以過時見棄則幽而傲者宜矣我思古人有遇此而善處之者其所為之善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是則我之用以自慰矣

詩緝曰女子之情饒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辭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

詩緝曰讀綠衣之詩可得儒者反身克己之學

燕燕

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朱子曰遠送于南一句可為送戴嬖之驗

戴嬖之歸以桓弒也別為非常之別故痛為非常之痛且當時國危子喪既不忍言而州吁阻兵安忍亦有不取明言者故只敘別離之感而言外之痛自隱然矣末復敘戴嬖之為人如其別已自難堪復提出先君之思于當日情事若隱若現最為凄婉

詩翼

卷之三

六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與也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與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與也

莊姜送戴嬖大歸于陳言嗟我仲氏今日與衛絕矣彼燕燕于飛則差池其羽相隨後先而不忍違矣況我之子往大歸于陳我則遠送之于野奄忽瞻望弗

及而泣涕如雨之下也再觀燕燕于飛則頡之頡之
上下追逐又若不忍遽違者然况我之子于歸我則
遠于將之至瞻望弗及而行立以泣殆又甚于涕泣
如雨者矣再觀燕燕于飛則下上其音又若不忍遽
離者然况我之子于歸我則遠送于南至瞻望弗及
而實勞我心殆又甚于佇立者矣
箋曰差池其羽與戴媽將歸顧視其衣服頡頏與戴
媽將歸出入前却下上其音與戴媽將歸言語感激
聲有大小

詩翼

卷之三

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
勗寡人賦也

言我于仲氏之歸不能為情如此以我當見愠羣小
時獨仲氏以恩相信可為倚賴其操心塞焉而實淵
焉而深而又持身終温且惠善能謹慎而置身于無
過之地至于先君之念時相勸勉惟恐寡人以見棄
之故而忘所天蓋凜然大義之箴規也仲氏之賢如
此此我所以不能忘情也

徐玄扈曰玩先君二字當時玃玃娶婦相依相恤之

意凄然在目

郝仲與曰不言夫死子弑國破人亾而託與燕燕關
山寥落隻影孤飛凄然有流離之感至曲終奏雅未
亾人之志有如皎日千古離情此為絕唱

日月

序曰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吁州之難傷已不見答
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朱子曰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
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

詩翼

卷之三

八

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于前人
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胡新安云此篇分明作于莊公之時胡能有定故不
我顧不我報俾也可忌而報我不述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賦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
寧不我報賦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

俾也可忘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我卒胡能有定報

我不迷賦也

莊姜不見答于莊公呼日月而訴之言日居月諸照

臨下土其于人道之乖違皆其所周察也乃有如是

之人逝不以古夫婦之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

能有定哉而何為其不我顧也日居月諸下土是冒

固無所不及也乃有如是之人曾不歡愛以相好焉

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而何其不我報也日

詩翼

卷之三

九

居月諸出自東方固無微不至也何乃有如是之人

雖有德音而無實意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

而何為使我為可忘也日居月諸東方自出固無處

不被也何父兮母兮乃養我不終使我至此耶何乃

有如是之人其心志回惑胡能有定哉而何其報我

不循義理也夫以見棄之餘猶有望之之意此詩之

所以為厚也

輔氏曰自處以古人為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已莊姜

之處已望人皆有則矣

終風

序曰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

能正也

朱子曰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

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于燕燕之前序說

誤矣須溪劉氏曰州吁無戲笑之理分明是怨莊公

也

此詩亦莊姜不見答于莊公而作以終風比莊公蓋

不必斤言之每章末句俱有靜正自守意

詩翼

卷之三

十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敢中心是悼此也

莊姜悼莊公之不見答言終日之風且暴疾則乖戾

而不和也甚矣然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

之時夫笑為歡也謔浪而笑不古處也何歡焉中心

悼之而已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此也

言終日之風不惟且暴而又且霾翳蔽而不解也甚

矣然雖其狂惑如此亦有惠然而肯來之時其來順

也倏而莫往莫來何常焉唯有悠悠然長思之經解

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知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比也

言終日之風不特且靈而且曠既曠矣不旋日而又
曠夫狂惑暫開而復蔽如此是以使我寤言而不能
寐至于感傷閉鬱而成嚏疾也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比也

言不特旋日有曠且曠曠然其常陰陰陽相擊又虺
虺然其雷聲將發而未震夫狂惑愈深而未已也如
此是以使我寤言而不能寐惟願言懷思不怠而已

詩翼

卷之三

十一

蔡氏劄記曰邶風以栢舟為首處變不改其常靜思
適止于義性情之正也繼之以綠衣之我思古人燕
燕之終温且惠日月之逝不古處怨而不怒古道自
處皆有衛先公之風季札所謂憂而不困故其聲雖
變自足以翼國風之正

擊鼓

序曰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
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朱子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

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為說恐或然
也

州吁之亂其民不和隙在內欲藉外交于是有南行
之役南行以伐鄭為名伐鄭以修先君之怨為名國
人知其意不在鄭求龍于諸侯以和其民也故此詩
不曰伐鄭而曰平陳與宋

擊鼓其鏜鏜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賦也

衛人從軍者先敘南行之苦言我衆之從軍而南也
所為者擊鼓其鏜而踊躍以用兵之事此時顧我衛

詩翼

卷之三

十一

國之人或役土功于國或築城于漕彼非不勞猶在
境內而我獨南行其苦尤甚耳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賦也

言我之南行本為鄭舉所從者孫子仲由是而平陳
與宋同為伐鄭之舉耳軍旅方興不與我以歸憂心
不有忡乎孫子仲衛世卿只言主帥之人非薄其人
也詩記詩緝俱誤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賦也

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

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于何所居處于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于林下求之蓋為必敗之計也

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賦也

嚴氏曰承上章訣別之辭言居者生行者死一死一生自此開濶矣我往者初昏之時與子成其約誓之言執子之手期于偕老不謂今日便為死生之別怨辭也

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賦也

詩翼

卷之三

十三

嚴氏曰歎從今之開濶不得相依以生活也又歎夫婦相違遠不得伸其偕老之志也其怨深矣

蔡氏劄記曰擊鼓其鐘踴躍用兵言踴躍者喜兵于上之詞也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言獨行者怨兵于下之詞也至于及死生契濶亦可悲矣

凱風

序曰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朱子曰以孟子之說証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鄭氏傳闕曰凱風自訟寓幾諫之義所以不失為孝序謂美孝子則舛矣慶源輔氏曰韓退之美里操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甚合此詩之意得其解矣

詩傳曰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為賦凱風此勝序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此也

七子自責之詩言彼凱風自南而來吹彼未成之棘

心棘心至于天天而少好則風之為力多矣我母氏

詩翼

卷之三

十四

生我泉子幼而育之亦猶凱風之長養棘心也其劬勞也亦甚矣

此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次言風與棘而以母與子相應故屬興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

言凱風自南吹彼棘薪至為薪則已成矣然非美材不有負于風之吹乎猶母氏養我七子至于成人可見聖善之德而我七子無令善之人實負于母之劬勞矣寧不睹棘薪而痛自刻責也耶聖善即就養育上說令亦善也母以養子為善子以養母為善無

令與聖善反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興也

言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尚能有所滋益以養人況我有子七人反不能養以安母身而使母至于勞苦乎是寒泉之不如矣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興也

睨睨然鮮明者黃鳥也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七子乃不能慰安母心乎是黃鳥之不若矣

止齋陳氏曰替叟日頑舜則負罪聖人豈緣飾其

詩翼

卷之三

十五

心誠曰吾罪焉而已矣此詩每日有子七人蓋曰吾

屬在此無益也抑以見一門昆弟皆舜耕歷山氣象

雄雉

序曰雄雉刺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

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朱子曰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

以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廉此

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為也

程子曰婦之于夫思之深而勉以正也 沈氏曰總

是極思念之情即末章美其保身正思之懇至處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興也

大夫久役其妻思之言彼雄雉于飛則泄泄其羽何

舒緩而自如也況我所懷之人乃從役于外是急于

王事而自阻隔耳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興也

言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何飛鳴之自得也況我君子

以從役之故而成日隔之疎誠哉此君子實有以勞

我之心也

詩翼

卷之三

十六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賦也

詩緝曰視日月之往來則君子之從役積時已久矣

使我心悠悠然長思之道路之遠如此不知何時能

歸乎一章言初往之時二章言其去漸遠三章言日

月之久辭之序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賦也

詩記曰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于是

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不知孰為德行也但不忤害

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嘗

也黃東發曰東萊說極極淨

集傳曰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二語最精

朱克升曰仁則不忤義則不求此所謂德行也 又

曰思君子之詩多矣未有及于德行者此雄雉所以

為最賢也 又曰不忤不求此聖門克己之學求仁

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亦可謂賢也

黃石齋曰臣所以事君婦所以事夫總是心耳不有

焦心王事勤勞萬里之外非人夫也不有懸心遠塞

詩翼

卷之三

十七

憂勞空閨之內非人婦也故君子之勞我心展矣實

勞我心也

匏有苦葉

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朱子曰未有以見其為刺宣公夫人之詩

此詩刺淫亂而作通篇俱是微詞隱諷未嘗明指其

失即其正說處亦只陳昏姻正禮以微諷之蓋男女

之際有難顯言此風人溫厚之旨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此也

刺淫亂者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

深而後渡以此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後行也

有淵濟盈有鸛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此也

言禮義之當度如此何今人之不然乎彼濟渡之處

有淵然而盈雌雉之聲有鸛然而鳴夫濟盈必濡軌

今濟盈而乃不濡其軌雉鳴當求其雄今雉鳴而反

求其牡則物理之反常甚矣然則淫亂之人犯禮義

之正而失人道之常何以異此不亦深可怪也耶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

詩翼

卷之三

十八

言盍觀古人之昏禮納采以講期皆莫鴈用斯故以

雝雝然和鳴之鴈莫于旭日始旦之時蓋貴其偶而

又重其始也欲歸妻于冰泮先及冰未泮時而行此

納采請期之禮是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胡今之

不然耶

孔疏云婚六禮惟納徵用幣餘皆用鴈 輯錄注納

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用斯唯親迎用昏箋云鴈

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鴈冰未泮正月

中以前二月可以昏矣
招招舟子招招然召人以渡入皆從之而我獨否何

哉蓋舟人非我友我須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耳然則涉水猶須友如此况婚姻而可不待偶相從耶

沈氏曰人能審時度勢自無棘欲妄從之失則女適其嘉耦臣遇其配主友獲其良朋濡軌失身吾知免矣

谷風

序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婚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朱子曰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詩翼

卷之三

十九

此詩婦人為夫所棄而作然無一措斥語而夫之涼德自見所謂可以怨者是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龜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此也

棄婦之詩言觀天道必有習習之和風然後以陰而隨之以雨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當龜勉以同心不宜至于有怒也不觀之采葑菲耶不可以根之惡而棄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色之衰而棄德之善但德音能不違于其始即可以及爾偕死矣

程子曰夫婦之道貴在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于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婚如兄如弟 賦而此也

上章言本望與其夫偕老此章述其見棄言我行道遲遲有不忍去之意者念事與心違也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纔至門畿而已無恩之甚誰謂荼苦葉乎比我之見棄其情甚苦則茶猶甘如薺甚言已之苦也故夫安其新娶之妻其思如兄弟以新棄舊

詩翼

卷之三

二十

矣

淫以渭濁混混其泚宴爾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此也

不觀之淫渭乎淫濁渭清人皆知之然淫未屬渭雖濁未甚見惟二水既合清濁益分是淫之濁也以渭而益甚也然則別出之泚流出稍緩而其混混之清自在也已何為見棄乎特以夫安于新婚不以我之德為潔而與之耳而我終不忘有家之念也彼梁以通魚笱以取魚慎勿逝我之梁而發我之笱然則新

昏豈可居我之處而行我之事哉然又轉而思之此
我去後事耳今我身且不見容又暇恤我已去之後
哉

六帖云毋逝四句致絕意之詞乃是不能絕意之甚
者 羅景倫曰太白棄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
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
兒夫古今以為絕唱然特忿恨決絕之詞耳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鼃
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與也

詩翼

卷之三

三

今之見棄豈我治家未盡道乎試觀渡水者就其深
矣則方之舟之就其淺矣則泳之游之蓋不計淺深
而期于必濟如此況我于家戮力同心初何計其有
何計其亡而鼃勉以求之期于必成且又周睦其鄉
里凡民之有喪則亟亟然匍匐盡力以救之我于汝
家可謂盡力矣

不能我情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
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于于毒賦也

言我之治家勤勞如此今既不能情養反以我為讎

恨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有勤勞之德而不見取
如賈者有物而不見售也追念昔日與爾相與為生
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于顛覆此所以何有
何人鼃勉以求之也今也家道成而既遂其生而爾
矣乃比于于毒而棄之乎

師古云情謂動而痛也言不能念我勤勞而痛之也
程子云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
故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漬既

詩翼

卷之三

三

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與也

言夫之比我于毒如此我有旨美之蓄菜以御冬月
之無時也至春蔬新美則不食矣今子安爾之新昏
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于富厚則棄我矣洗洗然
武潰潰然怒既遺我以暴而習以為常矣曾不念我
昔日者之來息時也怨其忘前日之其艱苦也
末以初嫁取憐之事終之回頭一顧許多悲涼
張叔翹曰余讀谷風之詩未嘗不掩卷太息蓋其此
物連類如泣如訴有足悲者且詞意婉至詳委熟復

則後世能文之士或未之見也乃獨見棄于夫何哉
然跡其所自傷悼雖以鳴不平之感而略無怨懟過
甚之詞又庶幾乎可以怨矣嗟嗟君臣之際何獨不
然彼逐臣遷客讀此寧無慨涕哉

式微

序曰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朱子曰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

鄭箋曰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
以二邑因安之

詩翼

卷之三

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賦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賦也

黎侯為狄所逐而寓于衛其臣勸之而作式發語詞

微猶衰也式微式微衰之甚矣何不歸哉且我所以

甘受窘辱而鬱鬱于此者正以主憂臣辱為君之故

與躬耳使非以此亦胡為有中露泥中之辱哉

當時黎國已失歸將焉往玩其語意實有抑鬱無聊

與其寄寓他邦不如歸國自立責衛之意冷然言外

詩測曰按黎于衛地相接狄之患衛與黎實共之故

黎不寓于他國而寓衛蓋以不得不救望衛而衛之
救黎寔自為也奈何衛之不然耶

旄丘

序曰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寓于衛衛不能

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朱子曰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為責衛伯之詞然

無所考與上篇姑從其說

此詩黎之臣子久寓于衛不見救而作不是始而怪

既而疑三而諷四始直責總之自為問答以諷衛也

詩翼

卷之三

四

何多日也何其久也何其處也皆問詞而答之曰靡

所與同衰如充耳須知皆是設意而言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興也

黎臣子之初至衛見旄丘之上有葛初生其節甚密

及其後也葛長而節濶故嘆云何其節之濶也時久

物變如此叔兮伯兮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乎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賦也

言何其安處而不來乎必將糾合諸侯而相與同救

我也何其時之久乎意其或有他故而未暇也苟無

他故何為不見救乎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

言叔伯之久處不救猶意其有與有以矣容知有不

然者我黎之臣子旅寓日久狐裘敝壞蒙戎然雜亂

其藍縷之狀可見矣所寓在衛之西非不乘車而東

以告于衛而衛之諸臣無與我同其憂者夫豈真有

與國之約他故之擾也哉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賦也

言叔伯獨未聞吾憂困之極乎今君臣失國細微不

詩翼 卷之三 三五

振尾末不張瑣兮尾兮我流離之子甚可憐也凡有

耳者未有不聞之而惻然而衛之叔伯乃衰然如塞

耳漠若無聞何哉雖盡其辭然先罪已而後罪人顛

沛之中可謂不失其序矣

錄式微旄丘美黎有臣也式微勗君子義旄丘感衛

以仁窮不失義困不遺君古之貞臣也其錄于衛何

利也黎君臣在廷流離瑣尾殷鑒烈矣上不能修舉

方伯連帥之職次不能觀鑑以自強于政簡賢冒色

惟日不足焉能無及乎故終之以載馳載驅猶旄丘

之志也是其應也

簡兮

序曰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

承事王者也

朱子曰此序略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伶官賤役耳今以賢人為之正猶君子陽陽之詩序

言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屈于賤役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

賢人有仕于伶官者言身為伶者輕率自如簡兮簡

詩翼 卷之三 三六

兮方將為萬舞之役且當日之方中在前上之處置

身明顯衆目觀瞻何其快也

碩人俛俛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賦也

上言善舞又言不止此也碩人有俛俛之大而處公

庭以萬舞且其力甚強而執轡如組之柔蓋其才無

所不備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賦也

執籥以備樂音秉翟以飾樂容而顏色充盈有如厚

漬之赭于是公嘉其能而飲之以爵齊子之親洽一

何榮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興也

終言我之所事雖在此而我之所思不在此彼山則有榛矣隰則有苓矣山隰各有所有如此我當公庭萬舞之餘常忽忽若有所思而思果云誰乎思彼西方之美人耳一時人物固所願見者奈何彼美人兮乃西方之人兮道路遠邈徒使我西向神馳而已則夫萬舞錫爵安能固我之思也耶

詩翼

卷之三

三七

沈氏曰重言簡兮而即曰方將陸沉金馬之意見乎詞矣日之方中豈晦冥而不易見乎在前上處豈疎遠而不御乎伎如是力如是多才如是天下有如是之伶人者乎無論其他即同在執籥秉翟之列其顏色氣槩迥然獨異而公但錫以一爵所以動西方之思也然詩人却不露意中事

泉水

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詩因不得歸而作其歸之不可合下已知若知其不可歸而輒已焉無情之甚者也衛女知其不可歸而懷思之情不能已已故委曲計議展轉思維耳

禮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

恣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興也

出宿于滄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賦也

詩翼

卷之三

三八

出宿于滄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遊臻于衛不瑕有害賦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賦也

衛女思歸之詩言恣然之泉水則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故即此美好之諸姬而謀之以審其歸之宜也謀之曰昔我來嫁也宿于滄

餞于禰女子有行遠其父母兄弟矣是以禮緣人情

今日者我有諸姑問我諸姑我有伯姊問我伯姊亦

惟以不永懷也懷哉懷哉不且宿于千錢于言哉脂
舉我還車疾至于衛而返于義有暇乎不也而且謂
有害耶無害而我思肥泉胡為乎茲之永歎也思須
與漕胡為乎我心悠悠也計惟駕言出遊以寫我愛
而已矣只如此敘過而不可歸之意自在矣

以不得歸而思故發此寄慨試思肥泉果誰地之泉
須漕果誰地之邑蓋惟係心宗國即一故國之山川
不能不慨想然却非徒思地要知思父母之意隱然
言表出遊即擬遊衛之肥泉須漕以寫愛思蓋女子

詩翼

卷之三

三九

于衛靡日不思此蓋于決不得遂中猶有萬一之想
乃是真情朱傳安得二字是解經妙法

北門

序曰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安城劉氏曰朱子以此序稍平故不注然集傳以此
詩為仕者自作則序意與詩亦微不同

此篇賢者不得志衷情在莫知我艱一句是此詩之
所由作也謝疊山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杖杜之
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

此先王之所以體羣臣也當是時也安有如北門之
悲者乎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賦也

仕不得志者遊息偶出北門因感所遇之困屈是以
殷殷而憂也窶貧兼言之見其貧而又貧無復有知
其艱苦者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
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賦也

詩翼

卷之三

三

言我之困窮不止此也王命之事既適我矣而國之
政事又一切埤益于我其勞如此且又以貧窶之故
室人乃交徧謫我傷哉遇也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
何哉

王事教我政事一埤遺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
焉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

上章適字是事事歸于其身此敦字謂投擲不復顧
恤也埤益埤遺乃輻輳叢集之也謫者責其不能養
摧則摧折沮抑拂亂其所為矣

鄧潛谷曰簡兮賢德也然適自遣北門賦而哀賢困矣然業受埋益義何得去雖甚艱難一舉而委之天

安之耳

北風

序曰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携持而去焉

朱子曰衛以淫亂亾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

程子曰考詩之辭為君子見幾而作非為百姓相携

詩翼

卷之三

三

而去也

北門之安命北風之先幾所處不同同歸于道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

比也

賢者見世之將亂而欲去之速言北風其涼氣寒則

雪雨雪則雱然而盛矣然則國將危亂而氣象愁慘

何以異此故惠而好我之人尚其携手以同行是尚

可少寬乎尚可少緩乎既急也哉不可不速去也是

欲留者其本心決去者不得已也

北風其喑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

此喻禍亂愈亟喑疾聲也雱雪甚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携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

言國將興有禎祥將亡有妖孽今所見無有赤而匪狐無有黑而匪烏不祥之物大率類此而顧可以不

詩翼

卷之三

三

為哉禍亂既亟而去不可以不速矣

程子曰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為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

及于人矣程子不作妖孽說

按北風與魏風十畝之間相似然彼則其意舒其詞

緩猶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明夷之飛將垂其翼矣

靜女

序曰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朱子曰此序全然不似詩意

須溪劉氏曰只是男女相遺之詩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賦也

此淫奔期會之詩言此閑靜之女甚美而俟我于幽

僻之處時相愛而未遽得見故舉首引望而踟躕也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賦也

靜女變然而美遺我赤色之管以結殷勤其管煒然

而赤我非悅此彤管之美乃悅此女色之美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賦也

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

詩翼

卷之三

三三

為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記曰男女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

相瀆也靜女美其人以及物親相授受而不顧厚別

之禮衛之政教可知矣

新臺

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

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凡宜美事首末見春秋傳然于詩則皆未有

考也

此詩第言齊女夫所配而寘質倫不待言矣

二南變而為邯鄲秦變為否也至于新臺二子乘舟

三綱五常之道盡矣

新臺有汎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籩條不鮮賦也

衛人刺宣公言新臺鮮明在彼河水之上固為齊女

設也但此女本與伋求為燕婉之好而反得此醜惡

之人也

新臺有洒河水澆澆燕婉之求籩條不珍賦也

蘇氏曰病而不死者也嚴氏曰惡之欲其死也

詩翼

卷之三

三四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興也

設魚網而得鴻與求燕婉而得醜疾之人然籩條戚

施宣公未必實有此疾特惡之之辭

詩揆曰形隨心變心惡則形亦惡彼以為冕而旒者

君耶我以為龜而胸者籩條耶馳而背者戚施耶極

其醜詆之也

箋餘云汎灑汗也言臺不能為之隱若代為愧赧耳

洒雪恥也言臺不能終為忍若無計釋慚耳不鮮者

言河水沐日浴月不能為彼洗面使之鮮也不珍者

言河水東流北注不能為彼滌疾惡而使之殄也

李氏曰新臺之詩人道泐焉滅矣一變而為乘舟也慘不可言也父既下報子且上烝再變而為墻茨也垢不忍言也華既即狄狄又竄華三變而為楚丘也禍不忍言也

二子乘舟

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

詩翼

卷之三

三五

想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誠先待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嚴氏曰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于孫啓侮夷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于傾陷矣推原亂根始于夫婦之不正在席之禍一至此耶以是知詩首關睢聖人之意深遠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

上見其去而憂之下見其不歸而疑之總是發其傷悲之情此時二子已遇害矣而終不忍顯言其死但想其去時光景而設為憂疑之言含蓄不盡所以為風人之致

鄧潛谷曰二子乘舟哀也二子爭相為死赴如歸也國人傷之始見其景汎汎然行則願思之心養養然自我聞有故不敢以告人既見其往而不返者景也又願思之曰得無其有害乎誠害之痛如何也憂深

詩翼

卷之三

三六

情至矣

邶十九篇

詩經朱翼卷之四

北平孫承澤學

鄘

自周遷邶鄘之民于維邑後其地封康叔故衛詩入

鄘莊姜盡禮無懟心共姜守義無二心故柏舟為邶

鄘之首

柏舟

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

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詩翼

卷之四

朱子曰此事無所見于他書序者或有所傳

共伯衛僖公世子餘也武公之兄序言其蚤死則史記謂武公殺共伯而立其言謬矣

孔叢子曰于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與也

共姜守義自誓言彼汎然而流之柏舟則在彼中河

有定在矣然則髮然而垂兩髦之飾者實維我之定

匹夫既為定匹即至于死誓無他適之心母之于我

覆育之恩如天罔極何其不諒我之心乎

劉記曰髮彼兩髦朱子言不忍斥言夫也以死為一
以婦為有它以死為正以嫁為惡是非之辯何其替
也

集傳註剪髮衣函函者頭會腦蓋也髦者為偽髻夾于函之兩傍故曰兩髦古者生子三月剪胎髮為髻帶之子首長則加于冠事父母而以為飾示不忘生育之恩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父母死俱脫此時共伯父母俱存有兩髦之飾故云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惡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與也

特匹也又獨也獨有此而無二也惡邪也守義乃婦

詩翼

卷之四

二

人之正反是為邪也

徐氏曰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靜女為新臺後

乎此者為牆有茨為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

至此而滅矣聖人錄柏舟于其間正以見人心之未

嘗亡天理之未嘗滅也

牆有茨

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

疾之而不可道也

三章總不可言刺之極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

醜也與也

欲埽去之反傷牆也喻公子頑雖可疾欲道之恐傷

國體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菁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

長也與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菁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

厚也與也

襄除也詳詳言之也長難竟也束束而去之即除也

詩翼

卷之四

三

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想其語氣似國人爭道之詳之讀之不置者故曰寧

道路傳之史冊書之而不可污吾齒頰非愛彼也自

愛而已吁此正其道之詳之讀之之甚者歟

按宣姜本伋之妻一失身于宣公而為新臺之有泚

再失身于公子頑而為中菁之不可道由其節義虧

于前故無所顧于後耳豈獨宣姜驪姬半夜之泣書

之國語飛燕憤志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

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宮無人之語無不暴白于天

下後世吁可畏哉

君子借老

序曰君子借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

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空與君子借老也

朱子曰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

詩緝曰此詩惟述夫人服色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

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

頭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荅但中間有大

夫風退二語猶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

詩翼

卷之四

四

母但中間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間冷下

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意也

君子借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

之不淑云如之何賦也

刺宣姜者言夫人分當與君子借老故有是君夫人

之服有副焉編髮于首而兩旁有衛笄其垂于笄而

懸之者則以六珈為之飾夫既以借老之義而有是

服則必發于容儀者委委佗佗雍容自得如山焉而

安重如河焉而弘廣而後翟羽之象服以是而宏今

無借老之德雖有法服祇見不稱耳云如之何哉

詩測以為夫人之所以為夫人者不在服飾容貌咏

夫人而但盛稱其服飾容貌之美則其所不足者居

然見矣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髡也玉之璵也象
之掄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賦也

又以服與容而觀之彼玼兮玼兮所服之翟衣何其

鮮盛也黑髮如雲不屑假他髮以為髡而自然潔美

也然不特翟衣已也又以玉為璵以塞耳以象骨為

詩翼

卷之四

五

掄以摘髮服又何盛耶不特鬢髮已也又見其眉揚

然而廣且其色皙然而白容又何美也以如是之容

服如是之服見者莫不相顧駭愕曰胡然而有此天

之神乎又胡然而有此帝之祚乎不然何容服之異

常若此哉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緇是繼紕也子之清揚揚

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賦也

又見其嗟兮嗟兮而鮮盛者其見君及賓之展衣也

且以是展衣裳被縹緇之上是所以繼紕自飾歛也

服之美何如而又目視清明脣上揚起額之角又極
其豐滿容之美更何如以是容而兼是服信如此之
人而為一邦之媛矣

詩記曰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

章之末云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問之也三章之末云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桑中

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
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詩翼

卷之四

六

朱子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
謀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

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

俱是自叙淫奔之情一期一要一送總總淫褻處言

之不能盡故三章皆用之不更一字

鄧潛谷曰桑中之詩恥心亡矣而淇沫之間上宮之

地風潰四流而莫或可止也亡微見矣故記以桑間

為亡國之音鶉奔又探本斥之而衛亡明衛有狄道

故狄滅之也

鶉之奔奔

序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

詩翼

卷之四

七

不若也

楊龜山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

之前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興也

詩緝曰鶉奔奔然鬪者不亂其匹也鶉疆疆然剛者

不淫其匹也宣姜與頑非匹偶也鶉鶉之不若也人

之不善者我以為兄為惠公恥之也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興也

甘小君也謂宣姜

崔仲愚曰鶉奔先定中著其所以亡木瓜為殿著其所以存

定之方中

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

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

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特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詩作于富庶之後追叙立國以來事

段氏詩解曰百姓說之非但為不妨農不廣費等事

奔走寄寓之際招集還定之餘卓然便有規為久遠

詩翼

卷之四

八

氣象民心慰藉當如之何所以說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賦也

此追言營建之事營建大務必定星昏見正當天之

中于時農功已畢土功可興遂揆之以日樹臬以定

東西正南北而楚室于是乎作焉既作宮室乃植榛

栗及椅桐梓漆凡六木他日于此伐之以為琴瑟美

其新造之初為永久之圖也

衛自宣公懿公之後人道絕矣不再造不可以為國

今宮曰楚宮室曰楚室見爰遷楚丘有重新之象焉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室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
云其吉終焉九臧 賦也

上章已言作宮室矣此章迫本謀遷之初言文公始

在漕邑升其故城以望楚丘及其旁之堂邑又望其

大山及其高丘于是自漕邑之虛而下于楚丘之野

觀其宜桑之處人謀既定乃命龜卜之而卜言此地

之吉於是建國而居之今其終信善矣如卜所言也

景山依毛傳作大山營室正方面則用日景此審大

詩翼

卷之四

九

勢何日景為景乃商所都之景山也即商頌景員維

何陟彼景山之景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騶牝三千 賦也

營建之後其勤民也見方春時靈雨既降農桑之勞

作于是命主駕者蚤起見星夙駕往舍于桑田而勞

勸之此其為民之心實而不浮深而不淺秉心誠塞

矣淵矣然匪獨于人為然也塞淵之心即操及于牧

而騶牝者已三千牧事亦既考成矣則其塞淵也不

可徵乎然則尤復舊物而赫然中興也孰非是心為
之哉

繇氏曰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之
所能致也

蔡氏劄記曰三代教化得其本原故不分精粗唯知
是學至春秋季世此教不衰衛文公之詩曰秉心塞

淵騶牝三千魯僖公之頌曰思無邪馬斯祖歌賦
最盛于漢兩漢號為醇儒雖味其精者何嘗有此

詩翼

卷之四

十

楚丘傳曰邢遷如歸衛國忘亡皆美桓也然竊有異

焉夷儀之役邢雖以自遷為文而齊桓亦有救患之

功故城邢詞繁而不殺楚丘之役桓雖以恤鄰為義

而衛文寔有自強之術故楚丘詞略而不書細玩此

詩則衛國忘亡豈盡齊桓分災救患之力哉蓋桓城

三國楚丘為大春秋沒而不序將有所歸美焉非獨

不與其專地而封也

騶牝

序曰騶牝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

國人不齒也

衛至宣公宣姜人類化為禽獸劍極矣文公再造人

始知有性命噫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蠖蝻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違父母兄弟比也

刺淫奔者言彼蠖蝻在東天地之淫氣也人之見之

莫之敢指然則淫奔之惡人不敢道亦猶是也況女

子有行以適人當遠其父母兄弟自有大婚之正禮

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程子曰蠖蝻陰陽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于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

詩翼

卷之四

士

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其敢指之女子

之奔猶蠖蝻之東人所醜也

朝齊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比也

言是蠖蝻也方雨而朝齊于西則其雨即終朝而止

蓋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也然則淫奔之人害男女

之正亦猶此也

范氏曰朝齊于西陽感陰也陽感陰則是陽為偶而陰從之也故終朝其雨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出適于人自當與兄弟父母相連貴得陽倡陰從之正耳南軒張氏曰蠖蝻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此與朱傳合

乃如是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賦也

何乃有如是之人但知男女之欲而一于懷昏姻則

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大無信而不知天理之命

也不亦深可愧哉會說曰信以所守之節言命以當

然之理言其實一也

程子曰人雖有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于禽

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為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

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相鼠

序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

詩翼

卷之四

士

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說通曰今不必作文公刺之即作國人刺之亦見風

俗之頓變矣

三是泛刺無禮不必言刺在位嚴華谷曰文公君臣

涉歷禍變懲創前朝相與洗濯磨厲氣象一新矣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與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與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與也

嚴華谷曰視鼠虫之賤但有皮齒體而已人異于鼠

豈可徒有形體而無禮儀容止乎謂之人而乃無禮

儀容止則亦鼠之類也其不死亦何為乎不死又何

待乎何不速死乎皆惡之之辭也凡獸皆有皮齒體

獨言鼠者舉卑污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

又曰舊說鼠尚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

儀喻鼠之皮非也說詩全在點撥此由誤加尙字耳

尙字當作只字言鼠則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

而無儀則何異于鼠如此語意方整

于旄

詩翼

卷之四

十三

序曰于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

以善道也

朱子曰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

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

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

王介甫曰栢舟之仁人見愠于羣小以至于親聞受

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

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于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

以昇之賦也

衛大夫能下賢國人美之言衛自渡河以來浚郊無

下賢之儀从矣彼浚之郊姝子托處焉大夫建此子

子之于旄在浚之郊將望賢者之廬而躬造之但見

建于車之旄以素絲紕之其載夫旄之車則有良馬

四以駕之設此以見賢則移為載道之光者何非禮

意之勤劬也被姝者子將何以與之報稱禮遇乎式

廬造請之餘賢者斷不虛此曠典矣

禮意之勤全在于旄等句雖是大夫本等儀衛然設

詩翼

卷之四

十四

此見賢便見禮意勤處

于子于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

以子之賦也

于子于旄在浚之城素絲視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

以告之賦也

旗鳥隼之旗也旌析羽之旌也組練視屬也駕車不

過四馬而曰五六亦侈言其盛也子之告之猶昇也

自衛懿好鶴而不好士此士所以遁光膠口而榮澤

取敗也文公以善道倡之乃有于旄下賢之大夫非

憂則思思則善心生乎君子謂楚丘之烈于施之詩振之也

載馳

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歸季思曰詩以不得歸唁而作而意不在于歸唁衛

滅野處許為婚姻之國宜急告大邦以救衛而許人

詩翼

卷之四

十五

不能故作是詩以歸唁為詞而未洩其旨所以諷也

沈無回曰通詩俱思極而妄成之非寔事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既涉我

心則憂賦也

託言宗國淪亡我為衛之女子豈能忽然其載馳載

驅將以歸唁衛侯此時衛侯廬漕故驅馬悠悠然而

建欲言至于漕奈漕未至而許之大夫有跋涉而來

者我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告我我心能以無憂

哉要知皆夫人意中之言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于亡故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

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闕賦也

大夫既至果不以我歸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

以至于衛然爾雖不以我歸為善而我痛念宗國之

亡所思終不能自已也

陔彼阿丘言采其蕓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

釋且狂賦也

詩翼

卷之四

十六

既不得至衛而歸途之際登高以舒憂想之情又采

蕓以療鬱結之疾然女子之所以多憂者亦各有道

蓋宗國破亡天理人情之所當念者也乃許國之衆

人以為過而有如不我嘉不我臧之說焉意者衆人

其勿釋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

一至于也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

我有九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賦也

言我之返國也行于郊野之中而泚此芃芃之麥斯

時痛宗國淪亡思欲控告大邦借援恢復然未知其誰為可因之入而誰為可至之國乎然竊計宗國且不得歸豈有適異國之理則所自盡者惟有一歸唁而已爾大夫君子無以我歸為不嘉臧而有九爾百方思所以處此者不如我自歸宗國得盡其情之為愈也然卒止乎禮義此所謂思無邪

衛之滅在去歲之冬而芘芘其麥已為今年之夏經歷三時四鄰諸侯未聞賑恤以從簡書者夫人所為托歸唁以控也厥後宋桓立君齊桓城楚丘而中興之業赫然再振彼二君者豈其聞是詩而興起與昔黎之亡也控于衛衛不救是以有漕之役且其時憤然而嘆式微者尚不乏臣衛何寥寥也獨一已行之女扼腕悲痛寫所懷以代控乎其曰不如我所之

微詞也

宣公宣姜之惡極矣而其子如壽如文公其女如許穆夫人宋桓夫人則皆有賢德是何所觀法哉以是知人能自強于善則惡人不能汚邪世不能亂也初夫人許求之齊亦求之夫人日許小而遠齊大近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嗟乎此數語者假使衛公聽而自結于齊國之有亡未可知也宜其

詩翼

卷之四

七

鄘國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四終

詩翼

卷之四

七

詩經朱翼卷之五

北平孫承澤學

衛

淇奧

序曰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儆而實

詩翼

卷之五

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

傳闕曰衛之賢君自康叔後未有過武公者實筵懿戒乃其自賦而衛風之淇奧于旄則國人美之也大學于淇奧焉章既全引之又從而為之注脚詩義已明其後二章可迎刃解已楚史倚相所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替御之箴臨事有替史之道宴居有師王之誦夫其學修粹密如此卒躋睿聖有以哉故孔叢子曰于淇

與見學之可為君子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與也

衛人美武公之德言彼淇水之與綠竹生焉則猗猗然進盛未可量矣有匪君子以童耄之年而猶箴儆于國蓋已精而益求精如治骨角者切而又磋又如治玉石者琢而又磨工夫並進有加無已吾摹其恂慄之衷殆瑟兮其嚴密而且僖兮其武毅乎而瑟僖中存光輝自著又殆赫兮其宜著而且咺兮其盛大

詩翼

卷之五

乎則此有匪之君子德盛如此民之感之終不得而諼矣

朱子曰盛德至善蓋人心之同然而聖人既先得之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乃大賢之成功聖賢之能事則武公之德固不可以淺近窺矣又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之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審詩中如此者甚不易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與也

言瞻彼淇奧則綠竹青青然茂盛矣況我有匪君子
切磋琢磨以成其德而尊嚴之度溢于服飾之表者
有充耳焉懸之于璣而以琇瑩之石有會弁焉飾之
以玉而有如星之耀是凡為諸侯者皆然而惟載以
有德之躬自若見其尊嚴耳然則即其服而想其衷
叩其衷而覘其貌其真慤兮儻兮赫兮咺兮有匪君
子終不可諉也哉宋氏曰充耳二句全在德上說見
服飾無非德之形見即此便是德之尊嚴非謂服飾
如此而又以德稱之也瑟儻四句雖是重咏亦自上

詩翼

卷之五

三

面見出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
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興也
言瞻彼淇奧則綠竹如簣密比而盛之至矣有匪君
子功深于切磋琢磨而形為服飾之尊嚴德綦盛矣
覺鍛鍊之精純渾乎無渣滓也殆如金而如錫又溫
潤無圭角也殆如圭而如璧德成如此由是而動容
周旋安往而非盛德之至哉但見寬綽自如宛如在
重較之上而樂易有節又善戲謔而不為虐也何莫

非金錫圭璧之揚其休哉信乎有匪君子係人心于
不忘者有由然也

宋氏曰如金二句正形容上面之德此德即切磋琢
磨時已成到此方形容其成非到此方成也武公俱
自丁夫上來不重生質只復其本體便如性生下四
句即常情所忽易致差失處言其盡善正見盛德之
至

詩翼

卷之五

四

詩弋曰非首二章猶主敬末章方化于自然蓋盛德
容貌當敬而敬則瑟儻赫咺當和而和則寬綽善謔
如孔子時而蹴踏色勃時而申申天天豈寬綽善謔
時便不瑟儻赫咺者乎

考梁

序曰考梁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
窮處

朱子曰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
明然詩文未有見棄于君之意則亦不得為刺莊公
矣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孔叢子曰吾于考梁見遜世之士無悶于世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寤寐言永矢弗諼 賦也

詩人美賢者之隱處言成此盤桓之居于澗谷而碩

人處之其心寬裕略無戚戚之意雖其獨寐而寤獨

寤而言猶自永誓不怠此樂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寤寐歌永矢弗過 賦也

曲陵曰阿邁亦寬大之意過踰也弗過者所願之足

其樂更無可踰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寤寐宿永矢弗告 賦也

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卧也弗

詩翼

卷之五

五

告不以此樂告人也

淮南子曰人皆鑿乎止水而不鑿乎流潦夫可以揚

清激濁抑貪止競者其惟隱者乎茲夫子刪詩存考

樂意也

李氏曰碩人固宜有用于天下即不用于天下何至

若是之相忘耶觀其寤寐之際長懷嘯歌有似乎悲

涕之無從而出此者碩人之心益重有不得已也且

弗諼弗過弗告則竟弗諼弗過弗告矣何為而矢也

矢者情深而志銳之詞也知其無可奈何而決之之

詞也其本心豈嘗一日忘天下哉

碩人

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

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于見答而君不親也

嚴氏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族

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伎

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唯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二語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

詩翼

卷之五

六

碩人其頡永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

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傷之言惟此碩人其頡然而長

且衣錦于內而加褰衣于外以此容服已見其端雅

而不為艷冶之飾矣而族類之貴則為齊侯之子貴

相敵也為衛侯之妻體相敵也以東宮為之兄而彼

為之妹則同出夫人所生貴矣以邢侯為之姨而譚

公又為私則皆聯諸侯親屬貴矣夫以容服如此而

又族類之貴如此其可親為何如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螬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

又就其容貌言之手之柔而白也有如始生之辛膚之白而潤也有如寒凝之脂領如蝤蛸既白而且長也齒如瓠犀既白而且整也其額廣而方正也則如螬之首其眉細而長曲也則如蛾之眉又且巧笑倩然而口輔之美好美目盼然而黑白之分明容貌之美如此其更宜親厚倍當何如

詩翼

卷之五

七

此章妙寫娟麗為後世豔賦之祖未有素以為絢今一句或謂孔子刪之非也夫聖賢方藉此以開先賢後文之義既有其美于語又何嫌而刪其句于詩蓋逸于秦火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憤鑣鑣翟芾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

追敘始嫁時言之碩人敖敖然優游舒徐自齊來嫁于衛說舍于近郊整其車服而後入四馬驕然而壯每馬之鑣皆有朱色之飾故曰鑣鑣又以翟芾為車之蔽芾以此入君之朝見其雍容閑雅禮文之備也莊姜以禮來嫁不應不見答豈吾君疲于政事而未暇與夫人相親耶若是則諸大夫聽朝者宜且早退無

使吾君勞于聽斷可也不言其惑于嬖妾而言勞于政事得風人之旨

邵二泉曰碩人一詩四章之中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露其意所謂婉而章者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鱣鮪發發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賦也

又就來嫁時所見言之齊地西臨大河水洋洋而盛大其北流也活活而長流施罟于水者濊濊然有聲所得之魚有鱣有鮪發發然而甚盛且葭莩之生于

詩翼

卷之五

八

水中者又揭揭然而長大以齊地如斯之廣饒固天下之大邦矣而碩人之來也禮儀有不盛備乎弟見從嫁之庶姜則孽孽然盛飾而其從行之庶士又有揭然而武勇即其土地廣饒士女佼好如此而況容貌之美族類之貴又如彼其宜親厚又當何如而奈何其不見答也

說通曰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以供祭祀族類所不重也容貌益所不重也推而至子歸來之儀衛通國之人情未矣又推而至子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繁饒抑

更末矣詩人備舉而言之者蓋欲指莊公以嬖奪嫡之故而不忍明言故備述人情之易曉者以通之見即以此論而莊姜已無可議矣況德懿文章其美又

不止此乎雖鋪敘贊美之詞而語外寔有疑怪吞嗟之味詞愈緩而刺愈深矣
莊之愚也不足責矣獨是莊姜家受備費身受備治嫁受備餼而心受備德又足以蓋其夫有一于此天必棄之况欲以一婦人而奪古今之全乎士忌才華女忌嬌娃有由來矣

氓

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

詩翼

卷之五

九

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朱子曰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

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呂東萊曰見棄而悔何

美之有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于涉淇至

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賦也

淫婦為人所棄述始者已為男子所誘也鄭箋曰此

氓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為室家也言氓誘

已已乃送之涉淇水至于頓丘定室家之謀非我心

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我期時氓欲為近期故

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為期嚴氏曰言已初為

遲疑為男子所迫趣乃許之也

詩記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為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第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

笑載言爾下爾筵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賦也

此述已為男子所惑而奔也言既與之期矣于是及

期而乘彼坳垣以望復關望而未見泣涕漣漣既而

詩翼

卷之五

十

見之則載笑載言問所占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

則爾當以爾之車來迎我即以我之賄往遷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葢于嗟女兮無

與士耽上之耽今猶可說也女之耽今不可說也此而與也

此述其既奔而悔也桑之未落其葉沃然潤澤喻已

之容色光麗然豈可恃此而縱欲哉于嗟鳩兮無食

桑葢多則致醉矣于嗟女兮無與士耽耽則失身矣

士之耽猶可解說女子一失身于人無可解說矣蓋

言其既奔之後不待愛弛旋即愧悔已無及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洪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也

此述愛弛而見棄也桑落而黃隕喻情眷衰弛之時也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食貧者之食不嫌淡薄

今我見棄而歸渡此洪水湯湯然而盛漸漬其車之帷裳因自嘆此豈我之過哉我女也固未嘗爽差但為士者實貳其行反覆無窮極而二三其德無專一

之操以至此我之見棄過蓋有所歸矣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

詩翼

卷之五

十一

子暴矣兄弟不知啞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賦也

此述其將至家而見笑于兄弟也言當三歲食貧之時不以治室為勞早起夜卧無有朝夕之暇與爾謀

室之言既遂而爾遂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啞然其笑亦何所歸咎哉但有痛恤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晏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賦而與也

此述其怨而自解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初不知老而見棄徒使我怨也則以不思故耳洪水則有岸隰

則有波泮何汝心之無泮岸不可知也我自總角成人之初與爾宴樂言笑宴宴然和柔信誓旦旦然明會不思其反覆一至于此反覆至此是始焉不思之

過今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

老不是真老只色衰便見其老偕老不必言白首為偕老即同死之謂若白首相棄亦不得為偕老矣詩緝曰此婦始笄便為此氓之婦又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又言三歲為婦是止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也

輔氏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詞直蓋其初以正也氓則怨而悔之耳其詞隱蓋其

詩翼

卷之五

十一

初之不正也

詩弋曰詩之存氓也不以人廢言乎吾于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見君子立不易方之訓焉于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見君子永終知敝之戒焉

竹竿

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朱子曰衛女嫁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洪水而遠不可至也

濯藿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賦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賦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賦也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賦也

衛女言彼竹衛物也淇衛水也以藿藿之竹竿釣于

淇水之上此固我衛之景物也私心豈不爾思而勢

則遠莫致何也衛之左有泉源自西北而東南流入

淇猶依然在左也衛之右有淇水自西南而東流與

泉源合猶依然在右也我女子當有行之日已遠其

詩翼

卷之五

十一

父母兄弟而欲與二水周旋左右能乎哉惟其遠父

母所以在右在左之水風景如故非不可以巧笑瑳

然佩玉儺然以樂其樂而今不得笑語遊戲其間豈

悠悠淇水無檜楫乎松舟乎是皆淇水所有也但以

有行遠父母之故安得駕言出遊以寫我思衛之憂

也哉吁不言義而言情則為義所制之意隱然言外

矣

詩論曰載馳思歸信之詩境變而思迫泉水竹竿思

歸寧之詩境平而思婉

詩弋曰思衛者情也不可往者止乎禮義也首二章

欲往而不可往身在此而心在衛也未二章則思不

能已而恍然置身于淇水泉源之間檜楫松舟之上

矣

芄蘭

序曰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序謂刺惠公以惠公年少即位也然詩人忠厚不應

直以童子目其君朱子闕疑良有以也不如作之

童子于義為長

詩翼

卷之五

十四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興也

刺童子躡等者言芄蘭弱草而有蔓生之支此童子

年少而佩成人之觿然雖則佩觿而其能曾不足以

知于我惟見其舒緩而放肆垂帶悸然而已其如此

觿何哉下倣此

芄蘭之華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興也

童子成人則佩觿能射御則佩鞶程子曰甲長也朱

子曰才能不足以長于我也

說會曰此詩病根全在末二句謙者德之基也驕心勝則無以進德故佩非所佩而才弗克稱難免夫不衷之諫矣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有蘊者必不矜于外觀也

河廣

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朱子曰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

詩翼

卷之五

十五

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于望之

賦也

夫人義不可以往宋而設為或人以遠沮已已為辭以解之誰謂河水廣而令我勿渡乎但以一束蘆葦浮之水上則可以杭渡而過不為廣也誰謂宋國遠而令我勿往乎我跂其足則可以望之不為遠也欲往之切故謂遠為近若真欲往宋者思子之情隱然于言外矣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

鄭箋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崇朝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東萊呂氏曰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自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伯兮

詩翼

卷之五

十六

序曰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朱子曰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矣序言為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

東萊呂氏曰為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焉今邦之桀兮伯也執父為王前驅

賦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賦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顧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此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言我伯塌然武貌其才

為一邦之桀今乃執爨為王前驅而從征役也故自

伯之東吾之首有如飛蓬之亂焉是豈無膏沐之故

以伯方執爨無所主為此容故耳然思其無王必望

其有王彼其雨其雨冀其將雨也乃杲杲然而日出

我之望夫不歸不猶是乎是以為無王之故願言思

伯極憂思之苦而至于首疾亦所甘心焉憂之不堪

詩翼

卷之五

十七

如此計惟諼草可以忘憂今焉得諼草樹之北堂以

忘吾憂乎無奈無王之憂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

此草但願言思伯雖憂思極深至使我心痲而不辭

耳伯兮伯兮安得早畢役而言歸哉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

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情男

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

志則亦能成天下之務兵者壽民于死者也孤人之

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人重之

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但不

曾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

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

序曰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

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

育人民也

朱子曰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

詩翼

卷之五

十八

者之意蓋曰衛于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

之正意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此寡婦見鱗夫欲嫁而作故託喻以言其意言彼有

狐綏綏然獨行求匹則在彼淇之梁焉在梁則將濟

水可以裳矣我也目擊心憂憂之子之可裳而病于

無裳也安得為之裳乎有狐綏綏則在彼淇厲以衣

涉水可以帶矣故我心之憂愛子之無帶也安得為之帶乎有狐綏綏則在彼淇側出水既濟可以服矣故我心之憂愛之子之無服也安得為之服乎夫不欲顯言其人而托物以為言不欲顯言以適其人而託無衣以為言風人之旨隱矣為人上者何為使民至此哉

觀此詩風淫俗惡言之醜矣但周禮十二荒政曰多昏以聚萬民為慮何周也當此之時國有凶荒征役不怠至于寡人妻孤人子不得相聚而怨曠作焉是

詩翼

卷之五

十九

豈為民父母之道哉鄧潛谷曰桑間沐淇梁哀皆衛之所以亾

木瓜

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

安成劉氏曰桓公封衛以王法律之固為春秋之罪人自衛人視之則天地再造之恩也果如序說則桓

公之德僅可比于草木之實而衛人之報者未見乃遽自擬以重寶尚為知恩也哉序說非詩意矣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此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此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此也

此詩相贈答之詞言有限者物無窮者情今夫投我

以木瓜雖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瓜也我之報之常以瓊瑤之佩玉重為報焉然猶未足以為報也

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怠耳曾足以為報乎二三章

詩翼

卷之五

二十

同

劉氏曰自彤管結恩而為于旄衛之所以自亂而反于治自于旄好善而為木瓜衛之所以自盛而趨于衰可以觀世道升降之機矣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但考之春秋桓公方沒不念舊德遽伐其喪報德者固如是乎恐報德非衛所及也故以朱子為正雖然略其男女之會通以報施之情亦不失為厚道也故曰報者天下之利

衛國十篇

嚴坦叔曰夫婦之經萬世之原關雎鵲巢為三百綱
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詩也衛禍
基于衽席孽及宗社故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必
著其名者不與衛之滅也

崔仲鬼曰夫子存緣衣以下四詩于首變以賦二南
之化非為錄怨女而已是故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
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
禮始冠昏明基兆而防來變也

專去病曰詩表裏乎春秋者也周召之後首康叔矣

詩翼

卷之五

五

先邶鄘者尊天王也擅滅人國春秋不許也或曰鄭
并十邑而不分者何也曰惡衛之先也邶鄘無考而
皆衛詩先可知矣故著之著之以示罰也

詩經朱翼卷之六

北平孫承澤學

王

呂東萊曰河南尉之王城也洛陽周之下都也平王
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豈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
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
矣蓋哀之亦因以番戒也

王伯厚曰范甯穀梁傳序曰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

詩翼

卷之六

一

魯史脩春秋刻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明其不
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氏襄公二十
年季札適魯請觀周樂工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
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
于國風非孔子也

詩傳名物抄云王風十篇黍離為大夫行役而作餘
皆民間詩也是以亦刻于風蓋王者巡守采民間之
詩以觀風故云風

鄧潛谷曰二南西都邶鄘衛殷都王東都各以其重

地為次經尊二南為王正風王城次邱鄘衛為王變

風亦以著王城非王都又傷王于此都也云爾是春

秋之志也

黍離

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遇故宗

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

是詩也

補傳曰序詩者道東周大夫之情狀簡短數語發明

一篇終始之義至今讀之使人流涕

詩翼

卷之六

二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也

行役大夫賦所見以志感言彼何地也但見昔非黍

而今見黍之離離矣昔非稷而今又見稷之苗矣我

能不行邁靡靡然而中心搖搖然乎有知我者始謂

我心憂彼不知者且謂我何求悠悠蒼天今所以致

此盡為黍稷者果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也

三章一時無淺深曰苗曰穗曰實變文叶韻 大凡

人心有所愛與意有所求往往低回不去故謂我何

求蓋怪之也本文分明說有知有不知不可繫以為

不知詩人實是心憂實說知我至其所以憂者政自

難言耳

嚴華谷云如醉昏而不醒也如噎謂氣逆也孔云咽

喉閉塞之名

詩翼

卷之六

三

元城劉氏曰小弁曰取取周道鞠為茂草則黍離之

感不待于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于爽奴母子借亂

之日大夫追怨之詞有所歸矣

君子于役

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

其危難以風焉

朱子曰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

下來君子于役知之何弗思賦也

行役大夫室家言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又莫得其定處也夫雞則棲埽矣日夕

則羊牛下來矣物之出入尙有日暮之節而人之行役乃無休息之時使我知之何而不思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佻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
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賦也

君子在外之久不可計以日月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則亦庶幾其得免于飢渴足已此憂之深思之切而爲是不能必之詞也

詩翼

卷之六

四

詩故曰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皇華四牡之勞入有杖杜魚麗之燕人皆以爲盛典而寵勞之也東遷政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寧歲燕勞之典廢矣大夫之妻賦之而夫子錄之正以傷周之日微耳

謝疊山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棲棲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役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錫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不如是無以體羣臣也本推以及人之恕爲叙情閔

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

君子陽陽

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朱子曰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或曰序說亦通互更詳之輔氏曰朱子之意蓋欲仍舊也

朱子舊解曰君子當衰世知道之不行爲貧而仕亦免死而已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慕富貴而不

詩翼

卷之六

五

居哉誠以官尊而祿厚則責重而憂深非吾力之所能堪也是以相招爲祿仕雖役于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比于不自量其力之不足而昧于榮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此固聖賢之所與也
蘓氏曰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賦也
賢者處于亂世俱爲伶官其友陳其相呼執役之事

言其君子陽陽自得不以賤事為恥左手執其笙簧

右手招我相從於小寢之內將奏房中之樂君子之

樂如此而已蓋非所樂而樂焉知時事之不可為矣

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由教其樂只且賦也

陶陶和樂之貌翽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教舞位也

程子曰陽陽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

之狀如是

輔氏曰古之樂官實掌教事如舜命夔典樂教胥子

周官大司樂掌教國子可見故賢者多隱于樂工如

詩翼

卷之六

六

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如魯太師擊諸人猶知踰河

蹈海以去亂不賢者能如是乎使賢者隱于樂工而

以全身遠害為樂則時可知矣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周人怨思焉

朱子曰先王之訓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

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

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微弱威令

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

侯屯守故周人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申

侯實啟犬戎以致驪山之禍乃平王及其臣民不共

戴天之仇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

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

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絕滅天理而得罪于民又

益甚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

月子還歸哉興也

詩翼

卷之六

七

戍申者曠靡室靡家之苦言彼悠揚之水其勢微弱

即束薪亦不能流矣況我今奉命出戍彼其之子不

得與我同往戍申邊塵慘苦室家此離懷哉懷哉不

知何月畢戍使我得以旋歸而遂室家之樂哉

彼其之子古注云指其室家而言是子獨處鄉里不

與我來守申也黃東發曰彼其之子歐陽程蘓皆以

為國人怨諸侯不戍申獨勞周人詩記詩緝皆從之

獨朱子集傳從古注覺與下懷哉相貫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

月子還歸哉興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

月子還歸哉興也

楚木也蒲草也曹氏曰楚小于薪蒲輕于楚

宋氏曰此詩興意特取之不二字相應作詩之由原

為畿內之民役非其職但語意含蓄不露止云不與

我戍申天下豈有婦人同戍之理詩人亦非真欲室

家之往此中即寓不當役之意其思之子而曰懷懷

之子而曰歸見全不以戍申為念亦非欲圖室家之

詩翼

卷之六

八

樂也

戍申而兼言戍甫戍許者非既戍申而又戍甫戍許

也甫許與申地相近故因戍申而并戍之也

中谷

序曰中谷有推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飢饉室

家相棄爾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

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

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于離散矣伊尹曰匹夫

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于一物

失所而知王政之暴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

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于此亦可見矣

中谷有推曠其乾矣有女化離嘒其曠矣嘒其曠矣遇

人之艱難矣興也

中谷有推曠其脩矣有女化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

人之不淑矣興也

中谷有推曠其濕矣有女化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

嗟及矣興也

詩翼

卷之六

九

此凶歲婦人覽物起興自述悲痛之詞推生谷中乾

者先曠既則脩而茂者亦曠雖生于濕者亦曠見早

愈甚早愈甚則化離之愁愈甚故始而嘒曠既而歎

則悲出于口不止于曠既而泣則痛入于心不止于

歎遇人之艱難蓋以飢饉荐臻飢寒不免其自為謀

且不暇何暇為妻子謀不淑是遇不善之時非謂其

人之不善也蓋古者謂死喪飢饉皆曰不淑淑善也

以吉慶為善事則凶禍為不善事矣何嗟及言事已

至此末如之何也

按周禮大司徒保息生養萬民有賑窮恤貧之典小

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

下之故則豈有相棄怨如此詩者乎采詩觀風周之

政荒民散可知矣序以為憫周信然

兔爰

序曰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王

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朱子曰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

周室君子見諸侯背叛由于刑罰不中故憂周室之

詩翼

卷之六

十

政而作此詩反覆以道其哀傷之意君子受禍小人

倖免似于諸侯無干然內亂則外叛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

百罹尚寐無吪此也

君子嘆其所遭言張羅本以取兔今有兔爰爰然以

狡得脫而雉以取介乃反離于羅然則小人致亂以

巧計倖免君子無辜反以忠直受禍何以異此夫小

人得志則天下從此多事矣追昔我生之初雖非全

盛紀綱猶存天下尚安于無事夫何我生之後逢時

多難如此但庶幾尚寐而下動可以免禍耳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尚寐無覺此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亩尚寐無聽此也

學與量皆掩兔之網也無造無庸皆言天下之無事

也無覺則不醒無聽則不聞皆言不欲見世之亂也

徐氏曰無吪不動口也蓋動則離羅無覺無聽付天

下于不知不聞非欲死也言必如此始免耳

詩翼

卷之六

十一

無為無造無庸人主安靜之福也無吪無覺無聽民

生無措之象也主安靜則民歡樂民無措而主上之

政可知矣

葛藟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朱子曰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

作此詩以自嘆

詩七曰朱說是也即人之流離失所而民間之不能

睦族可知即民間之不能睦族而上之所風可知是

所為刺也諸說以為直刺則淺矣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謂他人

莫我顧與也

縣縣葛藟在河之茨終遠兄弟謂他人謂他人

莫我有與也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

莫我聞與也

衰亂之民嘆無所托言縣縣之葛藟在河之滸是

河為生我當此衰亂窮困之秋乃終遠我兄弟而謂

詩翼

卷之六

十二

他人為父以情依之求其顧我也雖謂彼為父而彼

亦不我顧焉其窮而無托也至此極耶下二章同

此詩縣縣與終遠相應縣縣是長而不絕終遠則不

得常相聚矣曰兄弟見同父母終遠只得保

保已之父母謂他人父等句非真以彼為父母也

正以至情依他人如已之父母昆弟望其顧望其

望其聞耳莫我顧謂飢寒安危不相恤莫我有不

為有莫我聞付之不聽大凡疎者不能恤親其

莫有莫聞正以他人之故無足怪看他人字下

好此詩人所以自嘆其窮而不責怨于人也

細玩詩中語意自當以朱傳為正宗序者至引鄭伯

朝周王不禮為證穿鑿甚矣

采葛

序曰采葛懼讒也

朱子曰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韓氏曰采葛采蕭采艾其說託言明矣至于思念之

情流而不止如此則為淫奔之辭者宜哉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賦也

詩翼

卷之六

十三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賦也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賦也

淫奔者託采物之人以相從而因覺思念之深未久

而似久也國風諸詩多在男女人情間觀風者因其

所得而采之如采葛之詩序以為懼讒何處見其為

讒疏以為桓王時詩益無據

按窈窕成風江漢丕變其后諍女見于衛南山見于

齊澤彼見于陳扶蕪蕪兮見于鄭皆列國之風也至

于采葛屬于王風則列國之淫皆王風倡之也

大車

序曰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朱子曰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葦豈不爾思畏子不致賦也

淫奔者畏大夫之刑政言彼乘大車檻檻然而聲之

整肅服毳衣如葦然而色之鮮明其威靈氣焰凜然

詩翼

卷之六

十四

溢于車服之間者祇令人望而知畏故我也豈不爾

思正為乘此車服此服之子為可畏畏之而不敢耳

大車啍啍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賦也

言大車則啍啍然而重遲毳衣則如璫然而色赤我

也望此車而觀此服已惴惴而心懼矣豈不爾思但

畏彼啍啍如璫者而不敢耳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賦也

言我畏之如此恐終不得遂穀則異室矣庶幾死後

得以同穴而畢吾願可也此吾由衷之言如謂子同

穴之言為不信則有如皦日在上以察我矣

東萊呂氏曰此詩雖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于東遷之初而已

慶源輔氏曰漢廣之遊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其不可求野有死麇之女子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犯此所以為有二南之化也豈至于有淫奔之心待

有所畏而後不敢哉今觀此詩則世變之愈下可知矣

矣

丘中有麻

詩翼

卷之六

十五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

之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

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賦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賦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賦也

淫女望其所私者不來而作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

也施施喜悅之意子國亦男子之字之子指前一人

來食就我而食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言子
嗟者我之所私而望其來者也今何其久而不來意
者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乎彼雖留
之而我之望終不已安得施施而來以慰我心也哉
三章總是疑詞意以漸而深有麻有麥有李所疑非
一處也子嗟子國所思非一人也大車知畏此視大
車之風又遠矣尙可以爲國耶

宋氏曰昔二南之化江漢有不淫之士野麇有守貞

之女是以駒虞麟趾樹四國之望焉無何西轍不問

詩翼

卷之六

十六

南國化杳葛單既變爲采葛矣卷耳之懷復變而爲

丘中之思哉惟有麻有麥有李茲其所以黍離也與

王國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七

北平孫承澤學

鄭

程子曰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
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爲列國故次以鄭

地理志曰鄭國土險而狹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
其俗淫季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是其先亾乎

緇衣

詩翼

卷之七

一

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于其職國
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詩記曰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云鄭

人所作何爲三章皆言適子之館乎好賢如緇衣所

謂賢卽武公父子也講師誤以爲武公好賢遂曰有

國善善之功焉失其旨矣

會說曰序以此美武公蓋桓公武公雖皆善于其職

而世繼其善者尤可美況桓公之死已在幽王被弑

時此詩作于東都則爲武公之作明矣正義曰子能

緇父是其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盛美武公

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爲分適子之館兮選子授子之

祭兮賦也

武公繼桓公之賢而爲司徒周人愛之言武公爲王

卿士而服此緇衣也甚宜德稱其服也此衣若敝我

周人當爲子更爲之矣然又將適子之館以改親就

之情既還而又授子之祭以表敬養之意蓋一念之

好有加而無已也總是假此以致其好德之情皆未

然事

詩翼

卷之七

二

緇衣之好兮敝子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選子授子之

祭兮賦也

緇衣之簾兮敝子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選子授子之

祭兮賦也

箋餘云惟緇衣宜也則子之館宜聽政故欲適子之

祭宜食采故願授好恰好也簾安舒也總是相宜

疏曰緇衣卿士冠禮所謂立冠朝服緇帶素鞶是也

卿士既朝于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

所朝之政者也館諸廬也鄭世爲周卿士親也桓公死難之節武公定策之功

緇衣之詠周人愛之無已再傳而爲莊公遂以其狡

黠之材與周交惡中肩之役春秋深沒之以統其名

而莊之罪于是乎不可道武謂有子也哉

陸氏曰鄭克有終緇衣永無敝可也奚煩此適館授

祭惓惓歌不置哉君子以爲周之望鄭深于愛也三

復其篇愀乎有弱小之慮焉恚乎有交質之防焉以

好賢盡之者未可與讀緇衣者也

將仲子

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

詩翼

卷之七

三

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朱子曰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于莊公叔

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爲之說以實其

事謬益甚矣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賦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賦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

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賦也

女子屢言以拒人然皆假托之詞祀即里域之祀也

桑即墻下之桑也檀即園內之檀也由踰里而墻而

園仲之來也以漸而迫由畏父母而諸兄弟而眾人

女之畏也以漸而遠須知其所畏非畏禮義也特畏

人言耳如知畏禮義安得謂淫奔之辭也

輔氏曰此詩雖為淫奔之詞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

蕩然而無忌也故列于鄭風之首以見其為風之始

變也

詩翼

卷之七

四

叔于田

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

田國人說而歸之

朱子曰國人之心貳于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

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段不義

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

左傳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

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

位姜氏為之請于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大叔不

度將襲鄭公及子封代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按

此則所謂得衆與說之者乃私黨之輩非通國之人

愛之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賦也

叔段好田獵馳騁其黨謏說之謂叔之往田獵也人

皆從之里巷之內無復有居人豈盡無居人乎雖有

居人但不如叔之信美且仁也豈豈真美且仁哉其

黨私之之言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為聖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賦也

詩翼

卷之七

五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賦也

好即指其飲酒之善也武即指其御馬之能也

詩弋曰段之多行不義莊唯旁觀冷覷故以國君介

弟難處井里無賴之中而莫之禁耳段有才而小而

露莊無德而毒而深 鷙鳥將擊必伏其翼叔段于

田服馬特輕蕩子耳其黨嘖嘖稱揚亦諂媚臣耳公

知其無能為也而縱之而豢之若曲沃深謀密計其

黨為之諱曰不敢告人視此為何如哉

大叔于田

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朱子曰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嚴氏曰公子呂云厚將得眾謂其所憑者厚則羣小將以利合也序祖其說以為得眾非謂其真能得人

心也

叔于山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禮勸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賦也

此詩鄭人美叔段也言叔出而于田也駕一乘之馬

詩翼

卷之七

六

矜其多能代御人御自執馬轡如組文之齊比其兩驂之馬如舞者之中于樂節皆見其善御也叔在林藪禽獸所聚之地以火烈而焚之同時皆舉叔乃祖去褐衣徒手搏虎以獻于公所其私昵之黨乃致媚愛之辭曰請叔無狃習此事數數為之恐其或傷女也 此篇毛氏謂叔之從公田也詩緝從之觀獻于公所焉知非使人進獻乎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厲行叔在藪火烈具揚

叔善射忌又夏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賦也

兩服馬皆上駕其馬最良也兩驂馬如鷹行其首差退也既言叔良御忌遂言其能磬以勗馬控以止馬則馬之進退惟其意所以實其良御也既言叔善射忌遂言其能舍拔以縱矢能覆彌以送矢則矢去勁而有力所以實其善射也

補傳曰磬謂使之曲控如磬折謂於控制不逸故捨也矢箭弦處彌與彌同弓彌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如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曳弓忌賦也

揚烏騶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傍稍

詩翼

卷之七

七

次其後如人之兩手此言驂服之盡制也田事既畢則叔馬行遲矣叔發矢罕希矣釋棚以覆矢矣以曳曳其弓矣言其從容得意也

嚴氏曰段有不義之謀兄弟之間人所難言詩人優柔之意但言段矜能恃勇暴虎以獻氣陵其兄私黨諂事甘言媚說方且嘒躍馳騁不能自己從容畢事意氣自得其氣習輕揚粗暴如此殆非令終之器公何為不早禁止之乎

何為不早禁止之乎

詩人

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匹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據

時狄侵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奉侵故使高克將兵于河上禦之春秋閏公二年冬十一月狄入衛鄭棄其師是也

詩翼

卷之七

八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賦也

高克所率清邑之人在于河上之彭地狄去無事乃

使四馬被甲驅馳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酋矛夷

矛長短不同其英飾相重累翱翔于河上之地何爲

者耶詩意謂彼既無事不召之使還將潰散矣

清人在清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賦也

消河上地庶庶武貌喬矛上之鈞也英蔽而盡惟存

其喬見師之久留也

清人在駟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賦也

師久不歸厭其處則復還故自彭而消自消而軸翔

翔福于河上之地既閒暇無所作爲在左之御

者習旋其車車右勇力之士抽兵刃以習擊刺將居

中央爲容好而遊戲以自樂也

此詩本作于已潰之後然不言已潰而言將潰東萊

所謂其情深其詞危也夫高克者好利而不顧其君

文公惡之而不能遠及使將兵禦狄久而不召至于

師潰而克奔陳故春秋書曰鄭棄其師

羔裘

詩翼

卷之七

九

序曰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朱子曰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爲言古以刺今

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

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子貢傳日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賦也

此美大夫之詞言彼羔羊之皮爲私居之裘其裘既

如濡而潤澤其毛則順美而可愛矣彼其之子而服

此者當生死之際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

蓋稱乎其服者也

嚴氏曰命者天所賦予于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君子能安于命臨利害而不變

詩曰首言舍命不渝下二三承之直不本于命則為矯激而沽名矣彥不本于命則為粉飾而炫譽矣

詩曰此詩得力在命字尤妙在舍字如人造舍不知費多少工夫纔得休止出入于此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賦也

飾緣袖也甚武而有力即自其所飾之豹言也司直

詩翼

卷之七

十

也謂王乎直道也此自其言行之不阿而言見與武

力之服稱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賦也

晏粲鮮盛也三英裘飾也彥美士也此自其德業之

不羣而言見與晏英之服稱也

傳曰文不貴其驟者德備而始覺其美也故三詠而

後見其文

范氏曰鄭自厲公以來晉楚爭盟無日不受師矣子產執政諸侯多親之國賴以安人知子產之能為鄭也不知子產之能為鄭國于皮質委政焉無子產鄭不國矣無子皮子產不執政矣當時子皮死子產歸

自晉未至聞而哭之其曰吾已矣無與為善矣唯夫子知我者也夫是以賦羔裘之三章其為政也事無大小聽于產而後行子產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固虎帥以德誰敢犯子當時子駟之倫欲攻之子皮以禮抑之無敢致害于產者然則卒而誦之不及其私抑又何與夫子皮固非私子產而愛之也誦之以私吾懼其傷君子之志也故只從國人之志而歌之使人讀其詩若不知子產之為之焉爾

遵大路

序曰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

望焉

朱子曰淫婦為人所棄之詩

子貢傳制人夫婦相棄夫婦相棄賦大路

詩翼

卷之七

十一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賦也

淫婦為人所棄故于其去也孽其袪而留之曰子無

惡我而不留不可倉卒于故舊也謂去之速也賦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好也賦也

無我醜無以我為醜也好情好也

大凡衣故不棄物故不毀故以故字動之美必代醜

貌不勝心故以好字動之留之意以漸而深婦人一

失其身人所賤惡而至于是棄如此聖人刪詩而存

之所以防淫也

雞鳴

序曰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朱子曰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歐陽永叔曰賢夫婦相儆勵以勤生之詞

輔氏曰詩詞正是說德而不昵于色序者意鄭國之風不宜有此故強以為陳古義以刺今其思窄狹固

滯甚矣

子貢傳曰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國人美之賦女曰雞鳴

詩翼

卷之七

十一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

鬼與鷹賦也

此述賢夫婦相儆戒之詞女曰雞鳴蓋儆其夫以早

起也而士曰昧旦則不止于雞鳴矣女即語其夫曰

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何如意者明星已出而

爛然則當翱翔而往弋取鳧鷹而歸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

不靜好賦也

婦人謂其夫曰子弋射鳧鷹加而中之我當與子和

其滋味之所宜既和其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與子

以偕老飲酒之時琴瑟在于侍御莫不安靜而和好

蓋由心而寄之聲者覺其無不協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

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賦也

婦語其夫謂知汝所招來而新相知者吾將解雜佩

以贈送之知汝所和順而莫逆于心者吾將解雜佩

以遺問之知汝所好慕而尊敬之者吾將解雜佩以

報答之南軒張氏曰讀女曰雞鳴之末章以婦人之

詩翼

卷之七

十二

見而及于其夫子問學成德之事其道行于家人可

知矣

朱子曰讀此詩使人有不知手舞足蹈者

輔氏曰觀此詩則鄭國之俗雖曰淫亂然在下之人

夫婦之間猶知禮義勤生業不昵于宴私相安于和

樂而又能贊助其君子親賢樂善以輔成其德此可

以觀先王之澤與民性之善矣

有女同車

序曰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

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
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朱子曰此詩未必為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
指以為齊女而附之于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
未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
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為國人作詩以
刺之其亦誤矣

輔氏曰鄭詩惟此篇為男說女之詞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

詩翼

卷之七

十四

美且都

賦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

音不忌 賦也

上章敘其相從而悅其色下章敘其相從而悅其德

上章之且都非真有開雅之度也下章之德音非真

有美淑之名也此心一迷于色自無往不見其可美

耳

臨川王氏曰于瓊琚言德之容于將將言德之音各

以其類也

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衰道
降徇情肆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余以為即如小序刺忽之說亦大謬不然稽忽之始
辭者文姜也文姜內淫殺夫幾亡魯國何賢之有齊
有雄狐之刺魯有敵笏之譏何德音之有且齊嘗以
姜故加兵于魯嗣後魯再被兵桓公為戮齊于甥舅
何有而獨急鄭乎夫祭仲匹夫也驟起而置君如奕
棋忽之不振有由來矣于忽之辭昏何與而國人刺
之耶

詩翼

卷之七

十五

山有扶蘇

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朱子曰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詞序之
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為刺忽殊無情理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

二章俱道其戲謔之事如此非真以為狂狡也不見
乃見正是戲謔非所見非所期也顧氏曰喜極而謔
之之辭

穉令

序曰穉令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朱子曰此淫女之詞

穉令穉令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于和女興也

淫女有從人之意期男子先為之倡而遂有以和之也

穉令穉令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于要女興也

要成也言與之成其好也輔氏曰視前章所謂和女者其情益急矣

詩翼

卷之七

十六

狡童

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朱子曰昭公嘗為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仇也况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

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

遽以狡童目之耶大抵序者之于鄭詩凡不得其說

者則舉而歸之于忽文義一失而其害于義理有不

可勝言者

永嘉陳氏曰說者以衛有雄雉鄭有狡童觀有碩鼠

皆以日君不然也序文誤耳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賦也

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已者眾子雖絕我而

不與言然豈因此故而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賦也

息安也

褰裳

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止已也

詩翼

卷之七

十七

朱子曰此序之失蓋本于子大叔韓宣子之言而不

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子思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賦也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

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于子

哉狂童之狂也且謹之之辭

子思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

且賦也

戲謔之意反覆道之輔氏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彼
童塞裳二詩則其縱欲而賊理也甚矣

丰

序曰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

女不隨

須溪劉氏曰諸詩朱氏一以為淫女之詞其識甚遠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

婦人所期之人已為之相俟而婦人偶有異志不從

詩翼

卷之七

十八

既而悔之作是詩也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賦也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

言已衣用錦為之其上加褰衣裳用錦為之其上加

褰裳服飾盛備如此將必以駕車有相迎而偕行者

則雖失子亦何悔也

士昏禮升堂奠鴈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廟堂亦受

女于寢室蓋昏姻人道之始先王重焉所以備正始

之義也若丰之咏則漸滅盡矣

東門之墀

序曰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

東門之墀茹蔭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

東門有墀其墀之外有阪茹蔭之草生焉此男子所

居之處也女欲奔之而未遂故言其室則近不難至

也其人甚遠未得就之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

女欲奔而未得望男之就已也

詩翼

卷之七

十九

風雨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朱子曰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昵非思賢之

意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

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賦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

輔氏曰喜甚于瘳瘳甚于夷云胡不喜言如之何而

不喜也蓋喜劇之辭

子衿

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朱子曰疑同上篇蓋其詞意儼薄施之學校尤不相

似也

人因子衿二字遂以為學校之詩細讀詩意如不往不來挑達一日三月等語豈可用之學校人又因朱子白鹿洞賦有廣青衿之疑問一語遂執之以為學校之証古言具父母衣純以青則朱子所言青衿蓋斷章取義未必用鄭風之青衿也

輔氏曰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既無音問又不見其

詩翼

卷之七

二十

來而極其怨之辭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賦也

淫女思其人而望其常有以相通也子衿子之衣領

也蓋言服以指其人也嗣音繼續其音問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賦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賦也

挑輕躍也達放恣也二者生人之所大禁而狹邪反

以為佳而思之是非廉耻之心蕩然矣

子衿之詩如從序前二章猶可強解至末章委曲附

合迂滯不通平心細讀始見集傳之有定見也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

以死亾而作是詩

朱子曰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

實廷女與也

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也終鮮兄弟則維

子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

詩翼

卷之七

二十一

言特証女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

實不信與也

集傳雖曰相謂實皆女語男之詞始以不正而合終

悉以不信而離也細味詩意與忽何與如以為忽也

按忽與子壘子儀皆死而原繁猶謂厲公曰莊公之

子猶有八人安得謂終鮮兄弟也

出其東門

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

棄民人愚保其室家焉

朱子曰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
奔者之詞序誤

子貢傳曰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淫淫俗賦出其東
門

須溪劉氏曰舍序讀詩詞意甚美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
樂我貞賦也

此人見淫奔之女言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

詩翼

卷之七

二十一

存也若我之室家所衣者縞衣綦巾貧陋甚矣而聊

可以自樂也輔氏曰大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先

王之澤于此可以觀矣

出其闈闈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蔥聊

可與娛賦也

闈曲城也闈城臺也茶茅華之輕白可愛者也茹蔥

茅蒐所染之絳色也匪我思存者見其守之定我貞

與娛者見其分之安

會南豐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于新

昏而棄舊室唯出其東門則不然

蔡白石曰縞衣卿士之賢也羔裘大夫之賢也雞鳴

東門士庶之賢也

野有蔓草

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

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朱子曰男女相會于野田草露之間而賦其事以起

興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詩翼

卷之七

二十三

我願兮賦而興也

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

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

子偕臧賦而興也

偕臧謂並協所欲也喜幸之意及覆道之

溱洧

序曰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

之能救焉

朱子曰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訐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諱贈之以芍藥賦而興也

賦而興也

此淫奔自敘之辭言溱洧之水方渙渙而流而士與女共采蘭于其上女問士曰盍往觀乎士言既觀矣女復要之曰且為往觀洧水之外信寬大而可樂也于是士女戲諱而以芍藥為贈以結親好之意也

詩翼

卷之七

二十四

溱與洧洧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訐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諱贈之以芍藥將當作相賦而興也

鄭國二十一篇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感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也
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于亂之極焉

近世論詩者言夫子惡亂雅樂者惡其聲非惡其詩

不知聲者詩之聲也寧有聲淫而詩不淫者此特回互序文非薦論也集傳定諸篇為淫詩劉須溪所謂其識甚遠也

詩經朱翼卷之七

詩翼

卷之七

二十五

詩經朱翼卷之八

北平孫承澤學

齊

華谷嚴氏曰政令僅行于郊畿而畿內之鄭亦自爲
列國則王室之微甚矣于是乎齊始霸故王鄭之後
次以齊也子夏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起數煩志齊
音放辟喬志皆淫于色而害于德齊亦二南之變也
白石蔡氏曰齊風十一篇季札所贊風風乎美哉卽
此詩也小序皆以爲刺非也故朱子別釋鷄鳴以見

詩翼

卷之八

其勤後世之急功亦由此矣別釋還與盧令令以見
其好後世之喜誇亦由此矣

鷄鳴

序曰鷄鳴忠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
夙夜儆戒相成之道焉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賦也

此章段氏詩說全錄朱子言古之賢妃御于君所至
于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鷄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

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鷄之鳴也乃蒼
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
者而以爲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于逸欲何以能
此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也

上二句是憶度之詞下二句則詩人因妃之言而發
其儆畏之心詩測以末二句亦賢妃語若曰如以爲
匪鷄則鳴豈蒼蠅之聲乎季彭山曰于蒼蠅之聲則
曰此疑其已遲之詞也于月出之光則曰此幸其尙
蚤之詞也

詩翼

卷之八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賦也

此再告也東方明矣會朝之臣亦既昌盛矣君可以
向明而治也然東方實未明特月出之光耳

蠶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于子憎賦也

此三告也夜將旦百蟲交作斯時也我豈不樂與子
同寢而夢哉但羣臣之會于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
歸其母乃以我同夢之故而致憎及于子也此則其
告君之言益迫而儆君之心益至也

徐玄扈曰賢妃警畏之意詩人口中不要說出放在

言外大槩風人之致多是借有為机倚無為用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

還

序曰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愜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之好焉

朱子曰此序得之

郝仲輿曰詩人述民間尚勇好勝之習見化之所從來特雖霸業未興而功利誇詐已有其漸矣

子之還兮遭我乎猗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

詩翼

卷之八

五

儂兮 賦也

嚴氏曰國人好田成俗俱出田獵而相從既歸而相謂曰以子之便捷還然向來遭我于猗山之間我與子並行驅馬從逐兩肩之獸子乃揖我謂我甚儂利也以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矜于其党以氣凌之之

辭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猗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

好兮 賦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猗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臧兮 賦也

傳曰茂美也昌盛也臧善也

呂東萊曰當是時齊以遊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于着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

鄧潛谷曰雞鳴刺色荒也還刺禽荒也鷄鳴思古賢

妃不言今好內還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

言哉

著

詩翼

卷之八

四

序曰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詩緝曰禮唯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魯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是諸侯以下皆當親迎也當時皆不親迎此詩言卿大夫士之事舉其中以明上下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賦也

此刺俗而設為新婦之詞言其夫待我于夫家門屏

之間見其充耳以素絲為統也其統之末加以美石

如瓊之華謂瑱也服此服飾而俟我于其家門屏之間也俟字正與迎字相反

俟我於庭乎而克耳以青乎而向之以瓊瑩乎而賦也

謝登山曰其克耳則以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瓊華瓊瑩瓊瑩脩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禮耳

呂東萊曰婚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婿乃先往俛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

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婿家之禮俟我于著

詩翼

卷之八

五

乎而此婚禮所謂婿俛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之

時也俟我于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婚

禮所謂婿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于堂乎而

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婿道

婦入故于著于庭于堂每節皆俟之也

東方之日

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

禮化也

朱子曰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

失道者尤無所謂

歐陽永叔曰相邀以奔之詞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也與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兮在我闈兮履我發兮也與

輔氏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因其時以起興言彼淫奔之女且則躡我之跡而來暮則躡我之跡而去也

六帖室在寢內闈在門內來則在室去則在闈將行

詩翼

卷之八

六

也

詩中之興語不相應義不相因者始見于此

東方

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

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朱子曰與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

也

天有自然之運晝作夜息是也人君憲天出治自無

匆迫之意象而有明作之治功賴子曰夫苟不知為

取之節常不能及事之會矣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賦也

此刺其君與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

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已有從公所而來召之者則彼

猶以為晚也

東方未晞顛倒衣裳倒之顛之自公令之賦也

令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比也

程子曰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為藩籬非堅固也

詩翼

卷之八

七

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蹙然而驚至于晝夜之限

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范氏曰此詩作于哀厲怠政之時雖云與居無節而

主于晏朝之時為多獨舉其早言之而末句始曰不

夙則暮含蓄隱見

南山

序曰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

惡作詩而去之

朱子曰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于山歸既曰歸止曷
又懷止比也

鄭氏曰雄狐行求匹耦于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

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

孤孔氏曰文姜由此平易之道而歸魯既曰歸于魯

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東萊曰上二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者

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何也下二章罪魯

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

詩翼

卷之八

八

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于庸止既曰庸止曷

又從止比也

葛屨賤而在下五兩每兩二隻言屨之有匹也冠之

纓綏貴而在上雙止言冠之有匹也屨與屨為兩綏

與綏為雙物各有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

藝麻如之何衛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

止曷又鞠止興也

欲樹麻者如之何必縱橫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

庶欲取妻者如之何必先告于父母然後可以得妻
言其事隆重而不苟合也今魯桓公之取文姜也既
告而成禮矣曷為不能禁止而使之窮極其惡以至
此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
止曷又極止 與也

匪媒不得并上必告父母俱以昏姻之正禮言呂東
萊曰納之不正則容有不取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
納文姜當早裁制之曷為又使窮其姦而至于極也

詩翼

卷之八

九

沈氏曰末二章詞歸魯桓意主齊襄一恥之一惡之
也

甫田

序曰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
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朱子曰未見其為襄公之詩以戒時人厥小而務大
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又曰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
步做一步着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

實之功亦何益哉

無田甫田維秀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切切 此也

無田甫田維秀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此也

此戒驕等之語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

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

比厥小而務大則大不可至忽近而圖遠則遠不可

及也

婉兮孌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此也

孔氏曰言有童子婉孌總聚其髮以為兩角卅然幼

詩翼

卷之八

十

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

成人

東萊呂氏曰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

者俄而著厥德脩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鄧潛谷曰嗟夫戒之母田甫田也田甫田歎于大也

窮大而失其歸荒矣又戒之母思遠人也思遠人羨

于遠也遠人以爲思蕩矣婉孌而卅也已突而弁也

亦毋庸遠思爲矣故易積小以高大記行遠自邇而

學近慎以思知自然之爲體也爾朱傳于詩知學哉

盧令

序曰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

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朱子曰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

獵者相譽言同事田獵者有盧犬焉領下環聲令令

可喜非喜其田犬也以其人有美德而且有仁恩也

盧重瓊其人美且鬢 賦也

盧重錡其人美且偲 賦也

詩翼 卷之八

十一

重環子母環也重飭一環貫二也鬢鬢髮好貌偲多

鬚之貌仁美其德鬢偲美其貌也觀田者之所譽則

風俗之不美可知矣

敝笱

序曰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

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朱子曰桓當作莊

詩是桓公身没文姜獨入齊之事自莊二年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禚以後不絕書

敝笱在梁其魚魴鱖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比也

文姜數通于襄公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

不能制母故歸齊而僕從來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鱖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

笱敝不能制魚猶莊公弱不能制母夫母不能制其

從獨不可制乎如雲如雨如水極言其多正極言莊

之弱也

鄆潛谷曰敝笱刺也集傳以為刺莊不開其母是也

詩翼 卷之八

十一

姜從淫主弑春秋權之曰夫人孫于齊稱孫明大歸

也稱夫人不氏明絕屬也父之所絕子不得而復屬

乃屬而復歸也歸而從如雲如雨如水也于敝笱豈

有異哉

載驅

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

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朱子曰此亦刺文姜之詩

載驅薄薄算第朱韞魯道有蕩齊子發 賦也

言有疾驅其車之聲薄薄然以竹箠為車之節蔽又有朱色之皮革以鞞車之前後者乃魯之道路蕩然平易而齊子文姜以夕時發于魯而來齊也其來何為無恥甚也

四驪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賦也

文姜車駕四馬皆是鐵驪之色濟濟然而美其六轡之垂者瀾瀾然而柔樂易安舒恬然無慚恥之色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賦也

汶水在齊境自魯至齊必渡汶水言汶水湯湯然大

詩翼

卷之八

十三

其處行人彭彭然多文姜自魯渡汶水而來其道路

蕩然平易衆庶往來觀瞻所係而文姜翱翔徜徉無

恥甚矣

汶水滔滔行人德德魯道有蕩齊子遊敖賦也

湯湯滔滔皆流貌彭彭德德皆衆貌從行之衆亦以

見其無恥也翱翔遊敖即豈弟之意

謝疊山曰豈弟曰翱翔曰遊敖文姜之情態歡欣

快樂如此無禮義無羞恥無忌憚盡見于此詩矣詩

人鋪叙之詳形容之巧刺之深疾之甚也四章皆是

此意反覆訛刺之耳豈弟盛德之稱此云爾者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

猗嗟

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

子焉

朱子曰此序得之

呂東萊曰詩中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

見矣

詩翼

卷之八

十四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

則臧兮賦也

齊人傷嘆此莊公之貌甚昌而盛壯矣又頎然脩長

矣抑而揚言進退高下不失其宜也又美目揚起矣

又巧為趨步而踰然矣又射則臧善矣其威儀技藝

之美如是所可惜者蓋有在矣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矣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

我翎兮賦也

又傷嘆莊公名稱之美目視之清明威儀之成備當

賓射之時終日射所張之侯不出于侯中之正展誠也謂威儀技藝之可名如此誠稱為齊之甥也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

禦亂兮賦也

又傷嘆莊公變然壯好其目清明而其眉揚起婉然而好舞則甚精射則穿貫其華每射四矢皆復其故處射藝之精如此蓋足以禦禍亂也技藝之變又于此可見矣夫衆美而會之一身宜若可以無憾矣而每爲人所不足者又有出于威儀技藝之外者也

詩翼

卷之八

十五

一

華谷嚴氏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託之他辭乍讀之茫然不覺所謂但中間冷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辭發之是其所不足者必有在子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中間展我甥兮一句只是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以莊公乃齊侯之子讀者既默會其意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是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詞不忌迫而意深切矣

齊國十一篇

魯升爲頌齊風多魯事魯無風而于齊可以觀魯矣
聖人蓋微之

詩經朱翼卷之八終

詩翼

卷之八

十六

詩經朱翼卷之九

北平孫承澤學

魏

魏國未詳所始後為晉獻公所滅以其地賜大夫畢

萬魏風其實皆晉風也

華谷廉氏曰齊始霸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

晉之所滅也魏而後唐猶邯鄲先衛也唐無淫詩蓋

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葛屨

詩翼

卷之九

序曰葛屨刺福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

嗇福急而無德以將之

漢廣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

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于吝嗇迫隘計較毫分之

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國有桃三詩皆

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慘慘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袪之好

人服之 興也

言魏之男子葛屨既敝而以繩糾纏之糾而復糾謂

其可以踐霜奔走道路祁寒不休也未嫁之女其手

織織謂其可以出而為人縫裳也要之謂治裳之襍

襍之謂治衣之領治衣裳之要領以為好人之服而

利其備資也皆急于趨利也朱子曰好人猶大人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福心是以為刺也

上章既言其民機巧趨利此章言由上之儉嗇福急

所致尊貴之人其容止提提然而安徐其辭讓而左

辟也其儀宛然而遜順又以象骨為搔首之栉而佩

之其威儀服飾之美無可譏者獨其中心之福急為

詩翼

卷之九

可刺耳好人泛言尊貴者不欲斥其君也

詩紀從毛鄭指新婦初來容儀如此不當即督以縫

裳不如傳

輔氏曰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陘而

福急若此岌岌乎如日行北陸氣寒暑短何以長世

故變風作于平桓之世而國遂滅于惠公之十六年

止五六十之間耳立國規模可不慎哉

汾沮洳

序曰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朱子曰此未必為其君而作崔靈思集注其君作君

子

郝仲與曰不敢斥君而但指其大夫以諷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興也

言魏之貴人儉勤于彼汾水沮洳下濕之處采其莫

菜以爲蔬此人之德美信無限度矣雖其德美無限

度然采莫之事特異乎公路之所爲耳言儉嗇不似

貴人也

彼汾一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詩翼

卷之九

二

公行興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

公族興也

沮洳見卑下之處一方一曲見壤地無多不宜與民

爭也無度不可量也如英華采之煥也如玉溫潤之

形也公路掌公之路車公行掌兵車之行列公族掌

公家之宗族

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是其人生平所自矜者末句

轉其語而譏之曰異乎公路則美可度矣異乎公行

則英之落矣異乎公族則王之瑕矣如玉如英無度

者何不自愛而圖其美之全乎令其喪然失據

以上二詩蓋皆爲在位者儉嗇褊急非居上之體所

以刺之故曰國者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國有桃

序曰國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

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詩人憂

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

詩翼

卷之九

魏以河汾小國彈丸沮洳近于強晉君相皆宜蒿目

而憂而徒以怡堂厝火之見偷安且夕喪已無日長

慮却顧者安得不思而憂也

國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興也

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國有桃則其實

之殺矣與我心觸于國事而有憂則寄之歌且謠矣

乃不知我之心者見我之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

魏介在秦晉迫于誅求終歲奔命有往無還見役之人自審危亾而作此詩曰夙夜無已知征役不息也日猶來其來也未可知之詞也况又子代父言如此則知冀其來者屬望之心而子身固自不可知耳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賦也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子之行役也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視之曰庶幾其慎之哉猶可保其身以歸

詩翼

卷之九

來無致終止于彼而不來也父曰二字蘇氏嚴氏俱作述其將行之戒不如集傳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賦也

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少子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勞之甚棄謂棄其身于外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賦也

傳曰偕俱也言與同役者俱無獨行也

國之人所為已是而子之歌謠獨何為哉此一念憂國之心蓋無有知者然亦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小國無政不免危亾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典也

行國出遊國中以為憂也罔極謂其心縱肆而無窮極也

詩人原以憂心托之歌謠行國而所以可憂之故未

詩翼

卷之九

六

嘗顯言

魏之大夫非私憂過計也蓋聖人方泰而謹復隍之憂未濟而預衣袂之防以其識不早力不易勢極重不可反故也魏之君臣恬不為怪而彼憂之迨夫皆獻之兵一人而魏卒不可支乃知園有桃為先見之士也

陟岵

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孝子至情全在瞻望二字其親之念已親已俱從望中想像而出不言已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已不言已之自慎而必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念其親者益切而所以保其身者益至帖吧岡皆高處可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叶韻耳 疏義曰觀陟帖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知

十畝之間

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詩翼

卷之九

七

朱子曰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蓋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故其詞如此也

此詩是不樂仕于朝與見幾而作略異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

言農圃之中桑者往來自得蓋理亂安危不關于心致足樂也故將與之同歸而其其閑閑泄泄可也閑閑無累自適貌泄泄舒而不迫貌

說通曰羨在畝畝則厭在朝廷可知畝畝之人安則朝廷之上危可知葉云此人猶不忍以去國之故明指官危而微以歸田之願托云野樂耳

伐檀

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食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朱子曰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兮序言刺貪失其指矣

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

詩翼

卷之九

八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賦也

此美賢者勵志之詩言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得食也乃實之河干但見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不可得矣然賢者之心豈以是一事之不遂而自阻乎其志蓋以為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食獸是以寧勞于事雖窮餓而不悔故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矣天下之事固無為其事而無其功者然未有不為其事而能有其

功者矣君子之心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也

坎坎伐輻兮實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

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

伐輻伐木為車輻也直波文順也億禾秉之數也特獸生三歲也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漕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

詩翼

卷之九

九

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

伐輪伐木為車輪也淪波文轉也困圓倉也鶉鳥名

歸季思曰擬一必通之術以觀其不必通之遭又就

不通之時還揣其不倖通之志蓋千古有難定之遇

人世原不可問百年無坐糜之餽吾心自不可疚

木莫堅于檀質無取其脆者四民之中工為下職必

居其賤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事必取其勞者

即其托業已無敢苟焉者矣

按賁之初九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

弗乘也明夷之初九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象曰君

子于行義不食也夫弗乘不食豈矯世哉蓋君子之

恥決于義而已魏以糾屨之俗采莫之風而乃有勵

伐檀之志之君子焉真有廉靜無求之節而可以激

頑起懦者矣

碩鼠

序曰碩鼠刺重歛也國人刺其君重歛黷食于民不

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朱子曰此亦託于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

詩翼

卷之九

十

碩鼠比其君也

魏風始于儉嗇終於食殘夫儉則算錙銖算錙銖則

箕歛腹削勢所必至以此殿魏明葛履之應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此也

民困于食殘呼聚歛之臣為大鼠言汝無食我黍矣

我三歲之久習困于汝汝不肯眷顧于我我今將去

汝而適彼樂土謂適有道之國也彼樂土樂土我得

其所也連稱樂土者喜談樂道于彼以見其厭苦于

此也

詩故曰賈慎通三歲貫女言始以國家多故暫重其賦已而遂相仍不改今三歲矣已習為常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所能任乎

章末一句不足說樂正是說苦不是說得所正是說失所借彼影我深情可泣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

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

詩翼

卷之九

七

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直猶宜也謂得

生養之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

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比也

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為勞也

張南軒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者以君失道如此

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故著其情

于詩著其情于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末章誰之永

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于爾之上者

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

魏國七篇

祭氏曰儉德之共魏風之葛屨汾沮洳可謂儉矣而無救于凶人有至而儉則近于有德無至而儉則入于急迫矣此節之為美而苦節亦不可貞之道也

詩經朱翼卷之九 終

詩翼

卷之九

十二

詩經朱翼卷之十

北平孫承澤學

唐

嚴氏詩緝曰成王封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爲晉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

鄒氏傳爾曰按史記晉世家唐叔生晉侯燮竹書紀

康王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是時周

詩翼

卷之十

一

室方隆諸侯何得擅改其國號改必命于天子蓋晉之爲晉所從來矣然蟋蟀山有樞二篇詩述以唐侯發端豈猶在叔虞之世耶蟋蟀猶不可知若山樞何其憂生之促似非盛世詩也左傳魯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意是詩其作于是時乎于是而繼之椒聊揚之水無衣則皆爲曲沃作然晉之稱晉已久而詩述于山有樞曰唐侯于無衣曰唐人刺之蓋猶仍其故偶如稱殷曰商稱楚曰荆耳又曰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朱子謂仍始封之舊

號者得之序乃謂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

堯之遺風者亦第拾慧于季札所聞工歌或僅蟋蟀

一篇耳夫堯以天下讓而曲沃以一國爭爭而至于

篡陶唐氏遺風固若是乎

蟋蟀

子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

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

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朱子曰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

詩翼

卷之十

二

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常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諛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于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爲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謂此也朱子以爲民間相戒之詩諷詠詩詞自見其然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

唐俗勤儉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雖當歲晚燕樂之時即相戒以節樂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于此時而不為樂日月忽去而將不及樂矣然宴欲易縱得無有過于樂乎盍亦顧念其職分之所居者以圖居之心節其為樂之心使不至于荒耽而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焉可也

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

詩翼

卷之十

三

盈而反以反為文夫禮減而進故欲其及時樂盈而反故欲其無荒也

黃葵峰曰周禮八蜡于歲終息民孔氏曰終歲之苦一日之樂何為已甚也則蟋蟀之詩以歲暮及時為樂亦所當然而遽以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言之以此處世豈有過乎

詩淵曰好樂無荒者良士說瞿瞿即其無荒處也言良士未嘗不好樂好樂無荒而瞿瞿然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

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賦也

逝邁皆去也蹶蹶動而敏于事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廣周慮也輔氏曰思慮在常事外思之雖周而為之不敏則亦無益故曰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愒無已大康職思其愛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

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矣愒過也朱子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于淫所以安也

輔氏曰此詩所戒者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

詩翼

卷之十

四

其外謂所職之外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于憂也瞿瞿却顧周旋之貌未見于為也蹶蹶則見于為矣蹶蹶動而敏于事之貌未見其安也安則瞿瞿蹶蹶之效也始則瞿瞿然而思中則蹶蹶然而為終則休休然而安必如是始可以樂而謂之良士爾其意皆自近而遠自淺而深所謂憂深思遠也

山有樞

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政荒

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

朱子曰此詩蓋亦答騷碎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序說大誤

此民間歌詠之辭以上章云好樂無荒其言有制此為之答以開廣其作樂之意而言及身後則憂深思遠而意愈憂矣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與也

詩翼

卷之十

五

此勸及時為樂以解其憂也今夫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有車馬矣有是衣裳而弗曳弗婁以為樂有是車馬而弗馳弗驅以為樂一旦宛然以死而衣裳車馬他人將取之以為己樂矣徒憂亦何益哉

山有栲櫟有榘子有庭內弗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與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

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與也

山隰有常而樞榆之榮悴無常是山則有樞而樞則未嘗有山隰則有榆而榆則未嘗有隰也

謝氏曰始言他人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

詩七日前篇甫樂而憂思即隨之此解樂而死亡以動之騷碎之志氣固局促而山樞之情旨亦悲涼雖憂深慮遠有先王之風而規模頽蹙如此吾以知晉德之不長也

揚之水

詩翼

卷之十

六

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疆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朱子以序說不誤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于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萎蕪故國人以為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強沃是歸是知天下之大人之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也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比也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

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彼石本生于水也今悠揚之水其流緩弱而白石之在其中者鑿鑿其巉巖矣然則曲沃本生于晉也今晉微弱而沃盛強何以異于是哉夫素衣朱襪諸侯之服非沃之有也我將以是服而從于沃苟既見君子則俛歸之欲遂矣云何而不樂哉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于鶉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比也

朱繡即朱襪也鶉曲沃邑也

詩翼

卷之十

七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比也

命桓叔傾晉之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為之隱也桓

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欲其成矣命字止作謀字

看

嚴氏曰將叛者潘父之徒而已國人拳拳于昭公無

叛心也序言過矣異時潘父弑昭公迎桓叔晉人發

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皆可以見國人之心矣

亦唐風之厚也

又曰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為內應

而昭公不知故設為國人相語之詞此微詞以洩其謀使公聞之而蚤為之備也所云從沃者亦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黨耳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

情且引齊陽生事為比不知晉之異于齊也自桓叔

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

後更六世六十七載迫于王命而不敢不聽在昭公

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而匿其情則此詩

不作可也亦既聲之于詩使采風者颺之以諷其君

矣安在其為匿之也設為甚密正所以深告昭公也

詩翼

卷之十

蔡氏白石曰揚之水還是晉之君子不服曲沃之詩

其曰云何不樂諷夫樂小惠者我也我聞有命不敢以

告人不敢以告即所以告昭公也蔡氏之意與詩緝

同

椒聊

序曰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備其政

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朱子曰此不知其所指亦以為沃也

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

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

且興而此也

椒實蕃衍采之盈升喻桓叔子孫衆多也彼桓叔以

子孫衆多之故其碩大盛強無與倫比矣然方興未

艾將不止于今日之所觀故復嘆是椒也其新長之

條日益遠矣條益遠則實益蕃喻桓叔他日之子孫

將日益衆多也桓叔日強昭公其危哉

椒聊之實蕃衍盈芻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

詩翼

卷之十

九

且興而此也

兩手爲芻篤厚也嚴氏曰篤如篤公劉之篤篤厚則

福慶未艾也

箋餘云石之緜緜椒之蕃衍取木石之張皇喻強臣

之跋扈

網繆

序曰網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朱子曰此但爲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爲刺晉

國之亂也

詩弋曰婚姻者治亂之氣所先見者也周南桃夭以

時淡漠焉而已召南標梅及時遂有汲汲之恐降而

網繆失時反有欣欣之喜吁世道可知矣

網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子今夕如

此良人何興也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昏姻之禮者

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曰吾方網繆以束薪也而仰

見三星之在天則建辰之月矣況今夕果何夕也而

忽見良人之在此乃獲遂有家之願乎又喜極自謂

詩翼

卷之十

十

日子子今夕此之有家誠望外也惟今之夕其如此

良人何而情始有以自盡也哉

婚姻亦男女之常耳詞不勝喜所以異于二南過時

而無他志是其厚于鄭衛也

網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子今夕如

此邂逅何興也

此夫婦兩相語之詞也隅東南隅也邂逅彼此相遇

之意

網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子今夕如

此祭者何與也

此夫語婦之詞也戶室戶也祭者美也

親連以昏三星心星也即大火也古者自九月霜降至二月水泮皆昏姻之期故舉參為候至三月心星出矣昏見于東五月昏見于東南隅六月見于南方當戶七月以後西流九月之昏西伏戌位而心始東出心東出則參西退心出參退而昏禮終參出心退而昏禮始故以為此

呂氏詩記曰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為時之先後方東新而見三星慨然有感于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于男女適然相遇也故歎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倘相

詩翼

卷之十

十一

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祭者蓋互為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耳

杖杜

序曰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朱子曰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

詩考曰此民間所自作采風者取之以見親昵仗助之情在他人不如同父所以致友愛勸親親也剝記

曰杖杜悲無兄弟也常棣樂有兄弟也

有杖之杜其葉滑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伙焉與也

此自傷無兄弟即求助于人而人不足以為助也言彼杖然特生之杜其葉猶滑滑然而盛我一身獨行乃踽踽然無所親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者哉特以不如我同父之兄弟情聯一本是以不免踽踽耳嗟此行路之人胡不憫而相親焉人無兄弟此情最苦也胡不憐而見助焉使我雖孤特而猶有所賴哉然難言之矣

詩翼

卷之十

十二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畏畏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伙焉與也

章耳

杖杜雖高特選藉本身枝葉為能滑盛青慈人之在世必藉同生兄弟為之輔此扶持行人則路人耳安

可同于兄弟詩人之為是言者其情之無聊亦甚矣

序曰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朱子曰詩中未見此意

子貢傳曰晉大夫賢國人美之賦羔裘詳味詩意是美非刺傳勝于序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賦也

國有賢大夫而人美之曰惟此大夫以羊羔為裘以豹皮飾祛蓋粲然服飾之美矣我欲從我人居居以親炙其光輝焉所以然者豈無他人之可與居哉蓋以子之聞譽彰于人也素矣我之欲從以居居者職此之故耳

詩翼

卷之十

十三

羔裘豹袂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賦也

袂亦袂也究究從之以詳究其議論也好心誠好之也

徐氏曰維子之故正言其人之可與居也維子之好正言其人之美有可究者也

鄒氏傳闡曰詩人美其人并其服飾之間所見無非美者故以羔裘祛袖為言亦如召南之羔羊鄭詩之羔裘云爾然而稱其服即指其人矣古者視朝君臣同服皆得服羔裘但君則純羔大夫則豹飾其祛袂

蓋體柔而文之以剛故知所美者大夫也自序目為刺時而毛傳釋居居為懷惡不相親孫炎釋究究為窮極人之惡豈其然乎

鵠羽

序曰鵠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苦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王命號公伐曲沃定晉君者再矣晉人之趨王事晉人所樂從也但大亂五世相尋六十七載其間父母

詩翼

卷之十

十四

之缺養者何限不能不傷悲耳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怨國事之無定而為是仰訴冀幸之詞也與尋常怨征役之苦不同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執耒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比也

民以征役失養父母言彼鵠之性本不木止也今肅肅之鵠乃集于苞栩之上則不安甚矣我是以因此王事不可以不堅之故遂致不得耕田而執耒黍以供子職則我父母亦何所怙也悠悠蒼天果何時使

我釋此王事以耕田養親而得其所也乎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耒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此也

肅肅鵠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稻梁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此也

極已也謂役事之已也常復其常也謂遂子道之常

也晉人不肯從曲沃之逆而抗兵相拒此晉人之忠

也此不能執耒稷父母何怙此晉人之孝也一詩之中

忠孝兩念迴環而不容已晉風之所為厚也

詩翼

卷之十

十三

安成劉氏曰變風多作于春秋斯時也天下不知有

王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

王事而自以靡盬為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

行于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于人心文武成康

之遺澤未泯也

無衣

序曰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

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序以史記為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

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

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

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以是為美吾恐其

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類

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

武公城晉自立三十七年矣而始以寶器請命于僖

王其目中豈嘗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為請命之

詞故為僂蹇者蓋誅其意非必武公有是言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

詩翼

卷之十

十六

此述請命之辭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

言我非不能造此衣之七章然不如子之賜我者為

安且吉也就天子之使請命故曰子之衣曲沃自桓

叔以來屢得志矣晉人不服每攻而去之故以請于

天子者為安吉然曰我非無之倨慢無禮甚矣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

言六者變文成章耳燠煖亦謂安也

詩緝曰無衣之詩聖人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

傷周之衰也武公之初弑小子侯也桓王猶能命號

仲立縉于晉又命號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是則周雖微而名分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

命之為諸侯則紀綱蕩然矣他日三家分晉周又移

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人而以賄

行之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

有杖之杜

序曰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

不求賢以自輔焉

朱子曰此序全非詩意

詩翼

卷之十

十七

此詩言無致賢之勢而徒切好賢之心慨然有傷于

心矣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肯適我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嗟詩作遂登詩詞此也

此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言杖然之杜生于道左其

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

亦安肯顧而適我也然我中心之好實不已也但終

為勢限無自而得飲食之耳

顧氏曰晉亦仕國也寡弱謙詞本非寔說曷飲食之

有不可冀望之意正好之深也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嗟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此也

輔氏曰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以致之者

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

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

賢安有不至而在我之勢又曷患于寡弱哉

葛生

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詩翼

卷之十

十八

朱子曰獻公固喜攻戰未見此詩卑作于其時

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藋蔓于野子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

婦人以夫久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藋生而

蔓于野物各有所依托而予之所美者乃不在此則

將誰與乎亦獨處于此而已

葛生蒙棘藋蔓于域子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

域坐域也獨息獨止也變野言域即此藋生之地誓

有承畢之志矣悽愴之情隱然

角枕繁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賦也

內則曰夫不在歛枕篋席鞞而藏之藏之久故憶其

繁爛耳獨且獨處至且也 詩緝以為悼亡非也前

二章亡此指于野于域猶近似至此章亡此亦將指

衾枕乎亡此者猶言去此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賦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賦也

夏日永冬夜永獨居憂思于是為切然君子之歸今

已難期要亦死而相從以同歸于塋墓耳

詩翼

卷之十

十九

胡休復曰非不要之于生也要之于生而反期之于

死子美未亡之言也予美既亡之願矣

蘓子由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采芩

序曰采芩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朱子曰獻公固好讒然未見此詩果作于其時

唐有先王遺教其君子深思而詩人用意溫柔故義

不訕上微詞托諷舉類見義厚之至也

采芩采芩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比也

此刺聽讒之詩言芩本生于下隰之地而謂采芩于

首陽之巔此理之所無者讒人之言如此故未可遽

以為信也姑舍寘之而勿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

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

采芩采芩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比也

采芩采芩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比也

詩翼

卷之十

二十

苦與葑葑菜名苦生于田葑生于圃皆非生山之物

與許也從聽也

鄭氏傳闕曰芩苦葑之類何地無之而必實其為首

陽之巔之下之東聆之若鑿鑿可據正有甚不足據

者高下憑其口東西恣其吻書所謂無稽之言是也

沈無回曰大凡讒人之進言也不求人之信但求人

之疑亦不祈人之行其言但祈人之存其說疑則漸

可生奸存則久可影附侵假而巔真有芩矣故舍旃

舍旃為止讒妙訣

唐國十二篇

蔡氏劄記曰唐風勤恪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有陶唐氏之風故本其舊而系之唐變時之篇小序即以爲刺晉僖公則唐風俱不足以見其美矣朱子斷以爲聖賢遺風之遠則合于季札之所稱且見其取意之厚而杖杜一傷兄弟之孤一見好賢之美皆較小序深遠矣

嚴氏曰唐風至後而亦變則帝王風教中國禮義蕩然而戎狄乘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變于戎矣世道升

詩翼

卷之十

二十七

降之故可慨也夫

詩經朱翼卷之十一

北平孫承澤學

秦

鄧潛谷曰秦始僻遠諸侯賓之比于戎狄至襄公定王以王命得兼有岐雍之地穆公定晉東竟至河雖無意于中國之會盟而據形便蓄力廣土恢恢乎有并吞囊括之氣焉故春秋錄之僅與吳楚等而書錄穆誓詩秦風次魏唐知微也夫

車鄰

詩翼

卷之十一

序曰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

好焉

朱子曰未見其必爲秦仲之詩

秦仲爲宜王大夫豈得備寺人之官此詩作于秦襄公始爲諸侯時也故首誇其所未有繼勸其樂所當樂備見其矜張之意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

秦初特爲附庸至是始就侯封而有車馬使令之備國人創見而誇美之言其車聲之衆馬色之多而欲

見君者則有寺人以傳命皆共昔無而今有也

周禮置官寺人備列其數先王之制也然特用以掌

女宮之戒不得預外事也見君子而必由寺人秦法

為不善矣君子知其後必有寺人之禍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

臺典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

田典也

首句以地有所產與人不可無樂既見君子謂見君

詩翼

卷之十一

二

子禮儀之美而快觀之也鼓瑟鼓簧則相與共慶一

時之盛者也劉須溪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甚

快者此所以為典

說通曰既見而略其名分簡易相親復慷慨悲歌勉

其不可失時已有安能邑邑數百年之意秦之能

強者在此而岐豐忠厚之風變矣秦之規模亦定矣

詩綱曰秦反周之政者也秦典而帝王之影響盡矣

車如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與

駟鐵

序曰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圃之樂焉

詩故曰譏之非美之也襄公受平王岐豐八百里之

地不聞延訪遺老講求政教而唯田獵是務所同行

者公之媚子也所從禽者獵狗也以獵車而載田犬

所尚可知矣

沈無回曰愚按美者國人之情也譏者夫子錄詩之

意也即國人之風尚如此而譏在其中矣是之謂風

也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詩翼

卷之十一

五

詩言襄公之田獵也駕四馬皆黑色之鐵甚肥大矣

言馬之良也御者執六轡于手馬之遲速在我言御

之良也公所親愛之人從公而往冬狩見便嬖足使

令於前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田獵之時虞人奉此及時之獸以待其來射而此獸

皆甚肥大可以見物產之盛矣公于是命御者左其

車以射獸之左而舍矢即無不獲蓋其射御皆盡善

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儉歌駘賦也

田事已畢遊于北園四馬既調習而閑矣乃以驅逆之輕車置鸞鈴于馬術兩旁之鑣載田犬之儉歌駘于車以休其足力田而獲獲而休常事也秦人侈言之者亦喜其見之新也

龔氏曰秦固周地也俗悍而氣鷲周先王馴之以弓矢而深其用于蒐狩惜折而入于秦而禮因以蔑也可痛也夫

小戎

詩集

卷之十一

四

序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閑其君子焉朱子曰此詩時事未必然而義則得之然集傳仍以爲襄公之詩蓋其詩出兵則名正叙事則氣盛又先公義而後及私情非襄公不能當也

小戎伐收五檠梁翰游環脅驅陰鞞縶續文茵暢駘駕

我騏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賦也

西戎弑幽王殺秦仲襄公承王命而征之其從役者之家人作此詩言我兵車其收軫淺短也其輶輶宮

隆上曲如屋之梁五節以皮束之歷錄然有文章也

駟馬欲出則有游移之環貫駟之外轡以止其出駟馬欲入則有皮爲脅驅繫于衡軫以止其入也又于陰板之上繫駟馬之鞞其續鞞之環以白金塗灌之也其車中所坐有虎皮文章之茵褥也其貫車輪之轂又暢而長也又駕騏驎及鼻馬也君子以此車馬往伐西戎我念君子温然如玉今乃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之曲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駟龍盾之合塗

詩翼

卷之十一

五

以轂軸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也賦也

四牡之馬甚肥大矣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馬之遲速在我言御之良也騏驎是其中之服馬也駟與驪是其外之驂馬也又以木爲干盾畫龍于上合二盾而載之以爲車之前蔽也又于軾前以白金塗其轂環以納驂馬之內轡謂之轂軸也君子以此車馬往伐西戎我念君子温然在西鄙之邑方將何以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伐駟孔羣公矛鏐鏐蒙伐有苑虎韞鏐膺交韞二弓竹

閉緄滕言念君子戰寢載與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賦也

以淺薄之金為駟馬之甲欲其輕而便于馳逐孔羣

則駟馬和調也又有三角刃之矦矛其下端平底曰

錡以白金鑿之也又有中干曰伐畫蒙雜鳥羽以為

飾苑然有文也又以虎皮為弓室謂之鞬以金鏤弓

室之胃也又交二弓于鞬中顛倒安置之以備壞折

也又以竹為弓檠謂之竹閉置弓于鞬內以緄繩騰

約之然後納之鞬中也君子以此兵甲往伐西戎我

思君子之深既寢又與朝夕未嘗忘也厭厭然安靜

詩翼

卷之十一

六

之良人其德音秩秩然有序何為親此勞苦之事乎

亦閔之也

箋餘云車戰之制中國制犬戎之長技也一盛于成

康采蔽出車是也再盛于宣王六月采芑是也至幽

平而廢壞極矣故犬戎得肆焉秦襄始修其制以敗

之而君父之憤洩此中國外裔與廢所關夫子錄之

以彰其義亦以存其制也

兼葭

序曰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國其國焉

朱子曰序說繁

鄒氏曰兼葭一詩雖無序亦自了然序本無足據其

迂謬未有若此篇之甚者唐襄文云秦時風俗不雅

心于戈矛戰鬪則癢技十餘歇射獵至其聲利所驅

雖豪傑亦且側足于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為榮而不

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養養與君為殉而不可贖蓋

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然埃壘

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

醒者歟

詩翼

卷之十一

七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

秦人歆武功簡禮義士肥遯不污避地遠去願見者

欲從而不可即也言彼兼葭蒼蒼而未敗白露之降

始結而為霜秋水正盛于此有所謂伊人者乃在水

之一方今焉遡流而上從以求之夫何道阻且長可

慕而不可至也又嘗順流而下從以求之夫何宛在

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即也睹兼葭之極目感白露之

橫秋真有難乎其為情者矣

兼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

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賦也

萋萋盛而未敗也躋言難攀而升也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

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賦也

采采盛而可采也右言不相值而出其右也

按此詩兼葭蒼蒼白露為霜喻秦人肅殺景色也其

時西周人物尚有存者顧不屑為時用故為人所企

慕想望如此使周東秦霸之時無此一詩將不成世

詩翼

卷之十一

人

界矣夫子錄之寓意遠矣

終南

序曰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此襄公初受賜而大夫稱願之詞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

君也哉與也

秦君初受侯封而至終南之下詩人美之言其服飾

之盛容貌之美有以稱其為君也諸侯視朔受聘服

麋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

考不忘與也

終南有廉角處又有平寬處亦誇言其山之美也言

此土地命服出于天子之賜祝之欲其居此位服此

服長久而安寧也 說通曰黻衣繡裳猶言衣裳而

繡以黻也其實黻在裳不在衣二句見非復繡衣羔

裘之舊矣佩玉將將見非復三命葱珩之舊矣

秦之先始居西戎以保西垂為附庸至襄公始封為

詩翼

卷之十一

九

諸侯新有岐周之地故詠終南讀揚之水而知晉祚

之絕非沃能絕晉也昭王封成師而晉自絕也讀終

南而知周祚之衰非秦能衰周也平王封襄公而周

自衰也

黃鳥

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

詩也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

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

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以是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興也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國人哀之言此奄息之才特出于百夫之表一旦生納之壙中而惴惴然恐懼是何天之盡此良人也若可質以他人則人皆願以百身易之矣

詩翼

卷之十一

十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興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興也

防與禦皆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也

秦淶西戎惡俗輕生好殺武公之葬殉者六十六人至穆公用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良與焉然詩人

不刺康公而刺穆公從亂命也聖人刪詩存黃鳥修春秋不卒穆公蓋惡之也黃鳥知時以比賢者棘急桑我楚愁也不當止而止以諷三子使三子知幾則可無及于難臨穴而懼雖百贖不可得已

晨風

序曰晨風刺康公也凶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朱子曰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詞序說誤矣

序以上篇為穆公遂以此篇為康公上篇哀三良遂以此篇為棄賢姑妄言之耳解詩須看詩本文此詩

詩翼

卷之十一

十一

本文情深思切自為閨閫之詩語不似他詩之柔媚者秦風然也

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興也

婦人以夫不在而言歎彼晨風之鳥則歸彼鬱然之北林物尚有所歸矣况我以君子為歸者也今也睽違于外憂心欽欽而不忘焉夫我之不忘君子如此彼君子者如之何如之何忘我之多乎多者言時之久也

山有苞棟濕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興也

山有苞棟濕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興也

以山與隰之所有興未見君子而有憂其憂心靡樂

甚于欽欽如醉甚于靡樂

按雍州無鄭衛浮靡之習故其民多深厚之思晨風

之詩是也夫秦民輕生樂戰棄其室家而莫之顧寧

保其無相忘乎吁視汝墳殷雷之風遠矣

詩翼

卷之十一

十二

無衣

序曰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

不與民同欲焉

朱子曰序意與詩情不協

詩傳曰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所謂周

人即是岐豐之人非洛邑之人蓋是時岐豐已屬秦

矣故詩繫之秦而民心則猶知有王其赴義恐後若

此蓋周先王之澤浹于岐豐者最深且于時去宣王

未久宜其餘勇猶尚可賈人有奮心耳使平王能乘

其氣而用之何讐不殲何恥不雪乃不自用而為秦

用始之猶知有王者漸且不復知有王此秦之所以

日強周之所以日憊不至于頓首莫闕之下不止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賦也

秦民相謂曰我豈以子之無衣而故與子同袍蓋一

且以天子之命而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

也是其相結于平日者正擬以相奮于臨難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賦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賦也

詩翼

卷之十一

十三

澤裏衣也裳下衣也偕作共奮起也偕行共往征也

豐城朱氏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于無事之時也與

子同仇患難相恤于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為

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為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使之

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地雖

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

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

奉王命而為討賊復仇之舉也借也周既不能以此

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室卒之數傳之後

討賊復仇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勝其隳然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秦之民也

渭陽

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為

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

詩翼

卷之十一

十四

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

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

滯大率如此

說通曰詩本送舅而云康公念母指其意中事也孔

疏曰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

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

秦康公送其舅公子重耳而作此詩送之涉渭至水

之陽送之遠也何以贈舅氏乎其以象路之車四馬

皆黃以為贈焉其殷勤纏綿于舅而思母之意隱然

于不言之中矣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賦也

二章贈送總見甥舅之情只閑閑說王氏以為送之

遠贈之厚嚴華谷歉然以為薄俱不必

段氏曰康公始而念母則賦渭陽之詩終而伐晉則

有令狐之役張南軒曰惜不能善推其所為也

權輿

序曰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

詩翼

卷之十一

十五

無終也

秦風以權輿終喬狄之也其君可鄙而其士亦可醜

也

于我乎句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

秦士言康公初之待我在渠渠深廣之大屋後乃寢

衰而供億簡薄于是嘆之言不能承繼其始也權輿

始也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于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

無餘不飽簡棄極矣猶徘徊嘆息而咏權輿是彈欵而歌之陋習也秦之士賤良然

秦國十篇

列國之風各趨于盡秦起隴谷兼有岐豐本帝王風化之區轉而為激昂吞併之氣蓋禮樂既衰必為征伐風之變而為厲季札所謂夏聲夏則能大固也然帝王之教至秦而滅吞僭誅鋤無所不至蓋天下劫運矣夫子前知而預傷之故荒服詩如吳楚不存而于秦不削卻康節云刪書經秦晉刪詩殿秦風蓋伏

詩翼

卷之十一

十六

繼周之兆

詩經朱翼卷之十二

北平孫承澤學

陳

陳與黃帝帝堯之後為三恪雖其後國微甚詩亦淫遊無章而聖人存之弗削見以神明之胄而亦蕩然無復先王之遺風蓋傷之也

嚴氏曰陳詩十而七為淫靈公之時世變已極詩叙于秦下夷之也

唐氏曰陳靈公弑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熄矣

詩翼

卷之十二

宛丘

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朱子曰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游蕩無度焉詩未敢信也集傳曰國人見此人常游蕩于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賦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賦也

此詩刺遊蕩而作言子之遊蕩以為樂常在宛丘之

上逸興翩然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爲人所
瞻望也試觀子之蕩也坎然其擊鼓在宛丘之下且
不特一時爲然無冬無夏擊鼓于斯而值其鷺羽以
爲舞焉舞之久則鼓之亦久可知矣而又不但已也
坎然其擊缶在宛丘之道且無冬無夏而值其鷺翻
以爲舞也何其流蕩一至此哉

毛氏以子爲陳國之大夫玩無望二字宜指在上人
說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今冬夏值其
鷺羽則常舞而無度矣此商書所謂恒舞也文舞以

詩翼

卷之十二

十一

翟今以鷺則素而無文非正樂也陳爲先王之後風
俗至此不待楚人人陳而其形已先見矣

東門

序曰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
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朱子說見上篇集傳云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

以相樂也

東門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賦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賦也

穀旦于遊越以醜邁視爾如菽貽我搯椒

賦也

此男女會聚相樂言東門之粉宛丘之栩但見子仲
氏之子相與婆娑而舞于粉榆之下也又不第東門
宛丘已也有所謂南方之原者洵訐且樂之地也于
是善且既擇以約會于南方之原遂不績其麻但見
于市也婆娑而舞往會以爲樂也然南方之原喧集
之處往會者必衆既擇此善且而往于是以其衆行
會遇之際但見男女相悅而曰我視爾如菽之美洵
可愛矣而爾乃更貽我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夫以
男女遊蕩相舞相贈如此俗之不美可見矣
按殷制官刑濫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
亡陳之史巫紛若初不過歌舞于宮室中耳國人男
女化之終于亡國商書之言信哉

衛門

序曰衛門誘僮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

共君也

朱子曰僮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爲愿無立志而配

詩翼

卷之十二

三

以此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濮氏曰集傳以為隱居自樂無求于世如衛風考槃

者興味深長 劉氏曰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能自樂

者必能無求

衛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賦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賦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賦也

此詩隱者自樂無求而作言人生有真適者自與世

無妄管今試觀平居素位即衛門亦可以棲遲焉非

詩翼 卷之十二

四

故以衛門寄傲也衛門吾適也即泌水亦可以樂饑

焉非真以泌水可飽也泌水吾適也通一衛門泌水

之素將何在而非吾素達一棲遲樂饑之可更何往

而不為可知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豈其食魚而

必河之魴耶豈其取妻而必齊之姜耶又豈其食魚

而更必河之鯉耶又豈其取妻而更必宋之子耶素

位不願外吾樂如此而已

歸季思曰立志如衛門天下無懦夫矣

徐玄扈曰鄭之淫也而有東門陳之蕩也而有衛門

聖人刪詩特存此義所以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也

東門

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

配君子也

朱子曰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徐氏曰此男女會遇而與其女之可以通其樂之情

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與也

詩翼 卷之十二

五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與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與也

此詩男女會遇之詞言試觀東門之池水所聚也則

可以漚麻治其性以為載績之用矣况彼美色之淑

姬得以會之于此豈不可與之晤歌乎而不特晤歌

也再觀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又可與晤語

矣而又不特晤語也又觀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

淑姬又可與晤言矣

以三可字為與三章反覆道之曲致其愛慕之意

禮以序別東門之池廣禮孰甚焉夫淑姬貴者之稱也淫僻之風肆行雖大家世族不免焉則俗可知矣

東門之楊

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

猶有不至者也

集傳曰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

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昏以為期明星煌煌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晡晡興也

詩翼

卷之十一

六

男女期會而負約不至故言相期以昏何為至啟明

之星已出猶未見也疑慮之意反覆道之語不相應

義不相因特即所見以為興與上章同

輔氏曰自宛丘而為東門之粉自東門之粉而為東

門之池東門之楊蓋俗之流而勢之下也有區者之

于淇民可不謹哉

墓門

序曰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

加于萬民焉

朱子曰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

書于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

此詩泛刺人之無良初言其積惡不悔繼言其悔過

不及刺之者愛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興也

此刺不良之詩言棘生于幽僻之地而斧以及之興

惡成于隱微之中而國人已知之夫既見知于人而

猶不自改我知其蔽錮已久自疇昔而已然矣

詩翼

卷之十一

七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子不顧顛

倒思子興也

言墓門之梅鴉從而集之與夫之不良人歌其惡以

告之乃既告而不予顧卒致稔惡取禍至于顛倒然

後思子之言亦無及矣此以可惡之物以為惡惡之

興

詩人愛人無已言誰昔然傷之也言顛倒思子危之

也激之也望之也

防有鵲巢

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朱子曰此非刺其君之詩男女之有私而憂或問之

防有鵲巢有旨苕誰侑予美心焉切切興也

憂問者言防之上則有鵲巢矣中則有旨苕矣
此人予之所美者不知誰人駕虛詞以併張之而生
彼攜貳之心乎使我憂之而至于心焉切切弗能已
也

中唐有箋中有旨鵲誰侑予美心焉惕惕興也

惕惕猶切切也

詩翼

卷之十二

人

憂慮之意反覆道之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
當有之事乃有之蓋以尋常之物與怪異之事也男
女以不正而合者必以不正而離故其憂自宜至此
月出

序日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朱子曰此不得為刺詩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悄興也

月出皓兮佼人慍兮舒憂受兮勞心慍兮興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夫詒兮勞心慘兮興也

男念所悅者言仰觀日月則皎然而白矣況此佼人

與月光比潔但見僚然而美好且其行動彗星態度

幽遠謹飭窈窕為甚可愛也愛而不見是以我心

憂勞為之惘然而愁憊矣二三章同

呂東萊曰此詩用字聲牙陳近楚其方言與舒遲也

窈窕優受天詒皆言舒之姿也三章舒字不變佼人

之僚之慍之燎皆于舒益見也

株林

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

詩翼

卷之十二

九

息焉

宣十年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

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

其廡射而殺之微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微舒字子

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賦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賦也

嚴氏曰夏姬之事太棄詩人不欲斥言之故託辭于

其子夏南謂今公之命駕何為欲往株林以從夏南

乎又自解之曰必非往株林以從夏南也恐有他往
耳依違言之而譏之最切矣

始見公之命駕謂必非往株林以從夏南既而駕一
乘之馬則舍說于株林之野乘一乘之駒則又朝食
于株元無他往朝朝暮暮只往株林何為也哉

朱氏曰衛之亂至于墻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
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

澤陂

序曰澤陂刺時也言瓊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

詩翼

卷之十二

十

憂思感傷焉

王氏曰澤陂株林之應也有關雎之風則薰為桃夭
之正而麟趾應之有宛丘之俗則流為株林之淫而

澤陂應之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

泗滂沱興也

此詩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
與荷極其美好况我所私有美一人如蒲如荷之美
同我所願見者也思而不得見則憂傷之心將如之

何是以寤寐無為而涕泗俱下惟滂沱如雨而已下
二章做此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
心悄悄興也

彼澤之陂有蒲萋萋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輒
轉伏枕興也

王氏介甫曰蓮華有苞有香故詩曰有蒲與荷有蒲
與萋有蒲萋萋荷言其質之柔萋言其氣之芳萋萋
言其色之美愚謂重言蒲而變言荷萋萋者以柔

詩翼

卷之十二

十一

弱為質而又極其色之美氣之芳也

陳國十篇

陳風十篇男女淫佚之詩居其大半此則遊蕩無度
之所致也愚謂淫亂之風鄭衛以外陳為最陳詩首
以遊蕩之詩以見蕩則必淫也若魏之儉齊褊惡唐
之憂深思遠秦之勇赴公義而汲汲乎興國則又豈
暇于遊蕩哉是故淫蕩之詩三國免焉有以也

詩經朱翼卷之十二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三

北平孫承澤學

檜

檜曹最痛小國即季子觀樂猶自檜以下無譏焉而夫子何存乎其風也蓋世道惟制盡則復亂極則治而大亂之餘小國多疲于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間尤哀思煩促故其思治為獨深今觀檜之風僅四篇而羔裘苦逍遙之君素冠哀純孝之子莫楚嘆不聊生之民時事望此又安得無匪風之思與變風之終

詩翼

卷之十三

一

檜曹序詩者蓋有深意焉

羔裘

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安成劉氏曰詩中但言豈不爾思亦未有以見去其

君之意

詩論曰國大而治則尚無為國小而弱則尚有為衣服附身耳務致飾焉是智不越于一身匹夫猶不可

况有國之君乎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切切賦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賦也

此詩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不能自強于政治詩人憂之而作言彼羔裘者諸侯視朝之服今不以視朝而以逍遙狐裘者諸侯朝天子之服今不以朝天子而以私朝而惟逍遙是娛傾危將伏矣我豈忍然不爾思哉思之至于勞心而切切也二章做此羔裘狐白裘皆諸侯之服檜君服之非過也檜國之

詩翼

卷之十三

二

微迫于大國之間將有危亾之禍為檜君者當深思遠慮孜孜汲汲求所以為自強之計今乃服其羔裘逍遙暇豫服其狐裘以之視朝塊然在堂不能有所為也此大夫非以羔裘狐裘為大故而以逍遙翱翔為可憂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賦也

夫羔裘狐裘均侯服也何以逍遙翱翔屢我思哉則以自強之念銷于好潔之一念耳再觀羔裘如膏日照之則有曜然而光羔裘如此狐裘可知玩一服之

微弛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惟中心是悼而已

逍遙翔翔已有好潔意然至此方說明好潔亦未足

病惟好潔而不能自強所以可憂耳

徐儼法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遂日終

不可譏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亦不言所以而遂日中

心是悼服飾之美一也而一以喜一以憂其所以然

之故俱在不言之表

素冠

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詩翼

卷之十五

五

傳聞日世道交喪喪禮不終于是有以得見素冠為

幸極其憂勞而愛慕焉斯固秉彝之在人心者耶何

以知冠素者為能終喪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

也蓋人子于親喪再替而大祥祥後則將即吉于是

不以布為冠而以縞然猶不以采為緣而以素蓋雖

漸易而不敢遽用吉詩人所願見謂其能舉祥祭

者耳

庶見素冠今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賦也

檜之賢者既喪禮不復而冀望之而作素冠者縞冠

素紕之冠也既祥祭則服之今三年之喪不行久矣

庶幾得見此素冠之人所謂棘人也共一段至情樂

樂然可想我于想見之切不覺博博然而心之憂勞

也

庶見素衣今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

素冠則素衣矣服此者是能以古道自守故愛慕其

賢而願與子同歸于禮教之中也

庶見素韠今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

素衣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如一則又愛慕之

詩翼

卷之十五

四

深與之乎弔而無違也按三年之喪無韠惟大祥朝

服縞衣乃有韠

此詩棘人樂樂是三年之喪之本此情先泯喪之所

由短也下素衣素韠內俱要領棘人樂樂意

喪禮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祥祭名去凶從吉之義

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間一月為二十六月

出月禫祭禫除服祭名禫之言澹澹平安意也通前

為二十七月故既祥之冠行三年之喪者纔得見此

此詩不言衰服但言素冠素衣素韠者蓋齊衰服雖

不終喪之人亦有之也

隰有萋楚

序曰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朱子曰序誤蓋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故嘆之如此

鄒氏曰檜人不自述其愁苦而祇代為萋楚樂斯其

苦有非言所能悉矣兔爰之尚寐無覺苕華之不如

無生皆是意也序乃謂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

者于詩意有何涉

詩翼

卷之十三

隰有萋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賦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賦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賦也

檜民見萋楚而嘆曰彼下濕之地有萋楚焉則猗猗

而柔順者其枝也且天之沃沃少好而光澤其天全

其性得樂矣萋楚何以得此樂哉無知故耳生今之

世不幸而為有知之人有知則有憂轉覺無知無憂

之可樂也然萋楚不特以無知故猗猗其枝已也且

猗猗其華焉吾又深羨其無知而樂子之無家也有

家則有累無家則無累矣然萋楚又不特以無知故

猗猗其華已也且猗猗其實焉吾更羨其無知而樂

子之無室也有室則有累無室則無累矣夫天地間

生之最貴者以其為人人之最靈者以其有知至不

以人為樂而反羨及無知無家無室之萋楚則時事

亦可悲矣

漢文帝詔云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

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陷于危亾而莫之省憂是言

詩翼

卷之十三

六

匪風

序曰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

焉

朱子曰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

逶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鄒氏曰周道即小東所云如砥如矢者想斯時周轍

初東君子傷其不復西而又不忍遽絕望故賦此詩

以寓意故愚謂匪風之懷西歸與下泉之念周京當

同是東遷初所作聖人錄此以見下國孤臣猶繫心

王室不怠興復而周人偏安自狃坐視故都之離黍不競亦已甚矣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賦也

匪風飄兮匪車漂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賦也

此詩傷周室之衰言常時風發則有天怒之變車偈則有覆轍之虞中心怛然宜也今匪風發也匪車偈也特以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傷耳二章做此

誰能亨魚漑之釜蕭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賦也

詩翼

卷之十五

七

言我切傷周之念如此則西歸之舉不能不望之倡義者矣今誰能亨魚乎有則願為之漑其釜蕭然則誰將西歸共扶王室以還豐鎬之舊乎有則我願為之懷以好音揚其忠褒其節以作其忠義之氣者自不容已矣第好音可懷而西歸者卒無其人顧瞻周道寧能已于怛且弔乎哉

所以怛弔者只為無西歸之人耳然此意藏顧瞻周道中令蓄不露

詩測云周室衰微人不知有周而此詩獨念之讀其

詞凄然有不勝悲者誠賢人也然發于一團根本之思若說政出諸侯小國偏受其害將詩人忠義之意反埋沒矣

檜國四篇

曹

蜉蝣

序曰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朱子曰言昭公未有考 鄒氏曰序以蜉蝣為刺奢

詩翼

卷之十五

八

似已行之者實其為昭公彼見此篇在候人前候人既刺共公而前乎共者為昭故妄臆之要無的據徐氏曰曹處青兗之間俗工絲枲而加工巧焉鮮服相耀而不知務本重生驕侈以至于亾詩人若預為危慮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比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于我歸息比也

詩人刺奢而忌遠慮者言相彼蜉蝣之羽蜉蝣之衣

袞也但見楚楚然鮮明可愛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

楚楚者安可恃也故我睹蜉蝣之不久哀斯人之細
娛憂患且立至者是以我心憂之其必于我歸處庶
開其迷而啓其悟知遠慮之不可忘矣次章做此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于我歸說此也

言蜉蝣之羽翼不特楚楚采采已也再觀蜉蝣掘起
于亢閱其甲下之麻衣如雪之潔白洵可愛也然朝
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之憂欲其于我歸說庶乎
朝夕勸誨不至玩細忘遠可也詩人之爲斯人慮深
且切矣

詩翼

卷之十五

九

鄧潛谷曰蜉蝣刺奢也奢者苟目前爲觀而已而不
顧其後故刺之以蜉蝣噫知生死之爲且暮也卽裳
衣楚楚何爲矣夫志競則奢愈競則愈奢歸處歸息
歸說不競矣是約奢之道也夫唐風刺儉以宛死勗
其曳裳曹風刺奢以蜉蝣傷其楚楚故奢儉有禮也
謝疊山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慮深其思遠
若禍公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也

候人

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僖公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舊
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或卽此也

鄭氏曰候人之爲刺共公無可疑者證之以晉文入
曹所數可見也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周官不過三百六十以曹之無腆舉羣臣
不能以百何赤芾者之反贖乎

彼候人兮何戈與楫彼共之子三百赤芾與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共之子不稱其服與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共之子不遂其媾與也

詩翼

卷之十五

十

蒼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孌兮季女斯饑此也
此詩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以迎
送賓客爲事則何戈與楫呼擁之盛者宜也况大夫
以正君善俗爲職必日宣浚明者乃宜爲之彼共之
子是何人斯而乃服大夫之赤芾且服之者有三百
也宜乎不宜乎不宜用而用便見服之不稱而命之
有愧矣試觀鵜水鳥也維在梁則不濡其翼矣况彼
共之子而稱赤紱之服乎服之盛寵之至也再觀維
鵜在梁不濡其味則彼共之子不遂赤芾之寵必矣

夫以不稱不遂而竟使之赤帝者三百即此小人道
長而君子安得不窮哉但見邪類布渡氣篋充盛一
似南山蒼蔚之草木細細蒸常朝且而雲氣上騰
者然彼甘恬守淡之君子當此小人柄用之日誰敢
汝之廉貞猶如婉孌之季女而反見饑餓也謂之何
哉夫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以用舍倒置如此其何以
為國矣

輔氏曰諸侯之卿大夫五人而已而曹國之小赤帝

而乘軒者至三百之衆此末章所以有蒼蔚朝隣之

詩翼

卷之十三

十一

比也鵲處所不當處之地則欲不遂小人服所不當

服之服則身不稱此見物理不可反其常也故以為

興

鵲鳩

序曰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朱子曰此美詩非刺詩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也

鄒氏曰序以為刺與詩義相左矣

陳氏曰夫人心之貴一也萬以歸一而道不分一以

御萬而道不窮虞廷之一亦若是而已心結于一而

儀托之以外流故善觀君子者叩人于威儀之間以

識學之所至而窺其得道淺深之候即思君子者亦

或結其生平一容一貌一冠一帶用志其所好以想

見其人此鵲鳩所為善咏哉

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

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

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詩翼

卷之十三

十二

是四國

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

不萬年

此詩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言人之一心流通人

已感應天人而其作用恒在威儀故威儀可以考衷

即可以範世定命我于君子深足嘉已彼鵲鳩在桑

其子七兮子雖不一而飼之則至一矣况我淑人君

子合隱顯徹久暫百度一致其儀有不平是其儀

之一正其心之運于隱顯久暫者無一作輟而如結

也夫心如結卽于儀一如此試就儀一中任舉一端以見心則此淑人君子吾見其帶伊絲矣其帶絲則其弁必伊騏再觀于鳩鳩之在桑而其子在梅則服之有常度可知也要亦心之如結所著見也心結微于帶弁則卽此可以繫其儀吾又見淑人君子凡一身周旋舉動皆此如結之心爲之故再觀于鳩鳩之在桑而其子在棘則其儀不差忒可知也儀不差忒則已先自正不足以正是四國乎由是下之可以表正四國自上之可以感格天心再觀于鳩鳩在桑其

詩翼

卷之十三

十三

子在榛則此淑人君子以如結之心爲不忒之儀既足以正是四國之人則四國不可一日不正便不可一日無君子胡不萬年如一日而常爲表正之主乎吾固以如結之精神必之也夫豈邀福于天而妄冀天之我祐哉吁曹有若人而不能用所謂婉孌斯儀者殆謂此與君子之心不可見所可見者儀其儀一乃其心之如結也凡人心自心儀自儀每判而二淑人君子卽心卽儀卽儀卽心常合而一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或以爲儀之一由于心之結又或以爲外之一而其中之如結者可知胥失之矣故後面各章只說儀不及心非遺之也卽儀卽心不可得而異也夫一之云者結之云者乃內外動靜隱顯無間之謂內然而外不然或外然而內不然非一也非結也動然而靜不然或靜然而動不然非一也非結也顯然而隱不然或隱然而顯不然非一也非結也無內無外無動無靜無隱無顯凝合不開則一矣結矣此淑人君子豈易言哉當時作大學者引置家齊條下乃格致誠正

詩翼

卷之十三

十四

修齊工夫一切俱到卽謂之大人可矣卽如此詩始于身心及于國人終于萬年蓋已之與人人之與天其理本一身心已物人心之理混合渾成會于一掬而正已正物得人得天寧有外哉宋氏曰曹風有鳩鳩君子可謂不爲習俗所移矣率不聞正是四國之化豈其司風化之責不在君子耶疏義云曹小國也有賢如此則曹豈止于曹哉但詩詞無嘆惜招徠之意則又非棄而在野者不知其何所指也

下泉

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
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朱子曰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為共公然
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傳闡曰孔子言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則未知
其為西周之詩歟東周之詩歟詩說以為東遷之初
曹人閔周而作雖無確據玩其語意近是蓋幽平之
際豈無忠臣義士為之扼腕故雨無正致慘于離居

詩翼

卷之十三

十五

繁霜愍憂于誰屋而列國之詩則有若曹之下泉檜
之匪風焉

冽彼下泉浸彼苞葍愍我寤嘆念彼周京 此而與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愍我寤嘆念彼京周 此而與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愍我寤嘆念彼京師 此而與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邠伯勞之 此而與也

此詩慨王室陵夷小國困弊而作言王室盛衰小國

之安危係之試觀冽然而寒之下泉則浸彼苞葍適
以傷其生矣况我當此時睹王室之陵夷澤不下究

而小國受弊慨然而寤嘆者寧不念彼之周京乎念

之至再我又睹苞蕭之見浸而愍嘆以念彼京周也

念之至三我又睹苞蕭之見浸而愍嘆以念彼京師

也然則念之謂何亦念今日之有王若無王而追思

昔日之有王耳載觀芄芄然之黍苗既盛矣又有陰

雨以膏之則盛者益盛况周家當日四國既有王以

整治賴得所之慶矣而邠伯之承王命以布王恩者

又方慰勞之此小國之所以益安也在昔如此今也

不然則愍我寤嘆安得而不念哉

詩翼

卷之十三

十六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

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

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

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

思治故衆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與也詩匪風下泉

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曹國四篇

陳氏曰檜亾東周之始也曹亾春秋之始也

詩經朱翼卷之十三 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四

北平孫承澤學

幽

朱克升云周公之詩不入于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于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爲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係特以七月之故而爲幽且公所食邑在幽岐之間幽者公采邑也幽與二南相爲終始則尊公與文王等矣

鄧潛谷云風始周而風本也復之幽周之舊反本之

詩翼

卷之十四

一

本也曹檜極而始受之幽明平陂往復之有衡焉

嘗讀左氏季子觀樂鄭之後次以幽而夫子以係變

風之末何也文中子有言夷王以來變風不復正矣

非周公其誰能正之故幽風之紀思周公也先之以

二南見非文王不能正其始終之以幽風見非周公

不能正其終蓋風之變而極則將復返而爲雅故以

幽居風雅之間云然七月公劉皆陳先世之迹以諷

主而一入風一入雅何與曰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

俗風雅之體固殊而周公又自託于幽民之咏則邠

國風也

七月

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論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鷓鴣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周公此詩本爲陳王業之艱難也而不言祖宗拮据胼胝之勞其所稱述不過一時民風土俗而已然詳

詩翼

卷之十四

二

味其詞則祖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奕世戴德銖積

寸累以有今日者端可想見

詩測曰帝王之治敬天勤民而已惟敬天勤民故貴

于敬授人時成王幼冲踐祚王業之艱難從事之及

時未必能深知者周公深長之思根本之慮其在斯

乎各章零星星星開陳幽事使成王聞之知先公風

化源流如此因而動其守成之思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昃發二之日栗烈無天無

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 賦也

周公告王以民事言王欲知先公風化當觀民俗試以幽人為衣之預言之時維七月火星西流暑退則將寒矣至九月而長者即授衣于家衆以為禦寒計焉豈過計哉蓋以氣候推遷倏而一之日霽發風寒又條而二之日栗烈即無風而氣亦寒使無可授之衣兼無可授之褐何以卒此歲乎是以大寒雖在冬而授衣則在秋誠圖衣之預也而謀食之預則又不得視衣而獨緩者試觀其當三陽之日則往脩田器

詩翼

卷之十四

五

而預其脩四陽之日即舉趾而耕以盡其力于時壯者在田老者即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之耕治田蚤而用力齊故田畯亦至而喜之也是收成雖在秋而務農則在春其為食之預又何如

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芣祁祁女心傷悲殆及

公子同歸 賦也

言七月流火而九月即當授衣矣故于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之時已預為授衣之資幽女遂執懿筐遵微徑爰求柔釋之桑以飼夫蠶之始生者然蠶有始生而未齊者則惟繫可以沃之乃易出遂又乘此遲遲之春日相與采芣芣祁祁然而衆而其中有女乃獨憐然而傷悲蓋以治蠶之時正昏姻之候始將及公子同歸而以遠其父母為悲耳是其及時治蠶而因有所感也如此

詩翼

卷之十四

四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狩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賦也

言方春治蠶為衣預矣而治蠶之具則不自春始也當七月流火八月即取萑葦預為曲簿棲蠶之用已慮之遠而計之周矣况當茲春日治蠶之月其求桑當何如故桑有可以條取者但倚而取其葉凡此蠶事既條績事又起故感七月之鳴鵙寒至麻熟八月遂始績以為布布以濟帛皆于未授衣時而先為授衣之計者由是以蠶績所成者染之載玄焉載黃焉

而染之朱色尤為甚則皆以奉上為公子之裳是幽
民為衣而愛上之誠如此

四月秀萸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
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穢
獻豸于公賦也

言蠶績既備禦寒有資矣而衣之所未周者不無賴
于裘也幽民又慮之矣故自四月秀萸五月鳴蜩以
至八月其穫而十月隕穽感時屢變而知寒以漸而
盛矣于一之日遂為于貉之舉取彼狐狸奉之為

詩翼

卷之十四

五

公子之裘焉然于貉固為禦寒亦以習武但見二之
日又竭作以待以繼于貉之武功所獲有穢之小者
則私之于已而豸之大者則以獻于公蓋不惟有以

周禦寒之計而且有用見忠愛之忱矣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
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賦也

言禦寒之計又不特衣褐已也彼寒至以漸物類先
知試隨時任舉一物以紀之當五月一陰始成時有

斯螽感而動股迨六月而二陰時又有莎雞感而振

羽迨七月而三陰八月而四陰九月而五陰陰以漸
而盛此莎雞亦漸而在野而在宇而在戶至十月六
陰極矣時又有蟋蟀者入我牀下依人則知大寒將
至治室者可緩乎于是于隙能生寒者從而窒之而
鼠能生隙又從而薰之向在于北寒風所入從而塞
之而戶在于南亦寒氣所侵又從而墜之凡既備矣
老者遂嗟嘆語我婦子我所以為此治室之周者曰
為此十月歲將改矣自此曆曆然天大寒事亦已

詩翼

卷之十四

六

矣可以入此室處以避寒也夫幽民一禦寒既時而
蠶績又時而狩獵又時而治室則于禦之道備且預
者如此

六月食鬱及蓂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
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
薪樗食我農夫賦也

言幽人禦寒周矣而為食何如姑自黍稷菽麥之外
有所以佐老少之需者又歷歷可數焉時維六月鬱
蕪熟矣則食鬱而及蓂七月葵菽成矣則亨葵而及

菽八月稷熟矣則剝之至十月稻熟矣則穫之而為

此春酒以此酒稱觴而祝介以秀眉之壽焉是果酒

嘉蔬皆用以養老農夫不敢自奉也惟是有瓜可食

也當七月而食之壺可斷也當八月而斷之直可叔

也當九月而叔之以至荼可采采之樛可薪薪之凡

此用之以食農夫其儉于自奉而厚于養老如此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

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畫爾于茅宵爾索綯匝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賦也

詩翼

卷之十四

七

言養老自奉適豐儉之宜如此則夫禾稼皆老少通

用可常借以養生者敢一時少息哉當時維九月築

圃為場迫十月禾稼已穫遂自田而納之于場焉其

所納者雖有遲早至此時而凡黍稷重穆禾麻菽麥

無所不入而農事畢矣陶民為之自相警曰嗟我農

夫舉我一歲所種之稼今既同而納之可以上入都

邑起此時而執治官之事矣尙其晝日爾當往取茅

草宵夜爾當作為索綯匝升其屋而葺治之以完上

室處之務可也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農事又興

不暇為此故汲汲耳夫當納之時即念播之時勤終

慮始何其終歲不忘農一至此哉

二之日鑿水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非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室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賦也

言陶民不特有如此之憂勤又有無已之忠愛當二

陽之日趨鑿水之役冲冲然而不敢後迫三陽之日

風未解凍則相與納于凌陰之中蓋以四陽之日陽

已大壯君將于其日之蚤獻黑羔祭用非菜以祭司

詩翼

卷之十四

八

寒之神而啟水以節陽氣之盛儻藏納不預何以脩

君啟水之禮乎至于九月氣肅而降霜矣十月則相

戒以滌場而速畢農功蓋以當終事之後設兩尊之

朋酒斯為燕饗之禮其牲則曰殺是羔羊于以升彼

公堂之上舉彼兕觥之爵而祝君以萬壽無疆焉是

其相戒以滌場者正欲以致享君之禮也此陶民惟

惓無已之愛非徒衣裳之畢獻已者夫以衣食之預

而無不曲盡如此固見當時風俗之厚非先公風化

之盛何以致此哉

輔氏曰此詩前三章皆以暑退將寒為言故以七月
流火一句為始至四章則以四月莠萋純陽之月為
始五章則以五月斯螽動股為始六章則以六月食
鬱及蕞為始而迄乎九月叔苴七章則遂以九月築
場圃為始而繼以十月納禾稼八章則以十二月正
月二月為始而終于九月十月周正之歲終焉其所
舉時令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序如此
又曰七月之民其事則不外乎農桑其心則不忘乎
君上治天下者未能使民至于如此皆苟道也

詩翼

卷之十四

九

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
知天時以授民事父父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
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
也黃氏東發曰鄭氏以始及公子同歸以上為商風
以介眉壽以上為商雅萬壽無疆以上為商頌周禮
籥章逆暑迎寒飲豳詩祈年于田祖飲豳雅祭蜡則
飲豳頌故鄭氏之分如此王雪山謂一詩如何分為
三籥章所謂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禮
笙師飲竽笙塤籥簫篪篴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以

雅氣之聲合籥也禮賦際播擊頌聲笙磬凡四器
以頌氣之聲合籥也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
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
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聲有不同
爾至晦菴則有三說一說豳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
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豳之雅噫嘻諸詩是豳之頌
一說王介甫謂豳自有頌雅今皆亡矣愚按楚茨諸
詩于今為刺幽王之詩噫嘻諸詩于今為成周郊社
之詩未易遽指以為豳若如介甫謂豳詩別自有雅
頌則豳乃先公方自奮于戎狄之地此詩安得有所
謂天子之雅頌也惟前一說謂吹豳之聲可風可雅
可頌為得之而其詳則雪山之考訂精矣

詩翼

卷之十四

十

鴟鵂
序曰鴟鵂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
詩以遺王名曰鴟鵂焉
成王初聞流言其心大疑亦不知罪人為誰及公居
東二年後始知罪人之為管蔡公乃作此詩以遺王
王得此詩特未敢誚公而已尚未釋然及感風雷之

變乃親迎以歸而二叔俱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始命周公東征之此詩作于居東之時非作于東征之後也

安成劉氏曰集傳以為公遭流言即東征三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註弗辟之說後來既與九峰辨其不然以為當從鄭氏而于詩傳則未及追改耳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詩翼

卷之十四

七

也

周公託為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鴞鴟鴞爾既肆毒以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思愛勤勞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已甚况又毀我室以更甚其毒耶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爛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此也

又託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剝取桑根綢繆纏綿其巢之隙穴及出入之戶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

患以勤勞之故惜此巢室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其可乎

子手拮据予所捋荼子所蒿租子口卒瘁日子未有室家此也

又託為鳥言子手拮据並作子以捋荼為治室之資又從而蓄聚之竭力經營不少休息至于口遂與手而盡病是豈好勞哉蓋日子未有室家故勤瘁有所不辭耳

子羽譙譙子尾翛翛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子維音曉

詩翼

卷之十四

十二

曉此也

又託為鳥言我營巢之苦非特手勞口病也羽則譙譙然而殺自顧子之尾更翛翛然而敞而子所造之室乃猶翹翹然未定而尚危奈之何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翹翹之室幾不可保使我積累之功將廢于一旦子是以維音曉曉哀鳴而不能自已也

徐氏曰讀鴟鴞一詩可以想見周公忠誠懇惻之心且公以叔父之親居攝相之位而所祈于王者惟自訴其忠亦比于鳥之哀鳴而無一毫怨懟不遜之詞

公何嘗以孺子視王哉

又曰嗚呼世變人心愈降愈下伊尹放君民尚大悅
周公攝政二叔流言由周而下不可勝道也

東山

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
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
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
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憫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
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詩翼

卷之十四

十五

朱子曰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宋氏曰周公東征歸勞軍士體其情而代之言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

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蜩蝻者蠲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

賦也

屬公東征而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

言向當我之往東山也惓惓然三年不歸亦云久矣

今我來之自東也道途又遇零雨之濛抑甚勞焉因

追想我在東言歸之時我心已西向而悲于是易戎

服而制彼平居之裳衣自今可以勿為行陣衛枚之

事矣及其歸而在途但見蜩蝻者蠲烝然在桑野得

其所安我征夫靡室靡家敦然而獨宿者亦在此車

下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

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不可

畏也伊可懷也

賦也

言我徂東山惓惓不歸今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久

而且勞如此當此在途寧無室家之思乎我以惓惓

詩翼

卷之十四

十四

之故遙想荒廢之景竊意果贏之實亦施于宇矣意

伊威其在室乎意蠨蛸其在戶乎意町疇者為鹿場

乎熠燿者為宵行乎荒涼景象凄然在目然而不

足畏也吾之故廬在焉適可懷思而已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

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

不見于今三年

賦也

言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然雨

之將零已見鸛鳴于垤而我婦念行者之勞將嘆于

室于是知歸期不遠遂灑掃穹室以壽其歸而我征
忽率至矣斯時但見有敦然之瓜苦你于栗薪之上
不覺感從中起自思我不見此于今已三年今再見
之深可幸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綱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賦也

言我徂東山惛惛不歸今我來自東又零雨其濛然
當我來之時正值昏姻之候斯時倉庚于飛熠燿其

詩翼

卷之十四

十五

羽矣之子際此時以子歸則或皇或駁其馬矣試言
其戒命之禮但見親結其綱而致必敬之戒言其送
往之禮但見九十其儀而後盈門之光是其凱旋之
日得遂昏姻之歡其新昏之情固甚美矣而其舊有
室家者當三年久別會合一朝相見而喜又當何如
耶夫周公之勞歸士其于完師之慶遠行之思室家
之望男女之樂皆先其所未發而曲為之想像體悉
以代言之真不啻如父兄也

小雅出車杜勞還帥還役之詩與六月采芑功成

觀歌之詩類以對墨之威武臨戎之車馬黠綴其間
以輸人心之憤志一時之盛而此詩只詳歸士悲喜
之情無一言及東征事者何也變生骨肉實有悽然
不可為情者故不忍叙其事不忍述其功耳而中間
只以三年二字隱志其不遑寧處之歲月周公之心
可謂苦矣

破斧

序曰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朱子曰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

詩翼

卷之十四

十六

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為管蔡商
奄尤無理也

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
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志同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 賦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晚哀我人斯亦
孔之嘉 賦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

孔之休 賦也

軍士答周公勞已之詩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舉蓋以流言倡亂四國皆懷不正之心公東征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于正而後已其哀我也豈不大哉寧為一己之私也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下二章傲此

詩釋曰破斧報東山也東征久而破斧缺斨勤勞甚矣而公之東征匡四國也匡四國而化之且固之則

詩翼

卷之十四

十七

罔良我也哀我人而孔將孔嘉孔休也乃斧斨何指矣美哉乎公能恤下之私以其心為心下能信公之公亦各以其公心為心蓋上下交相成一體也詩測曰舊時有謂周公東征不必斧鉞干戚之用而罪人得者非以力勝也以德化也此無論與詩文相背即破斧缺斨何害其為周公使可以袞衣繡裳容與而化周公不下堂階可矣何必東山之行且山東之國奄與淮徐俱動幾亂天下之半而成王大誥天下征之此三代之時所罕見者其一時國家騷動人

心張皇俱可想見何必曲護之乎余則以為東山之

帥非周公不可者蓋周之教化在西土者雖深在東方者尚淺商之世德其斲喪者固甚其固結者亦存況武王一崩公即攝政而王方幼冲二叔之流言亦可借為搖動之隙孰謂頑民義士遂無孳起者乎萬一山東諸國漸有闖風而起者不可謂非難此周公之所哀周公之所皇也當時勞心焦思鞠躬盡瘁不知何如而安用蓬衣淺帶之士高談濶論為也是破斧之說也

詩翼

卷之十四

十八

伐柯

序曰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朱子曰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非新安胡氏曰序云美周公猶未甚失而所謂刺朝廷之不知也是詩中所無之意解者又推求不知二字謂不知所以遵周公之道豈非所謂傳之愈失其真也哉朱子非之當矣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遘豆有踐 比也

此周公居東時東人喜見而作言我公者素所思而欲見者也幸今得見之易追想始見之難吾試以擬之如伐柯者然伐柯當何如利用斧使匪斧弗克濟矣再以擬之如取妻者然取妻當何如利用媒使匪媒無由得矣今幸而有斧也執柯伐柯不過就此舊斧之柯得新柯之法而何謂之循舊乎幸而有媒也二姓既通不過就此媒灼之一言遺此之子于同牢而何籩豆之不有踐乎然則吾人于公幸今日得見之易因追思昔日未見之難而惟追思昔日未見之

詩翼

卷之十四

十九

難益喜慶今日得見之易也

九罭

序曰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朱子曰此詩是東人願其來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于汝但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來于汝但寓信宿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兩字本謂緣公暫至于此是以此間有被袞衣之人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徒費辭語終是不明

劉氏曰伐柯喜其得見九罭願其久留東人之愛公有加而無已也

九罭之魚鱗鮐我觀之子袞衣繡裳典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典也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典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賦也

此詩東人于周公將歸而作言九罭之綱則有鱗鮐之美魚矣况之子來居東土得以觀而見之即袞衣繡裳皆盛德所著見者也何幸如之然此之子也固

詩翼

卷之十四

二十

終身願留以為東人之依者也獨奈何不能久于東也試觀鴻之飛則遵于陸公之歸也豈無所乎今特于女信處于此而已信處之外即欲留公之行而不可得也再觀鴻之飛則遵于陸公之歸也豈復來東乎今特于女信宿而已信宿之外即欲挽公之轍而不可得也夫公惟信處信宿于此是以東方誓有此服袞衣之人吾願其且留無遽迎公以歸無使我欣幸之意轉而為傷悲也其如公之卒不可留何哉沈仲容云居東非東征蓋避諱也東不詳地名意反

而居魯時豐鎬西而魯東古者罷相則歸就封國此與上下章皆自居東避謗之詩非東征時事

茅鹿門云伐柯九畹狼跋諸詩皆周公居東之時士大夫憤鬱公之避謗其土而相與賦頌其賢者也毛

鄭諸家因誤解金縢之居東即詩所言東山遂混合而附會其說耳

孫氏詩揆曰不欲公留者為國之公心也不忍公去者親德之私願也妙處全在末章于苦畱之中而幸公歸之心隱然見于言外又曰公歸不復視之也公

詩翼

卷之十四

二十一

以一鳥係天下安危東人明知其必歸明幸其歸而依依好德之誠反言無以我公歸今意言恒立年不盡此詩之所以妙也

狼跋

序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按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文中子云美哉公且之為周也外不肩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

也內寔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

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按此即序所謂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赤烏几几與也

狼寔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與也

此詩美周公遭疑謗不失其常也言狼之為物遽然而進則躡其胡因之而退則又貽其尾進退不得自如矣况我公勤勞王室顧乃讓大美于不居而自反俯仰無愧其形之赤烏但見几几然安重焉進退何

詩翼

卷之十四

二十一

有常度也載觀狼寔其尾載跋其胡况我公孫碩膚形之為赤烏之几几者既有常度矣則平日美德之音昭然在人耳目者何嘗因大美之讓而少瑕耶此可以觀我公之聖矣

此周公居東而王疑未釋之日鳴鴉貽王即是時也前章言其德容之不變後章言其聲譽之無損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變變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斯言盡矣

商國七篇

范氏曰商居風雅之中者何也風之所終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君賢伯之不可得于是次以商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崔仲見曰夫子序詩首二南若曰始基之矣終商若曰既成而昌之是故反十二國之變思曹槽之思開小雅之治非周公其孰能之

詩經朱翼卷之十四終

詩翼

卷之十四

幸

詩經朱翼卷之十五

北平孫承澤學

小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篇有大小之殊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又各有正變之別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

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時詩也小雅自鹿鳴

詩翼

卷之十五

一

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雅

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

黃氏佐曰風雅之正變其言不出于孔子而出于序

未可信也蓋詩以先後為次序故二雅首文武成康

而以厲宣幽平繼其後風亦然

鹿鳴

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朱子曰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按序以此為燕羣

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

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為上下通用之樂矣豈

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

然于朝 曰君臣焉于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

之厚于此見矣詩釋曰燕有四等諸侯來朝而燕一

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

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此之燕更在四者

之外其事為賓臣傳曰師臣者帝賓臣者王易稱尚

詩翼

卷之十五

十一

賢九經先尊賢尊之故賓之賓之故燕樂之又實幣

帛于筐以將之又咏歌之是周之盛德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興也

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言彼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情之

適故聲之所以和也况我有嘉賓可無燕以適其情

乎故鼓瑟而比以歌吹笙而鼓平簧而樂之以樂者

備矣承筐而行幣行幣而侑賓而將之以實者備矣

庶乎嘉賓之好我者今示我以大道矣

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然周行之示一言
之而已者不欲數數然傷其飲食之心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悅君

子是則是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興也

言呦呦然鹿鳴則食野之蒿矣况我有嘉賓可無燕

以通其情耶吾見其以德而著之音者極其昭明以

此表示斯民不至悛薄凡我有位君子所當則而做

之是嘉賓之德如此而我有旨酒尤必與嘉賓式燕

以敖遊之從容以盡其誠款也

詩翼

卷之十五

王

陳氏曰備禮樂盡情意協道德而後乃言及酒何也

飲食之道和而後萃如言鹿先呦呦而後食也下章

再舉絲聲重言旨酒又何也事之在嘉賓者不敢盡

其詞事之在我者不敢不盡其詞也又如鹿之食野

不量以物不量以地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苓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

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

言呦呦然鹿鳴則食野之苓矣况我有嘉賓可無燕

以樂其心耶故不惟鼓瑟而吹笙也且鼓瑟而又鼓

琴鼓瑟鼓琴宜其和樂之情而且極其湛樂之久我
今日有旨酒之燕湛樂如此者非無以也蓋以此安
樂嘉賓之心洞達以盡其誠款也

燕畢而止日以燕樂嘉賓之心在燕言燕已耳無溢
美無過規鹿鳴所以為雅之盛也

關雎夫婦也而曰友鹿鳴君臣也而曰賓蓋王者退
處於官則懼溺床第故相敬如友以持之尊居于朝
則慮隔堂廉故相洽如賓以通之而琢磨之資啓迪
之益亦因以收焉傳曰師臣者帝賓臣者王此之謂

詩翼

卷之十五

四

乎

四牡

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朱子曰首句是然其下云云者語疎而意鄙矣

人臣之事皆職分所當為不計其君之知不知也

序謂勞使臣之來或者遂泥為諸侯之使夫諸侯之

使來聘固曰來即本國之使來歸獨非來乎古者求

忠臣于孝子之門責人臣以忠必先之以孝毛傳所

謂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是已鄭譜意此等

詩竹文王時作故嚴氏因之曰文王未曾稱王而言
王事靡盬者諸侯受天子之命治其國西伯受天子
之命統諸侯皆王事也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也

詩緝曰使臣既還燕饗以勞之而歌是詩焉述其在

途之情而設為使臣自道之辭集傳曰駕此四牡而

出使于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

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是以內

顧而傷悲也

詩翼

卷之十五

五

說文曰者海為鹽煮池為鹽鹽苦而易敗故傳以不
堅訓之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也

言駕彼四牡駢駢而行不止者實惟嗶嗶眾盛之駱

馬也馳驅之勞如此豈無思歸之懷乎但以王事不

可以不堅固雖啓處而不遑耳此與首章一意而申

言之

翩翩者雝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也

言既為公義而不得歸父母之養缺矣試觀翩翩者

雖猶載飛載下而集于苞栩之上蓋得其所安矣我

今乃以王事靡盬之故至丁不暇養其父夫王事信不可不固也乃有父而不遑將我將何以爲情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也箋曰再言將母亦其情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也

言我之出使也駕彼嘽嘽之四駱載驟駸駸然而急

疾此時父母不遑將我豈不懷歸乎懷歸而不得是用作此四牡之歌以不遑將母之情來告于君也夫

臣勞于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

詩翼

卷之十五

六

可謂各盡其道矣

徐玄扈曰四牡采薇出車杖杜皆君上之言也今勞

其人而反托爲其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此備之

恨歲月之久往來之艱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

將母來諗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衷伏

慮畢達于繡屨之前而惻然推赤心以置人之腹盛

世君臣一體至于如此因是而思風人之言大都托

言以見志如美正刺淫間或華章其詞以爲懲勸皆

不必止爲其人之言也且雅之體視國風爲嚴王者

勞下尚托爲其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

風諸詩獨斷以本文爲正如行露氓者之類皆以爲

前人所自作拘之甚矣有如四牡杖杜無禮經及左

國明文可據其不定爲久役而怨其上者乎毛鄭之

流離百口其何辨哉

皇皇者華

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

光華也

朱子曰首句是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詩翼

卷之十五

七

大小行人之職詳于周禮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

禮達天下之六節成六瑞合六幣以和諸侯之好故

若國札喪則令聘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若國

師役則令稱禴之若國有禡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

禡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每國辨異之

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故諸侯不敢陵

下不敢暴小民附于德而服于義然則使臣之職良

重矣故遣之有歌勞之有歌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也

此詩王者遣使臣而代之言朝廷遣一使臣必擇其能及者付托之我今行矣其能無惕于心乎試觀皇皇者華則于彼原焉于彼照焉無地而不有矣況此駉駉衆多疾行之征夫每懷思常若有所不及慮無以宣上德而達下情也則求所以副其靡及之懷者寧容已耶

朱子言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托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

詩翼

卷之十五

人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賦也

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賦也

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

此四章求所以副其靡及之懷也言征夫既有靡及之懷矣欲副其懷當何如大抵已所靡及者人或及之人所靡及者天下人或及之故今我馬則維駒矣御馬之六轡則如濡矣以是而載馳載驅蓋將周于咨問而采取之虛中以集人之言也而又不但此以周于諏者計必謀而後規畫悉故我馬維騏六轡如

絲以是馳驅而又周爰咨謀以所周咨者就為規畫可焉而又不但此以周于謀者計必度而後酌量審故我馬維駉六轡沃若以是馳驅而又周爰咨度以所周咨者就為酌量可焉而又不但此以周于度者雖得其精詳然事不嫌于再三計必詢而後忠益愈廣故我馬維駟六轡既均以是馳驅而又周爰咨詢焉詢則所諏者益周而謀度者益無不當無不宜矣必如是庶不及者可及此懷或可少慰也非我征夫所當自效者哉夫以使臣將行而以是歌而遣之真

詩翼

卷之十五

九

得勸忠之道矣

本為遣使臣而作而叔孫穆子則以為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以為道僅榮其行以為教則思其志思其志則求副其事古之大夫于是有安詳審固之能于是有博聞強記之學
常棣
序曰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朱子曰序得之 詩記載朱子之言謂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

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

帝祿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與也

此燕兄弟之樂歌言常祿之華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其情義之相須豈能有如兄弟之重者乎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賦也

死喪之禍人情所畏而惟兄弟相恤無不致其情至

若積尸哀聚于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相求無不致其

詩翼

卷之十五

十

力此于變故之時見人之莫如兄弟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賦也

以脊令在原與兄弟于患難之時同心同力以相救

恤卽良朋之深交者不過付之長歎而已方固不能

以相及也此于患難之時見人之莫如兄弟也

兄弟闕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賦也

兄弟設有不幸闕狠于內情義若薄矣而有一外侮

則必同心禦之卽有良朋于此不能有所助也此于

禦侮之時見人之莫如兄弟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賦也

言人情當喪亂既平之後無死喪急難外侮之變既安而且寧矣斯時正當益篤兄弟之好可也乃有視兄弟反不如友生者是豈兄弟之親但可須于患難而無須于安寧乎必不然矣

饋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賦也

言視兄弟不如友生者豈以安寧無須于兄弟乎誠觀籩豆饋然而陳列飲酒飫然而醉飽此一家之安寧若可樂矣其必兄弟既具而無遠焉然後和樂而

詩翼

卷之十五

十一

相親慕孰謂安寧而可少兄弟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賦也

言不特燕飲須于兄弟也卽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之和尤必兄弟既翕而無乖戾然後和樂而且湛久

孰謂天倫而可無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宜其然乎賦也

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是兄弟能宜爾之室家也必

兄弟翕而後樂且湛是兄弟能樂爾之妻孥也兄弟

于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窮之以是圖而謀之其

宜樂之須于兄弟誠有信其然者然則安寧之時皆不可以無兄弟而安可視之不如友生也

嚴氏曰此詩專以死喪急難之事明兄弟恩義之至切雖朋友妻子皆不如兄弟之重八章之中勤拳反覆蓋周公處兄弟之變其事雖已往而懇切哀傷之心其痛猶未定也詩中雖不言管蔡之事而閔管蔡之心惻然溢于言辭之表矣

孔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故作常棣之詩以燕兄弟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召穆公

詩翼

卷之十五

十二

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

伐木

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朱子曰序首句是以下雖無害于理而以此說詩則支離矣

此詩本燕諸父諸舅兄弟而首章先之以求友鳥不以遷喬忘舊谷之侶王者不以居高忘盍簪之助推

之至于神聽和平而求友豈細故哉求之道亦惟
有惠顧而無失德免于斗且怒而已然則掃室布席
陳簋薦籩今日之燕又烏容已通篇詞雖褻而情彌
摯其屢取興于伐木蓋伐木非獨力而成亦有須友
之義焉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

詩翼

卷之十五

十三

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言彼伐木非獨力而成則丁
丁然彼此相應因見鳥鳴非獨為而和則嚶嚶然兩
鳥相呼且是鳥也有出自幽谷之中遷于喬木之上
復嚶然其鳴者非他有所求也乃是求其友之聲相
彼鳥矣猶肆其求友之聲如此矧伊人矣可不求友
生乎誠知友誼之重而篤朋友之好則在我已有召
致和平之理神之聽之將見和者終于和且平者終
于平矣

伐木許許醜酒有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
我弗顧於粢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

不來微我有咎 賦也

上言人當篤友此遂承言盡篤友之情彼伐木許許固無所不用其力矣況我之燕友其可不盡其情乎故燕必有酒而釀酒則有奠而甚美燕必有殺而肥狩則既有而甚備具此酒殺以速我諸父速之而來吾願也若不得已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無使我不設此酒殺有弗顧念也而匪直諸父然也雖異姓之諸舅亦然於乎此鮮明哉酒掃廷內也陳饋有八簋之盛而肥牡亦既備焉予以速我諸舅寧使彼適有

詩翼

卷之十五

十四

故不來無使我不設此燕有弗顧之咎也不計在人惟盡在已篤友之誼其庶幾矣

正義曰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諸父兄弟據族人為朋友者互說耳

伐木于阪釀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餼以愆有酒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滑矣 興也

言匪直諸舅然也即同姓異姓之卑者亦然彼伐木則于阪必于所生之地矣況我之燕飲不于所親之

人手故以釀酒則有衍而甚多以籩豆則有踐而陳列于以燕我兄弟皆無遠而具邇彼民之所以失德于朋友者豈必有大故但以乾餼之薄不以分人至于有愆耳故我于朋友時乎有酒則滑我或無酒即當酤我而相與坎坎然鼓我之鼓蹲蹲然舞我之舞但一及閒暇便飲此滑以相樂庶失德之愆可免而和平之福自我致之矣

詩翼

卷之十五

十五

真西山曰鹿鳴之詩以臣為賓伐木之詩以臣為友以臣為賓敬已至矣以臣為友敬益至焉玩伐木之詩止見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先士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君臣有相臨之分也

天保

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朱子曰臣歌天保詩答上五詩之燕之說序畧得詩意而古注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于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却說得尤分

明

此詩臣報君而作一二章託天福君而三章則形容之四五章託神福君而六章則形容之要知重戩穀福德所謂寓規于頌者以此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賦也

此人臣致祝以答其君之詩言君奉天道為天子吾願天之保爾不危定爾不傾保定者亦孔之固焉惟

保定孔固使爾之福盡極其厚何福不除舊而生新

詩翼

卷之十五

十六

乎又使爾之福多有所增益以是故無不全備而衆

庶焉凡此皆天之保定使然抑何其孔固也哉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

口不足賦也

言天之保定吾君不特此也福難于盡善天尤使爾

單厚多益者皆盡善而盡無一之不宜焉凡此皆所

謂百祿也爾有以受之矣而非一受即替也大又降

之以遐遠之福若見維日之不足焉其保定抑何孔

固哉

潘氏曰哲人為善惟日不足曰降爾遐福惟日不足者配戩穀者之精神而言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賦也

上言天福君已盡此遂極其形容言擬其興之高天也殆如山而又如阜且如岡而又如陵再擬其興之

盛長也殆又如川之流通當其方至之勢是其如山阜而又曰如岡陵如川而又曰方至有若增而高若

增而長之義信乎以莫而不增者矣天之福君蓋如

詩翼

卷之十五

十七

此

潘氏曰百祿從戩穀受是有以積之而高也故取象

于山阜岡陵有以濬之而長也故取象于川

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

壽無疆賦也

言天固有以福君矣神之福君又何如君子祭祀將

啓吉焉而諏日擇士獨焉而齋戒滌濯為饗焉以備

酒食凡既備矣是用孝心而享獻之行禴祠烝嘗之

特祭于先公先王由是以誠感通尸傳神意以擬于

人曰先公先王之君欲爾孝享期爾以萬壽無疆之
福使永為宗廟之主矣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福
為爾德賦也

言神之來格不特以萬壽福吾君也又且詒爾以多
福焉福莫多于天下民德之淳神將使君之民質實
無偽日用之間惟知飲食而已日用飲食便是質處
民之質是民自為德也而民之德即為爾德徧天下
皆質民即徧天下為爾德矣非神休何以至此

詩翼

卷之十五

十八

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為之詞必稱天以保
定之先公先王以詒之尊敬之義也福一也既稱天
又稱神忠愛無已廣肆其詞也

釋斯義也可見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情不外
于孝敬事不出乎本務故祝史無矯舉之詞無欺已
之舉廟中者天下之象也此便是民質福德張本與
上文戮殺磬宜一樣看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
茂無不爾或承賦也

上二章言萬壽多福此遂承上形容其進益悠久言

擬其福之進盛也殆如月之上弦而就于盈之勢又
如日之方升而就于明之勢再擬其福之悠久也殆
如南山之壽永不騫而且不崩又如松柏之茂無不
于爾或相繼而長生神之所以福君者如此夫福君
而托之天神則祈天法祖總不外一修德可知矣此
天保臣子美不忘規意也

詩翼

卷之十五

十九

詩言天神天非蒼碧神非幽渺德升而天降德往而
神來一呼一吸其應如響古之至人無刻不與天遊
與神處後世遂以為不可知之事耳然則又非以天
與神福君以君自福君也推其本而進之忠愛之至
也

郝仲輿曰文武盛時上下交而泰道成人心和悅周
公作是詩以鳴其盛先有太平之福忠愛之情而後
樂歌興非預作是詩徒使諸臣誇誦如後世羣臣矯
飾以誣其君非天保之情矣今觀其詞曰單厚諷以
仁也曰多益諷以損也曰戢殺諷以盡善也曰孝諷
以承先也曰質諷以治也終之曰爾德歸美之中責

難之義備所以為天保也

采薇

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
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
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朱子曰此詩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疏曰止言遣戍役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
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上為
恤之情深殷勤于戍役簡略將帥此故也廬陵云四

詩翼

卷之十五

二十

郊多壘卿大夫之辱

輔氏曰戍者勤苦之情大約有四一則舍其室家之
悲一則不遑啓處之悲一則家音隔絕之憂一則兩
雪饑渴之苦詩中備道之傳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
人忘其死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
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典也

此遣戍役之詩代役者而言我今以王命出戍矣此
何時哉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乃今歲三月之莫春也

試卽此時而計其歸期則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其在

來歲仲冬之月乎夫以歸期之遠如此室家于是乎
舍而啓居于是乎不遑矣然所以靡室靡家者直以
玁狁之故而所以不遑啓居者亦以玁狁之故豈上
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哉

箋曰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
也
疏曰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思怒寇也

詩翼

卷之十五

二十一

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典也

言既已出戍豈可以私其家乎采薇采薇則薇亦始
生柔止矣曰歸曰歸念歲莫之遠則心亦憂止矣憂
心極其烈烈而且飢渴之不堪當此時豈無室家之
思然我戍未已誰人可使歸而問我之室家乎是家
不可忘也當為國而忘之矣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
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典也

言非特忘其家已也卽身亦不收自愛焉采薇采薇

則穢亦既成而剛止矣曰歸曰歸則在來歲之陽止矣夫以王事不可不堅固雖啓處亦不遑暇當此之時非無愛身之念也特以王愾未除憂心爲之孔疚我行其何來歸之望耶是身不可忘也不得不爲君而忘之矣

首章是因人之私情激而用之不說到忘家忘身二二章再激昂轉一念曰我成未定靡使歸聘而家可忘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而身可忘文情曲折淺深有序

詩翼

卷之十五

二十五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與也

上二章既言以國故忘其家與身此遂預言其蓄勇以待敵言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彼戎事之路車何人之車乎乃君子之車也君子既有此美盛之戎車駕之以行而駕車之四牡又業業然而壯健然豈敢恃此而安居乎尚當奮勇克敵期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動出萬全可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

奔魚服豈不日戒賦也

上言蓄常勝之威此又承言預嚴守備之戒言以戎車而駕四牡四牡則騤騤而壯盛則爲將帥之依乘士卒之所庇托且四牡翼翼而行列之整洽象奔魚服而器械之精好武備飭矣然豈可不日相戒戒乎

此二章乃車戰方曰三捷而即曰日戒曰孔棘固勉之以從王之義亦教之以禦戎之略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

詩翼

卷之十五

二十五

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賦也

言是役也誠忘身家以嚴戰守而獵狁無虞歸期可預道矣因追昔我之奉命而往也時所見者楊柳之依依乃舊歲莫春之候也據今我之來時所遇則雨雪霏霏然盛乃今年季冬之際也而且行道遲遲回遠又重之以載渴載飢我獨何心能不傷悲哉弟此歸途之景誰則知我有如此之可哀也耶夫王者遣戍諷之以義而又憫之以情戍役感此其誰不思奮

哉

謝登山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

所謂本人情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合

看

出車

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朱子曰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詩闡曰序以出車為文王時勞還帥之詩夫文王未

嘗為天子稱王今首章言自天子所三章言王命南

仲王與天子果何指耶若是追述則當明言文王或

詩翼

卷之十五

二十五

周王如大正諸篇所咏矣然大正亦未嘗目文王為

天子說者強求其解歸之商紂夫此周人詩也何為

崇紂至此

詩緝曰采薇方遣行之初而預道其將來之勞苦見

深體之心也出車杖杜當還歸之後而追述其已往

之勞苦示不忘之意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賦也

此勞還帥之詩追述其始而言昔出征之始我命出

我之車于彼郊之牧矣而語其軍眾曰是行也從天

子之所而來付託蓋甚重矣于是遂召彼御車之僕

夫使之載其車以行且戒之曰獫狁陸梁王事之難

多矣此行當急于趨事不可少緩也

詩緝曰一章述其前時之忠敬以慰勞之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矣建彼旄矣彼旄旄斯胡

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賦也

言我出我車前軍之在牧者已有旗以統之矣而後

軍之出于郊者則統以龜蛇之旄焉又飾以旄端之

詩翼

卷之十五

二十五

旄焉彼前之旗也與此後之旄也旆旆飛揚前後有

度而軍士悉視之以止齊矣斯時也將帥以王事在

身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感之亦以將帥之心為心

而憔悴也詩志曰憂心悄悄南仲成功之本也

詩緝曰二章述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之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彭旂旄旄旄旄旄旄旄旄旄旄

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賦也

彼朔方之地近于獫狁者也今此出車之役乃王命

南仲為將往城于朔方但見出車則彭彭然而眾盛

旂旄則夾夾然而鮮明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衆軍

而曰天子命我守城于朔方是稟天威以行事至不

可忽者也車旂號令之間有奮揚之威如此是以威

聲遠播而有備無虞獵狃不戰而自除也

詩緝曰三章述其前時之奮揚以慰勞之也

詩記曰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

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

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賦也

詩翼

卷之十五

二十六

言獵狃旣襄歸而在塗也因憶昔我出車而往所見

者黍稷之方華乃往歲季夏時也今我來思但見去

冬所雨之雪積凍始釋爲泥塗此今歲孟春之候矣

蓋以獵狃內侵王事多難故載離寒暑之久而啓居

有所不遑也當此時豈不懷思歸之心乎特畏此臨

道之簡書付託甚重是以欲歸而不敢耳

只就獵狃說詩緝云此章述南仲北伐還師又承命

西伐之事不必增此

詩記曰采薇之所謂往遺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

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

而在道時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

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賦也

師旋在途當其未至想室家感時物而思之若曰今

嘒嘒然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趨趨然跳躍而

從之者阜螽也此正春暮之景行者可以至家之時

于此未見君子憂心蓋忡忡然往來于中矣必旣見

君子然後心可降耳然此宜歸不歸今何在平意者

詩翼

卷之十五

二十七

獵狃甫平西戎竊發赫赫南仲又移師以薄伐西戎

乎不然何不及此卽歸乃屢我冲冲之憂耶

是設爲室家之言伐西戎非實事也按宣王元年命

大夫秦仲征西羌死焉其子莊公兄弟五人率王兵

七千遂破西羌并有犬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絕不

經見斷作想像語爲是

春日遲遲舟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芣祁祁執訊獲醜薄

言還歸赫赫南仲獵狃于夷賦也

言將師之凱旋也但見春日暄妍之候舟木則萋萋

倉庚則喈喈采繁者則祁祁而衆盛于此之時執其可訊問并獲其醜衆而薄言還歸豈不可樂哉然此伊誰之功乃赫赫之南仲致此徽猷之平而得是樂也厥功不亦美哉吁周王之勞還帥如此可謂曲盡其道矣

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普而歸曰凱旋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徽猷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略地屠城與

詩翼

卷之十五

二十八

尸蹠血之事也

杖杜

序曰勞還役也

詩傳闡曰詩傳以此詩為勞戍則戍為戍臣也而士卒亦在其中矣鄭氏見出車與杖杜相次故以出車為勞還帥杖杜為勞還役而妄立殊尊卑之說似二詩為每年勞帥役通套者夫出車明言赫赫南仲豈勞他帥亦可歌此乎若杖杜之檀車四牡豈所禦于卒伍其為勞戍臣可知已實之晚葉之萋俄及祀之

采物以志景而情係焉初則料其違止繼則望其歸止繼則臆其不遠乃至假卜筮以決其邇止此皆閨情所必至詩人乃曲體而代寫之

沈氏曰不言其已歸之樂而言其未歸之思蓋舉人情中之篤至處以懋勞也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

心傷止征夫違止

賦也

此勞戍還之詩故追其未還而思之言我于征夫固無日不思但于將歸未歸時所思尤感物而倍切者

詩翼

卷之十五

二十九

試觀彼特生之杜有皖其實則秋冬之交時物變矣征夫以王事靡盬之故乃繼續我日至于十月陽止之時正畢戍當歸之候故女心感此傷悲而念之曰十月戍畢者有常期今當十月征夫亦可以暇矣庶其得歸也哉

有杖之杜其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

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

言杖杜之實此由去年冬畢戍時也今有杖之杜其萋萋而盛則又春將暮之候矣而征夫以王事靡

蓋之故人役于外使我心感之而傷悲傷夫卉木萎
止女心安得不悲止當此時征夫亦可以歸而至家
矣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輶輶四
牡瘖瘖征夫不遠賦也

言春將莫而不歸猶未過期也今陟彼北山言采其
杞之時則春已莫矣征夫乃以王事靡盬之故久役
于外寧直動室家之悲且貽我父母之憂吾想夫檀
車之堅者今已輶輶而敝四牡之壯者今已瘖瘖而

詩翼

卷之十五

手

罷則征夫之歸當不遠矣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適止賦也

征夫不裝載來歸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况歸期已
過而猶不至則我心多為憂恤宜何如哉且卜且筮
相襲俱作合言于繇而皆曰近則征夫必適而將至
矣

馮氏曰歌林杜者直示人以期之不爽而借室家寫
之耳信而後勞其此詩之謂乎

徐氏曰王者之勞歸士曲盡人情此所以師出可與
危師入可與安而無積怨離叛之事也

南陔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朱子曰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
考之其篇次當在此

笙人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于詩者歌
也寓于樂者聲也以其用于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
其義是以因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以其辭

詩翼

卷之十五

手

者乃本凶之非失凶也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

雅無諸侯之別故毛氏列以為什如軍法十人為什
也自鹿鳴至魚麗十篇為鹿鳴之什外南陔白華華
黍三詩有目無篇不與焉皆文武之雅也朱子以至
詩配數改編從朱子

詩經朱翼卷之十五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六

北平孫承澤學

白華

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朱子曰亦笙詩序尤無理

華黍

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朱子曰亦笙詩所謂有其義者非真有所謂無其辭者乃本無也

詩翼

卷之十六

一

宋黃震曰自劉原父按儀禮鄉飲與燕禮皆以笙入

與歌相間以為笙者有聲無辭詩非亡失乃本無其

詩雪山王氏亦云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

折命嘒七曲有聲無詞至晦菴云六詩曰笙曰樂曰

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說尤著今詩記

詩辨世所共用者乃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辭之亡

非有無之無也愚按古者亡即無字亡其辭之說云

出于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為無王雪山云西漢

亡一人之獄是也若詩記之辨則曰國語叔孫穆子

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

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故亡為

失亡之亡愚謂國語言歌則鹿鳴三篇有詞之可歌

也儀禮不言歌則南陔六詩無詞之可歌也此不足

疑也又詩緝之辨則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

本因其辭而知其義後亡其詞則惟有序所言之義

耳愚謂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具存

者鹿鳴之詩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詞曲之可歌

者如長清短清與長劍短劍之類雖無其詞未嘗無

詩翼

卷之十六

二

其義也此亦不足疑也

黃氏佐曰南陔六詩序皆以訓詁為詞定出後人之

附益先儒所以因此而併疑小序之非古也

魚麗

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

治內采後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

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朱子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

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魚麗于鬻與也 鱸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鬻與也 鱸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鬻與也 鱸君子有酒旨且有

三章與燕禮之盛言鬻所以取魚而魚之麗于鬻者

不惟有鱸而又有鮒況我君子有酒以燕賓也凡所

薦之物不惟旨也而又且多焉魚之麗于鬻者又有

鮒鱸况君子有酒以燕賓又見其物之多而且旨豈

徒以多而已乎魚之麗于鬻又有鱸鱸况君子有酒

以燕賓又見其物之旨而且有豈徒以旨而已乎總

詩翼

卷之十六

王

是反覆極道之不必言旨與有比多為尤全備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借矣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賦也

物即指所設之酒食也凡脩則患不美今則多而又

嘉矣美則患不齊今則旨而又借矣有則患不宣今

則旨而又時矣所稱多也旨也有也即上之多與有

也所稱嘉也借也時也即上之旨也蓋上言燕禮之

盛此則指其盛而著其為曲全也王應之曰後三章

衍前三章之辭

陳氏曰王道之成也物有大而可觀君子引而志之

以神明其政故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

四靈以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

由庚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朱子曰此亦笙詩

南有嘉魚

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

詩翼

卷之十六

四

者共之也

朱子曰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

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集傳曰此詩燕饗賓客而因所薦之物以道達主人

樂賓之意也會說曰與魚麗皆通用之樂主不專指

君賓不專指臣也

南有嘉魚然單單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與也

燕饗之樂歌言南有嘉魚則然而單單矣况君子

有酒可以洽賓主之歡則與嘉賓式燕以樂于以致

殷勤之意者不容已矣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興也

不但已也南有嘉魚則烝然而汕汕矣况君子有酒

則與嘉賓式燕以衍矣

單集傳作養汕集傳作櫟陸農師曰魚欲逸則單之

使入欲伏則汕之使出君子求賢上籠之如單下滌

之如汕似覺扭合王雪山曰單單魚回幹水聲汕汕

魚上水貌皆羣行自得之意愚謂此說與本文烝字

合且與樂衍字義亦與得相協証解新樂也衍與樂

詩翼

卷之十六

五

稍別樂主發舒衍主恬適即樂之真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興也

言不但樂之衍之已也南有樛木惟下垂則甘瓠纍

于其上固結而不可解矣况君子有酒降下賢之典

以燕賓所以綏安嘉賓之心者固甚至矣

翩翩者雛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興也

言又不但已也彼翩翩者雛則烝然羣飛而來往來

不已也况君子有酒降無已之誠以燕賓則獻酬交

錯更見其有加無已也會說曰式燕又思言嘉賓于

此一酌一獻既燕之矣且醉且酬而不厭其為煩也
是之謂又思

范氏曰方在燕也而即云又思見情之無可既也此

從集傳中後說

崇丘

序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朱子曰此亦笙詩

南山有臺

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

詩翼

卷之十六

六

之基矣

朱子曰序首句誤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劉氏曰通前燕饗嘉魚兩篇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為

優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之視之者為尊賓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興也

燕饗之樂歌言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又有萊矣我樂

只之君子則邦家賴之以莫麗矣君子之壽則萬年

而不可窮期矣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

可觀南山則有桑矣北山則又有楊矣樂只君子既為基洵為邦家之光矣則德以享壽無期者又將萬壽無疆矣

輔氏曰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為邦家之基本所謂治生乎君子言賢者為國之楨幹也邦家之光美其可以為邦家之顯榮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既足以為邦家之基本與顯榮故因祝其壽之

詩翼

卷之十六

七

無期限而無疆界也

呂仲木曰臺萊多根以興基桑楊遠條以興光 宋氏曰邦家之基光即是德不是德足為邦家之基光此以已然言 輔氏曰萬壽二句願之之詞迥不二

句必之之詞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

南山則有杞矣北山則有李矣此樂只君子則善政善教而為民之父母矣此樂只君子則令聞令譽始

終一致而德音為之不已矣

民之父母正基光之實處美其已然之德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興也

南山則有栲矣北山則有杻矣此樂只君子則享眉之壽而壽考之有徵矣此樂只君子則極德音之茂而聲聞之四達矣

君之自塞也基于命臣之奠基也基于民故咏其為民父母邦家之基也基以德邦家之光也光以輝故

詩翼

卷之十六

八

咏其德音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興也

南山則有栲矣北山則又有杻矣樂只君子萬壽不但徵于眉也遐不獲黃耇之壽矣樂只君子從此保艾爾之后日不殊于今日矣既祝其保艾于今日者又保艾于後所謂美不忘規也

美與祝總見尊賓之意周禮所謂以燕享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此類是已且祝君子以壽而必先之以德

非苟祝者

詩說曰國家當數聖人經營之後控馭不患其不遠
彈壓不慮其不重正恐控馭彈壓之太過有傷宇宙
和平之脉故虎賁之士脫劍矣敦商之旅之國矣無
所復需之也而為國家培命脉潤太平宜民人貞久
遠不得不資于藹藹之吉人于在燕之君子必舉其
樂只者而歌咏之不休其意深矣

由儀

序曰由儀萬物之生各遂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詩翼

卷之十六

九

朱子曰此亦箴詩

蓼蕭

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

朱子曰序不知此為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
以為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

鄭氏曰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

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服見曰同是也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以訓恭儉故設几而

不倚爵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于是有折俎加豆酬

幣晏貨以示容合好今日燕笑語今日孔燕豈弟故

知為燕諸侯之詩然饗亦未必不可通用耳按康侯

承寵澤于君與蓼蕭之承露固無以異而序云澤及

四海則漫泛甚矣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今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興也

天子燕諸侯之詩言長大之蕭零露漙漙然于其上君

子來朝而既見之則我心輪寫而無留恨矣于是設

之為燕而笑語以相洽夫人臣而能寫君心承君寵

詩翼

卷之十六

十

若是以有得君之譽而且安享其位也

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禮記註曰饗

以嚴為主故曰訓恭儉燕以親為主故曰示慈惠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

考不忘興也

既見君子而其文明之著為國之龍為國之光信可

喜也然是龍光之德始終如一至久不渝則德之入

者自壽之久故壽考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今

德壽堂 與也

既見君子而燕飲之間豈而和樂弟而平易固可美也然是豈弟之德孚于家庭兄弟皆宜則德之美者自壽之善故壽而且樂也 方文伯曰孔燕者君厚之以燕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偉華冲冲和鸞雖萬福攸同 興也

君子之來朝偉華冲冲而下垂見忠順之意矣和鸞雖離而齊鳴見和平之度矣是來儀之盛皆足以徵

詩翼

卷之十六

十一

侯度之謹也是以受知于君而萬福皆同聚于其躬也萬福攸同終首章譽處之意

讀蓼蕭燕飲而下之情通矣譽處而上之恩接矣觀龍光豈弟則下無匪棄之德觀偉華和鸞則上無陵夷之勢矣

湛露

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傳聞曰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于王王晏樂之于是乎賦湛露蓋古者饗以調恭儉燕以示慈惠燕行

于寢膳宰具官饌于寢東非若饗行于廟故曰在宗

載考其禮一獻四舉酬酢降脫屣升坐無笑爵無笑樂以醉為度非若饗之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故曰不醉無歸蓋觀儀禮所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官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閭人執大燭于門外則夜飲之禮古誠有之詩說以為天子燕同姓諸侯意亦近似然大槩或可通用耳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厥厥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

天子燕諸侯之詩言彼湛湛露斯匪陽則不晞矣厥

詩翼

卷之十六

十一

厥之夜飲必醉而後歸不醉則無歸矣厥厥依毛傳作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厥厥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

彼湛湛露斯則在彼豐草矣厥厥之夜飲何在乎則在宗室之中成其燕飲之禮焉鄭氏曰載之言則也考成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

彼湛湛露斯則在彼杞棘無一不被矣顯明允信之君子當厥厥在宗之燕飲非不多也然皆持敬而不

亂其令德固在望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典也

彼其桐其椅則其實離離無一而不感矣豈弟樂易之君子當厭厭在宗之燕飲非不多也然皆莊淑而威儀不愆其令儀固在望也

傳闡曰箋以豐草喻同姓諸侯以杞棘三類喻異姓諸侯桐椅同類異名喻二王之後則鑿矣夫同姓異姓未必不有時合燕然取喻之義殊不爾蓋杞棘中堅承露雖厚而不屈有強幹意故以興顯允之令德

詩翼

卷之十六

十一

卽酒誥所云剛制也桐椅高竦其實離離而下垂有恭順意故以興豈弟之令儀卽宛塲所云溫克也要以令儀卽令德之符所謂飲酒孔嘉者也

劉記曰天子以功燕諸侯而詠彤弓以私燕諸侯而詠湛露以朝燕諸侯而詠蓼蕭其詞曰中心覲之曰令德令儀曰爲寵爲光其德不爽皆于受厚之中寓勸導之意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

詩經朱翼卷之十六 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七

北平孫承澤學

彤弓

序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朱子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傳闡曰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以覺報宴故孔叢子曰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賜必以弓者何正義謂爲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以赤玃弓

詩翼

卷之十七

一

漆以黑賜弓赤一而黑十周尚赤以赤爲重是已錫弓矢必以饗禮行之燕或至夜而饗則于朝立成不坐設几不倚爵盈不飲獻如其命數而止不必于時之久故一朝可以成禮然亦見王者勤于待賓賞不踰時如是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覲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賦也

天子燕有功諸侯言彼彤色之弓昭然弛而不張我皆日受之弓人藏之王府正以待有功者而錫之今

我有嘉賓正其人也中心實欲賦之于是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饗禮一朝而行彤弓卽一朝而錫矣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賦也

言彤弓昭然而弛我受而載之以弓樂誠重之以待有功者今我有嘉賓正其人也中心實喜悅之以故鐘鼓既設而以賓禮尊之于此而右則弓亦卽于此而錫矣

彤弓昭兮受言樂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

詩翼

卷之十七

二

朝饗之賦也

言彤弓昭然而弛我受之而樂之以弓樂誠重之以待有功者今我有嘉賓正其人也中心實好樂之以故鐘鼓既設而復酌以厚之于此而醕則弓亦卽于此而錫矣

箋餘曰凡燕饗之禮食則侑賓勸飽飲則酬賓勸酒皆用幣此饗有功諸侯則以弓代幣侑卽以弓侑酬卽以弓酬也右卽侑也

賜弓必本其始而言之曰昭曰穢曰載曰樂何也欲

嘉賓釋而思也弛弓之意默寄于張弓之人故曰中心賦之想其人之威望可以坐鎮彈壓者也能弛弓所以賜弓故中心喜之好之去功臣之名目而止云嘉賓意亦可思

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弓矢及圭瓚其賜之圭瓚使得爲噐以祭先也其賜之弓矢使得待王命以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伐典恭重矣後儒者遂以爲得專征伐嗟夫征伐而諸侯可專是作威不必維辟而春秋之戰皆義戰矣

詩翼

卷之十七

三

菁菁者莪

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朱子曰此序全失詩意集傳曰亦燕飲賓客之詩

鄭氏曰序以菁莪爲樂育材更衍之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天下喜樂之然則則喜則休所稱我者其誰亦泛指天下耶朱子謂其全失詩意審矣蔡氏曰鄭氏以百朋爲官爵以載沉載浮爲文武並用刑鑿矣

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

我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之
歟愚以為此說甚佳行禮于學校不止樂育材古有

大禮多于學校行之如道師獻賦之類是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興也

燕飲賓客言彼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誠可樂矣既見

君子則仰慕之情以慰其樂也且有儀以將之而樂

非殷勤徒切者矣然是儀非強為也出于中心之喜

詩翼

卷之十七

四

也再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誠可喜矣况既見君子

我心不則喜乎而是喜也又非可以易言也再觀菁

菁者莪在彼中陵誠可喜矣况既見君子不如錫我

百朋之多乎百朋正喜之極也而總之一樂也此燕

飲之儀不容已于有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興也

言今日既見之喜如此不追未見之思何以見既見

之喜乎試觀汎汎楊舟則載沉載浮無所定矣向我

于君子未見之時與其來又恐其不來心之靡定亦

猶是也今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休然安定矣則夫我
心之喜百朋之錫而樂且有儀也又豈容已哉

箋餘曰王人接新賓必用儀文以定禮少進而款洽

則喜其所見不異所聞再進而探其底裏欣欣焉如

獲生平所未曾有因還想平日未見時浮沉無定今

幸有此如之何不暢懷滿志明良會合可入圖畫

六月

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

鄭氏曰六月之師蓋宣王中興第一舉而不與江漢

詩翼

卷之十七

五

常武並列者彼之為告廟策勳此之為讎賓敘款彼

之為六飛親駕此之為四牡徂征彼則歸功于天子

而此則歸美于人臣詞氣固不侔也

毛氏以從六月至無羊十
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駉駉載是常服獫狁孔熾我

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賦也

宣王命尹吉甫北伐有功而歸詩人作此以敘其事

言冬夏非典師之期今乃六月興師皇皇不安戎車

則既整飭四馬則皆強盛而兵服則亦載于車馬之

上所以若是急者蓋以獫狁之勢甚盛不容以不急
蓋王命出征以正王國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
三十里王子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

言六月與師四牡駉駉之中既比物而齊其力又四
驪而齊其色馬何有餘耶且閑習乎馬而皆中法則
教又何有素耶于是維此六月棲棲之時即既成我
所載之常服我服既成即日引道盡三十里之舍而
止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常度如此所以然

詩翼

卷之十七

六

者蓋以王命于此出征欲其敵王所愾而佐天子之
烈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顛薄伐獫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其
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賦也

觀駕車之四牡脩長而且廣大其廣大之狀殆有類
然以此薄伐獫狁誠足以奏大功矣然吉甫整肅戒
慎有嚴有翼以共武之事焉以此共武之事足以襄
彼獫狁而底定王國矣范氏曰凡兵事莫尚于嚴莫
先于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以定王國也

獫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
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賦也

獫狁不自量度而深入為寇逼近京邑是以出師征
之幟文而畫鳥章以統前軍絳帛而為繼旄以統後
軍是固央央而鮮明矣而有元戎十乘先啓行而
為軍之前鋒聲罪致討蓋必克之威也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獫狁至
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賦也

詩翼

卷之十七

七

前如軒也駕戎車者有四牡既壯健而且閑習也
此有制之兵勇亦以薄伐驅至太原而止取其可以
匡王國而佐天子不窮追也文武哉吉甫也文足附
衆武足屈敵萬邦以之為法矣

疏曰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此無其事明其不戰
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蓋戰也何以
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狄狄驅之耳與此
同

吉甫燕喜既多受社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

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賦也

吉甫班師言歸燕飲喜樂而功奏王國慶集一已天下之福皆其福矣乃其所以設燕者則以其歸自鎬方以久行而還故為之飲酒進饌于朋友而無鼈膾鯉以為之享也而當時諸友之與燕者有孝友之張仲在焉以文武之吉甫為主而以孝友之張仲為賓其燕之善為何如也而即此推之吉甫之成功于外蓋有所本矣

朱豐城曰詩人美吉甫之燕而并及乎張仲者正以

詩翼 卷之十七

八

見宣王之中興以有吉甫而吉甫之成功以有張仲也

馮氏曰六月之章揚厲略盡顧獨于獻功酬勲繁置

弗論而第舉其文武之德舉其孝友之友若不僅以

邊功重吉甫者亦若不僅以神武誦宣王者

采芑

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

朱子曰南征荆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鬪故只

盛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鄒氏曰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閒暇者吉甫承頌

敗之後敵驕兵情應變不得不敏及北寇平軍警振

方叔再出從容運籌而南蠻奪氣矣故言車則非戎

車言馬則非戎馬言服則非戎服陳思平蜀論曰將

以謀謀為創戟策略為旌旗其壯猶之謂乎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泄止其車三千師

于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真籊籊

魚服鈎膺籊韋與也

詩翼 卷之十七 九

詩人美方叔南征而作言師之行也薄言采芑則于

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承命南征始臨而統之見

其車則衆盛矣師徒之扞敵者則練習矣而其總率

以行也則見馬之順序焉車之鮮赤焉車上之備則

竹簟以蔽車魚服以藏矢焉馬上之制則鈎膺以為

飾籊韋以為御焉軍容蓋無有不盛也

箋餘謂采芑民間自采也有兵行過野耕不止耘不

變光景然不如依集傳作軍行采芑而食為妥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泄止其車三千旂

旒中央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瑯瑯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珍葱珩 興也

言軍容之盛不特此也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
中鄉矣方叔澄止其車不特三千而旂旄以統衆者
又且有央央之色矣由是方叔率之以行車不但簞
弗魚服也且以皮約束其轂而車衡之上又畫以錯
雜之文馬不但鈎膺儻幸也且在鑣之鸞四馬故入
瑤瑤然其和鳴但見方叔此時報天子之命服蔽膝
有芾也服黃朱之芾皇然而有色佩玉有葱珩也服
服葱色之珩瑤然而有聲不事張皇而從容整暇若此

詩翼 卷之十七

十

駝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澄止其車三千師
于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
淵淵振旅闐闐 興也

言不特軍容之盛已也且見軍律之甚嚴焉試觀駝
然而疾者彼飛隼之鳥也其飛乃高至于天然亦集
于所止之處是飛雖高而能有節如此方叔澄止其
車雖有三千之衆可謂強盛但見其率之以向敵也
以三軍之耳目在金鼓設鉦人以伐鉦設鼓人以伐
鼓使各有所司以明進退之節又以三軍之約束在

號令故陳訓其師而鞠告其旅使各有所戒以申其
進退之令由是顯允哉方叔方其合戰而進衆以出
也則伐鼓以為節而其聲淵淵及其戰罷而振旅以
入也則伐鼓以為節而其聲闐闐夫師衆之盛而進
退有節如此

程子曰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以一句說兩事其
義自明近世混為一事遂多疑議

秦爾蠻荆大邦為警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
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詩翼 卷之十七

十一

玁狁蠻荆來威 興也

言秦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警方叔乃當朝之元老其
謀猶固克壯也但見方叔率止執訊有人獲醜有人
且戎車嘽嘽嘽嘽而又焯焯如霆如雷之急疾兵威
之盛如此亦足見壯猶之一班然此顯允之方叔則
又無借此也當征伐玁狁威名久著蠻荆聞其名而
皆來畏服也

陳氏曰南征北伐二事皆是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追
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

車攻

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改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鄒氏曰嘗觀無逸之訓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乃詩美宣王田事不一而足何也此正宣王所為無逸也蓋古者蒐苗獮狩之法實與軍政相為表裏先王陰用其道使人由而不知而後王藉為利獸之樂是故攷于有洛五子作歌恒于遊

詩翼

卷之十七

十一

攷三風垂訓乃宣王之舉則異乎是彼其乘積衰之後奮然圖治蠱事終而內事始東萊呂氏所謂王賦復軍實盛師律嚴上下洽綜理周者蓋具見之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麗麗駕言徂東 賦也

宣王中興復會諸侯于東都而舉獵事詩人美之言

車堅馬齊百廢具興矣而駕是四牡正將往東都而

復先王之曠典也此章泛言有東都之行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

車善馬肥正將從甫田之內而行狩獵之大禮此章

指言為甫田之狩也

呂東萊曰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而二三章先言田獵蓋有司先為戒備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之子于苗選徒鷺鷥建旒設旆搏獸于放 賦也

有司之佐王而獵也數其車徒有鷺鷥之弊軍賦之盛可知而車徒不謹惟數者有聲軍律之嚴可知由是建旒于車後設旆于旒端以此旗幟統此車徒而搏獸于敖山之地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行獵也

詩翼

卷之十七

十三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朱子曰不敢斥言王故以有司言之是也孔疏曰夏獵曰苗則此是夏田也上云行狩者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于三時故又為冬獵名耳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馬會同有釋 賦也

諸侯駕四牡以來會奕奕然有聯絡布散之形而服此赤芾于股金馬于下以會同于王庭者陳列聯屬極其整齊蓋天子勵精而人心敬畏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而謹其禮也

上章言選徒宜即接行狩而顧以會同間之正謂東

都之行原為會同必待既畢而後舉耳既朝會而同

心舉柴一舉柴而射御皆善總是徂東一快事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賦也

會同既畢田獵斯舉彼射必資于弓矢也決拾則既

飲其右指左臂各相適矣射必資于弓矢也弓矢則

既調其強弱輕重各相得矣斯時也凡我來會同之

諸侯既同心協力莫不助我舉此所獲之積禽焉此

章言諸侯助田獵而一其志也

詩翼

卷之十七

十四

四黃既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賦也

田獵之舉但見四黃既駕兩驂不倚則馬之有餘者

又教之有素且御者不失乎馳驅之法而射者即舍

矢有如破之能此章言田獵而見射御之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旌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賦也

田事既畢馬無事馳遂矣旌無事披拂矣而徒則斷

杖而走御則按轡而行雖至于終事而人心無驚擾

之忠也得十于每等之中散餘于得十之外雖日多

獲而君庖無過取之數也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會

均也

毛氏曰一日乾豆二日賓客三日充君庖故自左廡

而射之達于右廡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

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廡達于右廡為下殺以充

君庖

朱子曰古者田獵獲禽而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

不獻孔氏曰百傷當面射之踐毛謂在旁而逆射之

前者皆嫌誅降之義不成禽惡其害切小也

朱克升曰凡射皆逐後從左廡而射之故曰逐禽左

上殺中殺下殺每殺只取三十總共九十九之中

又只各取其十上殺中殺君得之以奉宗廟以待賓

客只下殺君自用之總是君得三十以充大庖其餘

六十及三不獻之類則頒諸澤官之射者所以不盈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賦也

王之往獵始而選徒之囂囂終而徒御之不驚蓋但

闕師之行而無有諠譁之聲也夫一田事而始終靜

治若此信乎其為君子之德誠哉其為大成之業此

則總敘其始終而深美之也

此詩言田事以上七章既序其始終以成篇矣末章

詩翼

卷之十七

十五

又言其始事之整肅終事之有成以深美之亦猶楚

辭之有亂辭也

吉曰

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以禮以奉

其上焉

朱子曰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前狩于東都此狩于西都焦護及鎬向嘗為獵狝所薦食今于此從禽所以耀吾軍士昭文德而威不軌意防固弘遠哉周公立政之訓成王曰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績以觀文之耿光揚武之大烈召保顧命之誥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宣王其有得于斯乎車攻之射夫吉日之賓客皆請侯也選徒舉柴之類言于車攻伯禱差馬之類言于吉日蓋彼此互見意相足也

詩翼

卷之十七

十六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賦也

宣王田獵于西鎬詩人美之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于戊辰之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則車牛馬健可以升高歷險而逐從禽獸之羣衆也此先時而修獵之具也

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祭事為內田獵行師為外戊庚皆剛日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麋麋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賦也

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乘牝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此臨期而擇獵之地也

漆沮周家王氣所鍾之地田狩于此亦見紹祖之思

瞻彼中原祁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

燕天子賦也

田獵之地既擇由是而行獵也但見瞻彼中原其地祁祁然而大故其獸孔有而多或儻儻而趨或俟俟而行或三而為羣或二而為友誠獸之所同而為天子

詩翼

卷之十七

十七

子田獵之所矣從王之人悉自率左右各供田獵之事以樂天子之心也此言物產盛而臣協力以樂乎君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豨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賦也

言既率左右以燕天子則既張我之弓而既挾我之矢但見一發即中彼小豨即殪此大兕所獲禽獸不惟可以講武亦可以備燕左右之人在獵為射夫在燕為賓客且以所獲者進于賓客而酌醴也此言獲

獸多而君備禮以燕臣也

范氏曰行狩所以收文武之盛業合宇宙之人心非區區從獸已也夫因四時之田以成其禮會九州合圖以成其法非禮非法則失先王之意君子之所弗成也故宣王常狩于岐矣而石鼓之詩不與車攻吉日並錄何也石鼓不成其狩也車攻吉日成其狩也故一去一取也

鴻鴈

序曰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

詩翼

卷之十七

十八

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朱子以此下時世多不可考而集傳仍存舊說謂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

此詩重在哲人二句勞來還定安集仁也而行仁全在智故沐浴膏澤者而感激于哲人臨大衆曰容保民無疆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意亦同此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

此錄家 興也

流民追敘流離之苦以鴻鴈肅肅之勞興已之出奔劬勞于野外而其劬勞可矜者皆夫婦分散而鰥寡可哀之人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興也

此章自幸還定之安以鴻鴈中澤之集興已之反而築室各營其止居是雖未免于一時之勞而終可以獲安定之休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

詩翼

卷之十七

十九

我宜驕 此也

鴻鴈哀鳴蓋幸中澤之集而念肅肅之勞也流民作歌亦幸安宅之處而念劬勞之征也然哲人則知我歌之作乃因逸而思勞若匪哲人則謂我忘勞而縱逸特宜其驕情之情也比意重哀鳴上蓋痛定思痛感慨彌切故表已作歌之意而慨人之不周知也范氏曰宜驕者劬勞而已安宅易知也安宅中之劬勞難知也

章氏曰民一也得其所則歌鴻鴈不得其所則呼黃

鳥為人上者可以省矣

集傳改此篇為流民自言前人有非之者曰鹿鳴至

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雜入

其中愚以為此雅之兼乎風者也故為小也

庭燎

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安成劉氏曰詩中無箴意

鄒氏曰王心憂勤卧不安席惟恐朝常之失故嘗瞿

然而問詩人述其意以成章而序又以為箴之者以

詩翼

卷之十七

二十

其每問愈宴也然自未央至向辰自聞聲至辨色作

詩次第自應如此若將景色倒敘豈成文理或又謂

視朝必待辨色而問夜已始于未央進銳退速非可

繼之道則幾于說夢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賦也

宣王將視朝而問今夜何如哉意者夜猶未央乎而

庭燎之設以待朝者意已爛然而有光矣君子際此

時至此來朝而鸞鐘之聲亦已將將而遠聞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嘒嘒

賦也

今夜如何哉不止未央猶得謂未央乎而庭燎之設

以待朝者久則光微而晰晰矣君子至止鸞聲之將

將遠聞者近而嘒嘒有節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賦也

今夜如何哉無乃夜盡則已鄉晨而庭燎之晰晰者

至是烟光相雜而有輝矣君子至止則言觀其旂而

辨色矣

此詩乃宣王銳意求治之初其後宴起至煩賢后脫

箴乃末年急政之事非此詩也

詩翼

卷之十七

二十一

汜水

序曰汜水規宣王也

安成劉氏曰詩中但有規其親友止亂之意恐非規

王之詩也

陳氏曰汜水周始亂也有忠厚反已之意焉君子之

辭也

汜彼流水朝宗于海駘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與也

規人之莫肯念亂者言流水猶知所歸飛隼猶知所

止乃我兄弟與邦人諸友相交于說口交構之中曾無所恐懼修省而念之者不知誰獨無父母乎亂則辱其身以及其親是豈可以不念也

詩說曰人之不忠于君便是不孝于親既莫肯念亂則救時圖君之說不可以正告之矣故以誰無父母隱惕之與兩無正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以畏天字動之之意相似

汙彼流水其流湯湯駢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與也

詩翼

卷之十七

二十一

言汙彼流水則其流湯湯而不息矣駢彼飛隼則載飛載揚而不定矣我也念彼不循道理之人交構是非則載起而載行不遑安處此心之憂殆與日俱積不可得而弭忘矣 蹟字从足不蹟者叛道而趨令人無踪跡之可尋訛言之變幻如此

訛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護言其興與也

言隼之高飛猶率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任其肆行不蹟而無有懲止之者然使我之兄弟邦人能敬慎

自持動罔不欽則此身無可構之隙謔言何自而興乎此則始憂于人而卒反諸己也 敬則自修密競便自止止讓便是止亂詩人知本之學

孝經云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可見事親事君立身是一事故此詩前以誰無父母動之未以敬字勵之

夫念亂而徒取亂之所以釀者而念之則窮于無可踪跡適以長憂耳念亂當于其所以懲亂者而囑之誠修身以幹旋其際彼自屈于無可施天下事未始

詩翼

卷之十七

二十三

不可爲也

鶴鳴

序曰鶴鳴諷宣王也

孔氏曰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 高云以飛

潛植時爲官師矇矇之寄職鐘鼓鞀鐸之全局

鄧潛谷曰鶴鳴諷也辭不直指義不遠諷可咏可

思可興可觀可存省循服不知所指而旨彌深有遺

味可味也古訥誨者之善誘如此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嶽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此也

此與下章皆反覆陳善納誨之辭鶴之鳴也于九嶽若至深遠矣而聲則聞于野實有是鳴故其聲不掩是未可以隱而不彰滯之也魚之潛也在于淵若有方所矣而又或在于渚防之于此旋忽見于彼是未可以定而不移拘之也而且園有樹檀洵可樂也而其下維嶽誠鑒于稗安可以樹檀而終庇之耶而且他山有石洵可憎也而可以為錯誠借其錯安可以他山而誤棄之耶

詩翼

卷之十七

二十四

本文正說聲不可掩物無定在美中有惡惡中寓美而誠意之功明善之力好當知惡惡當知美意俱在言外見

鶴鳴于九嶽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此也

言鶴之鳴于臯不止聞于野也而且聞于天隱顯之機不更不可思乎魚之既在于渚不徒終于渚也而又或潛于淵活潑之趣不更可味乎樂園之檀不特維嶽而又維嶽愛中之惡為累不既多耶他山之石不

特為錯而可攻玉惡中之美裨益不既多耶而引伸之觸類之天下事大抵若此則夫誠明並進好惡不偏一咏再咏而奕然矣

朱子曰鶴鳴做得巧合蓄意思全不發露豐城朱氏曰鶴鳴所以喻誠身知誠之不可掩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魚潛所以明理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檀嶽石錯又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

詩翼

卷之十七

二十五

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赦情之不可以自恣所以于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其私欲之蔽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于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陳善納誨之辭也歟

彤弓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十七 終

詩經朱翼卷之十八

北平孫承澤學

祈父

序曰祈父刺宣王也

朱子曰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

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

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

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

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

詩翼

卷之十八

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為

宣王耳下篇做此

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

祈父子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

軍士怨外役呼祈父而告之曰祈父亦知予之所事

乎予乃王之爪牙禁兵本以藩衛王室胡為轉予于

憂恤之地遠役于外使予無所止居乎祈父子乃王

之爪士獨不知乎胡為轉予于憂恤更使予無所

底止而未有窮期乎

箋曰六軍出自六鄉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之士

祈父豈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賦也

東萊呂氏曰趙句踐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

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

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

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闕之汝獨不聞乎

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

敢斥王也

爪牙衛主忠也獨子思養孝也士必有忠孝之念而

詩翼

卷之十八

後可以死易生此其志可鼓而用也今遺調非法令

其忠孝兩念鬱不得伸翻成怨謗亦獨何哉

曰駒

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朱子曰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甫韓侯或為

將或為相或為諸侯如方叔召虎或征蠻荆或伐獫

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虢文公之徒諫

既不行則小人乘間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可

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

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

焉逍遙賦也

王者以賢人之去而不可留乃作此詩言皎皎白駒

乃賢人之所乘也安得其食我場苗因而繫維之庶

幾以永今朝使其人逍遙于此而不遽去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

焉嘉客賦也

嘉客言為客于此也

詩翼

卷之十八

三

皎皎白駒責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

爾遁思賦也

皎皎白駒之伊人反其必去之心而責然肯來我則

以爾為公以爾為侯其逸豫寧有窮期乎爾勿謂廟

堂無至樂山林有逸興優游之樂務慎焉沉冥之思

務勉焉

楊氏曰無計可留賢庶幾其自留也蓋優而托之游

道而結之思始非旂常竹帛之所能勸矣非爾自為

真勉誰能令爾慎勉者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賦也

言我雖苦留而無奈伊人之必不可挽也但見乘此

皎皎之白駒在彼空谷之中繫維莫施矣生芻一束

不復食我苗藿矣是其飄然優游決于遁思而公侯

之逸豫非所願矣吾因而更想其人始如玉然終不

能忘也獨計邈然者身而相通者心其母金玉爾之

音聲而有遠我之心可也

黃氏佐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白駒賢者有焉

詩翼

卷之十八

四

又云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白駒詩人有焉

愚以為留賢有道此詩初日以永今夕再曰母金玉

爾音留之意未堅况賢者出處為何靡之以公侯歆

之以逸豫宜其拂衣長往也

黃鳥

序曰黃鳥刺宣王也

朱子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今按詩文未

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詩緝曰毛鄭以為室家相棄王氏蘧氏以為賢者不

得志而去不若朱氏以為民不安其居適異國而

見收恤諸家以無啄我粟為此邦之言不我肯殺復

我邦族為去者之言文意斷續朱氏以為皆去者之

言朱義為長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殺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 比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

旋言歸復我諸兄 比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

詩翼 卷之十八 五

旋言歸復我諸父 比也

此詩民適異國不得其所而作言黃鳥黃鳥爾無集

于穀而啄我之粟粟者我之所賴也而今啄之害我

甚矣此邦之人不肯以善道相與亦猶是也則將言

旋言歸而復我之邦族矣下二章倣此此流民告異

國害已者之詞不是託言乃是明比黃鳥比此邦之

人啄粟比不我肯殺

輔氏曰首言復我邦族而已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

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

又曰不我肯殺猶冀其以善道相與也不我與爾

冀其以知人之休戚不可與處則不安甚矣

我行其野

序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朱子曰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

又曰使民如此異于還定安集之時矣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婚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 賦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蕞婚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

詩翼 卷之十八 六

歸思復 賦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蕞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賦不以富亦

祇以異 賦也

適異國之民言我舍故國而行于野至依蔽芾之樛

以自蔽其失所甚矣于是思婚姻之故而言就爾居

今乃不我畜則將復我之邦家矣我行其野甚至采

蕞以自食我以婚姻之故就爾一託宿而爾猶不我

畜也寧不言歸思復其故居乎以我行其野采蕞之若

爾不顧舊姻而惟新特之是求諱非以彼之富而厭

我之貧亦以淇新而異于故耳不責以厭貧趨富之大失而原以厭常喜新之恒情亦忠厚之意也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嫻任卹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嫻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朋相救也故教以卹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于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嫻不弟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詩翼

卷之十八

七

斯干

序曰斯干宜王考室也

朱子曰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壞故宣王卽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卽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呂東萊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于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于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以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

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秋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只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賦也

管室落成之詩言此室臨秩秩之水涯而幽幽之南山而形勝得矣下焉盤基之固如竹苞上焉結構之密如松茂而制度善矣吾願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庶為無窮之慶也

詩翼

卷之十八

八

宮室創自祖妣于是作而新之以似續乎妣祖其築室有百堵之多而或西其戶或南其戶以之而爰居以之而爰處以之而爰笑以之而爰語無不周其用也則夫妣祖之上下陟降真似而續之矣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賦也百堵之作先于版築但見束版閣閣然相承杵聲橐橐然相應由是垣墻具而室居成上下四旁極其牢密無風雨鳥鼠之害而君子居之自覺其氣勢之尊大也

如跛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華如翬斯飛君子攸躋賦也

言堂之美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手翼也廉隅整

飭如矢之急而直也棟宇之高峻揚起如鳥之驚而

勢若變華也其簷阿之華采軒翔如翬之飛而象極

文明也堂之美如此君子所升以聽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賦也

言室之美殖殖然而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

然直大者其宮寢之楹柱也噲噲然而朗爽者其向

明之正也噦噦然而深廣者其與突之冥也室之美

詩翼

卷之十八

九

如此君子所居休息以安身也

下筦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與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

熊維熊維虺維蛇賦也

上皆言祭室之美此以下頌禱之詞言是室也當向

晦寢息之時于下筦上簟之中乃安斯寢乃寢而乃

與乃遂占其所夢吉夢維何實維熊而又維熊維虺

而又維蛇是必有其兆矣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賦也

設為占夢之祥熊羆陽物其生男子之祥乎虺蛇陰

物其生女子之祥乎祥字中已包有下文賢善意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美之璋其泣噲噲朱

芾斯皇室家君王賦也

言王夢熊羆乃生男子以協其吉生則寢之于牀以

養其體則衣之裳以備其服則美之以璋以此其德

但見其泣且噲噲而大是男子之生于是室者將皆

服黃朱純朱之緞斯皇然而鮮明一以一國為室家

而為君一以天下為室家而為王斯熊羆之祥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褌載美之瓦無非無儀唯

詩翼

卷之十八

十

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懼賦也

王夢虺蛇乃生女子焉則寢之于地取天尊地卑之

義也則衣之褌即其常用而無加飾也則美之瓦取

其紡績而習其所有事也則以他日當無非可謫無

善可見唯酒食是議而無詒父母之憂可矣斯虺蛇

之祥也

箋餘曰南山不改斯干如故而武以之典厲以之衰

宣又以此典幽又以此敗則地勢果足憑與此期以

兄弟相好男女之祥想詩人有感興衰之故而以規

為頌也與

無至

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朱子曰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眾多也

詩說曰古人考牧何意蓋以畜產之多寡驗人物之盛衰故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蠹也謂其脩腍成有也于是民和而神降之福則富庶與牧成自是一事

詩翼

卷之十八

十一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賦也

言牧事之成蓋有可美者昔牧政不修嘗病無羊矣今誰謂爾無羊乎但見三百為一羣而羣之多者不可數也亦嘗病無牛矣今誰謂爾無牛乎但見牯之一色有九十而其他非牯者尚多也且爾羊之來思其角濺濺然和而不相觸爾牛之來思其耳濕濕然潤澤而不病燥又可以驗其盛矣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筴何笠或

負其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賦也

言牛羊之盛如此但見或降于阿者有之或飲于池者有之或寢而或訛者有之無所驚畏各適其性蓋以爾牧之來思何筴何笠以防暑雨之患又或負其馱以便飲食之資所以能從其所適以順彼降飲寢訛之性故生養蕃息齊其色而別之為色有三十而爾之犧牲無不具矣
正義曰宣王所考則應六畜皆備獨稱牛羊者經云爾牲則具以祭饗常用特重耳

詩翼

卷之十八

十二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雉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磨之以肱畢來既升賦也

物性既適而牧人因得以自適但見爾牧之來思也出其餘閑之力或以薪而以蒸或以雉而以雄以牧人而得兼樵獵之事則牧力有餘可以知牛羊矣且爾羊之來也矜矜焉兢兢焉而有堅強之美不騫焉不崩焉而無耗敗之虞又日馴擾從人不假筴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觀羊而牛從可知矣牧事如此不其盛矣乎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旒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
維豐年旒維旒矣室家溱溱 賦也

牧事有成言牧人寢而乃夢夢中見以爲衆又乃維
魚見以爲旒又乃維旒牧人斯夢大人占之占之若
曰人之生不如魚之生尤多夢衆而魚乃自少致多
之象殆百穀用登豐年穰穰猶之魚矣乎旒所統不
如旒所統尤衆夢旒而旒乃以寡致衆之象殆生齒
日繁室家溱溱猶之旒矣乎夫雲漢憂天鴻鴈勞民
已臻富庶之效豈有待于牧人之夢詩人特假此以
明中興富庶氣象不特一牛羊盛多已也不然豈有
萬物得所而不時和年豐室家胥慶者哉

詩翼

卷之十八

十三

嚴華谷曰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
承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而民庶也故就牧事
上設爲牧人之夢非牧人實有是夢也魚麗爲萬物
盛多之象故爲豐年旒旒所以聚衆故爲人民蕃庶
皆設詞以頌禱耳箋疏謂牧人得此夢而獻于王非
也
黃氏曰斯于無羊之夢皆是設詞非果有是事

徐氏曰此詩若止三章則一庶人之富耳有後一章
便關天下國家之大

節南山

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朱子曰序以爲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
來求車于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
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
闕焉可也

劉氏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

詩翼

卷之十八

十四

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
計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卽此
詩之尹氏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爲政不平而曰國
旣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惜莫懲嗟曰降此鞠
謫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
後詩也
毛氏以節南山至何草不黃皆幽王之變小雅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
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 興也

此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也上九節責尹氏以不平之心致亂而淺著其罪末節窮亂本而歸之王心乃知前面雖若單刺尹氏其寔刺王用之也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與師尹位望之尊崇以見望既重則責亦深固不可以冒處而竊據也憂心如惓憂之甚也不敢戲談畏其威也戲談且猶不敢而況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然國既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不監一語所以起下章之不平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

詩翼

卷之十八

十五

亂弘多民言無嘉憐莫懲嗟典也

此言師尹之病在于不平也山之高峻其氣平均如

一則草不之生于其上者無不猗然而長今汝師尹

其勢非不赫赫然顯盛其如不平何由汝所為不平

故天方降此薦至之病死喪禍亂甚大而且多是天

怒也方者言方來未已也民無善言惟聞怨讟是人

怨也此可憐痛而不懲創嗟閔無改悔之意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

民不迷不弔吳賦也不宐空我師賦也

此言尹氏不稱其任也京師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太師尊官也政主乎平故曰不均不曰國政而曰國均則非平其心者不能秉不迷曉然知所勸懲而無疑惑也平其心則天祐之矣尹氏之心不平所以不為天所恤也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不平之禍及于國者如此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瓊瓊姻亞則無應任賦也

詩翼

卷之十八

十六

此言師尹之不平在遠君子而任小人也大臣維四方以毗天子維躬親故耳尹氏弗躬弗親不自為政

庶民已失其瞻之望而疑之不信矣夫政不躬親勢

必委之他人然人必先訪問而後可使之仕弗問者

當弗任豈可濫用匪人以欺罔君子哉此皆不平其

心所致汝當平夷其心視所任之人不當者則已之

無以小人故至于危殆其國也瓊瓊姻亞正所謂

弗問之小人則無高爵厚祿應而仕之而殆者安矣

昊天不備降此鞠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

民心關君子如夷惡怒是違賦也

此示以回天之道也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此天心之變而民心之所為迷亂而惡怒也君子能無所苟而用其三則必躬必親而動協羣情民之亂心息矣君子能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悅服衆志民之惡怒遠矣天寧不可回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幸勞百姓賦也

詩翼

卷之十八

十七

此言其不能回天以致亂也天不之恤其亂未有所止而與歲月增長使民皆迷亂不寧此吾憂心之所切也不知誰秉國之平乃不躬親為政而以付之小人遂使斯民受其勞弊至于不寧有如此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賦也

此言避亂無所也百姓皆桀則亂無所逃故四牡之項領騁可以騁而視四方之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醜矣賦也

此言避亂無所之故也所以無可往者以小人之心無常故也試擬其無常之性如方盛其惡以相加視其矛戟若欲戰鬪者然及既夷平悅憚則又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酬酢其無常大抵類此將何適而可哉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賦也

此因俗化于惡而浚刺之也曩日意者天厚之毒而使尹氏不平乎雖王亦不得安寧矣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者方且報復而不已吾是以

詩翼

卷之十八

十八

憂吾君之不寧也此憂豈為身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誦式詆爾心以畜萬邦賦也

此窮亂本而歸之王心也言致亂雖尹氏而用尹氏以致亂者實王心之蔽也我家父不避忌諱作為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庶萬邦蒙福而鞠誼大戾自消矣不其畜養萬邦也哉
篇中言天者六言民者六蓋君之所畏者天國之所恃者民詩人憊憊于此蓋見其大矣

正月

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詩說曰周當宣王中興之後人心玩愒詩人見褒姒

一進小人用事便履霜知冰以為不由數年必將有

變壞隱憂焉而舉朝則苟延旦夕而不之覺也故篇

中每以獨字為言夫女蠱在床僉邪在口幾微禍隱

所以勿忽曰人之訛言亦孔之將曰赫赫宗周褒姒

威之正以黜彼示人無以為微且隱而不知懼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

心京京哀我小心癩憂以瘳

賦也

詩翼

卷之十八

十九

大夫憂亂之詩言以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于天者甚

矣訛言而孔將則亂之起于人者深矣天災人禍維

然並見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為憂是皆所謂

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惟作此詩之大夫獨以為憂

故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言所憂之大癩憂言

所憂之獨則有以異于衆人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

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

人窮則呼父母父母生我胡為使我受訛言之病而

不先不後適當其禍也彼其言之好醜皆不出于心

而但出于口毀譽無常其言之所以為訛而造亂者

我方益甚其憂而見拂于彼是以反見侵侮也

憂心俾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

今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

心俾俾淡憂念此身不幸遭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

將俱被囚虜而同為人之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

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止于誰之屋也

陳氏曰祿福也無祿猶言不幸也

詩翼

卷之十八

二十一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

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

瞻彼中林大而維薪小而維蒸分明可見也今訛言

之世民方危殆疾痛號訴于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

無意分別善惡以抑彼訛言而安此善類者然此特

天之未定耳及其既定則善必福而淫必禍人雖好

惡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之降罪于惡人大豈

有所憎而禍之乎蓋其既定之理固自有然也

謂山益甲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

之占夢具曰子聖誰知鳥之雌雄賦也

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詛言之變亂是非大率類此而王安然信之莫之懲止也及詢之故老詢之占夢冀其能辨訛也然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辨其言之是非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香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賦也

卷曲而立身之儂也累足而行步之狹也入號呼而出斯局踣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身在天

詩翼 卷之十八 二十一

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者為虺為蜴世道亦可哀矣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興也

地力雖至薄且能生物天心本至仁乃不愛人皆理之難明者也故以為與抗有齟齬頓挫之意求之如此執之如此是其抗我之甚也言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勿克由聖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賦也

我之窮困如此是以心之憂如或結之而不可解則以政之厲故也今茲之政胡然暴惡之至是意者本原之地必有以蠱惑其心者夫火燎于田寧或滅之以勢之方盛也乃赫赫然盛大之宗周而以一褒姒足以滅之可傷之甚也

徐氏曰不曰政而曰正政者正也而正胡為厲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輪爾載將

詩翼 卷之十八 二十二

伯助予此也

周之將亡我永思其終又如行道之遇陰雨其車既重載乃棄其車輔如此則必陷于泥濘隳敗其車中之所載然後呼伯助我已不及事矣喻平時棄賢不用國危而後求賢則已晚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輪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此也

言求助于已危孰若防患于未然之為得乎彼輔所以益輻而僕又所以將車也駕車者當無棄爾輔以

益輔之所不及而又屢屢顧視其僕以聽輔之所未

周將見有脩自可無患必不至墮爾所載即終踰絕

險曾不以爲意者又何陰雨之患而永懷之是慮哉

然則求賢于未危而禍可免何以異此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

國之爲虐比也

魚相忘于江湖者也今在池沼非所樂矣喻君子立

亂朝亦非所樂也魚雖藏伏然沼之水淺亦其炤然

易見無所逃于網罟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

詩翼

卷之十八

二十三

能避患也君子不專一身之安危其憂心靡慘憂廢

者惟念國政之虐而民罹其害耳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

心慙慙賦也

彼小入方以訛言見售而得志無忌有旨酒嘉穀以

洽比其鄰里與昏姻相周旋念我獨以禍亂爲憂至

于慙慙然而痛也

眈眈彼有屋蔕蔕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祿寄矣

富人哀此俾獨賦也

言諛言之小人得志不止此也眈眈然之小人彼既

有屋矣而被蔕然饕餮者又方有穀祿君寵正未艾

也夫小人富則民必窮民今之無祿食是乃天獨祿

害于庶民也均之爲祿害就中不無貧富之分寄矣

富人猶足支持哀哉此炤獨之民自贍不暇何堪誅

求不益可傷也耶前章念我獨兮憂心慙慙若惟及

其私矣此章寄矣富人哀此俾獨其不忘天下之情

如此

徐氏曰此詩只以嬖褒奴爲主惟君心靈惑故用小

詩翼

卷之十八

二十四

人而致訛言君子失志詩人所以憂也語意不過如

此然合下作如此說便索然易盡他却說得何等變

幻何等綢繆使人讀之悽入肝脾

十月之交

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詩測曰幽王暴虐蔽于褒奴小人附會者皆得以中

傷善類而君子之遭讒者衆矣灾暴頻仍犬戎逼迫

皇父患將及之遂作都于向遷富民實之爲自安計而

城向之賢者亦不免于讒故作此詩以儆王使之知

所懼焉

郝仲興曰按天地之氣陽而已矣陽氣之消歇即陰也陽氣有餘故日光常滿陰虛不足故月形常缺月處也故月自十五以後下弦至晦漸近日則陰漸消而形缺自朔以後上弦至望漸遠日則陰漸長而光漸生晦極近故月死望極遠故月盈如諸侯觀天子則禮卑在本國亦君耳此陰陽之分數也朔則日月之行同度同道日行高而月行低內外疊合日為月掩如男女合而陽受其侵也如臣子逼君父而竊其威也或以有餘成不足為日食望則日月東西相對亦同度同道然日行速而月行遲相望而或參差不正則月光隱日所偏處成虧蓋日低行地底陰反抗出其上如女弄男叔臣竊君柄以不足居有陰食陰過則削陰之固然耳故日食為變而月食為常詩以日食刺若春秋不書月食書日食以視也

詩翼

卷之十八

二十五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食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賦也

此刺幽王用小人以致亂之詩言以純陰之月其交會之朔又值純陰之日陰之用事可見矣于此時而日食是陰盛而反以制陽時事之甚醜者也夫月為陰精宜有時而虧日為陽精不宜虧而亦虧此其所以為醜也下民而當此天變之候將有不勝其禍者寧不可哀之甚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

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賦也

日月之所以相食者皆以其朔而相會望而相對月不辟日失其正道斯相食也而致此之由則以四國之無政不用善人故耳夫月之食也陰九陽而不勝猶為其常若日之食則陰勝陽而掩之是不善之徵也

詩緝曰此主言日食而云日月告凶者謂月侵于日而食也日月之食皆為變然以陽侵陰猶為常事以陰侵陽何其不善也

詩翼

卷之十八

二十六

爆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溪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憊莫懲賦也

又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交作甚非安寧令善之兆至于水溢山崩後谷變遷是皆天地之大變而王會莫之懲劓而脩省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墾子內史蹶維趣馬馮維師氏豔妻嬭方處賦也

言致災由任羣小也故歷數其人有字皇父者為卿士而執政番氏為司徒字家伯者為冢宰字仲允者

為膳夫聚氏子為內史厥氏為趣馬橋氏為師氏此
七子者以艷妻褒姒其勢熾盛之時依附以進身方
處勢位未有轉動則災異無消去之理矣羣小根據
必有內寵主之所以難去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
卒汗萊曰子不戕禮則然矣 賦也

言小人倚女寵為奸而皇父其首惡也彼其挾親寵
以作邑居不自以為不時而欲動我以徙亦不就我
謀之遠徹我墻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汗而高者萊

詩翼

卷之十八

二十七

且曰非我戕爾乃下供上役之常禮然也其強人從
已不仁于下也如此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慙遺一老
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

彼皇父自以為甚聖而作都于向曾不求賢所擇以
為三卿者信維多藏之人又不強留一舊臣以衛天
子但擇有車馬則率以同居于向而為已之資也其
徇利忘君不忠于上也如此

寵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讓口囁囁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賦也

我黽勉以從皇父非時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
罪無辜而遭讒口之眾多然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也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
皆由讒口之人耳天乎何尤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
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賦也

是時天下皆病而我里被皇父之禍尤甚故悠悠然

憂我里之深病也蓋四方猶有餘財而我之墻屋徹

詩翼

卷之十八

二十八

而污萊成獨為可憂民猶得以自逸而我之從事勞
而遭讒眾獨不敢休是皆天命有豐嗇之不均而然
我敢不安于所遇而必傲我友之自逸耶

謝疊山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為賢亦不以眾人

之逸樂為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

者如是而已不敢傲我友之自逸其辭甚婉其志甚

堅而不可變也

王伯厚曰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

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干

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為尹氏太師蹇父之後為蹇為馮馬申伯之後為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

雨無正

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白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朱子曰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曰古人之于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

詩翼

卷之十八

二十九

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穉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

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賦也

此詩大意刺王之不德也然忠厚惻怛之意正已勸人之言前后屢見作詩者蓋替御之賢者也首章姑為怨天之辭以發端也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以斬伐四國之人如何旻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彼有罪者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均在斬伐之中而相與陷于死亡則如之何也劉氏曰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憫下為旻天非有二也

詩翼

卷之十八

三十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賦也周宗既滅言君有敗亡之兆也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而正大夫為六官之長先離居以為眾倡已雖黽勉獨勞誰則知之由是三事與卿大夫皆莫肯夙夜在公邦君為諸侯者皆莫肯朝夕見王夫天變而又兼之人離如此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乃反出為惡而不悛也

如何昊天不祥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

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

呼天而怨王于法度之言曾不聽信而恣行莫止若人之邁往而無底止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如此而遂不敬其身哉不敬身是無協恭之意不相畏矣不相畏是忘天鑒之嚴不畏天矣

范氏曰勿謂君如何不可愬國事如何不可諉凡百君子其各敬爾身乎書曰自靖自獻于先王王臣蹇蹇以自盡其義所當為而已

君子處亂世身在事外乃可用明哲二字若身在事

詩翼 卷之十八 三十一

內惟持一敬耳除此則苟免矣故我友敬矣各敬爾儀敬而聽之詩人屢言之也

戒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替御憊憊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諂言則退 賦也

兵已成矣而為惡不退則人離而寇亂將益進矣饑已成矣而遷善不遂則天怒而饑饉將益甚矣替御者王之近臣任涵養薰陶之責者也故憂之而心憊憊日瘁然凡百君子莫肯以戒成饑成告王者雖王有時而欲聽斯言則但順其問以荅之不肯盡言一

有諂言及已則即引身而退無復顧王之意矣尚可謂之敬身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寄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

言彼之所以離散而去者亦有不得已者耳蓋言之忠者非但出諸口適以病其身至于巧言如流順從而逆者乃使其身得處于休逸之地則彼之所以離散而去者是豈得已哉其志亦可哀也已哀哉寄矣字見詩人深嘆之意棄忠用佞如此若可去矣然

詩翼 卷之十八 三十二

去則非敬身者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賦也

又言人皆曰往仕而不知之仕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于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于其友蓋朋友必見棄絕矣當時之仕又豈易為哉仕之難也如此若可去矣然去則非敬身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雖從作爾室 賦也

言時事雖難而君臣之義不可不持之以敬故子謂

爾去者復遷還于王都以致夙夜朝夕之勤乃爾不

聽而托言王都無家以拒之至于鼠思泣血無有言

而不疾痛者則真情在懼禍而非為無家也若為無

家則昔爾之自王都而由居誰從爾作室者不知敬

身而謀自逸不可也言其痛切之情為可念者而猶

盡言以諱之而庶其或見聽可謂既能盡人之情而

又能盡己之志也然則此警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

定氏曰較量休咎可否此便是不敬處君子之事君

詩翼

卷之十八

三十三

也將不問躬之瘁與休并不問若何可使不可使而

惟一以敬為兢兢耳

祈父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十九

北平孫承澤學

小旻

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詩刺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

也

蘇氏曰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旻在大雅者謂之召旻

邠氏曰小旻作于幽王之世與召旻相表裏彼云潰

潰回通靖夷我邦此謀猶回遁所自來也

詩翼

卷之十九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遁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叩

賦也

憂王惑于邪謀者言旻天以仁罔為稱今乃迅烈威

虐敷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僻無日而止其于謀

之善而益于治者則不從其不善而害于治者反用

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為之甚病也

滄滄詆詆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賦也

小人在位其徇之以為同則滄滄然相和其激之以

為異則說誠然相誣此其為謀方誤國而可哀乃于
謀之善者則俱違之至于不善者則俱依焉我視其
謀猶亦何能有所定止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賦也

謀之無定如此亦何以成其謀哉如卜筮既數龜亦
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今謀事者雖多而不能
斷則惑于議論之不定是以終不能成發言滿庭而
無敢決然任其責者謂事若不成則咎有所歸故皆

詩翼

卷之十九

二

持兩端也如人欲行路必問于曾行之人非行邁之
人而與之謀問其所不知宜其無得于道路之事也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通言是聽維通
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賦也
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古先聖賢為法不以中正大道
為常其所聽從于已爭辯于人者惟此淺近而無切
理道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
人人得為異論其何能遂成也

國維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臚或哲或謀或肅或文如

彼流泉無涸涸以敗賦也

國雖無所止定而人有通聖者或有不然者民雖寡
少亦或有明哲者或有善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能
理治者豈可厚誣天下為無人哉人主能擇其賢者
而用之則天下之人皆賴以濟今乃使小人用事于
上則政亂國敗賢愚皆喪矣如眾流之流更相灌
注一處決潰則眾流俱竭是淪率相與以敗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二他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賦也

詩翼

卷之十九

三

國事如此能無懼乎虎不可以徒搏河不可以徒涉
人特知此一等事耳他如喪國亡家之禍隱于謀猶
不斷之中則莫知之我則戰戰而恐兢兢而戒如臨
深淵之恐墜如履薄冰之恐陷懼之甚也
甚矣人主之感于邪謀也哉行道築舍之言紛紛豈
謂國無人而奈何以國嘗也彼小人之慮淺顧專與
謀之禍之至也君子有凜凜懼其不免者矣

小宛

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詩不為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辭耳其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興也

兄弟相戒之詩言小鳥翰飛亦至于天矣乃我遭亂而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當明發之時耿耿不寐而懷我父母惟恐無以自善而貽之辱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

詩翼

卷之十九

四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賦也

言既懷及二人則所以善身謹儀者不可不知也彼人之齊肅通明者其飲酒常温恭自持以勝曾不為酒所困而失儀彼昏然而不知者德原不足以將之則一于醉而日甚絕無威儀矣今當各敬爾威儀務以齊聖為法而以彼昏為戒蓋天命之去留無常儀一不謹將一去而不復來可不謹哉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蠛蠓負之教誨爾子式

殺似之興也

言不特謹儀以善身已也爾不有子乎彼中原有菽庶民皆得采之螟蛉有子蠛蠓負而化之况善道人皆可行而同氣者可不教而似乎故當教誨爾子用善道以薰陶而使之速肖似爾可也輔氏曰兄弟相戒以免禍而上念其父母下慮及其子則其意可謂懇至矣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興也

詩翼

卷之十九

五

言我與爾固當謹儀以教子矣然豈可以少自暇逸哉視彼脊令之鳥且飛而且鳴况人可懷安乎故我當日斯邁而爾亦當月斯征各務努力及時進修夙而興夜而寐無忝爾所生之父母可矣

范氏曰邁征二字當用功字不得只言日月逝矣而勉強為善之意自昭然于言外朱子所謂此章解不得的意思却在說不得的裏面是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

何能穀興也

言我與爾同及將進修然當茲之世恐難解免者彼

交交往來之桑扈肉食不食粟今乃率場啄粟則非

性所宜矣况哀我病寡之人本不宜岸獄也今則宜

岸宜獄非其法矣可不更求自善之道乎于是握持

其粟出而卜之曰自此外復有何道可以自善乎神

其為我告焉可也

鄧氏曰世亂則禍易逢今填寡犴獄矣握粟而卜之

曰何去何從何自而能穀乎故末章約之恭懼終焉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

卷之十九

六

詩翼

卷之十九

七

輔氏曰言今處亂世溫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

惴惴也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戰戰兢兢也我其

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哉溫溫恭人惴惴小心皆

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

鄧氏曰式穀之道莫大于是元龜所告莫過于是故

旻宥皆以戰兢深薄終焉

徐氏曰易復之六四獨復剝之六三剝之无咎蓋處

羣陰之中而獨能從善混剝陽之黨而獨能應善

小宛大夫可謂兼之矣

小弁

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朱子曰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

必為宜曰耳序又以為宜曰之傳尤不知其所據也

徐氏曰此詩發明悲怨之意至深至切蓋處家人父

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傷痛割而已然曲喻罕譬

婉諷微規動之以至情觸之以天性猶惓惓望君之

一悟也

白華之詞簡而莊有責之意處夫婦之間則然也

小弁之詞緩而切有望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與也

子之被放者言弁飛之鸞斯尚能歸飛提提然安閒

以從其類而有所歸矣况我乃民也莫不有父子之

親相安而善而我獨罹于棄逐之憂意者我之有辜

于天乎不知我有何得罪于天是必有所以得罪者

但未知我之罪伊何也求其罪而不得是以我心之

憂矣君曰如之何以處此而後可以免此懼也其敢以自安也耶憂之一字篇中凡七言之

踉蹌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嘆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興也

彼踉蹌然平易之周道則將鞠為茂草而道為其所塞矣我以憂之而傷于心怒焉如有物春擣于其心至于假寐之中猶不忘永嘆是以身雖未老維以憂之之深而用老耳然又不用老已也心之憂益甚而病轉劇疾然有如疾痛之在首也

詩翼

卷之十九

八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興也

試觀維桑與梓父母所植也尚且必加恭敬蓋父尊而母親者也無有瞻仰而非父無有依倚而非母瞻依惟有父母則以屬毛離裏故也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意者我生時之不善故至此不知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也

菟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興也

柳盛而蟬托以鳴淵深而萑葦托以生今我獨見棄逐而依歸無所如舟流于水中將何所至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雖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興也

相彼物類鹿斯之奔維足尚伎伎而舒遲有斷琴之意雉之朝雖尚知求其雌有配匹之意物之相親且然今我獨見棄逐失所瞻依譬如傷病之木惟悴而無枝是以心之憂矣祇自知之而人何莫之知也

詩翼

卷之十九

九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墮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興也

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我乃獨見棄逐則君子之秉心不亦忍乎是以心憂而涕從以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猗矣析薪柁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賦而興也

彼入方以讒言讒我而君子惟讒是信知受讒爵得

即飲之則是曾不愛惠其子不辭緩而究察其是非則譏者之詞易入矣夫伐木者尚拮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舍彼譏人之有罪而妄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如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筍不闕遑恤我後賦而此也

言讒之所以得入者亦由言語以為之階耳彼莫高非山乎而或陟其巔莫浚非泉乎而或入其底王之左右非有山之高泉之深也君子慎無輕易由口而

詩翼

卷之十九

十

言耳屬于垣之至近者有所親望而生讒語也我之見棄職此故矣然我身雖放棄而心存宗國梁我梁也筍我筍也後來者其無得逝我之梁而發我之筍乎心又竊計之逝梁發筍身後事耳我身且不闕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

徐氏曰嗟夫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一也子不得于父而有小弁之咏臣不得于君而有離騷之作一篇之中三覆致意此固忠臣孝子之所以為心也乃小弁之終則曰我躬不闕遑恤我後離騷之亂則曰國無

人今莫我知又何懷乎故都何也蓋人之情奮于自決者其中有不決者在也小弁離騷惟其不忌情于君父此所以為是決絕之詞耳不然視其君父猶之途人也又何必為此言哉

鄧氏曰讀小弁之詩而嘆讒之禍烈也察讒有道舒究之而已無易言而已詩曰苟亦無信苟亦無然言徐思徐究也舒究之謂也唐德宗欲廢太子立舒王以鄴侯苦諫而悟遲至明思之而父子如初舒究之自定也復為請還宮勿露旨令左右得樹功舒王無

詩翼

卷之十九

十一

易言而安也可謂大臣矣

巧言

序曰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嚴氏曰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之詩作而内外上下

皆困于讒矣

范氏曰詩人辨自己之罪輕傷世亂之念重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撫昊天已威于

慎無罪昊天泰憚于慎無辜賦也

大夫傷遭亂世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為

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乎歐陽

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恩甚大矣我審

無事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朱子

亂之初生講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

庶遘沮君子如社亂庶遘已賦也

彼亂之所以初生者由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既

涵容不察真偽則亂本成矣僭者知言之無忌而復

進讒言以故亂之又生君子竟信其讒而用之此亂

之所以如此其憮也君子倘若見讒人之言如怒而

詩翼 卷之十九 十二

責之則亂庶幾遘沮矣見賢者之言如喜而納之則

亂庶幾遘已矣今乃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

益勝而君子益病也我之遭亂職此故也

君子屢盟亂世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

是用餓匪其止共維王之邛賦也

王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人心疑貳亂是用長

矣王不能聖讒而信盜以為虐則奸人得志亂是用

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邪佞

益投而亂是進用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

其口舌生亂為王之病而已而王奈何甘而信之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下

忖度之躍躍兔免遇犬獲之與而此也

奕奕然高大之寢廟不易作也唯君子能作之秩秩

然有序之大道至難定也唯聖人能定之至于忖度

他人之心若難知也則我能之爾讒人見讒自謂深

密我不得而知不知我能忖度爾心而知之爾讒人

如兔之狡躍躍然疾跳謂人無如之何然遇犬則獲

之朱子曰以此比讒人之情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詩翼 卷之十九 十三

荏染桑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蟠碩言出

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典也

東萊曰善人易播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桑木讒言易

入而難忌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

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耳而心不能辨之乎蛇蛇

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為其所惑

坐見其情態也朱子曰若善言出于口者宜也巧言

如簧則豈可出于口哉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為恥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燠爾

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賦也

嚴華谷曰此章指讒人而惡之言彼何等人居河濱
水草之交其居室陋既無奉力又無勁勇其人至弱
而敢王為此亂之階梯此人自謂勇而有謀既患脛
瘡有微之疾又患腫足有燻之疾爾勇亦伊何哉而
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意有助之者乎然汝所聚居之
徒眾亦幾何人無能為也讒者多摘人之短而矜已
之長此人實無所長王惑而信其言耳

詩說曰自古小人所最患者心之難知言之難辨本

詩翼

卷之十九

十四

之難除如王莽之謙恭使當年即死孰知其偽如王
安石言依于道動引經術神宗以為聖人雖司馬光
亦不知其偽又或有拳勇如羿暴呂布有徒黨如唐
宦官宋章惇蔡下之流除之不得其方必致大亂有
莫可誰何者今讒人之伎倆如此而王不能去其罪
不獨在讒人也是所以刺也

何人斯

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
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朱子曰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
何所據而得此事

又曰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
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遊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
暴之云賦也

言彼何人者其心甚艱險胡為遊我之梁而不入我
之門乎既而問其從行者伊誰云從則維暴公是云

夫暴公與我為卿士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

詩翼

卷之十九

十五

心我不得而測之矣

李氏曰蘇公被譖若不知其為暴公也者而第就其
過門不入時歌之如此通詩只反覆窮其不見之情

未嘗指出譖字來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遊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
云不我可賦也

輔氏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已而猶為不知之辭曰

二人從行誰譖我而為此禍今乃遊我之梁而不入
唁我乎爾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

可乎

彼何人斯胡遊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畏于天賦也

彼何人者胡為遊我堂塗使我但聞其聲而不見其

身乎踪跡詭秘至此彼以人為可欺略無少愧然而

天之明察爾獨不畏于天乎

詩弋曰爾之不見我者豈爾之有愧于人乎爾固不

愧于人者也豈爾之有畏于天乎爾固不畏于天者

也

詩翼

卷之十九

十六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遊我梁祗

攪我心賦也

嚴氏曰彼人如暴起之迴風又不自北又不自南言

無準也喻譏者之反覆不測也何為遊我魚梁不入

我門適擾亂我心使我疑女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

何其肝賦也

爾之不入見也託為亟行之故然觀爾平時徐行猶

不暇息而况亟行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

也乃托以亟行為辭殆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
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

我祗也賦也

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倘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

悅也若還而又不入則爾之心我終不得而知矣何

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之安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

詛爾斯賦也

詩翼

卷之十九

十七

我始與汝義同兄弟兄吹壎而弟吹箎言唱和以相

應也勢相次比如物在繩索之貫言聯事合治也汝

豈誠不我知而潛我汝若不諳我則出犬豕雞三物

以盟詛要之于神可也蘇公之義直矣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

極反側賦也

彼天下之物如為鬼為蜮幽渺不可得而見爾乃人

也覩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宋氏曰無窮極猶云除是

死後纔不見人之意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

極爾反側之心使爾自省自悟其孔艱之非也夫既絕之而有不忍終絕之意蘇公可謂厚處已而恕待人者矣

王介甫曰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曰好歌者唯其好也是以極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巷伯

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為巷伯者作此詩

詩翼

卷之十九

十八

詩志曰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

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讒而遭刑也

妻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諧人者亦已大甚此也

巷伯言讒人織成已罪也彼妻斐特小文也而粧飾

之以成貝錦比讒人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

為此者益亦太甚矣是何其心之忍也

嗚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諧人者誰適與謀此也

言諧人不特文小成大也又借為嗚侈之喻彼嗚侈

特徵張也而充拓之以成南箕比讒人因人之微跡

而構成顯禍也彼為此者誰為之至其謀何其謀之闕也

范氏曰因妻然這小有形而斐之以成貝錦因嗚然

這小開口而侈之以成南箕一喻因小以飾大一喻

因虛以構實也

緝緝翩翩謀欲諧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賦也

吾試形容其諧人之狀妻斐方加嗚侈繼之殆緝緝

然如麻之績接續而不已其往來輕飄有如鳥之翩

翩然而飛者以是而謀諧人固自謂得意矣然當慎

詩翼

卷之十九

十九

爾言恐聽者有時而悟將以爾為不實也

捷捷幡幡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賦也

爾今之捷捷然而僥利幡幡然而反覆謀欲為諧人

之言上之人好聽讒豈不信受汝之言乎然汝能諧

人人亦能諧汝其禍將遷及汝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賦也

王氏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者驕人諧行而得意勞

人遇讒而失度其狀如此也嚴氏曰訴之于天曰天

其監彼驕人之太甚而矜憫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故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賦也

彼譖人者不知誰為之主而與之謀吾試極言之設取彼譖人而投之豺虎必惡之而不食還取而畀之有北亦必惡之而不受則惟投彼有昊使制其罪而已

楊園之道倚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與也

言極言譖人之可惡者豈但為一身計哉彼楊園之

詩翼

卷之十九

二十一

道而加于畝丘之旁欲升畝丘者必自楊園始是卑之有益于高也寺人孟子雖至賤也其作為此詩凡百君子尚舉而敬之自防以杜譖譖之禍可也始傷于已而終教傲于人若巷伯者可謂慮患之深矣
呂東萊曰記繡衣云奸賢如繡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賈而民怨刑不試而民咸服

谷風

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朱子曰朋友相怨之詩

呂氏曰朋友之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子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子與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子于懷將安將樂棄子如遺與也

朋友有可共患難而不可共安樂者而怨生焉言習習然和調之谷風則維風也而雨繼之氣類之相感然矣况當將恐將懼之時則維子與女矣其相須之

詩翼

卷之十九

二十一

義何如者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子哉不獨雨以繼風也習習之谷風維風也而雨又繼之其迴環相親風又有然者况將恐將懼之時止見子與女之共事則置子于懷固結而不解矣何至將安將樂而棄子如遺忘不復存省乎

正義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風之焚輪者從上而下力薄不能上升得谷風併力焉故傳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思我大德思

我小怨 比也

彼習習調和之谷風卽維山崔嵬之上無不拔拂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有草而不死無有木而不萎造化尚無全功也朋友之大德而不能無小怨亦猶是也獨奈何于大德而忘之于小怨而思之也會說曰谷風生物之功甚大也而猶有所憾功之難全固然也施恩雖厚而不能無不足蓋若此矣忘大德思小怨則責人之不恕也故此章爲比與上二章不同

詩翼

卷之十九

二十一

箋餘曰昔韓魏公說到小人負義忘恩處心愈平氣愈和此詩末一句迴省生平悵然分任其過似悔悟語非怪嘆語

傳闡曰以小怨自任爲友分過詩人之忠厚也

蓼莪

序曰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陳氏曰此詩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詞深而切

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于咏嘆者

如陟岵鳩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鳩羽思念于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于父母既沒之後

蓼莪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

蓼莪者我匪我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

此詩歷言親恩之甚大而深恨圖報之無由也首言父母生我以爲美材猶之莪也而今不得終養特無用之伊蒿而已豈父母望我之意哉哀哀父母生我亦甚劬勞矣而竟不獲一日之報也然我之無用一

詩翼

卷之十九

二十三

蒿未足擬之也試再比之蓼莪者我不第匪我又伊蔚焉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亦甚瘁病矣不亦可哀之甚也哉

餅之罄矣維蟲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

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

子之無用如此安所辭責彼餅汲水以注于蟲猶子之養父母餅罄竭則蟲無所養爲蟲之恥猶子失養則貽親之羞也念我窮獨鮮少之民雖生不如死之久矣蓋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依恃出則銜憂抱

終天之恨入則靡至無所歸止故生不如死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

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

吾試以父母之恩言之我之身蓋本父之氣而分母

之形父兮實生我而母兮實鞠我者也防其驚畏則

拊而循之時其飢寒則畜而養之長者冀其成長也

育者謹其啓居也親出而子不隨則回顧之子出而

親不隨則追復之未嘗忘于行也親自內而出則腹

其子而不舍自外而入則腹其子而不置未嘗離于

詩翼

卷之十九

二十四

懷也正所謂劬勞勞瘁也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

德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今我

不及報之痛當奈何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毅我獨何害 興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毅我獨不卒 興也

旣而嘆所遭之不齊言相彼南山烈烈然而高大飄

風自發發然而急疾物理固無不齊者民莫不有父

母而善而我獨遭此害不得終養乎再觀南山律律

然而齊比則飄風弗弗然而均拂矣民莫不得終父

母之養而善而我獨不得終父母之養人事之不齊

一至此哉

詳述父母罔極之後又爲後二章悲號哀訴之詞其

情益不能當

朱子謂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若父母旣沒

讀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非人子也吾謂父母幸存

讀是詩而不惕然動念皇皇愛日者亦非人子也

大東

序曰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

詩翼

卷之十九

二十五

是詩以告病焉

朱子曰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沈氏曰此西轉而東之先兆也蓋物不可處盈盈必

衰勢不可居亢亢必窮西人至此心太驕恣物太狠

箝天似厚其毒而思以概之故有犬戎之禍而周鼎

移矣

有饑饉殄有棘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興也

東方困于役而告病言彼有饑然而滿簋之熟食則

必有裨然而曲之棘七載而升之于組矣况此適周之道如砥之蕩平則必其直如矢矣是以當時君子所率履以朝宗小人亦所視以觀望有周盛時固然也今猶然周道也而景色非昔我乃瞻然顧之而不覺潛焉出涕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僂僂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賦也

彼東方小大之國自俱賦以來杼柚皆已空矣至于糾糾之葛屨可以為履霜之用則其困于財可知

詩翼

卷之十九

二十六

以免僂然不耐勞苦之公子而亦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不勝奔走之煩也則餘人可知矣是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契契寤嘆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興也

言東人之困于財力如此彼有冽然而寒之沈泉慎無浸彼已穫之薪况契契憂苦而寤嘆者寧不哀我憚勞之人乎故毋謂薪可浸也薪未穫備堪浸乃薪是穫薪庶幾可載而蓄之斯不至盡腐矣哀我之懼

人財力已困亦可安而息之斯不至盡病矣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祭祭衣服舟人之子能罷是裴私人之子百僚是試賦也

言東人之所以困者正以賦役之不均耳今東人之

子專王勞苦之事而不見慰撫之加而西人之子方

且有粲粲然辭盛之衣服非優于財力者不及此試

舉西人中之賤者言之舟人之子而亦能罷是裴非

葛屨履霜者比矣又私人之子而亦百僚是試殊非

往來周行者倫矣何其東西異視而不一憫恤也

詩翼

卷之十九

二十七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

亦有光跋彼織女終日七襄賦也

輔氏曰東國財力俱困而饋西人以酒則視之曾不

如漿與之以朝然之佩則視之曾不以為長易視之

如此則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怨病而愬之于

天也朱氏曰愬之于天漢之有光其亦能監視我也

耶織女之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耶其詞之

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

有長庚有揀天畢載施之行賦也

言我之仰訴于天以求助也孰知天亦不能為我助乎彼織女雖則七襄終不能成報我之文章睨彼牽牛不能服箱以助轉輸至在東者且有啓明先日而出能引其光于日未出之先助我且作之勤乎在西者又有長庚後日而入能續其光于日既入之後助我昏作之力乎更有揀然而曲之天畢能掩取禽獸助供獻之用乎總之懸象于天載施之行列而已亦何能有實用也哉

詩翼

卷之十九

二十八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賦也

言天豈特不見助試就箕斗二星言之維南不有箕乎意其可為簸揚之用今不可以簸揚維北不又有斗乎意其可為挹酌之用今不可以挹酒漿然南箕反載翕引其下垂之舌若有所吞噬于我北斗反西揭其西指之柄若有所挹取于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若助西人而見困我尚何望也哉

歐陽子曰自維天有漢以下皆述詩人仰訴于天之

詞其意言我東人困于供億收資于地者皆已竭矣欲取于天又不可得也輔氏曰二章三章以下文意奇逸

文文起曰思昔全盛之時以九賦歛賄以九貢致用以九式節財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其貴者賢者能者服事者老疾者皆舍使民攻老之事食壯之食其歲軍旅則井出糴不秉芻畝米不是過先王以為足今也以天下供西都而不足何哉

四月

詩翼

卷之十九

二十九

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典焉

詩緝曰此詩憂世之亂韓詩止以為嘆征役未盡詩意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與也

詩人憂亂自傷言維夏時暑方來而必以六月而去先祖獨非人也乎何忍予遭禍則禍之來也何時始去乎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天不忍以暑害人先祖忍以禍害人也怨先祖與怨天之意同不忍斥言其上

也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道歸

與也

當秋之日凄凄然有寒涼之氣百草皆被凋殘而腓

病因以興時政之虐而民皆病也遭亂離之病于何

所適歸乎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與也

冬時烈烈而寒飄風又發發而疾虐益甚矣民莫不

得遂其安養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

會說曰亂時之氣象與秋冬同其蕭條故以起與秋

詩翼

卷之十九

三十

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不言春者蓋天氣和暢萬

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

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與也

是豈無以致之者哉彼山有嘉卉則維栗維梅無一

物之不美矣今在位者皆變而害仁害義以階天下

之亂是則誰之過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與也

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更無

無自而能善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與也

江漢為南國之紀則是江漢之有南國也而我之盡

瘁以事王何為不我有而致乎禍也有猶言顧念

匪鴉匪鷩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賦也

我之構禍如此則吾將何所逃乎鴉鷩則能翰飛戾

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與也

亂無所逃其情誠可哀矣吾能忘言哉地有所產人

詩翼

卷之十九

三十一

豈能無言君子作四月之歌敘構禍之烈豈敢以究

王誦哉蓋悲亂之情不能自達惟宜諸歌詠以告吾

中心之哀耳

鄧氏曰大東東國傷不均也四月南國傷亂迫矣

陳氏曰天有四時而春盛德在木其政仁四月之詩

獨缺焉詩人之微也自是征役紛紛北山以賢力獨

勞大車以憂思自病小明以過期自怨而王方流遠

淮上不廢其琴瑟笙磬之娛故鼓鐘作焉而王氣盡

矣物不可以終盡終故受之楚茨繼焉

小旻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十九

詩翼

卷之十九

三十一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

北平孫承澤學

北山

序曰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

不養其父母焉

孟子曰是詩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

陳彼北山言采其芣借借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

我父母賦也

大夫行役而作此詩嚴氏曰行役而陟北山杞生可

詩翼

卷之二十

采矣顧氏曰凡此借借然之士子朝夕以從其所事

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服勤于外不及奉養于內

是以貽憂于我父母耳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賦也

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

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也

黃東發曰賢猶多也言勞獨過于人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解我方將旅方剛經

管四方賦也

李氏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然不得已
蓋王之意善我之未老解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
剛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謝疊山曰此詩本為役
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作反以王為知己忠厚之至
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賦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賦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

二

此三章正言役使不均也或燕燕而自居于休息或
盡瘁而力為國事或休偃在床以自逸或不已于行
以自苦或深居而不接人聲或慘慄而自極劬勞或
棲遲于家而偃仰自適或煩勞于家而儀容不整或
耽樂飲酒以自樂或慘慘畏咎以自憂或出入風議
而親近從容或靡事不為而疎遠勞動在彼一等父
母之日夕瞻侯吾知其喜溢庭幃在此一等父母之
倚門倚閭諒所不免矣言之重辭之複詩可以怨謂
此類也

補傳曰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無將大車

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朱子曰此序之誤由不識輿體而誤以為此也

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戴岷隱曰詩意未嘗
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既亂矣力微而輓車無益
于事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兮興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興也

詩翼

卷之二十

三

無將大車維塵難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興也

苦于行役者言大車難將將之則塵起矣百憂難堪
思之則病及矣憂傷之意反覆道之

輔氏曰夫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惟恐其有不
期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惟恐其有意外之虞所
可憂者固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
姑置之勿以為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矣頰
人心有憂則拘而迫重言重以憂自累也

小明

序曰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歐陽子曰大雅明明在上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各篇者偶為誌別爾了不關詩義也此詩因已之久役于外而思僚友之安處于內者且于已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戚之自詒于彼無增嫉之辭而勉以為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山之詩則庶幾焉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玆野二月初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滂零如雨豈不

詩翼

卷之二十

四

懷歸畏此罪罟賦也

大夫久役而憂思之詩言上天明監下土何為使我西征至于遠荒之地而自二月起行以來寒暑已隔地遠而時久所以憂心為之甚苦也因念我僚友之處者不覺涕零之如雨斯時豈不欲歸而與之共事哉特畏此朝廷之罪罟而有所不敢歸也會說曰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言思其僚友者善為辭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惓惓懷顧豈不

懷歸畏此謹怒賦也

昔以二月往今未知何時得還而歲忽已暮矣我以一身之微而當此庶事之多是以勤勞而不暇也因念僚友而惓惓然懷思而顧是豈無願歸之情然畏罪責之及而終不敢歸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賦也

昔以二月往今未知何時得還而政事愈急矣是以

詩翼

卷之二十

五

至此歲莫采蕭穫菽之禮而猶不得歸也然亦自恨我之不能見幾遠去以貽此憂耳因念僚友至于不能安寢而出宿于外是豈無願歸之情然畏反覆之刑而終不敢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

穀以女賦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賦也

心既念之而又因戒之言君子今雖安處然勿以為

常而自恣也當精白敬謹以脩爾位之職而又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盡職而親賢可以不愧于神明矣是以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爾也穀祿也即福也式穀景福繫言居位之慶也

輔氏曰居亂朝事暗主與回邪之人共處易得隨風而靡惡直醜正故戒之以正直是與好是正直則神明所佑而福祿至焉不必求之于人也

遠役者孤獨憂傷而還念其僚友蓋亂世之末流居者行者皆不得其所以罪罟譴怒反覆觀之則僚友

詩翼

卷之二十

六

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也未以自勉之道戒之蓋處此世界唯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庶幾可免耳方怨已忽念人憂傷中之轉境蓋如此

鼓鐘

序曰鼓鐘刺幽王也

朱子曰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歐陽氏謂當時准不屬周御而幽王亦無東巡之事

史可據也焉得傳樂于淮上諱撥日昭王巡狩没于漢濱穆王車轍馬跡遍天下共王游于涇上疑此三王事非幽王也韓詩亦以為昭王時作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詩人以時王鐘鼓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返憂之而作此詩言鼓鐘有將將之聲而淮水有湯湯之流我聞之悲傷而因思古之聖王遐想其勵精不怠之志為之懷念而不忘也

詩翼

卷之二十

七

既而聞鼓鐘之聲則喑喑而既盛矣淮水之流則潛潛而既平矣而我聞之則憂心之傷又轉而為悲焉因思古之聖王其德之中正而無一之回邪也

鼓鐘伐磬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也

鼓鐘而又伐磬則樂極其盛矣且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而洲見者三何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憂結于心為之妯動念古之聖王其德不若是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奮不備也

若此者豈以其樂非古歟鼓鐘以先衆音則欽欽有

聲樂無不統矣又鼓瑟與琴又吹其笙擊其石磬琴瑟在堂笙磬在下節奏齊同言其和也以奏二雅以奏二南以奏箏舞皆不僭亂也樂音樂舞一猶之先王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但古以平情今以長怨古以宣化今以助欲非復先王之德矣此吾所以憂傷而懷允不忘也

按儀禮禮記凡樂四節首節歌也工入升堂歌鹿鳴四壯皇皇者華是為升歌三終其比歌則以瑟手彈而口和也二節笙也笙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為笙入三終其輔笙則以磬所謂磬南北面立也于是堂上間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堂上間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堂上間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

詩翼

卷之二十

八

儀是為間歌三終歌笙相禱故曰間此樂之第三節也于是工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是為合樂三終此樂之第四節也燕禮又有所謂下管新宮大射儀亦曰新宮三終射禮又曰奏騶虞間若一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鄭氏以萬舞為雅于義何居且篤為文舞既總于萬若雅果是萬何言雅又更言箏乎毛詩以南為南夷之樂夫周備古樂如雲韶夏籥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豈有文王象簡而獨采夷樂以配如云大德廣及又豈應舍東味西離北禁而獨用南蠻之規四夷儒程大昌氏嘗力辯其妄孔穎達謂言南得總四夷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此亦附會毛鄭之說耳惟朱傳直以雅為二雅南為二南得之

鄧潛谷曰自小弁至小明朝廷內外傷于讒四國傷賦役傷亂皆傷夫王政之不均也乃其本在淫于樂

而後于農故鼓鐘後次以楚茨信南山聖人惻惻斯世而欲已其亂也如此夫

楚茨

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朱子曰自此篇至車牽凡十篇似由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

詩翼

卷之二十

九

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

徐氏曰此與下三篇朱子以為幽雅幽何以有雅想周家既王追述公劉古公特力農奉祭之事而歌之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藪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安以侑以介景福

賦也

此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言蒺藜之地而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而為此蓋將使我

于此菹黍稷也我之黍稷醜盛倉庾既實則為之酒
食以享而獻之祀而事之妥而安之侑而勸之斯鬼
神歆而有以介大福也

會說曰此下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知其為
公卿之事蓋畿內之諸侯也力于農事所以致其勤
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于民者盡
惟孝故致力于神者詳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

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

詩翼

卷之二十

十

介福萬壽無疆賦也

祭祀方舉有濟濟跄跄之容由是度牛羊以奉烝嘗
之祀也而剝亨以周治牲之務肆將以致薦牲之敬
又使祝博求神于門內之地祀事若此可謂脩而著
矣由是先祖尊而臨之神保饗而嗜之錫孝孫以大
福而使之萬壽無疆也

執爨踣踣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
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

介福萬壽攸酢賦也

執爨則秉踣踣之敬而牲體燔炙皆極其脩君婦則

效莫莫之敬而內羞庶羞皆極其庶賓客則謹于獻

酬交錯之禮而禮儀皆合其法笑語皆獲其宜合在

廟之敬如此故神保格之昇以大福而以萬壽為報

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

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承錫

爾極時萬時億賦也

自方祭以致獻酬禮行既久筋力竭矣猶式禮莫愆

詩翼

卷之二十

十一

而禮文禮物其敬為有終也于是工祝致神之意而
往賚于孝孫之前曰爾苾芬之孝祀而神已嗜之矣
故卜爾百福之多使其來如幾隨所欲而皆可得其
多如式極浩繁而不可紀焉爾之禮儀既齊而既稷
既匡而既敕矣于是承錫以眾善之極使事有萬也
萬無不善而善極其至事有億也億無不善而善極
其至焉是敬久不渝而福以類應者如此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鼓

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

燕私賦也

禮儀既畢脩矣鐘鼓既戒為尸由當奏肆夏預設以待之也祭事既畢主祭孝孫復往堂下西面之位工祝致告利成致尸意言享禮畢也所祭羣廟非止一也神皆醉矣皇尸則起而歸矣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鳴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也先已戒之至此乃奏之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徹去籩豆皆敏疾而不遲不以禮終而情也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

詩翼

卷之二十

十三

則雷與之宴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賦也

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于寢而奏之且于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安受後祿也爾殺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既已醉飽諸父昆弟小大稽首日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于禮甚得其

時無所不盡蓋可傳之盛典也其必子子孫孫世承宗廟之統勿替其典而引長之可也夫得人心之悅頌而致願及于孫此所謂後祿之緩者也

輔氏曰朱子以楚茨之詩精深宏博說盡此詩之義誠敬之至威儀之敕鬼神之享福壽之報此其所謂精深也禮樂之脩品物之豐逮及之徧施及之遠此其所謂宏博也

信南山

斥曰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

詩翼

卷之二十

十三

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朱子曰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為成王則陋矣輔氏曰此詩亦是詩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也

此詩人皆以為因祭而推本于農政不知是陳農政而因及于祭也董子曰奉四時所受于天者而上之為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况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可見奉祭是農政內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酌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賦也

言此南山乃由禹之隨山刊治故其原隰墾闢而我曾孫得以田之于是疆以畫其大畧而滄川之限明理以別其條理而夫畛之緒定如其遂東入于溝則南其畝使水之自西而東者不至溢而南也如其遂南入于溝則東其畝使水之自北而南者不至溢而東也此則順地勢水勢之所宜而使其蓄洩有脩正曾孫治田之有法也

詩翼

卷之二十

十四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賦也

上章言地利此章言天時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福故言雰雰雨則欲微而潤故言霡霖雨雪以時斂藏發育得其正故能生我百穀也豐年之慶可卜而祀典之供有需矣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我尸賓壽考萬年賦也

田以井制各有疆界場畔翼翼然整齊其黍稷彧彧

然茂盛我曾孫之穡也由是以為酒食獻之千尸以致妥侑之敬而及彼助祭之賓無不奉焉陰陽和萬物遂人心懽悅以祀宗廟斯神降之福而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祐賦也

井田之中八家有廬舍以便田事而于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則剝削淹漬以獻之皇祖而與黍稷並薦焉是則所以貴四時之異物而順孝子之心者故

詩翼

卷之二十

十五

神格之而使之壽考以受天之祐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牲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賦也

言方祭之始先以清潔之酒灌地以求神于陰隨即迎此騂牲以享于祖考之前由是親執其刀啓其毛以告純焉取其血以告殺焉取其骨以升臭而求神于陽焉

是黍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

凡既備矣由是烝焉進于宗廟之中由是享焉獻于祖考之右但見馨香之氣與品物而俱升苾苾然其旁達芬芬然其遠聞矣夫然則物無不脩事無不周祀事不孔明乎是以先祖來格洋洋乎尊臨之在上乃報曾孫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而長享乎宗廟之祭于未艾也

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朱子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的道理古人于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即陽氣以求之

詩翼

卷之二十

十六

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氣求之

張文潛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于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脩蓋衣食不足于下則禮樂不脩于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起惟田事脩而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脩禮樂脩而和平興而人君有安寧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此說盡之矣

甫田

序曰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朱子曰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又曰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輔氏曰楚茨信南山二詩皆是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首皆推言昔人闢墾之功而我得以耕治以奉祭祀之意甫田之詩乃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首言有田之多與蓄積之富以見于神不可不報之意

詩翼

卷之二十

十七

之意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賦也公卿力農奉祭而所重在民言此俾然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為祿食及積之有餘則散之以補農人之不給蓋以自古有年故斂之不足而散之不竭也然自古既已有年而今適南畝以省耘也見農夫耘耔之勤而黍稷又皆茂盛則又將復有年矣故于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示以豐登之兆而

慰其勞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以穀我士女

也賦

上言未祭省耘此遂承言奉方社田祖之祭言以我明潔之黍盛與我純色之犧羊以之祭后土之社而報生物仰以之而祭四方之神以報成物蓋以我田蕤蕤而風善者皆賴農夫耘耔之勤致神之休而獲斯福慶焉然我田之臧就今之方生言也計非甘雨

詩翼

卷之二十

十八

不足以介之而嚙相之者田祖也故于此時而報即于此時而祈于是又以琴瑟而合之擊鼓以御我田祖之神以祈甘美之雨以介大我蕤蕤之黍稷而以養我之士女也朱氏曰禮以脩物故于報處言之樂以達和故于所處言之詩人原有深義是蓋一時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賦也

曾孫祭畢而又省耘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于是與

之借至其所而田峻亦至而喜之曾孫取其左右之

饋而嘗其旨否其藹然相親如此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農夫益能敏于其事也詩記曰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于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于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好見善教大爾則喜爾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詩翼

卷之二十

十九

也賦

收成之時稼之在野者極其比密極其穹隆庾之積于場者極其崇峻極其高大求倉以處之多至于千焉求車以載之多至于萬焉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耘耔之勤福慶所致是宜乎神報以大福而使之萬壽無疆常為盛世之民永享豐年之慶可矣夫公卿之奉祭為農而其獲福又歸美于農盛時重農氣象可想見矣

沈氏曰一則曰農夫之慶再則曰農夫之慶見以農

夫始以農夫終也我何力之有是所以勸也

大田

序曰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朱子曰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又曰此詩為

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荅前篇之意也

子貢傳曰農夫所以報上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賦也

言君向者省私奉祭釀成有年之慶而尤報我以介

詩翼

卷之二十

二十

福我將何以為願耶我曾孫有一成之田田大則稼

多而種亦多故于今歲之冬既預擇來歲之種又既

預飭來歲之具凡既備矣迨東作方興乃從而事之

以我所戒單利之耜始其事于南畝遂以所擇之種

播種其百穀蓋耕之勤而種之時如此但見百穀之

生也直且大是以曾孫之心快然而足應也

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稊不莠去其頰騰及其蠹賦無

害我田稗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賦也

此述穀之生成無害若有神相之也既方而生稊

矣方則未成實既阜而成實矣阜則成實而未堅既

堅而成熟矣既好而形味齊美矣無童稟之稊無似

苗之莠去其食心之螟食葉之螻食根之蠹食節之

賦無有害我田中切稗之禾者此田祖之神持此盡

燒絕之故無遺種也歸功于神以為若有以相之

有滄萋萋與雨祁祁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稗

賦也

此述喜雨之意及豐年惠及矜寡之事也有滄然而

興之雲萋萋然盛雨祁祁然安徐而不暴農民喜雨

詩翼

卷之二十

壬

歸功于君謂此雨為雨公田因而遂及我之私田吾

民皆蒙君之福也及較熟收刈之時彼處有不穫刈

之切禾此處有不收斂之鋪穡彼處有遺餘之秉把

此處有滯漏之禾穗雜寡婦取之以為利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

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

此述省斂而祭方也時當斂也農人見曾孫之來而

相告曰曾孫來矣但見與婦子之饁獲者同至而田

畯亦為之喜也曾孫之來也又禋祀四方之神而饗

禱焉奉其犧牲黍盛以享祀乎神而斯神降以大福也此則農夫報上之意而頌其受福也

朱子曰楚茨以下四篇卽幽雅反覆讀之其筆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

鄒氏曰南山以下四詩皆述先世之農事朱子嘗疑爲幽雅是已序以爲刺幽王謬不待辨又以曾孫屬

成王何居記曰有新稱曾孫亦事神之通稱也又曰孝子孝孫無家國者之稱則既醉不曰孝

子不匱離歌不曰綏子孝子乎故南山之曾孫與楚

詩翼

卷之二十

二十一

茨之孝孫皆繫有國者其卽指幽公乎

瞻彼洛矣

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

善罰惡焉

朱子曰此序以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然非詩之

本意也

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當與車攻詩例看彼東都之行本爲朝會而作詩

之意則爲田獵此洛冰之至亦爲朝會而作詩之意

則重講武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

作六師賦也

天子會諸侯以講武事言瞻彼洛矣維水泱泱然而

深廣誠天下朝宗之勢也我君子以朝會至止于此

人心順天命凝而福祿之積蓋如茨矣然猶安不忘

危親御戎服韎韐奭然而鮮明于以振作六師之氣

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韎韐有珌君子萬年保

詩翼

卷之二十

二十二

其家室賦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

其家邦賦也

再瞻彼洛水泱泱然而深廣君子至止于此親御戎

服豈第韎韐有奭卽一鞞而率以飾上珌以飾下赫

然威靈君子不萬年保其家室乎又瞻彼洛水泱泱

然而深廣君子至止于此親御戎服豈第福祿如茨

卽一會而萃者不渙合者不離翕然大同君子不萬

年保其家邦乎何能已于掄揚也哉徐氏曰二章有

講武而無福祿三章有福祿而無講武不知鞞琇有
玼卽首章之鞞幹也福祿既同卽首章之如茨也彼
此固可互見

鄒氏曰按竹書紀成王五年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
周七年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十四年冬洛邑告成十
八年春王如洛邑定鼎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
都四夷來賓此詩未知作于何年然君行師從擢軍
容而講武所以威不軌昭文德意防固弘遠矣序乃
云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彼以福祿爲賞

詩翼

卷之二十

二十四

善六師爲罰惡豈或文義

裳裳者華

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
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朱子曰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
似

輔氏曰天子美諸侯以答瞻彼涖矣也鄒氏曰毛序
祭目爲刺幽王試觀篇中曾有一字涉刺乎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

以有譽處兮與也

此以可喜之物爲喜見諸侯之興也言裳裳之華其
葉盛矣乃之子來同于洛水而我得見之則其心悅
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是宜其有得君之譽而
又居位之安也

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
矣是以有慶矣與也

再觀彼裳裳之華其然而黃文章可愛矣我觀之子
其光彩動人溢于洛水之上者其有章也不更可美

詩翼

卷之二十

二十五

乎維其有章是以譽處而有福慶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
轡沃若與也

又觀彼裳裳之華則或黃焉或白焉燦然有文章矣
況我觀之子而其見于車馬之間者則見所乘皆四
駱焉且乘其四駱而馭馬之六轡又沃若而柔順焉
齊整之儀與恭順之度益然于來朝之際其有章不
槩可見耶

姚氏曰通篇首言心寫而有譽處尙自虛說至維其

有章則因前語之含蘊而明指之也然其有章却見
之車馬威儀之間而本之中心之固有故下特反覆
申言之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
以似之 賦也

之子之所可美者豈徒在文章威儀間哉彼人之局
于器宜于左未必達之右也有于右未必達之左也
惟此君子左之左之而左無不宜右之右之而右無
不有然此豈襲取而強為之哉維其涵養素裕當左

詩翼

卷之二十

二十六

右未交而所宜所有者已有之于內是以宜之有之
自與內而相似也我之心寫而有譽處也職是故耳
鄧氏曰瞻洛美王會東都也裳華荅焉瞻洛祝王保
天下裳華祝侯嗣世保其國上下交保也瞻洛美王
作六師裳華美侯文武具有道交暢矣

北山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 終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一

北平孫承澤學

桑扈

序曰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朱子曰此天子燕諸侯之詩序只以彼交匪敖一句

生說

子貢傳曰天子燕方伯之詩陳氏曰即維周之翰四
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等語參之則此為天子
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一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興也
天子燕諸侯而首祝以福也桑扈交飛則彼此相輝
而有文人臣受燕則上下相與而獲福此以相交之
益為與人臣之福出于人君曰天祜者天子之徽辭
耳發微曰樂胥因其在燕而以可樂稱之猶所謂樂
只君子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興也

言君子以樂胥受天祜乃其可樂者何在則以在國
之能為屏耳萬邦之屏是見成事故下章復以之屏



字接說去輔氏謂亦頌禱非也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賦也

言君子不特為萬邦之屏已也外以之藩衛而為屏

者又內以之楨幹而為翰內外百辟皆以之為法焉

此其功大矣乃君子處之以謙豈不戢焉而飲飭乎

豈不難焉而敬慎乎則其受福也豈不那焉而甚多

乎此正應受天之祐

兕觥其觶吉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

言君子不特在國有功而謙也即今日之在燕酌以

詩翼

卷之二十一

揅然之兕觥飲以思柔之吉酒得以承燕者其寵可

謂渥矣彼則于交際之間溫恭嚴翼而不失其度則

雖無事求福而萬福自來求矣夫願之以福以致頌

禱之詞又本之以敬以寓勸戒之意盛王之善于燕

臣也如是哉

鄒氏肇敏曰易言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

同周之盛世有賓禮以親邦國固交而為泰之時也

大雅板之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而此樂胥之君

子足兼之焉詩說以為天子燕方伯之詩亦有見于

屏翰云爾記曰高而不矜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

以長守富此戢難匪敖之說也初言受天之祐繼言

受福不那終言萬福來求其詞每章愈進要非戢難

匪敖不及此序以為刺幽王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

范甯傳春秋云君臣之禮廢則柔扈之諷興蓋序之

誤人久矣

鴛鴦

序曰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

養有節焉

詩翼

卷之二十一

朱子曰此諸侯所以答柔扈也序穿鑿尤為無理

輔氏曰鴛鴦之詩乃下禱上之辭上之禱下猶且述

其德柔扈是也下之禱上則極其頌禱之情而已鴛

鴦是也若不敢有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典也

諸侯之祝其君言彼鴛鴦之于飛也既畢之又羅之

不一而足也君子之福祿不特宜之于一時也其必

萬年之久永為福祿之所宜寧有足乎

鴛鴦在梁戢其 典也 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典也

言君子萬年為福祿之所宜也而福祿非有私于君子也亦君子有以宜之耳試觀鴛鴦之在梁須臾其左翼以相依矣况君子之福祿在一時為福在萬年為遐福其必萬年之久永宜其遐遠之福乎此章與意物因相比而無患福必相宜而有終也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興也

吾願吾君不止此也彼乘馬在廐則摧之秣之為人之所養矣吾願君子于萬斯年惟辟玉食以享天下之奉而福祿之保養者與天地同其悠久矣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四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興也

彼乘馬在廐秣之摧之為人之所安矣吾願君子于萬斯年垂拱無為以享天下之樂而福祿之綏安者與天地相終始矣夫福祿固君子所自有然必歷萬年之久而后得以遂其養安此吾所願于君而桑扈之思其少酬乎

讀鴛鴦之詩見君咏而臣賡太和元氣盈溢于言詞之間太平盛世之詩也按風雅之序皆始于治中于亂終于思治故風終幽小雅終楚茨以下大雅終江

漢書武焉

頌弁

序曰頌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亾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亾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為此言如逝者其盡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鄒氏曰伐木之兄弟即友生也常棣之友生即兄弟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五

也故詩傳一則曰燕賢一則曰燕兄弟至頌弁前二

章止言兄弟而未章兼言甥舅故總之曰燕親戚其詞意綢繆惻惻真情至之語也

有類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餼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賦而興又此也

言今日之燕兄弟親戚也其與燕之人有類然而戴弁者實維伊何人乎况爾酒則既旨爾餼則既嘉所燕者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夫所燕者既

兄弟而非他則相親之說不觀焉與女蘿乎為寄生而女蘿浮蔓其施于松栢也相依不解天性然也然則兄弟纏綿依附何以異此是以未見君子憂心奕奕然而無所薄今惟既見君子則奕奕者庶幾說憚而快然矣

有頽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般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焉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恹恹既見君子庶幾有臧賦而興又比也

與上章大意同曰具來言威在而不失也曰有臧者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六

得遂其天倫之幸篤親親之恩也

有頽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般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賦而興又比也

前此但言親親之情此及死喪之畏則意愈切而情愈篤劉須溪曰霰則知有雪矣老則知有死矣謂會之始為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

說會曰全詩總是篤親親之情故既賦而興其為至親之燕復託喻而表其相親之意至于言及死生之

感則意更迫切矣蓋天子之親散處藩封不難于富之貴之而難于見之故親親之情以見為重

豐城朱氏曰君子之于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宜真情之所不能已也昔人有詩謂一回相見一回老能有幾年為弟兄讀之真堪流涕也

車牽

序曰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七

是詩也

朱子曰此燕樂新昏之詩鄒氏曰按小雅自節南山以下序無不目為刺幽者幽王固可刺刺詩不應俱作美詞如楚茨至車牽毫未見有刺意也

朱克升曰小雅有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夫婦缺焉則此詩雖宴爾新婚之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問關車之牽今思變季女逝今匪饑匪渴德音來折雖無好友式燕且喜賦也

宴新昏者言我之間闕然設此車牽者若思彼之
之季女往而迎之也此情此際匪饑也匪渴也特望
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今幸來括矣雖無好友
相聚而此心之欣慰如之何不式燕且喜如同好友
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
爾無射興也

此以物之美與人之賢言此及時于歸之女以坤順
之令德來相我之內治是以燕之而喜其會且譽之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八

而揚其美而一念好爾之心無有厭射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賦也

言酒醴不旨亦庶幾飲之穀雖不美亦庶幾食之我
雖無德與女女其式歌且舞以為吾盡懽可也蓋美

其新婚而謙以承之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
心寫兮

言我之燕樂新婚則本于心寫之故耳陟彼高岡析

其柞木以為薪析其柞木以為薪則見其葉之滑然
而盛洵已可喜矣况鮮哉我之覯爾也今得見此令
德之來括來教則我心輪寫而喜更可知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
慰我心興也

言我之燕爾曲盡其情如此為其德可嘉耳彼山之
高者則可以仰而陟其巔道之大者則可以行而詣
其極况碩女有不可以禮而得哉當其未得駕四牡
之騤騤攬如琴之六轡則馬服御良而間關之車設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九

矣以是而迎季女則新昏獲觀所謂德音來括令德
來教者在是飢渴可釋式燕可行而實慰我心矣夫
一新昏而始終歸美其德者詩人者可謂得情性之
正矣

潘氏曰思季女若飢渴而不傷極燕喜而不淫關雎
之後吾取車牽焉

青蠅

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嚴氏曰蠅能汙白為黑如讒人之誣蟻善類驅去復

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故以取喻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第君子無信讒言此也

此刺聽讒之詩以蠅之變黑白比讒之變是非而飛

王以勿信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與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與也

交亂四國謂使國家之是非悉顛倒也構我二人謂
惑聽者罪及我也

樊者間隔之物棘之與榛皆牽纏之物以青蠅之汗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十

穢止于間隔牽纏之處無坦易安平之象也

讒言何能為也信之者自為其盡惑耳極于亂四國

其禍大信之者成之也起于構二人其端微信之者

啓之也舍旗舍旗苟亦無信人之為言胡得焉故止

讒惟在無信

賓之初筵

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

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佚武公既入

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

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董氏曰史鴻漸云衛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于無

窮也始也商俗淫洎武王以酒誥戒之幽王之世上

下沈湎武公飲酒自悔作賓之初筵見衛人非特一

時聞訓不敢自越于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禁防者傳

為子孫法焉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穀核維旅酒既和旨飲

酒孔借鐘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賦也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言因射而飲之善者

賓初即席秩秩有序籩豆列焉穀核陳焉酒亦調美

焉而飲者甚為齊一自無有失禮者迨夫設鐘鼓舉

醕爵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我務期

中的罰爾以飲此爵也是射飲之始終蓋無有不善

者也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既

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既耦然

后拾發求勝以爵不勝者將射之時禮節詳明人心

勉飭如此其飲酒者所以正威儀也寧至于亂哉疏
義以此為大射輯錄云此章之旨但言因射而飲之
有禮節耳似不必拘為某射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丞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
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日樂各奏爾能賓載
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秦爾時 賦也

此言因祭而飲之善者籥舞之容笙鼓之聲和奏以
樂烈祖是樂之盛矣以合百禮之全而壬焉規模之
大而林焉節目之詳是禮之備矣所以神感而錫以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十二

純全之福也時子孫秉和順之心以效獻尸之能賓

則以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各獻尸而為時祭之
奉也凡所云獻尸者以酒勸尸之飲尸酢而遂自飲
也是祭飲之始終蓋無有不善者也因射而飲者飲

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祭祀之時禮樂兼備
人心歡樂如此其飲酒者所以交神明也寧至于亂
哉以上二章言飲酒之盡善者是可為法者也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日既醉止威
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日既

醉止威儀忸忸是日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

此言飲酒者每始乎治而卒乎亂蓋迷于既醉而失
其常者也温温其恭氣和而貌恭也舍其坐遷捨其
坐席而遷徙不定也抑抑謂謹禮而審慎忸忸謂狎
習而侮易未醉既醉頓異若此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邊豆屢舞傲傲是日既醉不
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僂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十三

僂僂則又甚也不知其郵亦甚于不知其秩既言其
亂因而教誨之賓既醉而出則可以皆受其福言得
禮也醉至若此而不出是自伐其德也飲酒之所以
甚美者以其令儀耳今何其不令也

會說曰酒之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
酒之要亦惟致力于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
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略可
互相備矣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減不

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賦也

此防酒之過而深戒之也言此飲酒不能皆善也或醉或否故設監以察之而又立史以書之彼醉者所為不善為監史所察書而不自知而使不醉者見而為之羞愧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于太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若醉而妄言則是太怠之心而恣號呶之失將罰爾使出童殺矣爾飲至三爵已昏然而無所記况又敢多飲則言語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十四

益肆而罰必不免如之何而不戒也

會說曰無俾大怠此詩之要也凡溺于酒者其病根最在一怠字上稍自謹飭者則反反抑抑而有令儀矣懈怠一生心放形情則昏莫之知而伐德必矣故小宛大夫以一醉日富為戒而必歸之敬爾儀正與此意相發也

傳闢曰賓筵一詩摹寫酒人狂態可恥尤歷歷殆盡竊意賢如武公何至遽蹈斯轍夫亦簡身若不及以齊聖歷彼昏之慮自儆而兼儆于國使聞者足以戒

乎詩或作于幽王之朝然非專為刺幽而作

魚藻

序曰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朱子曰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

詩弋曰前篇言飲酒之過此忽言豈樂飲酒者何也

蓋人主據形勝之地守祖宗家法只安以待之飲酒

而天下治矣在藻依蒲喻無更張以擾民也需之九

五日需于飲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正與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十五

此合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與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與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與也

此詩與鴛鴦相類不頌其德者不敢形容敬之至也

但美其樂飲安居如此則非德之盛者不能矣萍藻

魚之所庇網罟所不加處也故水靜則萍藻生焉魚

養于此乘流沫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言得所也豈

樂飲酒非徒以飲酒太平無事明良相遇所謂樂以

天下者頌其福而德在其中矣豈樂飲酒飲酒樂豈因易韻以反覆其辭曰有那其居則不特飲酒之際享其樂蓋無時而不樂矣

詩考曰周之盛時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獻魚藻之雅上下交而志同也夫人君以治亂為休戚人臣憂治世而危明王惟欲不懈于位乃可以久安而無替則魚藻之燕豈湛樂自從而已哉

采菽

序曰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十六

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朱子曰此天子所以荅魚藻也

鄭氏曰蓼蕭以下諸詩皆天子所以燕諸侯而此篇

語意尤為鄭重首章若預擬其來次章若深幸其至

雖下體之服物隨行之羣介亦若喜談而樂道之何

津津也孔叢子曰于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

夫非獨君敬其臣亦由臣自為敬則彼交匪紆一語

盡之矣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原書缺第 17 面。

被于是乎重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與也

此言其受福祿之宜然也彼維柞之枝則其葉宜蓬蓬之盛矣此君子秉恭敬以交際誠可樂也則宜其鎮重王朝而殿天子之邦矣此君子維可樂也則宜其祿位隆重而萬福為之攸聚矣然不特君子一人也其平平辯治之左右亦是率之而來從也左右之敬又孰非君子之敬則其殿邦而獲福也安在而不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十八

宜也耶

汎汎楊舟緇纒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醜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也

此言其受福之必然也彼汎汎揚舟則必緇纒維之矣此君子秉恭敬以交際誠可樂也則天子必諒其忠愛之心而體悉之者周矣此君子維可樂也則福祿必有滋至之休而醜厚之者至矣抑不但在朝之能敬也自其在道之時已無所勉強一優游以至于此矣是有來之雍雍莫非忠敬之所在也其所以葵天

子而脆福祿也不有可必哉

左右之從優游之戾皆是作詩者用意點綴見不獨

君子賢而其旅亦賢不獨在朝敬而其來朝亦敬題

外生意餘波渺然真盛世之詩也

鄒氏曰夫坐明堂而觀羣后肅侯度以膺晉錫此真

盛世親邦國之禮也序漫舉而屬之刺幽說者又以

舉火戲諸侯實之何其陋哉

角弓

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

詩翼 卷之二十一 相怨故作是詩也

前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

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常棣角弓之詩所為作

也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賦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賦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賦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賦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餼如酌孔取賦也

母教保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椒猷小人與焉賦也

雨雪漙漙見睨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賦也

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賦也

詩人刺王信讒而疎宗族也言彼駢駢然調和之角

弓張之乃內向而來苟一弛之便翩然外反而去矣

向背由于張弛物固有然者况兄弟婚姻當親而近

之可也豈可一疎而遠使之相際隔也哉夫不宜遠

而爾遠之上之所為民將胥然其所為而皆以為是

是爾之遠即爾之所為教民胥傲爾之所遠矣然胥

傲之中或有令善之兄弟固綽綽有裕不然其遠而

傲所為則彼不令善之兄弟而一倡于上之教輒相

怨用讒交相為病無復所為綽綽者矣兄弟而至交

相為病無良甚矣民之所以無良者相怨不過執一

偏之見為受爵計耳爵而爭取不讓則以不義而得

者且將不義而失至于終亦必已矣然豈待終

亡後知取爵之無益哉即當相怨不讓之時而已知

其不勝任且不知足矣如老馬不量力反自以為駒

而任重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

多宜飽矣可以無再食也如酌之所飲已甚取矣不可
以無再酌也受爵者而不讓何以異此然豈盡小人
之過哉則王之教使然耳彼小人骨肉之恩本薄而
爾又教之是益之薄也慎毋教孫升木如于泥塗之
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君子有徽美之道則小人皆
將相與連屬而親附之必不至于如此之交瘡矣則
信乎反薄之機固在上也而王不然豈以譏言之不
能止也彼雨雪灑灑可謂盛矣而一見覲則自消散
然則譏人之言遇明者當自止今王不肯貶下而遭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圭

棄之式使之居然益以長慢耳然吾終信譏言之不
難除也彼雨雪浮浮又可謂盛矣而一見覲則自流
去然則譏人之言遇明者當自止今王不能止而更
有以導之是骨肉相殘中國道盡有如蠶而又如髮
是世道之大變也我以是之故安得而不用以為憂
哉此角弓之所作也

傅氏曰縱觀一時其勁而背則反弓也老而驚則老
馬也狡黠善緣則猿也自污汚人則塗也變黑為白
憐于肌膚則雪也言殊性乖不通于化則鬢髦也嗚

呼實維爾之故矣端開于上而禍亦究歸于上故詩
人推本于教而以憂終之

菀柳

序曰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
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菀柳之詩寧復有人臣禮哉雖然以文武盛時其懷
諸侯者恩常過于威用以固結人心招使來耳凡威
太用究至失威乾上九所以致戒于亢龍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子靖之後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圭

子極焉

此也

有苑者柳不尚惕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子靖之後
子邁焉 此也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子靖之居
以凶矜 與也

此諸侯托喻有朝王之心而原其不來朝之故言苑
然茂盛之柳行道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然則
人誰不欲朝事王者但王之威如上帝然令人畏之
無自敢近焉耳使子朝而事之以定王室后必將極

其所欲以求我如之何可懼也繼言近王足以瘵
故曰無自瘵焉後又必將過其分以求我而寧止極
欲已也夫極不已而邁彼其心何以平有鳥高飛亦
極之至天而止耳彼人之心予極予邁將何所臻乎
則豈予一人能安靖之乃徒然自取凶於耳我之不
朝職此故也

桑扈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一 終

詩翼

卷之二十一

畫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二

北平孫承澤學

都人士

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當也古者長民衣服不
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
人也

朱子曰此序蓋用緇衣之誤是亂離之後人不復見
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嘆惜之
也或曰先生以此詩為亂離之後所作如此則東遷

詩翼

卷之二十二

一

之後詩也曰厲王流死于彘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
何必東遷之後乎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 賦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
心不說 賦也

彼都人士克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
心苑結 賦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

從之邁 賦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我不見兮云
何好矣 賦也

此詩追思昔日都邑人物儀容之美而深致願見之
意言昔者吾猶及見彼都人士即一服飾而狐裘黃
黃服甚美矣而且也其容有常度而不改而出言又
有文章而可聽以此而行歸于周誠萬民之所瞻望
也然而盛不止此也彼都人士又見其以臺為筮而
以緇撮為髻服美如此容言無論已試再觀彼君子

詩翼

卷之二十二

二

女其在首之容也稠密孰如其髮焉順直孰如其髮
焉鵠焉生質之美可想也在昔人物儀容之美若是
今我不得而見矣能不慨世運之衰而不悅也乎而
盛又不止此也彼都人士又見其克耳而以琇石為
實服美又如此容言愈可知已試再觀彼君子女則
又謂之尹吉焉禮法蓋得于素閑也而我今不得見
矣我心如之何而不寤結也耶而盛又不止此也彼
都人士又見其垂帶而厲然而下服美又如此容言
更可卜已試再觀彼君子女其髮之在鬢者則卷然

而如薑容何美也而我今不得見矣如之何而得會
從之邁也耶再一追想之士之帶而厲非伊垂之也

帶則由其自餘而垂之女之髮如薑非伊卷之也髮
則由其自揚而卷之蓋其天然開美不假脩飾如此
而我今不見如之何而不望之也耶夫屢追盛時之
事而致不見之嘆如此詩人之感慨深矣

箋餘曰讀淵明桃花源記而知男女衣服與世殊讀
此詩而知士女服飾無今制恍披一幅西京圖也周
家培養幾世纔餘此光景而一旦悉變之詩人所以

詩翼

卷之二十二

三

流連慨嘆而不能已也

采綠

序曰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朱子曰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

有所刺于上也

郝仲輿曰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二日新昏三月不

從征恤其私也今使其家室駁離匹婦啣怨故聖人

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爾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子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

婦人思其君子言終朝采綠而一旬之不盈者蓋思

念之深不專于所事也于是念髮之曲局遂舍之而

歸以條治其髮而待君子之還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賦也

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說

會日五日六日只借以形容其失期非真有五日之

約也

之子于狩言報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賦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四

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獵耶則我願為之報其弓蓋欲

親君子于狩也欲往釣耶則我願為之理其繩蓋欲

親君子于釣也于其釣而所獲之魚又將從而觀之

蓋假觀魚之樂而親近于君子也此則望之切思之

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詩論曰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所爭一日耳何遽作此

劇思乎末二章思中境也即古人所謂望極成癡身

忘是別者也

箋餘曰殷衰多役而有賦采卷耳者周衰多役而采

有賦采綠者錄詩者其有憂患乎

黍苗

序曰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

伯之職焉

朱子曰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鄭氏曰觀此詩語意乃作于功成後非預道其歸時

也與出車采薇正相類或乃據序刺幽王之說遂謂

此詩為追述宣王時事兼營謝伐淮二役而言彌失

之矣

詩翼

卷之二十二

五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與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勞之賦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賦也

蕭蕭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賦也

原濕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賦也

此詩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徒役感

德歸功而作言彼芄芄然長大之黍苗惟陰雨能膏

潤之此悠悠然南行之徒役惟召伯能勞撫之夫惟

伯能勞是以民忘其勞凡我衆人有任負者而又有

輓車者有駕車者而又有牛以駕大車者必期既集
事而歸來也而不但已也又有徒步行者而且有御
乘車者又有五百人為旅者而且有五旅為師者必
期既集事而歸處也蓋衆心競勸成功蚤必故見肅
肅然嚴正之謝功集之者雖在我人而營之者實維
召伯召伯區畫以經始斯征師烈烈以趨事非召伯
何以成是營謝之功哉謝功既成則土宜之辨即在
此矣而以觀于原隰不既平乎而再觀于泉流不既
清乎召伯于是乎有成功矣則所以式南邦而保南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太

土王心不其寧也邪

許氏口上仁則下悅故民雖勞無怨而且樂道其事
也其末章既喜謝邑之平治頌召伯之成功而歸重
于王心之寧忘已之勞以奉其上惟欲得王心之安
耳此見忠實之情太平之氣象也

隰桑

序曰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
盡心以事之

朱子曰此亦非刺詩

鄭氏曰隰桑與菁莪大略相做雖與鹿鳴伐木均之
為燕賢而此直自寫其中心之好兩卒章一則追遡
昔日之心無泊一則承矢異日之心弗諛豈比夫始
相慕之誠後相戾之速者哉莪菁茂桑黍與齊詩之風
淒兩晦氣象亦自迥別真成周太和之詩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興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興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二

七

此詩喜見君子而作彼下濕之隰有桑生焉有阿然
而美則其葉有難然而盛矣君子者我之所素願見
者一旦既見其樂當如何哉而猶未也隰桑有阿則
其葉有沃然而光澤矣况我今既見君子云何其不
樂哉而猶未也隰桑有阿則其葉有幽然而似黑矣
况我今既見君子喜其德音之相契膠結于我意中
而不可解也夫德音膠于既見非浮慕為愛也蓋心
乎愛也既見之則何不遂以所為愛者謂之矣而但
于中心自浸藏之將于何日而能忘之耶離騷賦云

思公子今未敢言又樂府視刀環歌常恨言語淺不
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見脉脉動人心又詩云胸中備
積千般話到得相逢一句無故前人云隰桑四章章
四句究竟不曾謂一句

其樂如何云何不樂便是形容不出光景便是退不
謂矣之意蓋言者精之散焉者也試想隰桑吸地之
液飲天之膏欣欣向榮無非樂意然難轉而沃沃轉
而幽精神愈酣滿色澤愈黯淡凡人言說有餘者畢
竟中藏不足詩人托興之意蓋如此

詩翼

卷之二十二

人

白華

序曰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
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
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朱子曰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為申后
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

鄭氏曰自夫婦之道苦而各風之篇奏此在氓庶家
猶羞稱之况為天下主手記云無以嬖御人疾莊后
傳云雖有麻絲無棄菅蒯夫王后固奉神靈之統理

萬物之宜者為龍蔡之妖倖而至于見黜幽之三綱
于是乎淪矣白華所為賦也

白華昔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此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出艱難之子不猶 此也

澠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此也

樵彼桑薪印烘于燃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此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視我邁邁 此也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此也

鷺鷥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此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二 九

有扁斯石履之甲兮之子之遠俾我疾兮 此也

此申后被廢自傷之詩言相彼白華欲漚為菅則必

以白茅為束二物雖微尚能相依而何之子之遠棄

而使我獨也夫不空遠而遠則以之子之不猶也我

再取喻于英英之白雲尚露彼菅茅乃我今值天坎

艱難而之子不少圖謀也何與白雲之露菅茅者異

也則以寵澤之不通也我又取喻于澠池之北流尚

浸彼稻田乃王反不能通寵澤而使我嘯歌傷懷以

念碩人也何與澠池之浸稻田者異也是豈我之位

分不當尊耶則更取喻于樵彼柔統之善適用以然
無釜之燧我今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類如此矣
是以念彼碩人而實勞我心也抑豈我之積誠不能
動耶則更取喻于鼓鐘于宮之濼聲聞于外之遠是
誠未有不動者今我念子有操操之誠而視我邁邁
也謂之何哉念之若曰嫡庶自有定分不觀之鶯鶯
乎鶯鶯皆在所養而清濁有間今胡然鶯在梁而鶴
在林耶則嫡庶易位之喻也維彼碩人能不勞我心
哉念之又若曰夫婦自有常處不觀之鴛鴦乎鴛鴦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十

號為匹鳥而行止不離今何為一在梁而戢左翼耶
則夫婦有常之喻也何之子無良而二三其德哉然
則之子惟二三其德寧獨賤我適所以自賤耳載設
喻以譬之今有扁然而甲之石履之者亦甲矣如妾
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何之子不虞自賤而遠棄我
使我憂之而至于病也胡為二三其德至于如此邪
夫申后處廢黜之變猶曰天出艱難憂國祚之不昌
履之卑兮憂君德之不光其賢可想見矣何幽王不
悟竟貽周宗之禍也可慨也夫

安成劉氏曰此詩章多而句少八章皆為比體一章
以一事為喻反覆諷詠以泄其情而猶不能絕念于
王可謂怨而不怒者矣一詩之中首以之于稱王斥
之也繼稱碩人尊之也繼而稱子親之也繼又稱碩
人又稱之子怨者之詞不暇整也

絲蠻

序曰絲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
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自道其心之所欲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十一

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絲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比也
絲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比也
絲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比也
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口
絲蠻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

矣且如之何哉斯時也有能飲食以濟其饑渴教誨

以啓其愚昧載之副車以休其勞苦庶乎可以少慰

也下二節一意不能趨不能極亦因勞甚而言也

周之盛也人君教育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

養之以漸至于官之鄉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太學夫

樂正升之司馬司馬以告于王斯時也寧復憂其止

而不進嘆前途之遠而思僂首為借援計乎縱負鼎

飯牛英雄不免而世道後可知矣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十二

序曰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

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朱子曰此亦燕飲之詩序說非是

陳氏曰燕飲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麗是也有謙言

其薄者此詩是也鄒氏曰古明主于其大臣會數而

禮勤物薄而情厚固不嫌非也況是燕也瓠葉免首

而外豈遂無他物特詩人自謙如是耳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賦也

酒亦必以是酌而嘗之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蓋在

情不在物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賦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賦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賦也

兔首亦薄物而亦獻酬交酢以致其情于賓此其誠

敬可知也

傳曰苟存明信溪澗沼沚之毛可羞于王公易曰二

簋可用享其瓠葉之謂與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十一

漸漸之石

序曰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

乃命將帥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

朱子曰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為何時耳

又曰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

遑朝矣賦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

遑出矣賦也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
邊他矣賦也

將帥出征之詩言今奉王命而出征也彼漸漸然而
峻之石維其高矣高則險難登也而且山川相連悠
遠脩阻其登涉又何勞也武人循此以東征曾有一
朝之暇乎而猶未也漸漸之石極于山巔其卒為何
如者而山川之悠遠又何時而可盡也耶武人循此
以東征但知深入不暇謀出矣而猶未也苦莫苦于
遠行之遇雨但見有豕白蹄衆與涉波而去而月又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十

離于好雨之畢星則皆將雨之候也殆俾之滂沱矣

武人東征勞苦備嘗此身且不得顧而遑及他事也

哉

輔氏曰方采薇出車之詩作時豈容有此事哉世之

治也固未嘗無征伐之時然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

上之人則汲汲然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

未嘗念其勞而言之也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

對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則惡在其後

民父母也

若之華

序曰若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
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
人傷之而已

若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此也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此也

解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十五

詩人憂亂自傷彼若之華芸然而黃附物而生其榮

不又然則人附君而生者也當此衰耗之時豈能以

久存哉亦如此若華矣是以心之憂而維其傷也載

觀若之華雖其葉亦青青不獨華之芸黃可美也第

以青青者不能久榮又即我之憂傷者不能久存類

如此矣如此者其誰知之苟知我之如此不如無生

之為愈也而試觀天下凋耗之狀無俟枚舉即如一

耕羊且墳首也羊瘠則首大蕃阜之象固如此乎又

如一魚三星且在留也無魚則水清豐年之象又如

此乎百物如此人可以食足矣鮮可望其飽哉故曰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也

宋氏曰若華一詩不盈數語而國勢之危迫人情之
愁苦物色之凋耗皆蕭然在目蓋情見乎詞故不覺
其言之慘切也水陸俱耗民不聊生即羊瘠窟空自
可想見其去無羊魚麗之世遠矣

何草不黃

序曰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
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幽王

詩翼

卷之二十一

十六

之世解所征伐此不知何王總周之末季而人怨恨
之如此魯中公曰桓王之世伐滕薛唐祀諸國連歲
不息周人苦之而作是詩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典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典也

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賦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典也

苦行役者言彼草之生也惟衰則黃何草之不黃乎

況征役之興無時休息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進以

經營四方也哉而不但已也草衰甚則黃變而玄何

草而不玄乎況人盡且行且將過時不歸皆失其室
家矣何人而不矜乎夫民各有室家之樂也哀哉征
夫獨匪民乎而使我有妻而為無妻與矜同也夫矜
則非民矣非民則是獸待其民矣獸之中有兇有虎
其率曠野宜也今我非兇也非虎也何為亦使之循
彼曠野而無朝夕之暇也耶是殆不如有芃之狐矣
今夫有芃然尾長之狐其率彼幽草性所宜也而況
有棧之車亦行彼周道而不得休息也亦獨何哉

詩翼

卷之二十一

七

輔氏曰若華言國家之衰微人物之凋耗人民之不
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
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至
此無可為矣

范氏曰自菀柳至此多似風體而雅之音響盡矣此
所謂詩亡也非黍離降為國風之謂也

都人士之什十篇

楊升菴曰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
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服虔注曰此嘆變小雅也其意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言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可馬遷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一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意亦類此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二終

詩翼

卷之二十二

十八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三

北平孫承澤學

大雅 說見小雅

文王

序曰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朱子曰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于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歐陽公蘇氏游氏辯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于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一

范氏曰代商者武王也而受命則自文王已然文王之德不可不令成王知之故反覆追述文王以德受命之事而教之以法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賦也

周公戒成王明周家受命代商之由言文王既沒而

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國雖舊而天命之受則自今始也夫在上而昭天則有周之德豈不顯乎舊邦而新命則上帝之命豈不時乎而要其命之時皆其德之顯者致之也試觀文王之神無時不升降于上帝之側則天意附屬而子孫之承命有天下也非偶然矣此章首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

蓋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二

文王心純無間若有所勉故既沒之後善譽猶自不已是以上帝感之于是敷錫于我周而及于文王之孫子本宗使之百世為天子支庶使之百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子凡周之士亦使之世世修德來輔本支與周匹休焉

周公欲成王實圖修德非但求之窈冥恍惚而已故言文王於昭于天陟降在帝左右者即其生平之靈靈者是也穆穆而緝熙敬止者是也不必他求也言文王之合天使其知所向往措文王之心法使其知

所持循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賦也

周士傳世之顯者由其當日謀國之猶能翼翼而勉敬也夫美哉此多士生此文王之國而文王之國能生此多士則猶謀所出足為國之楨幹而文王得此其心亦賴以安矣此則多士之賢固宜其傳世之顯也而天命文王之意于此亦可觀矣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五

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賦也

文王得天之眷固由于德而要其所以為德之實不越乎敬而已維此穆穆然深遠之文王於乎緝而續之熙而明之純至敬于一心凡所以著之為於昭之神而垂之為不已之聞者皆一敬為之也其敬如此則德盛矣是以維天眷德而假哉之天命集焉觀之有商之孫子則可見矣商之孫子其敬不止于億然以上帝之命既集于文王而今皆侯服于周矣
朱子曰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

以昭天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于四章然後所以昭明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禋將于京厥作禋將常服黼呼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賦也

商子孫之服周以天命之不常也然豈惟子孫凡此臣庶之頑大敏捷者皆禋將于京師而服商之服以助周之祭也凡此皆文王之德所致然則王之蓋臣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四

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也哉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賦也

欲念爾祖在于自修其德而修德之功不可間斷必常自省察使所行皆合于天理斯則有文王之德可以膺文王之命盛大之福自我致矣夫殷未失眾之時德足以對乎上帝今惟不德故子孫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不易保也

徒曰爾祖當念然有歎而無惕有慕而無儆則其神

不聳而志不大動試愴心于天命之靡常雖欲無念得乎念爾祖三字前數章已休而無念之聲口迫切則從本章激出

箋餘曰法祖在修德德者何即所得于天之命也則命者乃天與君主宰天下之大樞紐德有斷續斯命有去來故曰修又曰永臺臺緝熙正指修法而言耳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賦也

天命有不易保慎無若紂之自絕于天而當布明其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五

善譽于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典者而折之于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法文王之德則萬邦作而信之天命斯可保矣首章之意是文王即天此章之意是法文王即所以法乎天此篇首尾皆是與天為一何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已所以為天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所以為文是文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文王即儀刑于天也

程子曰無不敬然後可以對上天則儀刑文王亦儀

刑其穆穆而緝熙敬止者耳

前面言天猶屬恍惚至此則指帝體示之使知耳目聞見之外確有精神可通前面言念祖詞僅危聳至此則斷決言之使知緝熙敬止之外亦別無配帝求福之實他日延訪羣臣惟曰不聰敬止思緝熙于光明後世追頌之者亦惟曰夙夜基命有密於緝熙然則成王之造于周公也可謂深矣

大明

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六

朱子曰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又曰此亦周公戒成王之

詩

陳文武受命之事而首章先為危詞以動之欲其聽而思也夫周之王業開于文王成于武王而文王之自來者非偶也先有王季太任而後有文王先有文王太姒而後有武王祖宗之積累已非一人天心之眷顧已非一日始終前後莫非天意宰于其間使成王聞之而知天意之于祖宗也非偶用祖宗之于

天下也非苟得則兢兢業業持其盛而守其成也烏容已哉此周公陳戒之意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賦也

周公戒成王先言天人之理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不察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為甚嚴也在下而明明則達乎上在上而赫赫則監乎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是故天難信而不可恃為君豈不難哉觀紂居天位而又為殷之正適以不修厥德乃使不得有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七

其天下斯可見矣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賦也

將言文王之事而先本其所生摯國中女任氏從殷商之地來嫁于周將述商亾而周興故以摯繫商與周對言之也曰嬪于京謂以婦道見稱于周也乃配王季而與行德同志意也于是大任有身而生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求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賦也

文王之心純乎一敬翼翼然恭慎自持以此對越上天則多福工是來矣蓋其德正直而無回邪則四方于是咸附矣此文王以明明之德而基赫赫之命者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賦也

將言武王之事而先本其所由生言天監下土見周家世德之盛而其命既集于周矣然欲膺是命必在于聖人之生故于文王之初年而天已默定其配于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八

浴陽渭涘之地及文王當婚之期而大邦遂有子以應其求也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賦也

大邦有賢女譬天之妹尊之之辭也卜而得吉則以禮文定其吉祥而納幣焉文王親迎于渭水之傍其渡渭也敬重昏事比舟為橋梁豈不顯其光輝乎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

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賦也

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矣而克續太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意篤厚而生武王于是安全之扶助之眷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王氏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為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燮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與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賦也

武王伐紂之時紂眾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惟我周之師同心共奮有興起之勢然眾心猶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九

恐武王以眾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勉之曰上帝之命已降于爾身爾無遲疑而不決也蓋設言以見眾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賦也

武王伐商牧野之地洋洋然寬廣非用權詐間道襲之也檀木之兵車煌煌然鮮明其駟馬乘騶彭彭然強盛既整且暇所謂堂堂之陣也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如鷹之飛揚奮擊而無所畏以佐武王而伐

商則一會戰之朝而穢濁之風已除清明之治立見
而一代王業于是乎成矣陳氏曰篇首之明明以德
之明言之也篇末之清明以治象之明言之也然不
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能之乎

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
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
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
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興廢存亡之機
如影響形聲之相應皆非苟然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十

序曰

序曰絲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朱子曰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
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陳氏曰王迹肇基于太王而王業漸大于文王此追
王所以自太王始而此詩推本文王之受命亦自太
王之遷岐始也然言文王受命唯至于虞芮質成者
蓋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也

絲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

有家室 比也

周公戒成王而先邇其始以綽延不絕之瓜當始于
颺比世業相傳之周常始于徽故自其微者言之周
人始生于沮漆之土至于古公亶父之時羣居于窞
窞土室之中室家之制俱未備也詩緝曰取土于地
覆築而堅之為土屋以居謂之復或鑿地而居謂之
穴二者皆若瓦器之窞故謂之陶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
來胥宇 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太王因狄人之侵乘且而走馬以避其難循彼漆沮
之涯至于岐山之下而與姜女同行相土蓋養內助
之賢以為安宅之計也

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樂
室于茲 賦也

周之原地膺膺然肥美所生董荼皆甘如飴言美惡
皆宜也太王見此地可居于是始起意而圖之謂謀
及乃心也于是謀之于衆謂謀及卿士庶人也又以
楚木然火謀之契者契約其龜而下之謂謀及卜筮

也乃告其民曰可以止于是而築室矣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 賦也

既築室于茲矣迺慰勞之迺安止之迺處之下左迺

處之于右公官在中而民居左右也民居既定則治

田事迺疆則畫其經界迺理則分其土宜迺宣則道

其溝洫迺畝則度其廣狹但見自水滸之西以至岐

山之東凡可以居民授田者無不謀之周而處之悉

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十一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

廟翼翼 賦也

命官以立室家而室家以宗廟為先作廟以版築為

務故以繩直之而位處之既正東版築之而上下之

相承宗廟之作于是乎翼翼然而嚴整也

棟之隩陬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

鼓弗勝 賦也

宗廟既成官室其可緩乎但見盛土千器則陬陬其

人之衆投土于版則薨薨其聲之衆其築之也登登

然杵聲之相應及墻成而削治重復也馮馮然其聲

之堅固凡官室之當治者無有不治而百堵皆興矣

斯時也有鼙鼓焉以鼓役事者也但見人心競勸樂

于趨事而鼓之以董其事者自有不能止矣人心之

協勸如此

迺立臯門臯門有仇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

醜攸行 賦也

官室既建門社其可已乎彼在外最遠者為臯門乃

立臯門以肅于外則仇乎其高大居中應治者為應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十三

門乃立應門以肅于內而應門則將將其嚴正又有

壘土以為壇除地以為壇其名曰冢土焉異日國家

起大事動大衆必致祭于此而後出此雖一時草創

之規而一代王者之制已肇于斯矣是其規模之宏

遠如此

肆不殄厥愾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駟

矣維其喙矣 賦也

上文太王立國之事其內治修矣故雖不能殄絕昆

夷之愾怒而自修既至聲譽自隆亦不至墜其聞也

迨至其後積德日深而生齒漸繁歸附益眾木敷道

通昆夷畏之奔突竄伏惟其喙息而已此盛德感人

不求殄之而自殄也蓋已指文王之世而言矣

詩記曰此章或以為專指太王或以為專指文王義

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太王

安得有昆夷駢矣維其喙息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

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

季然則柞械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以為文王之

詩乎蓋總敘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于太王而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十四

終于文王耳按詩記與集傳合集傳曰太王始立文

曰至于其後又曰已為文王之時歷年久非一時之

事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

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

賦也

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遂平天下諸侯于是聞

風皆歸而文王由此遂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盛德

所致然而以予言之亦由其有遠臣以東民心有近

臣以輔君德有文臣以敷文治有武臣以建武功其

得人之功亦不可誣也

彭氏曰周之得天自文王之得民始民心之歸周自

太王之得民始故序言文王之事本由太王而一詩

之意大要主民而言也

械樸

序曰械樸文王能官人也

朱子曰此詠歌文王之德序誤

疏義曰昭文王之德使人知周所以得天下之故也

早麓思齊皆此意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十五

丸丸械樸薪之煠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

興也

此詠歌文王之德以物盛為人所用興德盛為人所

歸言彼丸丸械樸惟其生之盛也則人皆取之以為

薪積之以備用矣況茲濟濟辟王盛德著于容貌誠

天下之所依歸也故凡左右之仰其德者皆趨之于

左趨之于右而歸附趨向之恐後也

賦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瑋我我髦士攸宜

宜

文王舉祭而左右皆奉瓚以從之即此我我之美士

誠得乎相事之宜也此于祭祀而驗人心之趨也

渾彼溟舟丞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賦也

舟行則同心以共濟與君行則同心以追及蓋衆歸

其德不令而從也此于行師而驗人心之趨也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興也

文王爲人所趨蓋有故焉瞻彼雲漢垂倬然之象則

所謂文章于天而昭明可觀矣況我周王惟其享有

壽考也則聖德之純而歷年之永化行以漸盡斯人

鼓舞變化之無窮也此人心之所由歸乎

迨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興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十六

文王之作人不但已也天下之文章如迨琢金玉者

則致其華美之極而無以加矣天下之物至以金玉

爲相質則致其美好之極而無以加矣天下之爲治

者勉而又勉如我文王則維繫人心之極而無以加

矣總而舉之使之皆有所統而無所遺詳而理之使

之各有連屬而無所紊四方之大皆在連比之中此

人心所歸乎

徐氏曰雲漢自然之章也故壽考作人亦以自然處

言之迨琢勉然之章也故勉勉綱紀亦自勉然處言

之分明謂文王之所以爲文固是天德生成有以煥

于天下而作人而其寔文心金玉之體何嘗忘迨琢

之功故說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謂其迨琢之章與其

倬然之章相成而綱紀處卽其作人處也天下承其

迨琢之教仰其倬然之度焉得不趨也

通詩並未露出德字惟勉勉二字微逗德之精神而

其大意俱就勸人處摹寫聖德蔡氏詩說曰壽考則

變化有漸勉勉則變化有本

早麓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十七

序曰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

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

朱子曰序大誤其曰百福千祿者尤不成文理此亦

咏歌文王之德

陳氏曰咏文王之德而卒不言其體其爲言也更深

瞻彼早麓榛桔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興也

咏歌文王之德言瞻彼早山之麓雖無期于榛桔之

生也自濟濟然其衆多矣況我豈弟君子和樂平易

是則其于祿也自得于盛德之中夫豈出于倖致哉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興也

不但是也瑟彼玉瓚則雖不期于黃流而黃流必注

于其中矣況我豈弟之君子有此盛德則福祿必下

于其躬而天之降監自不能外矣

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興也

自其作人言之彼為之飛也則必戾于天矣魚之躍

也則必出于淵矣豈弟君子以盛德而鼓舞乎斯民

吾知天下固有潛通默化而不自知為之者矣豈不

振作乎人也哉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十八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

文王有此豈弟之德見其清酒之既載矣駢牡之既

備矣以享以祀焉吾知明德之維馨而感乎之有道

則神之錫之瑞慶其大來矣不有以介景福乎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興也

君子之景福不待祭而決也柞棫瑟然密茂則民取

以為薪而燎之矣文王有豈弟之德則神所佑助而

賜之福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興也

君子之景福非有意而然也莫莫葛藟惟其生之盛

也則自然施于條枚而有相附之勢矣豈弟君子則

自然以德獲福而符安貞之吉矣豈出于回邪者哉

是文王豈弟之德感乎天感乎人感乎神其盛茂以

加矣此詩人所以咏歌之歎詩按云極慕豈弟之妙

化人格神然是借來形容不可粘著

輔氏曰言文王盛德而福祿歸之又言作人之事何

也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言

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

詩翼

卷之二十三

十九

感而化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蓋聖人之得

各位者豈以其身自歛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

修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為福也

思齊

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嚴華谷曰此詩五章皆言文王之所以為聖也孔氏

以為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止是首章之意

也

郝仲真曰人心之德至于敬而達于和敬則禮恒恭

和則仁恒愛仁禮存心致愛致敬聖人所以修齊治
平消憂弭患而存神過化之道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音
則百斯男 賦也

咏歌文王之德言文王之德固由于天性而所以成
之助之者亦豈無所自乎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
母寔能媚愛周姜而稱其為京室之婦至于太妣又
能繼其美德之音而致于孫之衆多是上有聖母所
以成之者遠矣下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矣箋曰太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二十

姜言周太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 賦也

其繼述之善順于先公之心而鬼神歆之無有怨恫
其表儀之端為法于闈門至兄弟皆和而家邦亦無
不迎而治蓋德之施于神人者無一而不得也徐氏
曰家邦雖遠然而夫婦兄弟進之矣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賦也

文王之德純亦不已平居在宮中則見其雖雖然和

有事在宗廟則見其肅肅然敬隨所寓而形見也不
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其上
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疆也
肆我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賦也

文王有聖德故遇大患難而不能殄絕其德處光大
而不見其瑕玷逆順一致無入不自得也事之無所
前聞者舉必中法又不待教諫而自入于善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也傳以為性與天合是也詩記曰戎疾
大患難也美里之囚是也昆夷玃之難則其餘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一

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
大而不可毀缺所謂肆我疾不殄烈假不瑕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賦也

文王之時長者則皆有成德幼者則皆有所造為以
習其業所以然者由古之人文王其德純亦不已無
有厭斃故能譽髦此士謂能作成人材使人有名譽
而成俊乂之美也

夫聖賢之學成已成物然後為功用之全故棧樸早
麓思齊三詩頌文王之德而皆及于作人也呂東萊

所謂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于作人所以續天地生之大德也旨哉言矣

皇矣

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

若文王

周自太王遷岐而形勢始恢自王季受讓而世德始

顯自文王伐密伐崇而威靈始著皆所由王天下之

根本故特推邇言之以明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之意

于太王則曰帝遷明德于王季則曰其德克明于文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王則曰子懷明德則明德固四方所以托命而帝天之所不違者乎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

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普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

賦也

原天初眷太王之意也大哉上天其照臨于下赫然

甚威明也其監視觀察于四方維求民之所定耳本

非有私于周也維此夏商二國皆失道而不得其政

天既絕之乃于彼四方之國謀究之計度之苟有能

安民而為上帝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規模時太

王蘊明德于西土天乃眷然顧之而即以此岐周之

地與太王為居宅使之得以弘安民之功也

作之屏之其蓄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樹啓之辟之其

種其楛攘之剔之其繁其柘帝遷明德申夷載路天立

厥配受命既罔

賦也

夫天既以岐周與太王矣遷于岐周以治之彼岐周

之地本皆林木險阻之區也但見有作之而拔起者

屏之而除去者其唯立死之蓄與其自斃之翳也有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修之而翳其滋蔓者有平之而理其拳曲者其唯叢

生之灌與夫行生之樹也或啓之辟之而重致芟除

者則曰種曰楛之惡木焉或攘之剔之而使得以長

成者則曰櫟曰柘之美材焉夫太王居岐而土地漸

闢道路以通而昆夷不能為害矣是乃上帝以安民

莫若明德遷此太王明德之君以居之焉既使昆夷

遠遁滿路而去矣天又為之立賢妃太姜以助之是

以與宅之命受之既固而王業之成此其肇基矣

按申夷載路毛氏曰申習也程子曰夷平也彙傳作昆夷從箋也天立厥配程子歐陽子皆作配天朱子

折衷亦云天以其德可配天而並之集傳曰祀也
祀也大略集傳意主平實

帝省其山柞栝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
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賦也

夫繼太王者王季也天命王季何如上帝省視岐山
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歸者衆矣是式廓已增天已
作之邦也又欲擇其可以當此邦者以爲之君焉此
作對之意自太伯王季初生時已定矣後日太伯讓
而王季受亦善成此意耳夫以王季而受兄之業述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二十四

疑于不友然彼之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不由
勉強受命之後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
兄以讓德之光其德如是故能受作對之命而勿失
至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朱氏曰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太伯之志非武王之孝
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
也此詩人所以再三咏歎于王季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察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 賦也

王季德足以開王業如此何者而不本于天也天眷
王季使其心權度精切有裁度之用使其音猶然清
淨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無所不備明而聰
事理類而別人羣長而有善教君而有善政順而慈
和以服人比而親愛以得下此六者之德久而益光
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人有過則悔恨靡悔則無
過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歎也言王季之德傳于文王
而益盛也故能受天之禩而延于子孫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二十五

一王季也曰載錫之光以前人之德見其德曰其德
靡悔又以後人之德見其德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賦也

繼王季者文王也天命之矣無牽于利害而畔彼援
此無惑于情欲而歆動羨慕無是二者則先知先覺
以造道之極至也彼密人不恭拒我大邦之命侵阮
直至其之地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

但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廟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鄧潛谷曰帝謂文王何也狀王面稽天天而命之也夫有人見則有畔援何適非天則何所離而畔何所攀而援有欲則有歆有羨何適非天則何歆紉有羨善之止也于人異境矣故赫怒以天按旅以天我何與焉天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詩翼

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賦也

以伐密之事言之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從阮疆而出以侵密其所陟之岡即為我岡敵人無敢陳兵于陵而陵為我陵陵之曲而為阿者亦我阿也敵人無敢飲水于泉而泉為我泉泉之鍾而為池者亦我池也密既服而人心益歸是必作都以容之故度鮮善之原而作程邑于岐山之陽渭水之側由是羣后之方向百姓之歸往無不于斯也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賦也

帝意又謂文王我懷爾明德深遠不事外飾以大聲音于笑貌不縱私意以長侈大與變革且又不以譏謙不以知知漠然無心油然而安行乎天理之則焉凡此皆明德之所在而可懷者則天討之行非文王其誰任之哉帝于是又謂之曰崇侯借亂逆天害民乃爾之仇國也爾當往正其罪爾兄弟和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七

之國以爾鈞援之具以爾臨衝之車以伐崇墉焉夫此皆天理所當伐而豈有一毫人欲之私也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攸攸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賦也

文王之伐崇也始以徐緩之車攻高大之城執訊者聯屬不亂攸馘者安靜不暴類于天禡于神若此其舒緩者蓋將以致其至來其附而保全之也四方所以諒文王之仁而無敢侮之也及終不服則以強盛

之車攻堅壯之城爲之營其罪縱其兵殄其祀墟其
國蓋天誅不可以復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也四方
所以服文王之義而無敢拂之也非文王與天同德
其孰能之此文王承天以安民也

劉氏曰此詩首二章稱帝者三稱天者一可見天之
所以爲文王者則以帝遷明德而然也三四章言帝者
四可見天之命王季者則以其德克明而然也五章
至八章言帝者四而帝之所以命文王者惟拳拳于
武功求其所以然者則又以帝之懷其明德也惟其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二十八

祖父子孫相傳一德是以天之眷命有加而無替及
至商罪貫盈而天又命武王誅之天豈私于有周也
哉

靈臺

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
及鳥獸昆蟲焉

朱子曰文王作靈臺之詩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
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魯申公曰文王遷豐祚靈臺齊七政奏辟雍周公述

以訓嗣王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庶
民子來 賦也

此述民樂文王之辭文王作靈臺經度其深廣高卑
營表其陰陽位置此事之伊始末期其功之遠集只
見庶民攻之不終日而告成此豈文王有以速之哉
文王常恐勞民戒始勿亟而庶民自如子趨父事所
謂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也

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嚮王在靈沼於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五

物魚躍 賦也

臺之下有囿而文王之在囿也見飛走之咸若囿之
中有沼而王之在沼也見多魚之遂生是物產之共
適安往而不見其可樂也

嚴華谷曰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鹿鹿魚鱉一
語道盡詩意毛氏以爲靈道行于囿沼今鹿養之久
則自馴白鳥未有不潔魚未有不躍者豈皆靈道之
行乎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賦也

文王既遊圃沼遂于辟雍作樂而民歡樂之言作樂之時設植者之虞其橫柎之上加大板以為業其業之上又以彩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也此虞業之上則懸賁之大鼓鋪之大鐘是鐘鼓也鏗以立號謹以立動於倫哉此鐘鼓乎以此鐘鼓而作之于辟雍也振其音于設教之地成其響于賢士之關於樂哉此辟雍乎東萊曰於嘆詞也樂記曰論倫也鄭氏以論為倫本諸此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鼉鼓逢逢矇矇奏公 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二十

華谷曰申言鼓鐘辟雍之樂詠嘆不能已又言以鼉皮為鼓其聲逢逢然而和乃矇矇方奏其事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言方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詞也

東萊呂氏曰樂者矇矇之事也聞鼉鼓之聲知矇矇方奏其事也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鼓鐘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又曰或疑靈臺之詩敎臺池苑圃與民同樂胡為以辟雍學校勦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

親遊宴之警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傑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肄也夫豈有二事哉

下武

序曰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嚴華谷曰武王之雅二篇下武言繼文繼二后之文德也文王有聲音繼伐繼文王之伐功也

陳氏曰此詩美武王繼二后于已往開後嗣于方來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惟以求世德求孝思而上合天理下孚人心者為之本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賦也

此美武王繼緒以有天下之詩言文王武王實維造周而上之有王季又上之有太王蓋世有哲王而先緒所從來矣今三后既沒而在天之神不無望後人之能繼乃武王能善繼而弘開先緒對三后于鎬京而無愧也

下字朱子以為誤鄭箋曰下猶後也呂東萊從之曰

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此說為近至詩緝以下武為以武為下則鑿矣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賦也

武王所以能配三后于京者以其于先世之德能起而求之善繼述也所求者先世之德故能長配天命有天下而傳無窮遂成王者之信也三后之德孚于民久矣至武王有天下然後其信成焉王者之事業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莫大于信信則天下心勝而王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賦也

武王既成王者之信下土胥以為法矣而要亦以其求德配命之思常永不怠是以其孝為可法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賦也

人心既已孚式由是共愛戴以為天子而其所以應之者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三后之傳明哉其繼之矣其御鎬京而對三后誠無愧也張氏曰唯孝思維則故應之亦惟以順德聚順在家效順在

國也王氏曰武王之順德在于繼志而天下應之則其孝能嗣先王之事者不可掩矣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賦也

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亦如其求德而配命焉則天以命武王者命之萬年之久而受天之福矣只此昭哉之道對先王言則曰嗣服對後王言則曰祖武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賦也

天命既歸而四方諸侯皆來朝賀無異媚茲之心夫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三

羣侯翼翼如此則萬年之久豈不有藩翰之助乎

范氏曰人心在聖王之世著順而已矣故僅曰媚曰應在萬年之後國祚所憑藉者大故稱佐

詩人美武王歷敘其世德之求幽有以贊乎神也媚茲之應明有以化乎人也永言配命上有以格乎天也昭茲來許後有以裕乎嗣也使武王質之屋漏而有愧仰之天命而不侔對宇宙人心而懷慚遺百世子孫而抱恨其何以仰對三后在天之靈乎論配京而証及此事理固有確確可據者其古人之不以誇

冥恍惚之說矯誣以欺後世也夫

文王有聲

序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朱子曰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于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呂東萊曰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伐功何也蓋創業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三十四

而詒厥孫謀固非大告武功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不可一體求也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也

此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首言文王之繼述也

文王所以有聲聞者能通述駿大太王王季所有之

聲也述之而求其寧則惟欲相安于無事迹之而視

其成則惟欲持守而不變此豈有意于伐功以求加

乎前人者此文王之所以盡君道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也

又王受天命而有此伐崇之武功既伐而民歸者衆

于是作豐邑為容民蓄衆之地是其奉天安民克盡

君道也

築城伊域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通追來孝王后烝哉也

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不過越其內之邑

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以急成已欲也蓋先人

嘗以安民為志故以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是

其繼先安民克盡君道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三

文王之功所以著明者由其築豐垣以昭安民之績

四方于是望新邑來同以共倚文王為楨榦而求寧

觀成果無負矣是其事集而民信盡君道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也

此言武王居豐以起下文遷鎬言周都于豐豐水正

在其旁于是思禹之故績而四方循此水來同共倚

武王為君是武王能繼文王以安民故民歸之也此

武王之所為盡君道也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也

人心既歸豐邑莫吝武王于是徙居鎬京而首建辟雍以為講學行禮之地自是東西南北莫不慕教化而心服是其敦教以得人克盡君道也

張橫渠曰靈臺辟雍文王之學也辟雍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辟雍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當武王作鎬京辟雍之時天下無思不服于此尤見王業之成也民之歸周亦久矣非謂至此而始子來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賦也其遷鎬也武王稽之于卜以審居鎬之吉凶及龜示

詩翼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其決而遂為之成其邑居是其慎謀以建國克盡君道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與也

其遷鎬豈為一時謀哉彼豐水之旁猶有芑生焉況武王豈無所事乎蓋為其事于建都立學定萬世之孫謀而使為子者安享于無事是其久安而長治信盡君道也夫聿追來孝文王繼志述事也謀孫燕子武王創業垂統也一者以卒前人之業一者以定後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四

北平孫承澤學

生民

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

朱子曰此詩未詳所用宜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昨之禮也歟

思文之詞簡主肅也此詩之詞詳意者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乎朱子以為用于受釐頒昨之際理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一

誠然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賦也

周公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為受釐之樂歌言初生周人者實出于姜嫄當其禋祀郊禘以祓除無子之時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即所大所止之處而震焉覺有娠肅焉自歛飭生焉育焉而為后稷也

朱子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禘履帝嚳之迹而行將

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按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然欲踐之踐而身動如孕則亦非鄭之臆說矣

又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夫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此理之變也

張氏曰天生一后稷所以生天下萬世其生非偶也若禋祀若履武則偶也設不如此詩所述稷之生遂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二

謂非天子詩人亦非故為表異也時遠相傳失真又無可考亦姑紀所聞云耳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苗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賦也

姜嫄之孕后稷終滿懷妊之十月而生之婦人初產則多難后稷是首生之子乃如羊子之易不圻割不副裂無苗殃無患害是天顯其神靈異于常人也上帝豈不安寧之乎豈不安享其禋祀乎而使之安然無病而生子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賦也

無人道而生子故因而棄之然棄隘巷而牛羊為之庇愛棄平林則直人伐木而權為收止又棄寒水而鳥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及鳥去而啼其聲長大溢于道路若以啓人之收養也此屢棄而屢見其異無非天意之所在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三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施施禾

賦也

言既收養后稷誕實匍匐之時已能岐然嶷然有以自立以此就人之口取食而啖之其生質之異于常兒如此至其稍長即有種植之志所蓺之者有荏菹也此荏菹施施然而揚起執禾則有行列稊稊然而美好蓺麻麥則慷慨然而茂密蓺瓜瓞則嗒嗒然而多實是其幼時種植自異于人蓋其天性然矣

誕后稷之穉有相之道蕭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即有邨家室

也賦

后稷之力農也能以人力助天地之化育其除豐草以種嘉穀則方苞而漬其種種稷而達其機發秀而暢其生堅好穎粟而要其成有相之道如此故堯以其有功于民舉而封之于部以主姜嫄之祀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賦也

言后稷既封于部主稼穡之事遂教民播穀誕降嘉美之種而嘉種中有宜于祭者維秬維秠可以供饗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四

豈維糜維芑可以供祭盛于是令民徧種此秬秠既熟則是穫而棲之于畝徧種此糜芑既熟則是任而負之于背以此四種歸之以供后稷而肇有部之祀事也則有周之祀寔自此始矣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榆或籩或蹂釋之粢粢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珉以較載燔載烈以與嗣歲賦也

言后稷之祀春榆籩蹂以及于釋之有聲烝之有氣為饗之事周矣載謀載惟則吉燭之諧也取蕭取珉則求神之周也載燔載烈則獻尸之備也四者詳盡

如此正興起來歲使繼往歲而衍祀典于無窮也

坤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賈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賦也

夫后稷肇祀之遠如此今日南郊之祭固宜尊之以配天矣而其所以格天者何如我也盛蒞臨于豆盛

大美于登但見馨香之氣苾然而始升而上帝之神已居然而來享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

后稷始封肇祀以來其稼穡粒民之功有以參贊化育庶無罪悔于天故至于今猶仰其德頌其功而世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五

世頓之也是豆登非馨祖德惟馨今日居歆之速乃后稷之格天有素者致之豈直芳臭之時云乎哉吾

于是而益信后稷之德其郊天配稷也誰曰不宜哉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宗廟此章言後世既

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天殊不知魯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與

稷亦然乎劉氏曰卒章遂說成王祀天之事而推原其自后稷

以來未嘗獲戾于天也雖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

一詩之意實為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為受釐之樂歌也

行葦

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朱子曰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序逐句生意無

復倫理

范氏曰此祭畢既歸賓客之俎留同姓與飲以示慈

惠所謂燕毛燕私者是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六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典也

燕父兄耆老言敦序之行葦而牛羊勿害則苞而合

質體而成形葉泥泥然矣此戚戚然至親之兄弟而

勿致遠遠具相親近則肆之筵以行燕授之几以優

老皆其情之不已而禮之所必欲致者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醢醢以薦

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嘏賦也

言既肆之進復設席于筵之上使人有所踴藉其中

既存授几者又有緝御相續代而侍以優其老由是而獻酬行酒主或獻而客或酢之主又洗爵復酬而

客遂奠之酒必有般則用醢而多汁之內醢以薦進

復有或燔之肉或炙之肝不但惟是又有嘉美之般

曰脾曰臠皆甘而脆者酒般既備又作樂助歡或歌

而比于琴瑟或嘏而徒擊鼓此親親之燕無不各極

其盛如此皆所以盡莫遠具爾之情也

敦弓既堅四錄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

挾四錄四錄如樹序賓以不侮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七

言燕飲之時遂行射以為樂敦弓則既堅而調習得

宜四錄則既鈞而低昂中節舍矢則既均而皆中皆

中則序其中之多者為賢而寡者飲酒敦弓則既句

而引滿四錄則既挾而盡發其四錄則如樹而多中

無從致罰則序其中之不侮者為德而侮者飲酒此

非以賢病不賢以德病不德也不過借此以洽賓主

之歡而盡戚戚之情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醑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賦也

言既射而序賓主此時實曾孫維主有醴酒醺然而厚酌之則用大斗于是舉酒而祝以此祈黃耇之壽黃耇而且台背然享壽以德又必相與以引環使不昧于所趨相與以翼輔使不怠于所行共成美德以考終命故壽而考成其德有維祺之休而景大之福以德介之曾孫之所願于父兄者如此殷勤無已之情至此愈篤矣薛氏曰尊尊親親周道也故君燕父兄則有行葦父兄蒼君則有既醉何厚也周道既衰則角弓之詩作而行葦之風熄矣

詩集

卷之二十一

人

既醉

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朱子曰此父兄所以蒼行葦之詩序為孟子斷章所

誤爾

鄒氏曰通篇大旨與楚茨略同但彼詳于力田秦祭

此因祭飲後致稱願之詞于楚茨卒章尤近夫勿替

引之豈非所謂永錫祚胤乎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賦也

父兄蒼行葦之詩言君之燕飲既醉以酒矣又既飽

則德矣將何以爲願哉願君子萬年之久介爾以景大之福常如今日之盛大可也

福一也自其盛大言謂之景福自其光顯言謂之昭明有融高朗又自其昭明極言之此福在今日爲善始垂之于久爲善終蓋有萬年無窮之意焉臣于蒼君所感既深則祝頌之間累言不足故公尸以下又託假詞以反覆詳言此福也

既醉以酒爾穀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賦也

言享君恩之厚而願其久膺光明之福也總一景福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九

下皆申說耳朱公遷以漸進言是願其盛大者又光

輝顯著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假公尸嘉告 賦也

言我所願于君子之景福因萬年昭明矣試極而擬

之介爾之昭明其始瑩徹無瑕而有融乎而又且高

焉鬼然莫踰且朗焉煥然莫掩而此有融高朗者又

永垂于勿替而令其終然在萬年爲令終在今日爲

令始今雖未終而已有其始始既善則令終可知此

昭明令終之言乃向者公尸當祭時嘗傳神意而

嘉善之言告之夫豈我之私祝也哉

李氏曰人以一日收累世之英華而畢其局則有終雖善亦不謂之善矣令終有俶者謂千百年赫奕之休嘉不見收藏于何日止有此肇端之景而已蓋一日此始日日此始究竟亦此始則令終可思

呂東萊曰自既醉以酒至此皆祭畢而燕臣下報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嘉告至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十

言公尸固以嘉告矣告以爾之祭祀籩豆之品既清潔而嘉美此時主祭在君子而朋友之助祭相攝佐者又皆檢攝以威儀是合朋友之敬為一人之敬君臣同一敬矣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置永錫爾類賦也

言朋友助祭攝以威儀威儀既甚得其時宜矣而主奠在父次奠在子君子又有孝子以舉奠誠敬不竭是合孝子之敬為一人之敬父子又同一敬矣此所以感神而永錫以至善之福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壹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賦也

言永錫爾類其類維何乎就君子所居室家之壹嚴遂密福即于此萃聚使爾萬年之久永錫爾以福祿之祚與子孫之胤不特今日見在者而已也

范氏曰就孝子之身言錫類猶未見其永也孝子將以其不置者永錫其祚胤則世世有有道曾孫而秉先德以化及于天下者將無窮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賦也

言天錫以胤維何乎蓋胤非祚弗藉天必先覆爾以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十一

祿使爾萬年之久永為景命所附屬則祚錫而胤有所藉矣僕即被蓋自祿之所錫而言曰被自依附而言曰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賦也

言天以大命附屬者維何乎予爾以女之有士行者使為之妃即隨之以生賢孫子蓋子而又子孫而又孫傳世之無窮而景命之附屬亦與之俱無窮矣公尸之嘉告者如此此殷殷所祝願者也

嚴氏曰上章問以繼嗣而言福祚者言天錫以繼嗣

故福祚不絕也此章問以福祚而言繼嗣者言天錫以福祚故繼嗣繁昌也與上章互言之耳

范氏曰此皆父兄樂觀王化之成而願其卜世下年永如一日躋萬世于昇平也父兄意中語耳托之嘉告者何不敢自為之詞尊敬之義也

鳧鷖

序曰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朱子曰此祭之明日釋而賓尸之樂序謨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十一

范氏曰平日思祖宗不得一見見嘗貌祖宗者不能去諸懷此釋之所以設也惟其為釋也故一言之不足又重言之重言之不足又反覆言之所以不謂之饗而謂之又祭釋之時義大矣哉然則祭畢之燕而尸不與者何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廟中則全乎君為其近于祖故也近于祖不敢棄之遠于祖不敢忘之此義之所以兼盡也

飲福祿來成

與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般既馨公尸燕

言鳧鷖在涇以水鳥而居水中得其所安矣况公尸

釋象神之勞而就几席之安不來燕來寧乎其燕之

時爾酒既清潔爾般既馨香乃用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為神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就汝矣此章已盡其意下只反覆咏嘆之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般既嘉公尸燕

飲福祿來為

與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爾般伊脯公尸燕

飲福祿來下

與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十一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

飲福祿來崇

與也

鳧鷖在壺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

飲無有後艱

與也

輔氏曰寧安也宜稱也處居也宗尊也成就也為助

也下自上而下易辭也降與下同崇則積而極其高

大也來成來為來下攸降來崇皆指今日言爾几得

安樂尊崇如此者即是所謂福也無有後艱則言其

後日永無艱難也夫人之享福克保其後至于無有

後艱則積而高大者可以常保而無墮矣

假樂

序曰假樂嘉成王也

朱子曰詩非為嘉成王疑此即公尸之所以蒼鳧鷖者也

鄭氏曰按輔慶源云自行葦至假樂四詩若如序說而不明其所用則皆奉上之諛詞耳意者其受釐之詞歟然假樂亦有戒意今按詩傳自文王在上至此皆周公陳先德以訓成王則詩義了然矣行葦睦宗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十四

之德也既醉奉先之德足以裕後也鳧鷖德之見于交神也嘉樂德之協上下以承休也即以既醉為蒼行葦嘉樂為蒼鳧鷖亦無不可祇足見當時君臣賓主賡歌喜起不減虞廷耳惟以是篇為嘉成王則誰嘉之耶豈周公之諛其冲主耶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賦也

公尸蒼鳧鷖之詩言可嘉可樂之君子有顯明之令

德下有以宥民而冒羣黎上有以宥人而臨有位即

此令德所感國受天之祿矣而天眷不已則保安之右助之寵命之而又為之申重于無窮也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賦也

王者雖無心于千祿而一德格天百福集焉觀其子孫之生至于千億可謂多矣而皆穆穆然敬皇皇然美庶則以是德宜其君嫡則以是其德宜其王而其行無有過差無有遺亡一惟率循先王之舊法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十五

方之綱賦也

上章言子孫之賢有以宜君王此以下則專自嫡嗣之宜王者言之威儀抑抑然慎密聲譽秩秩然有常且無私怨無私惡而一意信任在位之賢臣是既脩德而又任賢故能身履帝位受無疆之福而統一天下為四方之綱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壑賦也

嗣王能為四方之綱則綱既張紀亦理由是民安而

諸臣之治民者亦賴以安矣故百辟卿士感燕及之賜皆媚愛于天子惟欲天子之綱紀不懈而常為民之所安息也此皆願嫡嗣宜王之事而上章言羣匹此章言朋友則宜君者在其中矣

白石蔡氏曰假樂答鳧鷖公尸承鳧鷖無有後艱之意明永無後艱之道永無後艱始于自天保右百福子孫子孫又皆宜君宜王正保佑之事也不愆不忘抑抑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正宜君宜王之事也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正率由羣匹之教也不解于位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七六

正媚茲之實也有命有申有作有述君明臣良致治保治則顯顯令德克滿流行故永無後艱虞廷慎乃在位申命用休臣鄰交傲歌咏康哉正與此合

公劉

序曰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也

王臨川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時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燕于瞻曰后稷始封于邠傳于不肖而失其官奔于戎狄之圃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始居于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

篤公劉匪居匪康通場迺疆迺積迺倉迺廩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賦也

召康公以成王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言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彊于是裹其餼糧于橐囊之中思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故以其弓矢干戈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于豳也此始遷之計皆厚民意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七七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宜而無永嘆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賦也

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始至于豳欲相土以居而適見從遷之民庶繁而居之衆順而居之安宣而居之徧民情咸適于野處而無感替之嘆即此可以定都矣于是登山而胥此原之大勢降原而胥此原之土宜當時所帶佩者維玉及瑤以象文德鞞琫容刀以

示武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為厚于民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賦也

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親于京由是即此京師之野營其居處而安息之有地廬其賓旅而迎送之有所言其所言而教令于此發語其所語而政事于此議審地利以周營建斯其為厚于民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十八

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起于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愚按洛邑亦謂洛師正京師之意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瞻瞻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賦也

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營建既成安然在京而羣臣之與落成者踴躍然整濟濟然盛于是使人設筵几

而登之依之當時殺則用豕昭其儉也酌則用匏

其質也如是以飲食羣臣固周慰勞之情矣而又為

君以統異姓者使臣統于君明朝廷之分也為宗以

統同姓者使庶統于嫡見家庭之禮也既洽情而又

辨分無非立國示民之意斯其為厚于民也

朱子取呂東萊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

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之說于集傳而又曰東萊

以為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

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十九

詩緝曰公劉之于羣臣既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禮雖簡儉羣臣君之尊之不失敬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賦也

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幽地漸開廣而且長于是考日

景以正田之四方登高岡以望田之形勢視陰陽而

察向背寒燠之宜觀流泉而審高下蓄洩之利賦則

計井出軍而制為三單不悉民以為兵稅則度地畫

井而制為徹法不多取以病民至于民多而田有未

足則度山而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于此益太也
此章闢地授民之事尤見其厚于民也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
爰有來其皇澗遯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即賦也

朱子曰此章又總序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
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始焉客館于幽之時涉渭取材
而以舟橫度取厲取鍛以治宮室既止基于此矣乃
疆理其田野以為養民之計由是民生日繁民財日
富其居有來澗者有過澗者而止居之衆又漸以密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二十

復即芮鞠而居之此則民已輯而國已光其厚民之
驗于此著矣

呂東萊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典未
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兆于此矣

永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
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澗酌

序曰澗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
也

朱子曰序無大失然語意亦疎

鄭氏曰序說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已衍之者曰言皇
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此特勸左傳昭忠信薦鬼神之
說而箋遂實之曰人不易物惟德繁物此詩召公蓋
訓王以親民也

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也興
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濯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也興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一

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濯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也興

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取彼行潦汚濁之水挹之于
彼而澄注之于此尚可以為饒饒之用况豈焉而樂
弟焉而易之君子不足為民之父母乎夫為父母則
民之所以歸也再觀澗酌彼行潦之水挹彼注茲尚
可以濯濯况豈弟君子而民不賴之以攸歸乎為父
母則又民之所以堅也再觀澗酌彼行潦之水挹彼
注茲尚可以濯濯况豈弟君子而民不賴之以攸歸

乎夫攸歸攸堅俱本父母而皆從豈第得之故豈第者君子之事也

輔氏曰攸歸謂為民之所歸往也攸堅謂為民之所安息也皆所以終首章父母之義也

范氏曰言民之父母而繼之以攸歸終之以攸堅者何也堅息也謂休息也諷以民心歸服之後養宇宙以和平之福毋紛更多事以勞擾之也觀卷阿之民勞繼作知老成之為慮深矣

卷阿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一

序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朱子曰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為不切然亦未必分為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第君子為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為兩等彌失之矣夫洞酌之豈第君子方為成王而此詩遠為所求之賢人何哉愚按朱子之言明晰如此而詩緝諸書猶以豈第為賢人穿鑿扭合可怪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第君子來遊來歌以矢其音

召康公從成王游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詩

撫卷阿之勝挹飄風之和王固來游而來歌矣而幸與其會則為之願陳其所欲言也此總叙以發端之辭也

伴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

公茵矣

言君子當國家無事而為此游歌之舉誠伴魚哉逍遙閒散爾之游矣優游哉從容順適爾之休矣此爾今日之福也又欲使爾終其性似先公之善終今後日之伴魚優游常如今日可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三

東萊曰自此章以下皆召公陳其頌歌之辭也國家閒暇君臣游衍可謂伴魚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于無虧闕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朱子曰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欲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爾土字販章亦孔之厚矣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

爾主矣賦也

言爾之士乎中外一統燦然大明亦甚鞏固而厚矣
豈弟君子又欲使爾彌爾性百神永以爾為主冷版
章之孔厚者常如今日可也

爾受命長矣爾常矣也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

言爾之受命為天子既歷年久而長矣然受命長則
坐享熙洽無事締造弗祿于爾康安矣豈弟君子又
欲使爾彌爾性純全之福爾常享之令命之長者益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二十四

長而弗祿之康者永康可也

東萊曰自三章至此章皆嘆美祝戒之辭雖未及于
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
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賦也

上三章極言壽考福祿之盛此以下則言用賢脩德
之事乃所為致福之由正發上俾爾彌爾性之意也
言世之賢人有可託重而憑依者有可協贊而輔翼
者有孝于親而可以移忠者有得于心而可以宣猷

者誠用之以引導于前用之以翼贊于側則其德日
脩而表儀以樹四方以之為則矣

東萊曰是詩雖戒求賢而其詞從容不迫至此章始
明言賢者之益焉又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
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寔之人處其所以興
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
在言語之間者也

頤頤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賦也

上章言用賢脩德以則四方未言其所脩者何如此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

遂承言君德之全如此得賢之輔以言其外則頤頤

印印德器何尊嚴也以言其內則如圭如璋德性何
純潔也以是播之為聞則聞為令以是樹之為望則
望為令德而至此天下有不以君子為綱乎綱之正
所以則之也非得賢引翼何以致此

東萊曰此章與前章相承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
以翼則頤頤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矣

鳳凰于飛颯颯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夫子典也

言用賢有益如此況賢人且有效用之忠乎試觀鳳
凰之于飛也翾翾其有羽聲亦集于所止之處況此
鵠鶴然衆多之吉士維君子隨所使而皆媚愛于天
子孰非爲上爲德之心哉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鵠鶴王多吉人維君子
命媚于庶人與也

再觀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矣況此鵠鶴衆
多之吉人維君子所命而皆媚于庶人孰非其爲下
爲民之心乎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二十六

東萊曰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葦葦萋萋離
離喈喈此也

言賢才雖忠于效用而感召之機在君又試觀鳳凰
鳴矣必于彼高岡之上梧桐生矣必于彼朝陽之地
此其兩相須而兩相遇然必梧桐之生也葦葦萋萋
然而盛而後鳳凰之鳴也離離喈喈然而和此感應
之機獨在上也朱子曰興下章之事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

以遂歌賦也

又承上章末二句而言也言葦葦萋萋則離離喈喈
矣而今君子之車亦既衆多君子之馬亦既閑馳此
而善用之是亦葦葦之具而可以致離離之和者也
陳詩至此蓋有難盡言者敢以爲多乎哉特以繼王
之聲而遂歌之耳其無窮之意固在王之能悟也此
章諷王待賢之有具而又表已廣歌之意蓋欲王之
因歌以用賢用賢以脩德而脩德以獲福也

東萊曰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間可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七

請得其所矣故極言葦葦萋萋之盛離離喈喈之樂
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衆賢戴之其
光華和樂始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
以欲成王勉于此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老召公言
初陳詩以戒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而至
于累章耳

沈氏曰按公劉三詩皆曰戒也公劉但言締造之艱
難不言守成之不易洞酌但言豈弟之爲民父母不
言父母之不可常卷阿欲成王之彌性而先之以福

祿壽考喻之以鳳凰梧桐寄悱惻于揚厲藏焉至于寬平古大臣之所謂戒者如是耳

民勞

序曰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朱子曰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

詩輯曰朱氏以此詩乃同列相戒之詞其說是也詩

言以定我王又言以為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皆語同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二十八

列之詞以詩之詞戒同列所以刺王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賦也

同列相戒之詩言民勞甚矣庶幾其小康是必先加

惠京師以漸及四方之遠也然民之不安由小人為

之害耳必無縱詭隨之人以肅此無良者以遏此寇

虐下民不畏明法者然後柔撫中國順洽四方而王

室因之以定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速無縱詭隨以

謹悒悒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賦也

休止息也速聚也悒悒猶謹謹也惑亂人主也勞猶

功也無廢汝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王之休美述其

始事者誘掖之也

曹氏曰自二章而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

遠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

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賦也

嚴氏曰詭隨之人無所不至所謂罔極也無縱詭隨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二十九

而必近有德謂遠佞而親賢然非脩身則賢不可得

而親故必敬謹威儀而後可以近有德東萊曰此章

言當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

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政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賦也

正政敗壞安民之正道也戎汝也汝雖恥然一身而

世之安危皆出自汝是所為甚廣大不可不謹也嚴

氏曰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小子躑躑皆指王

也小子非君臣之詞二詩皆戒責同僚故稱小子耳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無有戕無縱詭隨以
謹繾繾式遏寇言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賦也

繾繾固結其君也正反反安民之正道也玉寶愛之

意王之寶愛于女將倚女為重以成安民之業故我

用王之意以大諫正于女蓋託為王意以相戒欲其

知所以聽之也

嚴氏曰此詩言無良憮悒罔極醜厲繾繾皆極小人

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

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始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三十

說通曰不徒曰隨而曰詭隨言其奸之詭秘可畏也

所以每章以無縱叮嚀之

板

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

朱子曰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

嚴氏曰朱氏以此詩為切責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

于刺王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盬管不

實於直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賦也

同刻相戒言上帝以安民為心今板板反其常道使

下民盡病矣然必有以致之良由爾之出話不然徒

為善言而不能行是其為謀狃于遠近不圖久遠其

心以為無復有聖但恣已妄行管管然無所依據矯

誣詐偽不實其言于誠信以圖此事所以猶之未遠

職此故也以是之故我用大諫正于汝脩人事以回

天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

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天方艱難不得以欣悅視之天方蹶動不得以怠緩

處之惟出辭而皆和平中理則民心孚而攜貳者合

矣出辭而皆悅懌愜情則民志定而叛亂者息矣此

蓋出話皆然則民之卒瘁可瘳而天變亦可回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嚮嚮我言維服勿

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賦也

雖與爾異職而同為王臣則有相正之義今我就爾

以謀而爾乃器器不受不知我所言者畏天悲人今

日之急事而奈何以為笑也先民有言尚問及于芻

堯之賤親僚友之言其可以不聽也

徐氏曰卽爾謀謂就爾身上謀爾也我言維服服是

着于身而不可須臾脫者也言切也

天之方虐無然謹謹老夫灌灌小子躑躅匪我言耄爾

用憂謹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賦也

天之方虐不可以戲侮視之故老者知此而盡欬誠

以相戒乃少者不信而驕之不知我言維服夫豈老

耄而妄言特女以可愛之事為戲也夫以戲處憂俟

其愛之益多如火熾盛將不可復救矣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天之方憤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廢屎

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賦也

方今天正憤怒爾無得為大言夸矜諛言毗附言語

者威儀之章夸則縱肆毗則卑屈而威儀盡迷亂失

其常度矣卒至于使善人者如祭祀之尸無言無為

此民之所以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皆

因妨賢之故者是以至于喪亂滅亡而咨嘆之聲不

已卒無有反其所為惠我衆庶以順其安養之欲者

也自此以下則其所譏刺漸及于君矣

天之靡民如蠶如篋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日益靡

賦也

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泛言治民之道也言苟能順天之理以開明人心如

蠶篋之相和蠶唱而篋和言必應也如璋圭之相合

合二璋而成圭言必同也如往取物之必得如手携

物之必從也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

其所有耳靡民之易如此然則上之化下其易亦然

今民已多邪辟矣又豈可自立邪辟以懲之耶

詩翼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三

承之日民治民莫可見天無形其難與職也摠形見

于民也是一時之民情大有可畏者故言天之怒滄

雖如此然仁愛却是本心其曲靡斯民以回其殿屎

之勢易易耳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賦也

泛言用人之效也言善人所以為藩籬大眾所以為

垣墻大邦所以為屏蔽巨室所以為翰幹國家所恃

在此數者苟能使懷我之德則無有不寧矣又同姓

之宗子所以為城之固亦當保安之勿使此城有壞
無至于獨居而可畏懼也

范氏曰維藩維垣維屏維翰維城見可任而不足恃
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淪無敢馳驅昊天日明及
爾出王昊天日旦及爾游衍賦也

言敬天之誠也天之怒不可不敬也汝其敢戲豫乎
天之變不可不敬也汝其敢馳驅乎昊天日明及爾

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日旦及
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隨

降厥士日監在茲也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慎獨
之為貴也蔡白石曰上文懷德之功即敬天是也敬

天而曰昊天出王游衍當敬之密也無一息不敬天
則輯憚孺民遠猷諫君自有不容已者而豈能欣欣

泄泄以圖獨存耶
正雅首文王大明備言天人之際變雅首民勞板民
勞言安民板言畏天

生民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四 終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五

北平孫承澤學

蕩

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
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蘇子瞻曰蕩之所以為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
以為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矣

歐陽永叔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
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殷商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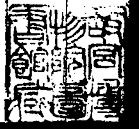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賦也

此詩憂厲王之將亡而作言蕩蕩上帝乃司賦界之
權而為下民之君也今乃變為暴虐而命之賦于人

者若此其多邪僻何哉蓋天生衆人其命有多僻而
不可信者非其初則然也降命之初無有不善特人

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
如疾威而多僻也

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壽之以



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
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匪謀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
是在服天降惛德女與是力賦也

昔我文王慨殷紂之不道嘗嗟嘆之曰咨咨嗟乎汝
殷商之爲君何以是彊禦暴虐之臣何以是掎克聚
斂之臣何以是彊禦掎克使之在位居職而在服用
事乎此彊禦掎克皆所謂惛慢之德天實降之以害
民者然非其自爲之也乃女興起此人而力任用之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二

豈可歸咎于天哉

嚴氏曰二章以下設爲文王之詞蓋陳厲王之失而託
之商也所謂借秦爲諭耳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乘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
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賦也

言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
應對則是寇盜攘竊反居內矣是以人皆不堪而致
謗怨無極窮也

而乘義類彊禦傳作當用善類許白雲曰而乘義類謂
女以爲義類而乘之者乃彊禦之徒蓋心德不明以

不義爲義也于語義爲順流言以對顧東江曰凡小
人倡爲害民之事必有一段邪說辨博以濟其奸如
商鞅王蒙
石之倫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怙然于中國欽怨以爲德不明
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賦也

言女用小人怙然肆行于中國凡此皆欽怨之事而
反自以爲德所以然者蓋由不明爾固有之德無以
爲取人之鑑故一時前後左右皆非正人若無背無
側也即公卿大臣以爾德不明之故亦皆曠官如無
陪無卿也此民怨之所以無已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懲爾
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賦也

言天未嘗使爾沈湎于酒而惟不義之人是從而用
乃女自即荒耽而昏厥德于是以酒酒故既懲過爾
之容止但見不論晦明而式號焉式呼焉俾晝作夜
而不知止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
尚于由行內異于中國覃及鬼方賦也

言亂機不可掩有如蟬鳴亂世之不可支有如沸羹

小者大者已幾于喪矣王尚由此而行不知變也是以內自中國以及遠夷之方無不怨怒也

又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賦也

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也乃爾殷不用舊臣任小人以行虐政致此禍耳夫殷不用舊每言無老成人

即使無老成人尚有先王所遺典刑可以遵守乃曾不聽而用之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不時猶言不辰也王自不能用舊耳王能用舊則時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四

亦當如舊矣程子曰自是無人豈謂無時者正謂此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賦也

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根本先絕然後此木隨而顛拔耳國家禍亂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

以自絕于天則人言之謂也汝殷之所鑒者豈遠哉近在夏后之世倘不以為鑒亦以桀之續爾何不悟耶

人之有德如木之有本天下之本在君君身之本在德君德不明任小人以行虐政便是絕其本便見非天命之使此重結首章之意通篇只說殷紂忽以殷鑒一語顯出鑒殷精神血脉盡收注于此詩人立言之妙如此

抑

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朱子曰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為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為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于宣王之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五

前故直以為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為亦以自傲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

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而捨我于是

乎作箴以自傲韋昭云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按史記衛世家武

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特為諸侯之庶子耳未為國君未有

職事善惡無預于物不應作詩刺王以為追刺尤無謂

詩緝曰詩皆自傲之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

庸大學相表裏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賦也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傲言抑抑然

慎審之威儀乃德之廉隅著見于外夫德儀之相須

如此則有哲人之德者必有哲人之儀矣乃今之所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六

謂哲者未嘗有儀則是無有哲而不愚矣人亦有言

無有哲而不愚者豈不信哉彼庶人之愚是其稟賦

之偏如生而有疾非其罪也主于疾而已唯哲人自

廢縱而為愚是則可罪也罪之者以其自取也武公

所以自傲者切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許謨定命

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賦也

人修德以謹儀者盡剛健之人道則四方皆訓服備

而大之德行則四方皆順從夫道德之足以感人如

此故必大其謨定其命遠其循時其告又敬慎其威儀庶道德修而可為天下法也

其在于今與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

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賦也

言德之當修如此其在于今則有不然者女尚迷亂

于政事謨猶不善顛覆厥德而一惟荒湛于酒然女

雖湛樂之是從獨弗念其所承之緒乎乃不廣求先

王能共執其所遺之明法而遵行之則迷亂顛覆何

持而止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七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亾夙興夜寐酒婦庭

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賦也

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亾如流泉之易乎

是以寢興必時酒婦必飭自勤勵以表率于斯民又

脩其車馬弓矢戎兵以備兵事之起則用以戒蠻方

之夷也此正反其迷亂顛覆而為許謨定命遠猶辰

告之事者也

李氏曰酒婦庭內只是修潔其朝廷爾當時沉荒于

酒食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修武備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語敬爾威儀無
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賦也

爾之所當謹者不止此也治其人民成而定之循其
法度慎而守之以防意外之患者周矣又當謹其言
語敬其威儀使無不柔嘉可也蓋玉之玷缺尚可磨
之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不可以不慎也

馮氏曰言行均不可以有失而言之失尤易能謹其
易者則行可知也故此惟戒夫斯言之玷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八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
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也賦

言不可輕易其言而曰言可苟也蓋無人為我執持
此舌故言之已發易至差失故常當執持不可放去
也且善言之必見讐猶有德之必見報誠能言皆柔
嘉而順于朋友以及庶民小子之心則子孫將世守
其謨而繩繩不替也萬民將共遵其令而欽承不違
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賦也

言視爾友君子之時和柔其顏色猶自恐其有愆是
修于顯者固如此矣然相爾獨居室時亦當戒謹恐
懼克其私累以不愧于屋漏然後可耳無曰此非明
顯之處而莫于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
于是有不可得而測者安可厭射而不敬也神之格
思言鬼神無所不至故人之敬當無時不敬也敬就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九

心言不可說敬神

此章集傳甚明但此處隱顯與中庸動靜有辨中庸
之動以其心之體動而言此言友君子是顯然與人
交接處安得據中庸動字而言正所謂在與有旅賁
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誓
御之箴是也中庸之靜不睹不聞以心言之此之屋
漏只言非明顯之處人之所不睹聞也當以地言又
安得與中庸靜字同此章只當言隱顯不可言動靜
不愧屋漏只可說慎獨不可說靜存

陳氏曰前二章戒以謹言故此以下又戒以謹威儀也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賦也

言爾為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

于事無所差不賊則于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為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夫昧之以理之所無者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

將以潰亂汝也而豈可以莫之察乎

劉氏曰此章之中首言辟者武公自君道言之也繼言爾者自君臣親密言之也未言小子則公之謙詞也

在涿桑木言緝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興也

言修德之要全在聽言彼在涿之桑木惟其柔則言緝之絲以為弓矣此温温然謙冲之恭人惟其温恭則能受無方之益有不維德之基乎蓋恭人即哲人

告之以話言話言之善便是德彼即順其言之善者而行之若其維愚人反以我言為不信是人各有心智愚相越之遠爾欲聽言以修德安可不戒愚人而師哲人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也賦也

言爾之善否不分深為可慮故我不徒手攜之也又稽事以為証非徒面命之也又提耳以致儆所以諭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

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爾未有知識亦既長大而抱子矣宜有知而不知者自滿累之也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于臧否之辨必能早知遂必早有所成尚豈有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賦也

言天道福善禍淫昭然不爽而我心之靡樂者正以爾之臧否不分無以去禍而致福故心為之慘慘而愛也乃我之誨爾諄諄詳切而爾聽之藐藐然不以

我為教而反以我為虐何也假令言爾未有知識而然亦既老而耄矣奈何其自昧至是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適其德俾民大棘賦也

言我告爾以修己治人之舊法爾若能聽用其謀庶

幾可免于大悔蓋天運方此艱難將有喪國之禍悔

莫大于此者我今取譬而為此言夫豈遠哉亦自天

道禍福之不差忒知之耳今爾回適其德無以為章

為則而使民至于困急則喪國之大悔立至矣是安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可不聽我謀以修德也

許氏曰武公之詩見于經者三淇澳人頌之之詞亦

以盡力于學問而成其德也實之初筵抑則其自作

也皆有戒醉酒謹威儀慎言語之意豈武公年少之

失在此乎及聞君子之言幡然悔悟而自勅故晚年

自為箴戒之辭必惓惓于此矣謂之睿聖武公是真

有不可及者也

桑柔

序曰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朱子曰序與春秋傳合

風雅未有如此詩十六章者其言反覆不已而有倫

次大意在刺王用小人

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掎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兕填今倬彼昊天寧不我矜賦也

芮伯刺厲王之詩言桑之茂盛其陰無所不徧迨一

朝采盡民失其蔭而受其病彼王室盛而民蒙庇及

王室敝而民受禍無以異此是以我憂之不絕于心

悲憫至于甚病獨怪此昭明之昊天胡不矜憐吾人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三

而安全之也

四牡騤騤旐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

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賦也

上言瘼此下民此遂承言民苦征役四牡則騤騤然

而行旐旐則有翩然而動征役不息兵革相尋亂之

生也何有平定之期哉由是國煩于調遣而民陷于

危亾無國不滅而民靡有黎皆遭禍以相為灰燼也

於乎有哀國家之運至此斯亦急蹙不能久存矣

自此至第四章皆芮伯述征役者之怨詞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
心無競維生厲階至今為梗賦也

言國運將滅吞哉可懼也此是天不將助我民使無

所止定欲云往之他所當何所往天之不我將如此

必有所以致之者大凡禍亂之起率由君子力爭卒

焉小人所隨隨隨隨今觀在付君子實維秉持其

心無有紛爭生事者不知誰為生此厲階至今為民

之病而不我將乎

李氏曰競始于道義之不深也忠不足以取信而事

事至于自明恕不足以寡尤而人人與之為敵豈君

子而有此

劉氏曰世亂不足憂以有撥亂者在也惟至朋黨之

論興轉以釀亂之名歸之撥亂者而亂遂不可復救

此則大可愛者耳故別白之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

所定處多我親瘠孔棘我圍賦也

正義曰言危亂如此是以我之憂其心慙慙然顧念

已之鄉土居宅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使我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四

從西而往于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之怒時故

遭此勞役也又自嘆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也甚急

矣我之在邊陲甚勞也

東萊曰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

為謀為惑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執遊

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賦也

此以下詳其所為憂亂之意言觀王之征役其為謀

至為慎重然而不得其道亂遭滋長而斯削耳此正

王之所當憂者故我告以亂之所當憂恤而因誨之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五

以序爵使各稱其位蓋賢之能已亂猶濯之能已執

誰能欲執持熱物不去先以水自濯其手乎不然其

何能善哉祇相與入于陷溺而已甚哉爵之不可不

序也

會說曰此章又為忠告之辭而教之以已亂是則詩

人之忠厚也

如彼邇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

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賦也

撫世亂而感傷有如邇風之人喞而不能息雖有欲

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于是退而

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夫稼穡則

可以自安而不若仕進之危此其所以為寶也代食

則有以自樂而不若祿食之憂此其所以為好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蠱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具

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賦也

言賢者退處田野欲以圖安也孰知田野亦不能以

自存乎今天降喪亡之亂固已滅我所恃以立之王

不得食祿于朝矣又降此蠱賊以害苗使我之稼穡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六

盡病代食之謀又無以自遂哀恫哉此中國也以稼

穡卒瘁之故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有旅力以

念此天禍也

范氏曰天下國家之變惟大力者足以回之蓋持權

則有力無權則無力有力者不念無力者念之其何

能濟此忠臣鬱勃之懷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賦也

言賢者不得志皆王之不能用人耳維此順理之君

所以為民人所瞻仰者為其能秉持公心以周徧謀

度而考擇慎用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後用之若維

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自有私見

而不通眾志所以使民眩惑至于狂亂也

范氏曰序爵獨言考相何也君序相相序官而爵無

不序者矣

瞻彼中林雉雉其鹿朋友已譜不胥以斃人亦有言進

退維谷興也

言既無惠君以釋相由是在位者皆好讒譜亦何往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七

而不窮哉瞻彼中林雉雉然同行之鹿猶有同類和

輯之意況同在王朝為朋友者乃譜已于上以誘毀

不相與以善會鹿之不如也是以當此之時進則阻

于君退則憂于讒人亦有言進退維谷何其窮一至

此哉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

斯長忌賦也

輔氏曰聖人明睿所照物無遁情故其所視所言無

遠不察愚人則安危利菑不惟不覺而更狂以喜我

非愚也于此豈不能一言哉但無如此畏忌何耳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

為荼毒賦也

言王惟使人不敢言如此則用舍失宜維此良善之

人愛民者乃弗求而進用之維彼忍心之人害民者

乃反眷顧而重復之由是民不堪命肆行貪亂而甘

為荼毒也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願征

以中垢興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八

言用舍失宜以致亂如此豈以君子小人為難辨乎

彼大風之行有道必多出于有空大谷之中況君子

小人所行不各有道乎維此良人其所作為惟用善

道維彼不願理之忍心其所行者惟以隱暗污穢而

已昭然其易辨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

俾我悻興也

言王既不能辨則小人得志矣彼大風必有隧況王

使貪人為政不敗君子之類乎我以其或能聽我之

言則從而對之于以使貪人之勿用可也然亦知其

必不見聽但自誦其言而中心如醉耳是蓋由王不

用善良所以反使我至此悻悻而如醉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

女及于來赫賦也

言吾言不見聽于君或見聽于友嗟爾同為王臣之

朋友予豈不知而妄作此詩蓋千慮必有一得如彼

飛蟲時亦有弋而獲之者故我既以是言告女奠其

改心易慮轉禍為福以陰庇乎女女反來加赫然之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十九

怒也

以前刺王之意已畢此三章復就小人窮搜之是文

之餘波處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適職

競用力賦也

言小人既不聽言則其播惡于民可勝道哉今之民

貪亂而無窮極者專由小人名為直諒而實工為反

覆其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民之

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

民之未戾職蓋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雖曰匪子既
作爾歌賦也

言小人之惡不止此也彼民之回遁而日趨于亂未
有安定者專由此盜臣竊利自私為下民之寇害彼
其為信也即小人亦曰不可而實反覆工為惡言以
晉君子陽與陰擠貪人敗類大抵如此雖其自解則
曰善善之言匪子言也則我既作爾歌情態事跡昭
然篇章豈可掩哉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一

厲王悅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
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
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

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穆公
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穆公
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十四年厲王崩于彘
乃立太子靜是為宣王按時事如此則所謂民之貪
亂罔極回遁者可想見而將采其劉景象亦凄然在
目矣凡此皆王任用榮夷公輩以忍心為民不利迫
政之耳故此詩于序爵用人處三致意焉

雲漢

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
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
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呂東萊曰宣王小雅始于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于
雲漢言其心也無其心焉有是功哉

沈氏曰此雩祭之章雩者何吁也其吁何吁嗟求雨
之意也開口王曰於乎便見斯義矣但周禮龍見而
雩是于建巳之月為百穀祈甘雨未旱恐旱故語多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一

稱美化工此因旱而雩與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同故
多切責旁皇之詞先事者其情緩當事者其情急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賦也
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
倬彼大明之雲漢其光轉運于天此旱之徵也王仰
天而訴曰嗚乎今之人何罪乎而天降此喪亂使飢
饑重至謂頻年旱也我之禱雨無有神而不舉祭之
者牲玉皆所以供祭祀牲則不敢愛圭璧則用之已

盡神會莫我聽乎

早既大甚蠶隆蟲蟲不殄禮祀自郊徂宮上下莫瘞靡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賦也

早甚而熱氣充盛故求救于神而禮祀之不絕郊以
祀帝宮以祀先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蓋無
一神而不尊崇之矣乃后稷雖親而力不能勝上帝
至尊而感格甚難我思此耗斁下土之患何以適當
我之身也則我之責固有所不容辭矣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有子遺吳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賦也

早既太甚不可推而去矣是以兢兢業業有如雷霆

作于其上不遑安也周當大亂之後所餘黎民今皆
饑困無復半身之遺者則此吳天上帝不特害及吾
民將使我身亦不見遺則豈可以不相畏將先祖之

祀自此而滅矣而能不兢兢業業也哉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子賦也

早甚而非力之所能沮但見其旱氣則赫赫然熱氣

則炎炎然我身無所容而大命于是乎幾以矣斯時
也將何所瞻以為庇將何所望以為依彼羣公先正
固莫我助乃父母先祖之親亦何忍予而不救也

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快如焚我心憚暑憂

心如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吳天上帝寧俾我遜賦也

早久則山枯川竭故如滌濯然旱魃之神為此虐害
如火之快燥焚燒我心畏憚暑早其憂心如為火所

薰灼羣公先正曾不聞知而見察吳天上帝如厭棄
我則寧使我遜去以避賢者無以我故而使百姓受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害也

早既大甚龜勉畏去胡寧瘳我以早惜不知其故祈年
孔夙方社不莫吳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賦也

早甚而龜勉畏去以責任之不容遜也然而果胡為
病我以早曾不知其故矣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

來年于天宗其祭蓋未嘗不早秋祭四方以報成物
之功又祭后土以報生物之功其祭亦未嘗或暮天

曾不度我所報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亦宜可以無

悔怒也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

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賦也

早既太甚羣臣以憂早廢職皆以散亂無復朋友之

綱紀常相聯屬彼庶正者衆官之長今以救旱故盡

皆執掌鞠哉我庶正乎蓋衆官各有長而冢宰者又

衆官之長亦庶正中之庶正今皆勞瘁疚哉我冢宰

乎以至冢宰而下若趣馬若師氏若膳夫若左右皆

所謂庶正也皆鞠哉疚哉不安其常無有一人不同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救百姓無自謂不能而遂止不爲者夫在廷羣臣爲

早而深自貶損如此瞻仰昊天縱不爲我恤獨不爲

羣臣恤乎云如之何使我憂之無聊賴之若此也

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羸大命近止無

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賦也

久旱而仰天以望雨乃見嗟然之明星未有雨微也

羣臣竭其精誠以助我昭格于天者已不遺餘力矣

雖今死亾將近亦不可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

者而修之固非求爲我之一身而已乃欲格天以安

民而庶正因以獲定友紀可復序也我之意如此不

知天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此則望天之雨而不

敢必之辭也

余讀雲漢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

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鑒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

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蘊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

治既修外攘斯舉南征北伐無不如意中興之業視

文武成康而無愧皆自雲漢一念基之也

崧高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序曰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賞申伯焉

朱子曰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

之業耳非專爲美宣王而作也

因親紹封疑爲王者之私恩以親蒙寵亦非申伯之

休美故特鋪張其未封以前宣四方蕃四國以爲周

之翰既封以後保爾土揀萬邦以爲周良翰而元舅

之親纔一言及之見王之所以殷勤錫命祖饒華行

者非只爲展親而已也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宜賦也

言山大而且高者曰崧高是維嶽也則峻極于天維此嶽降其神靈和氣生甫及申惟此申伯之與甫侯也實能鎮定王家為周之楨幹而總領四國則蕃衛以樹經營四方則德澤以宣此申伯之功與甫侯而並著可以見分封之有由也

不原其親而原其生不著其親而著其賢蓋申伯之

賢生于天豈親故之所能掩申伯之賢同于甫又豈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七

待親故而後顯甫侯之賢也而非親也則申伯之生

之賢之同于甫也又何必不親也此並舉意也

壺臺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

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賦也

古維翰蕃宜可謂壺臺然忠勤之申伯王乃使之繼

其先世之事往邑于謝俾南國諸侯皆以之為式法

時召伯為司空王遂命之定申伯之宅焉其意若謂

成是南邦之功使申伯之子孫世世守之而常為諸

侯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賦也

言王命申伯使爾式是南邦豈苟且以建國哉乃因是謝人所聚可為南邦重鎮故以作爾之城焉又命召伯徹土田以備祿食之需命傅御遷家人以聚室家之樂蓋于封土之務無所不周也朱氏曰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之傅御

申伯之功召伯是嘗有假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七

錫申伯四牡躡躡鈞膺濯濯賦也

言凡此申伯謝邑之功乃召伯承王命于是嘗之但

見有假而始成其城而寢廟則已既成既成而藐藐

然深焉王于是錫申伯以就國之儀有四牡躡躡然

而壯其飾四牡也婁領有鈞而在膺有焚纓濯濯光

明其寵遇之隆為何如哉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

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賦也

王于是遂遣之以行有路車駕以乘馬而曰我謀爾

之邑居無有如南土之美者故錫介主以為傳國之寶而鎮守茲土也王舅之辭而往也必其益修蕃翰之績而保南土于無虞可矣

六帖云近古文其字从辵从刀誤作斤遂為近耳箋所謂辭者語辭也朱傳因之說者以為申伯辭王而行豈不可笑

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楨式邁其行賦也

言王既遣之矣申伯乃承王命而信邁王遂躬餞于郟既餞之後而申伯于是還返其舊居之南方望謝

詩翼

卷之三十五

二二八

邑而誠歸當營謝之時已命召伯徹其土疆歛賦稅以積其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申伯得以式邁其行無留滯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賦也

言申伯邁行但見番番然其武勇其既自此而往入于謝徒御皆嘽嘽而衆盛周邦之人咸喜而相謂曰

女今不有良翰矣乎豈不顯哉此申伯也以親乃王之元舅其文其武以是為南邦之憲此周人之所出

以喜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賦也

言文武兼資此申伯之德也德秉其全柔惠而且直柔而剛濟之惟有此德以採南土之萬邦凡在總領中者靡不就理而聞聲播于四方之國所謂南邦式者將在此矣則今日之行可無言以贈之乎我吉甫于是作為歌工之誦其誦之詞為詩則甚大其詩之聲為風詩碩則風遂好以之而贈申伯真足以當之

詩翼

卷之三十五

二二九

無愧者豈溢美哉何氏曰辭之所敘氣象弘博謂孔碩聲之所咏意味深長謂肆好

新安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過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雖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王氏應麟曰營謝成申其篤于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親平王忌仇也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義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禍猶可以為萬世法乎外

威秉政未或不亾漢亾于王莽何進晉亾于賈謐唐
亾于楊國忠石晉亾于馮玉王氏之言確矣即宋之
家法極正亦亾于韓侂胄賈似道也

丞民

序曰丞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朱子曰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
詩以送之

詩為仲山甫城齊送也而前數章懸空將上天厚生
之意與山甫生平德業發如許議論曰保天子保王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躬補衮事一人與城齊之役若不相涉也者而未只

用式適其歸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三句冷冷點綴
收之而一時行者之心送者之意俱悠然可想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賦也

尹吉甫送仲山甫城齊之詩言天生衆民有是形而
為物必有是理而為則此乃民所執之常性故無不
好此美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至德
感格于下是以保茲天子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

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豈特如凡民
而已哉

西山真氏曰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
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則者準則之謂
一定而不可易也彜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于吾心
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為其有此故于美德無不知好
之者

蔡覺山曰孔子于語加一必字加一故字其旨愈明
楊龜山曰孟子于本文加四字語自分明余味此得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聖賢讀詩法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賦也

此備舉仲山甫之德言其柔之甚嘉不過其則外而
儀色之俱善內而欽翼之不怠是其表裏柔嘉也學
問則取法于古訓進修則致力于威儀是其知行交
致也于君心而有以克順于王命而有以廣敷是其
發而措之事業也

白石蔡氏曰仲山甫所以為天薦生者以其有懿德

仲山甫之所以備此懿德者以其全此則也故柔而能美者維此則焉觀其平生之學有此令儀令色則小心翼翼不徒文飾古訓是式威儀是力不徒講誦有此德自然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而有此事業正是克全天賦之則無少欠缺無少偏滯而所以全此則者為其有此學也凡民雖知好德無此學則無此德天生之則亦乍明乍滅終謂之凡民而已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績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此備舉仲山甫之職以總領諸侯則居冢宰之位以式百辟也以輔養君德則繼祖考太保之任以保王躬也以典司政本則承而布之行而復之而王言賴以出納茲經營四方則敷布其政使四方發而應之而王化賴以行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賦也

此申上文賦政之事王命之嚴重而奉行之謹無一不副也茲侯之臧否而鑒別之周無一不明也明于

理察于事順理安行以保全其躬則持身之善也夙夜之間屢勉不怠以敬事天子則又奉上之忠也此皆仲山甫所為盡職之事而要亦從其德來也

東萊曰明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賦也

人有常言謂物之柔者人則茹食之物之剛者人則吐出之喻陵弱而畏強也仲山甫遇柔則撫之以恩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遇剛則肅之以義故莫柔于矜寡而亦不侮之也莫剛于強禦而亦不畏之也此則其柔嘉維則見于待人之際如此也

疏曰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賦也

人有常言謂德之在人根于固有反而求之其輕如毛非難能也而民少能舉之者朱子曰我于是謀度

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不能有以助之黃氏曰助者生于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維愛之而莫能助之也朱子曰至于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翯翯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賦也

王命山甫城齊遂為祖道之祭而行其所乘之四馬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五十四

業業然而健其所從之行夫捷捷然而疾而其心常以靡及為懷正以其駕馬鳴鸞乃承王命以城東方則責任固未易副也

此詩為山甫城齊而作前六章言其舉德盡職如此則城齊之後特易耳然則山甫之心則以其事出于王命方且以任大責重為憂故有靡及之懷下章一始言作誦正以括上意而慰其懷也

四牡駉駉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

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賦也

言山甫以城齊之役每懷靡及則其行自不容緩以

四牡則駉駉以八鸞則喈喈仲山甫乘此以徂齊殆

必式遄其歸于以副王朝之望可焉我作此工師之

誦穆而和如清微之風可以化養萬物山甫心在王

室其在外多有所懷思以此詩慰安其心也

此詩以齊為東方重鎮天子或欲托重于密勿臣而

大臣瞻懷君側情自不能已知已又從而慰藉之如

此蕭疎敘述自好

韓奕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五十五

序曰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朱子曰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其曰能錫命諸侯則

尤淺陋無理矣既為天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春秋

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為美哉

詩緝曰韓侯來朝而歸朝臣作詩以送行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

庭方以佐戎辟賦也

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送之言焉

治梁山固有此倬然之道而韓侯由之以請命于王
王于是親命之以繼祖考而居侯位矣遂戒之以無
廢其命必夙夜敬謹以共其位庶王之命不致改易
也正彼不來庭之國以佐君之治則正其職之所當
虔共而匪解者也

申伯出封為甥舅言別之初故體恤綢繆之情重韓
侯嗣服為君臣遇合之始故勉戒期望之意多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
錫韓侯淑旂綏章篚錯衡玄衮赤舄鈞膺鏤錫鞶韞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淺幟幟革金厄賦也

韓侯入覲當其在道也乘奕奕然大之四牡其形甚
脩長而且腹幹肥張將以入京師而朝覲既至京師
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而朝覲于王王既命以侯爵
乃遂錫以侯儀有交龍之旂注旂之章而又篚芾以
蔽車錯衡以華車馮有玄衮之衣赤舄之履而又鈞
膺以馭馬鏤錫以飾馬馮以去毛之革持軾中以爲
固以淺毛之皮覆軾上以爲威則車制無一之不備
也以幟革控制其馬以金厄纏控其轡則馬制無一

之不善也

首二章一時事而受命錫命是二事故各推本言而
再言入朝每章各發一義也武以上是士服入見此
是侯服入見大誤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殺維何魚
鼈鮮魚其歛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
有且侯氏燕胥賦也

王使公卿餞送之其清美之酒多至于百壺其殺饌
有以火煮熟之鼈與中膾之鮮魚其歛菜有筍與蒲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王贈送之物乃有四馬與路車其籩豆有且之多而
侯氏與顯父相與燕飲蓋深有以侈一時之盛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
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邶邶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賦也
言韓侯親歸取妻其所取之妻則為汾王之甥母族
貴矣且為蹶父之子父族貴矣韓侯于是行親迎之
禮于蹶里之中以百兩則彭彭然而衆盛以八鸞則
鏘鏘然而和鳴豈不顯然其有光乎而蹶國以諸侯

之慶方且從之以諸娣之衆祁祁然從容靜雅如雲之多焉韓侯顧瞻之下不爛然其盈于門乎

鄭氏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之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鹿麋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賦也

因韓侯親迎蹶里而又推及蹶父相攸言蹶父甚武徒嘗為王使于天下無國不到為其女姑氏相視其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所居無如韓國最樂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訐訐然大魴鱖甫甫然大鹿麋嘯嘯然衆又有熊羆貓虎此四獸並言之者見深山大澤為大國也蹶父既喜慶其有此令善之居則韓姑之歸韓寧不安樂其心也哉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殪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賦也

言韓土可樂而邈其始大矣哉彼韓國之城也乃昔

時燕召公為卿士先王命之以其衆為築完此城今

王以韓之先祖嘗受先王之命因是百蠻而長之故

王遂錫韓侯以其追其貊之地奄受北方之國因以

之繼世而為其伯焉爾其實殪焉增之使高實壑焉

浚之使深實畝焉而治其田疇實籍焉而正其稅法

至于歲時貢獻又必獻其貔皮赤豹與黃羆以貢其

所有于王焉則所謂匪懈于夙夜而虔共爾位者也

韓侯入覲之役承新寵也昭舊職也詩人于其拜命

也為歌韓奕之篇以華其行遂取王命冠之篇首而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三十九

以折衝之任諄諄訓誥今試取其詩而讀之見君臣之義焉見祖孫之美焉見朋友之情焉見夫婦之樂焉而其最著者見華喬之嚴焉一時中興雅事如此

江漢

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

朱子曰宣王命名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序以

為尹吉甫所作無據

黃氏曰此詩乃召公奭凱之日所作也初則整師而

往非為邀功特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大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大則即功而論賞次則論定而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賦也

宣王之時淮夷背叛王命召虎帥師伐之但見江漢東流浮浮然而盛所率之武夫循此滔滔順流而下是行也以敵愾為心匪以安處匪以遨遊也淮夷倡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四十

亂來以求之誅其罪耳且車以禦敵也則既出我車旗以統眾也則既設我旗是行也皆懷敬戒之心匪以安處匪以舒徐也淮夷犯順來以陳兵討其罪耳是其始出而持重如此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賦也

此告成功但見江漢則湯湯然而沸騰武夫則洸洸然而武勇名虎率此師眾以經營伐遠以告成功于

王夫經營告成則四方亦既平矣四方平則王國庶

定而一特之反側者皆安無有爭心自是南顧之憂可釋王心不以之載寧乎

江漢之濟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賦也

江漢既平王又命名虎開弘其侵地而以徹法行之夫經營方定而遂欲為此非以病民非以急民也蓋欲使遠方之田賦咸來取正于我王國而已召公于是為之畫其大疆別其條理盡至南海而止也嚴華谷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四十一

稅以慰民心故此章言法制之事

王命名虎來甸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賦也

言既經營疆理有成績矣追維其始蓋承王命以繼世功耳昔王命名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經營疆理之事以布經營疆理之命嘗勸勉之以為昔我文武受命實賴汝祖召公闡國布政為之楨幹今汝任甸宣之責無曰以予小子之故而勸勞王家也當念世功不可安佚自為嗣汝召公之事耳誠能開大厥疾

以力致汝之功則我用是之故當錫爾以福祉無異文武之報康公矣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賦也

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賜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賜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于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于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于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四十二

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文人依集傳作文王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今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賦也

言召虎既拜賜于岐矣遂奉勅書以告廟又拜稽首于祖考之前以對揚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策詞于其上以考其成且勒祝詞于後曰天子萬壽俾宸章與廟器不朽而對揚亦與廟器同永矣然又以爲明明天子江漢之烈今則有今聞矣尤願其不已昭令聞于無窮焉而非文德又無以昭令聞于

不已必矢其文德以洽此四國振文教于武功之餘令聞不已其在斯乎

詩作于功成之後故略于敘經營詳于敘褒賞是宜中興君不怠文武之業臣不怠召公之功

嚴華谷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而繫之于宣王大雅之後也

常武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四十三

序曰常武名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朱子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

嚴氏曰此詩王親征淮北之夷及徐方也召公既平淮南之夷未幾淮北之夷復挾徐方以叛宣王于是親征之憤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召公慮其狂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之伐淮有進厥虎臣仍執

醜虜是戰而勝也徐方畏威不戰而服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賦也

此美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也曰王憤淮夷之倡亂

而親伐之也但見赫赫然威嚴明明然光顯者王之

命卿士為大將也伊何人哉南仲為其太祖而官太

師字皇父者是也命之整我六軍之士以修我戎兵

之器師嚴器備當恭敬以臨之戒慎以處之伐其暴

亂以惠此南方諸國焉朱子曰必言南仲太祖者稱

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

省此徐土不雷不處三事就緒賦也

言是行也既有太師以統之不可無司馬以副之于

是王又謂內史之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

左右陳其行列而誓戒我之師旅予以循彼淮浦而

省此徐州之土察其為亂者而誅之罪人既得即當

振旅其勿留勿處于此俾三農之事得此就緒可也

是策命司馬以副其事者如此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四十四

朱子曰三事上中下農夫也曹氏曰傳云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必不留不處然後

三農得以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

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賦也

言軍旅既備天子遂將以行但見威靈赫赫然光顯

氣勢業業然盛大有嚴哉天子自將其可畏如此故

王師始出舒徐而安行匪紹焉而失之糾緊匪遊焉

而失之遊邀而徐方之人已連絡騷動為之震驚如

雷霆作于其上而不勝其震驚之甚也宜王先征淮

夷而後及徐方此兵行猶未及淮夷而徐方已震驚

蓋淮夷服屬于徐舉其大者言之也

王臨川曰江漢曰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蓋江漢

武夫之事此則王者之師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虒虎鋪敦淮濱仍

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賦也

言迨夫至徐也但見王奮揚其威武有如雷霆之震

動而赫怒由是進厥如虎之臣闕如虒虎之自怒皆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四十五

布陳敦厚之嘽于淮濱之上有就執醜虜之勢故此
淮浦向為淮夷所據今截然齊一為王師之所無敢
犯顏行者矣

王旅暉暉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如苞如川之流

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賦也

言王旅之鋪敦但見天子自將六師張皇暉暉然眾

盛其行動之疾也如鳥之飛其赴敵之速也如鷲之

翰其軍之眾多也如江漢之廣大其固守而不動則

如山之基本其往戰而不可禦則如川之流遊縣縣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四十六

然密不可得而絕翼翼然整不可得而亂不可測度

不可克勝以此大征徐國言必勝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

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賦也

師臨徐方徐方畏懼不戰自服于是美宣王之道允

信塞實故能致徐方之來服蓋以道勝非以力勝也

前此三方已定唯徐自異今其來同是天子之功也

徐方既服則四方皆已乎定徐方來在王庭其心不

復回轉則天下寔安不須用武王乃告之曰可以還

歸矣不戮武也

鄒嶧山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夷述其成功較之齊桓

晉悼次陘而屈完盟會蕭魚而鄭不叛者公私大小

雖或不同然直中策耳而詩人美其允塞之猷若納

之于舞于苗格因壘崇降之例朱子所謂因美為戒

也

瞻卬

序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詩論曰兵陰類也自古寵任婦寺者多致戎兵之禍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四十七

危亂之君大抵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

正已者此其所以淪胥于滅亾也

范氏曰此詩之亂並未及百姓受殃事所云蝨賊罪

罟俱指殘傷善類言故篇中于人之云亾三嘆之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瑱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蝨賊蝨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賦也

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言昊天不惠

甚久而不寧以降此大亂使邦家不定而士民皆受

病焉小人為蝨賊而無平止之期刑罪為網罟而無

平瘳之日則正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

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賦也

言蠹賊之罪咎何以見之彼土田民人各有所司乃

人有土田汝反取之以為有人有民人汝覆奪之以

自利凡此無罪者則反收而拘之有罪者汝反說而

赦之所謂罪咎不收靡有夷瘳者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

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賦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四十八

言蠹賊所為以病于民者蓋由女寵為之壬耳彼男

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主有知則能立國故成城婦人

無非無儀無所事哲哲則適覆國傾城而已故此懿

美之哲婦而反為梟為鴟蓋以婦有長舌能為惡之

階梯也若是則邦之亂豈真降自天特生自婦人耳

蓋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走惟婦人與奄人勢

必相倚為奸也

鞠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惡如賈三倍君

于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賦也

言婦寺相倚為惡蓋能以其智辨窮人之言其心伎

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譖妄倡始于前而終或不驗于

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

何足為惡乎敢于為惡如此夫商賈有三倍之利者

賤丈夫之所為而君子反知之婦人不宜與外事今

乃休其蠶桑織紝之事而與朝廷之事豈非為愚哉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子胥忌不弔不祥威

儀不類人之云亾邦國殄瘁賦也

言婦寺之亂人國如此用之者王之咎也今天何為

詩翼

卷之二十五

四十九

而以禍亂責王乎神何為而不以盛大之業富王乎

是必有以致之者今王舍爾婦寺之介狄而不忌反

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夫如是既不弔此不祥

之災矣而又自喪其威儀使之不善將有德者退又

無以輔之則邦國之殄瘁宜矣安能回天神之變乎

哉介戎即婦寺猶所謂女戎也集傳有二說後說勝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亾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亾心之悲矣賦也

此重言以儆之呂東萊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

類故此目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故此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孔氏曰優者謂

自天降而多也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也

窮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典也

言天禍固為可悲然猶可與而轉也彼躄沸然而湧

出之檻泉其源維其深矣況我心之憂必自有始非

直今日然也然我所憂禍亂何故不自我之先不自

我之後適當此時是我之不幸也然藐藐然高遠之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五十

昊天仁愛人君無不能鞏固其命王苟能改過自新

無忝爾祖之所為則天意可回將于孫亦蒙其福矣

不其式救爾後乎夫亂已如此而猶望其悔過善後

詩人忠厚之意見矣

范氏曰為絳為裕服之無斃文之所以興也婦無公

事休其蠶織幽之所以危也無忝皇祖詩人其有文

武成康之思乎未幾犬戎入身弑鎬京亾城傾而後

無救詩人之言驗矣

召旻

序曰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
召公之臣也

朱子曰此詩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

也序旻閔以下不成文理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

以別小旻而已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瘵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賦也

嚴氏曰呼旻天而愬之輔氏曰言天之威怒甚為急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五十一

疾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

流亡內而國中而外而邊境皆悉荒虛也

天降罪罟蝨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

賦也

呂氏曰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輔氏曰此章則

言致亂之由蝨賊之人內潰其心腹昏椽之人靡供

其職業但相與為潰亂邪僻之行而王乃使之治平

我之邦國則豈不致于危亂乎

畢粦訛會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也賦

且此小人在位舉然頌緩而不供職訛訛然而謗
毀為事王曾不知其為玷缺也至于戒敬恐懼甚久
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如彼歲早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也
用人失當則民不聊生如彼歲早草遇之而不遂其
茂又如彼苴之棲木而不濡其澤我相此邦無不潰
亂莫可救也已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疏斯裨胡不自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五十三

替職兄斯引

賦也

言國之潰亂如此思昔盛世天下殷富不若今時饑
饉之病也而今時之病又不意流凶至此之甚也所
以然者由小人用事故耳彼小人之與君子邪正異
趨如疏之與裨其分審矣曷不自替引身而退使君
子得以有為乎而使我專為此故至于愴怳引長憂
之深而不能自己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

兄斯弘不裁我躬

賦也

言小人妨賢以致此亂乃不窮其本而不以小人為
階亂猶之池之竭不云由外之不入泉之竭不云由
內之不出如是則小人益無所忌而肆害亦大矣是
以我之心專為此故至于愴怳弘大而憂其裁之及
躬也

乎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賦也

言小人為亂本而不究如此則侵削見矣獨不思昔
我先王文武之時有如召公者敷政宣化而江漢歸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五十三

心虞芮質成其日辟國百里如此今也乃日蹙國百
里於乎可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德可用之臣
乎有而不用遂使侵削至此極耳周公治內召公治
外故獨舉召公

止齊陳氏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
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至于風之終于幽雅之終
于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二公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
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

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蕩之什十一篇

升庵楊氏曰詩大序云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

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

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

小哉嚴華谷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

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

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

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五十四

篇首多寄興之詞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

皆春容大篇其詞旨正大氣象開濶與國風晏然不

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

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為大雅也離騷

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

體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

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

可與風騷並言也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

雅興趣頌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

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

政有大小之說特表為出之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五

詩翼

卷之二十五

五十五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六

北平孫承澤學

三頌

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氏曰此特解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于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于周頌也魯頌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頌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而告于神明之謂頌乃其

詩翼

卷之二十六

一

後臣子或用之以頌禱故魯頌亦得附焉然周詩薦之郊廟為天子之樂而顧存魯何也曰魯吾夫子之宗國也夫子刪詩于刻國無魯風而次于周後有魯頌亦以見思周公之心也其復存商何也曰夫子殷人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夫子之心見矣乃商之不得先魯夫亦尊時王之意與周頌三十一篇王氏謂周頌之辭約魯頌四篇王氏謂魯頌之辭侈商頌五篇張子謂商頌之辭粹各一其辭而總名之曰寬而靜柔而正

周頌

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康王以後之詩昊天有成命及執競噫嘻是也孔氏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三頌之名雖同而其體制各別也

清廟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孔氏曰祀文王之樂歌也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

詩翼

卷之二十六

二

莫重于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東萊呂氏曰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是也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賦也

此祀文王之樂歌也言於乎穆哉此清廟也其肅肅而敬雅雍而和皆以顯德來助祭此顯相老皆濟濟之多士而所秉執者是文王肅雍之德今以此德對

越其在天之神而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則是文德昭明不昧使人恭敬奉持豈不顯乎豈不承乎蓋由文王之德不為人厭射此所以肅雍秉德而對越駿奔如斯也

邵氏寶曰清廟言從祭之人而不言文王之德德固在其中矣中庸以洋洋如在著鬼神之德意亦如此維天之命

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朱子曰此亦祭文王之詩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詩翼

卷之二十六

三

陳氏曰此詩言文王純一之德上配天道之無窮下被及子孫于無窮子孫當順惠之而不逆薦厚之而不忘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賦也

此祭文王也言文王之德難于形容維天之命於穆默運而循環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即文之所以為文於乎其不顯乎聲臭俱無而薦恭進禱絕無間雜乃文王之德之純亦不已也天也文王也一而已矣假以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賦也

夫文王之德如此而我未之能者正當憫恤之也不知神何以恤我乎如有以昭示于感格之際我當受之服膺勿失于以大順我文王之道率由弗悖至為後王者亦當世世順守而薦厚之不忘此則我之望于我文王者也

按假以溢我溢字春秋傳作恤朱子曰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故集傳曰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朱子折衷初從鄭氏言溢盈而被于物也文王之德大而被子我我既受之矣細思之以集傳所改為妥

詩翼

卷之二十六

四

呂東萊曰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于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却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

維清

序曰維清奏象舞也

朱子曰此祭文王之詩詩中未見奏舞之意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賦也

此祭文王也前二篇是頌文王之德此篇頌文王之
典謂法度典章清則潔淨而不雜緝則悠久而不
已熙則廣大而光明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于法
也文王有典以貽後人故自始祀至其後而存成焉
是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祥也不以符瑞為祥而以典
法為禎蓋有是典法然後有是盛效此其為禎祥也
大矣

烈文

序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

詩翼

卷之二十六

五

朱子曰此祭于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詩中未
見即政之意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賦也

宗廟助祭樂歌言汝有功有德之辟公錫我以此福
矣謂其夾輔以典周祚也此豈徒目前淺近計哉蓋
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永保之矣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
言爾能無封靡于爾邦是侯度克謹王固當尊尚乎
爾又念爾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爾之子孫繼

其統序而益大之也朱氏曰諸侯助祭而有錫福之
功王者報功而有以及其後嗣此所以為忠厚之至
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手前
王不忘

言爾誠念無封靡之戎功當法先王天下之物固無
有強盛而過于人者能盡其道則四方雖遠莫不以
為訓天下之物固無有明顯而過于德者能脩其德
則百辟雖多莫不以之為刑試觀前王升遐久矣後
人訓之刑之至于思慕而不能忘者亦唯盡道脩德
而能然耳我之所謂無競不顯者不其然乎而又何
可不法前王也

天作

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朱子曰此祭太王之詩

胡氏曰詩只稱太王文王則祀不及先公明也若祭
其人不頌其德可乎然朱子定以為祭太王詩不及
文王者豈以詩不言王季也若并祭王季頌其子不

詩翼

卷之二十六

六

頌其父乃預祭其間亦非所安也故只以為祭太王詩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賦也

此祭太王也言我周之業肇基于太王太王之肇基始于岐山此岐山殆天作之以待興王之君太王承天而荒治之彼太王既荒而作之于前文王即從而安之于後是以彼險僻之岐山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勿失可也詩意首尾主岐山言之

詩翼

卷之二十六

七

故知為祀太王之詩

昊天有成命

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朱子曰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為之說以附已意其迂滯僻澁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徃徃亦襲

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于一句次言文武受

之者亦止一句至于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

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天地

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有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賦也

此祭成王也言昊天有一定之成命我文武二后既以敬止執競受之矣成王繼之其心不敢康寧夙焉夜焉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寬弘而寧靜於美乎此

詩翼

卷之二十六

八

成王之德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繼續之心故今能安靜天下保其所受之命皆成王餘休之所及也

陳氏曰讀昊天有成命而知自虞廷十六字以來未有如成王事心之精者也宏濶靜密中命于此基世于此靖夫緝熙文王所以事心也成王有焉

我將
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圓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

用續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報本故于季秋之月有大饗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然則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賦也

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明堂之祀我所將而享者維此羊維此牛不敢有加物也維天

詩翼

卷之二十六

九

其右而尊臨之乎蓋不敢必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言天之所以為天即文之所以為文文王於昭之神

在帝左右無日不體天求莫望我寧成我今儀焉式

焉刑焉無一不法文典日日安靖四方則感格有素

而此錫福之文王既右而享我矣文王之右享則天

心之右享可知矣其者辭之疑既者辭之決所以疑

者尊之而不敢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若可必也

呂東萊曰于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于文王

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言文王右享即天享然豈敢恃而遂不畏哉我其夙

興夜寐畏天之威畏天之威則儀式刑者益至而安

靖四方者益久于以時保此天之右享而不失可也

庶今日之將享為可常矣

東萊曰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于尊

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詩翼

卷之二十六

十

朱子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乃不言武王者

以禮祭出于周公制作故以作禮祭者言之

時邁

序日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范氏曰周之初巡在代商四年尋乃十有二年一巡

守以為常夫後之舉之繫維法祖而此之舉之所天

永命聖人之道法存焉周公所以追而頌之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

此總言巡守之事以發端言武王既定天下正人心

望治之日以時巡行其邦國由以時動以禮昊天其子乎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言子之則必右之矣必序之矣今天實右序有周尊

我于臣民之上次我于夏商之後是以我承天命時

巡薄言以震驚諸侯而莫不震動而懼因而祭告以

懷柔百神及河與喬嶽而莫不效靈人神受職則信

乎周王之為天下君也非子我而右序何以有此劉

詩翼

卷之二十六

十一

氏曰此節言巡守而祭告百神之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

于時夏允王保之

言明昭哉有周天下清明之候也故祭告甫畢凡茲

在位來朝之諸侯隨卽式之以考其功罪而次序之

所謂震叠之實如此于是載聚干戈而納之載輜弓

矢而藏之我惟是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夏而吳

天子我右序之命可固矣則信乎周王之能保也劉

氏曰此節言巡狩朝會黜陟之事也

嚴氏曰右序有周與明昭有周語意一同明昭不言

實承上省文也言天之右序有周而結之以允王維

后謂膺天命而無愧也言天之明昭有周而結之以

允王保之謂保天命于無窮也結上文右序及明昭

之意皆以允言之

魯語曰金秦肆夏變過渠天子以享元侯也肆夏時

道也樊遇渠執競思文也卽周禮九夏之三而其六夏

亡矣是以

執競

詩翼

卷之二十六

十二

序曰執競祀武王也

朱子曰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蘓氏以周之奄

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

意之失皇矣之詩于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

可以其太早而別為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

不失為周有天下之意耳

朱克升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

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獻借曰文

世室無詩則夫子正樂于殘缺之餘但因所存者存

之耳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此祭武王而以成王康王配之詩言執競哉能持其
自強不息之心者維武王也故成是克商莫強之功
烈豈不顯乎成王康王之德無愧執競上帝以是之
故亦使之為君而享無競之業也以其不顯之實言
之自彼成康不待締造而奄有四方斤斤然其明之
著察無所不周是其顯德有光武烈而上帝是皇非
偶然也

詩翼

卷之二十六

十三

鐘鼓嗶嗶磬筦將將降福稷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言今日之祭樂之大者嗶嗶而和樂之小者將將而
集若足以發揮三后之功德者故三后武格降福穰
稷而多也降福既多則有簡簡之大矣而吾奉祭之
儀愈益反反而謹重是以醉飽之餘而福祿之來益
反覆而不厭也

范氏曰武王創始者也人皆見功莫知其德成康承
籍者也人或見德莫知其功故各推闡言之令後世

于若孫有以得其精神之在而寄其入室儼然出戶
愾然之思云爾

思文

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呂氏曰國語以此為周文公之頌是此篇亦周公所
作

黃氏曰生民為述事之辭思文為告神之辭此雅頌
之所以異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詩翼

卷之二十六

十四

命率有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 賦也

此后稷配天之樂歌言人有天下之大德者宜享天
下之大祭思我有文德之后稷其德之及人直能配
彼天焉蓋天能生人不能使人自生稷能立我烝民
之命莫匪其文德之至蓋民以穀為生其貽我民以
來牟之種乃帝命以此福養下民而稷始貽之令民
播殖無有此疆彼界之限民既得生自可復性遂得
以陳其倫常之道于中國也是以文德之至而真可
配天者于是見之矣

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

無主不止此言妙得鬼神之旨

清廟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六終

詩翼

卷之二十六

十五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七

北平孫承澤學

臣工

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太廟也

朱子曰此戒農官之詩序誤

孔氏曰頌雖告神為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

非祭祀者臣工臆嚳有容振驚皆不論神明之事是

頌雖不一不必皆是告神明也

劉氏曰小民衣食之業畢產于地故理國之道地著

詩翼

卷之二十七

為本所以典起太平之端也是故重其事者特周其

務而多為之官以董之慮其終必戒其始而咨嗟咏

嘆以命之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賦也

王意重農先總呼百官重嘆以告之言我臣工爾等

當敬慎在公之職事王于爾皆有成法以賜之爾有

官守者固當來咨謀如度而行不可以不敬而視為

文具也

宋氏曰謂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以不做起下農官之

事尤不可以不敬蓋農官自百官中抽出而下乘時
盡事乃成法中之最切者也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
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時乃錢鏹畝觀
銓艾

又于百官中呼保介重嗟以告之言爾保介有農官
之責者今已維莫之春矣將亦又何所求哉亦求新
畬之治否而已於乎美哉此來牟之麥將熟可以受
上帝之明賜則此明昭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

詩翼

卷之二十七

而可不及時相勸求以治之乎爾誠命甸徒具田器
以治其新畬則奄忽之間見其收成矣

說會曰此節不是申介其副上曰臣工則農官與副
俱在其中戒副即所以戒農官也天時之所當乘人
事之所當與成法中之要者莫過于此或又以保介
助王耕精田者遂以此爲精田之詩然曰新畬則非
精田矣

曹氏曰經畫布告出之天子則天子一于敬也
與事盡之小民則小民一于敬也而勸相督責寄之

保介則保介一于敬也毋不敬此臣工所以爲可頌
也夫

噫嘻

序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朱子曰序誤此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
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普戒命之也

說會曰臣工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于頌蓋頌體也
況或以此爲齋頌則其列于頌也尤宜矣此詩舉成
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

詩翼

卷之二十七

三

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賦也

此亦戒農官之詩言噫嘻爾田官昔成王始置田官
時已明訓爾矣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
其私田竟三十里亦皆大服其耕爲人爲耦而並
耕也如是則爾職不曠而成王之昭格不虛矣

三爾字皆指農官而言農人各有其田而各以其力
耕之但其職既以萬夫爲界則率時農夫農官之職

也曰卽爾之田而耕卽爾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夫成王昭格于昔嗣王申戒于今周家重農事可謂以世繼世矣范氏曰雖三十里而總以私槩之不見有川遂井成之殊雖十千衆而止以耦合之不知有勞逸勤惰之別意徹之名之所由立乎

振鷺

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詩翼

卷之二十七

四

李氏曰祀宋天子後也其禮加于諸侯故特爲此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賦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詩緝曰振振然羣飛之鷺集于西郊辟雍之澤其羽

毛潔白容止舒閑可觀也祀宋之君于周爲客皆來

助祭于周廟其至此亦有此容也此祀宋之君在彼

國無怨惡之者來朝在此人皆無厭之者然猶庶幾

其能夙夜敬戒以長終此美譽愛之以德也

豐年

序曰豐年秋冬報也

朱子曰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陳氏曰噫嘻祈之于春夏豐年報之于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

曹氏曰秋冬大享于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爲酒爲醴丞畀祖

詩翼

卷之二十七

五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賦也

言今爲神所佑助而得大有之豐年多有黍矣多有稌矣黍稌既多則百穀之多可知復有高大之廩以藏之其廩之多至萬至億以及秬則以之爲酒以之爲醴進而畀于先祖先妣以備祭祀中之百禮如祿將妥侑之類是神降之福不特食農夫穀士女至于祀無不舉而禮無不備亦甚備矣此今日之報不容已也

曹氏曰以洽百禮非特言祭祀而已而養耆老享賓

客皆在其中矣

有磬

序曰有磬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朱子曰祖通言先祖

濮氏曰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于祖廟此工歌也

有磬有磬在周之庭 賦也

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簫

管備舉

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詩翼

卷之二十七

六

首言有此磬人有此磬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庭矣

乃使眡睪爲之設其垂鐘鼓之具其以板加于柎上

者業也其植者虞也其業之上齒刻爲崇牙也其柎

虞之上角有置羽之飾也又有應之小鼓田之大鼓

其鼓皆縣之虞業也又有持其柄而播之者鞀鼓也

又有石磬也有起樂之祝也有止樂之圍也設之備

具乃使替人擊而奏之也又有編竹之簫併竹之管

已備舉作之也樂聲嗶嗶然和皆恭敬和諧而鳴不

相奪倫先祖之神于是降而聽之干時我客至止永

觀我樂闋之成以先代之後來觀樂爲盛事也

劉氏曰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此爲盛我有嘉客

則商人作樂以此爲盛我客戾止則周人作樂以此

爲盛也

朱氏曰樂聲嗶嗶而和嗶故先祖是聽幽有以感乎

神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乎人也

潛

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孔氏曰冬月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則衆魚皆可

詩翼

卷之二十七

七

薦春鮪始來惟薦鮪而已

輔氏曰魚乃澤物之美者故薦之宗廟以致其孝心

焉今月令但有季冬至寢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乃

序說也

荷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魴鱮鱮鱣鱣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賦也

此薦魚于寢廟之詩言倚嗟此漆沮之水也深潛之

處有衆多之魚有鱣焉有魴焉又有鱮鱣鱣焉何

如其多也以此享獻于祖考而行時祀之禮神明享

之不有以介景大之福乎

樂歌但言薦不言祭者王者于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祭有常期薦無定期歌潛以薦祖考蓋聖人一飲一食不敢忘親是以不貴滋味而美多品雖一魚之微足以羞神明致孝享登歌清廟誰曰不宜

誰

序曰雖禘太祖也

朱子曰祭法周人禘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

詩翼

卷之二十七

八

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嘗于后稷之廟而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二年祭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為禘嘗于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于嚳稷者若以為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悉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于他廟耳

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賦也

此武王始以王禮祀文王之詩言今之祀烈考也其自彼國而有來雖雖然和順及至止于廟中則肅肅然敬慎以此和敬助我祭祀者實為君國之諸公子是時王祭之天子惟飲精神以昭格而穆穆深遠而已矣歸功于助祭之諸侯故其辭如此

於薦廣牡相于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時天子肆陳其祀事諸公咸薦大牲以助之是孝子

之致右于皇考者固望其一享也此大哉之文王庶

詩翼

卷之二十七

九

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言今日所以得萃人心而奉孝享者良由皇考之德

致之耳宣以通微哲以周知則虛靈全而盡人之道

矣文以經邦武以戡亂則恩威著而備君之德矣皇

考以是道德而安民故能慰上天求莫之心所以天

心用眷克昌我之為後嗣者而得以藉其休也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夫克昌厥後則文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

壽介我以繁祉康強逢吉天下又安故祭祀之禮無

遺典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而不替此克昌厥

後之所致也宋氏曰以文母証之則烈考為文王無

疑毛氏以為武王誤矣霍山高氏曰昌後者道德之

所致而右烈考與文母者又昌後之所致也

載見

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朱子曰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

劉氏曰清廟祭文王載見祭武王皆因朝諸侯而率

詩翼

卷之二十七

十

以祭也諸侯來朝供常職耳而受朝之君愴然有感

于先王故率之以供祭是因其載見辟王所以率見

昭考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鶴休

有烈光 賦也

此詩專為助祭然諸侯之來原是為朝故先言其始

見辟王也欲求法度以歸而遵守之也其所建交龍

之旂揚陽然鮮明其賦前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

有音聲其響首鶴然以金飾其來朝之車服如此足

以增輝王國豈不休有烈光乎哉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謂率諸侯以祀武王盡志以致孝又盡物以致享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

緝熙于純嘏

言以此孝享故致昭考感格介我秀眉之壽長保此

思皇之多福是皆由有功有德之諸侯有以安之使

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耳豈余一人所自致哉

范氏曰緝熙二字是周家世德又成王祈天永命之

詩翼

卷之二十七

十一

本頌成王者併此凡三見矣夫總一緝熙也用以基

命則宥密之心也用以敬天則光明之學也用以膺

福則又純常之嘏也俾者有厚望辟公之意藉列侯

之昭格以集福復欲藉列侯之匡勳以永福耳

有客

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三山李氏曰有客乃微子始受命之詩

漢氏曰此宋公來朝將去而王燕餞之與振鷺詩為

首末也序以為來見祖廟則語意不明商之祖廟固

無由在京師而周之廟非助祭于王何以得見之

見祖廟之說朱子雖不駁之然經中絕無廟事孔氏

宗序者亦曰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

知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苴敦琢其旅賦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衷

言我周今日有客有客修殷禮物仍白其馬蓋望而

知先朝之物色為神明之胃矣且其有萋然有且然

詩翼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如此乎敬慎者又其選擇而從行之衆如敦琢之治

玉然觀旅而王之敬愈可知此其初至景象固同朝

所甚喜者奈之何有客止宿宿有客止信信自信宿

外不可復留耶必言受之繫以繫其馬而客可少留

矣而奈之何必欲去也于是薄言追還無方安其心

以留之以為我周待客既有至大之等威超出尋常

侯度降福于我客者亦甚大榮寵矣獨不念此而少

留乎

左右是借字如百爾所思之意追者設言以見愛之

至非真已去而復追之綏安也在心上看淫威二句

正是綏之敘已待客之厚以見今日之可留不是因

其去而錫之也淫威以天子禮樂言曰既有是就成

王誅武庚申命微子時所錫此即是福自微子得之

曰有自天子予之曰降不作神言

武

序曰武奏大武也

朱子曰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

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

詩翼

卷之二十七

十三

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疏云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

之樂既成而于廟奏之因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

作此歌焉然則樂自奏大武而此詩則歌以節舞者

也

於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殷遏劉耆定爾功

大武之意在干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也故頌言

於呼大哉武王有莫強之功烈也信乎文王有文德

以開其後人之基緒矣然殷虐未除則文王之文德未能盡達于天下故必得武王繼之以武而受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武頌言文王之德不可無武王之功為奏大武而言之維清言周之成功皆本于文王之德為奏象武而言之各有攸當也
臣工之什十篇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七

詩翼

卷之二十七

十四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八

北平孫承澤學

閔予小子

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朱子曰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箋曰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疏云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

述王言故稱朝廟且此下三篇一時之事皆因朝廟

詩翼

卷之二十八

而作故首篇言朝以冠之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成王除喪朝廟感傷而作言可悼閔乎我小子耳遭

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未知攸濟也亦

惟是仰求皇考之當法者皇考思繼序之責甚重故

永世克孝此我今日之所當勉也皇考之永孝何如

蓋思念皇祖常若見其陟降于庭是無一時不念即

無一時不敬故維予小子思念皇考當夙焉夜焉常以敬止承之一如皇考念皇祖之陟降可也我之所

以勉敬者蓋以皇祖既没序在皇考皇考既没序在

冲人於乎皇王既遣我以序我不得不思繼此序于

不墜耳吾之勉敬其可頃刻懈乎

思不忘三字即敬字范氏曰大凡忠孝之念誰則無

之不思則不激發耳繼序則曰思不忘封功則曰勳

時釋思子思孝臣思忠所以福祿無窮宇宙相維于

不朽也

詩翼

卷之二十八

訪落

序曰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朱子曰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

意

蘓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

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有未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

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賦也

成王始即王位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于廟中與羣

臣謀之言我謀之于治政之始以循我武王之道然

其道悠遠予不能及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

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能合乃予幼冲之身未堪多

難尤不可不求其道以自敬者則亦繼其上下于庭

者以資外治而聽政繼其陟降于家者以資內治而

齊家庭因事以求道而藉皇考所貽之休以保其身

于不始明其身于不昏也

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始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

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

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此訪

落所由作也

敬之

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胡氏曰詩中不見得是羣臣進戒嗣王自維予小子

以下則嗣王先自述而後求羣臣之助也序說恐亦

誤矣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日高高在上陟降厥

詩翼

卷之二十八

五

士曰監在法賦也

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

甚明敬怠必察其命最不易保以為常也王無得曰

此天高而又高在上而不吾見當知其常階降于吾

所為之事而無日不監臨于此何如其顯者尚可以

不敬之哉是羣臣勉已以敬者如此

什語云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以其能察理象事是士為事之義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

仔肩示我顯德行

詩翼

卷之二十八

四

羣臣之言罔如此奈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

勉敬之功務令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繼續而明之以

至于本體瑩徹無一私之蔽而底光明之地然此功

力實難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指示我以顯

明之德行庶幾可循是以就將馴致光明而天命可

保仔肩不虛耳

詩弋曰敬者卓然之謂人心有蔽則昏無蔽則卓然

矣學者所由闢其聰而使之卓然者也就將緝熙而

至于光明則本體昭昭即不言敬而敬在矣光明者

敬之體不敢以自然為期也惟日就月將藉學以緝

熙于光明而已矣

詩測曰此成王敬學之詩即不必為述蒼之說亦好

小誌

序曰小誌嗣王求助也

朱子曰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為說不能

究其本末也

蘓氏曰小誌者謹之于小也謹之于小則大患無由

至矣

詩翼

卷之二十八

五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于井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拊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賦也

此亦成王延訪羣臣之意言今其有所懲而謹後患

乎蜂之有辛螫此不可輕使者今慎勿井蜂以自求

辛螫矣桃蟲之能變大鳥此不可輕信者今始信桃

蟲之能變而為大矣夫我方幼冲未堪家之多難乃

又集于辛苦之地而有此辛螫拊飛之禍也則羣臣

奈何舍我而弗助哉

徐氏曰集蓼乃泣祿之初便思天下許多樣事如法

度猶朱脩明禮樂猶未振舉風俗猶未淳厚天災時變猶未銷去等是也或以此只是管蔡之事不知此時管蔡既平矣何辛苦之可言况謹後事又分明是管蔡以後事矣

載芟

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疏云經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藉社所以經序有異也

朱子曰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

詩翼

卷之二十八

六

亦不殊

劉氏曰朱子既辨此詩無祈田之意又以豐年之序所謂秋冬報者為誤矣而又謂此詩之用當與豐年不殊蓋據此篇第七節而言也然則此詩所謂為酒醴畀祖妣其亦秋成之祭薦新于宗廟而歌之也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賦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贄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厭厭其苗縣縣其庶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畀祖妣以

洽百禮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此田事頌農功之樂歌言將耕田先始芟焉始柞焉

除其草木然後耕之故其耕也則澤澤然土皆解散

詩翼

卷之二十八

七

矣 既耕犁以反其土猶有草木根株芟柞所不盡

者又千人為耦而芸以去之耦以言並作千以言其多或往下濕之隰或往溝上之畛言耕夫徧于原野無曠土也 但見其所往之人合家俱作維維伯

維亞維旅又有餘力來助之疆隨我左右之以內外

皆服其勞故飲食其噲然而饁乃其所饁饋之人為

誰即其農夫之婦也然此農夫不以其身為苦反謂

饁已為勞心中方思媚愛其行饁之婦而婦亦見夫

之耕作而相依焉田間慰藉真太和景象于是既除

草木根株乃更以有略之耜始其耕事于南畝種其百穀焉 百穀皆播種之其種子曰實皆含生氣

驛驛然而生出土而條達乃有厭然受氣澤厭足者是先長條特之苗也 厭厭然齊等者是其眾苗也

既苗則又縣縣然許密而芸之既苗而言庶是除其苗間之草也 至于成熟則穫刈之濟濟然其人之

眾其穀實皆積聚之其數之多有萬與億而及秭也 以之為酒以之為醴進而畀于祖妣之前為祭祀且

凡百之禮皆以此備之 百禮中有尊賢之禮則以

詩翼

卷之二十八

八

有饒然其香之酒醴燕享之邦家所以光也百禮中

有養老之禮則又有椒然其馨之酒醴供養之胡

考所以寧也 遂言今日祭祀燕享豐年之慶如此

然匪獨此有此而今斯今也蓋力田逢年當有此慶

自極古而已如茲矣繼此以往尤願勿替而常廢載

芟之歌可也

良耜

序曰良耜報社稷也

朱子曰兩篇未見其有所報之異

胡氏曰此二詩誠不見其所報之異不過闕其耕種

之勞致其饋餉之情論其黍稷茂盛收穫之富或為

酒醴以祀祖妣而為邦家胡考之光寧或百室盈婦

子寧殺牲牲以嗣以續此皆田家勤勞安逸之事而

非告神之樂歌也豈與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等詩同一歌詠其事以寓其鼓舞神化之道而堅其

樂事起功之心也耶若拘拘于所報則感發之意微

矣

良耜良耜報社稷南畝

賦也

詩翼

卷之二十八

九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

其笠伊糾其錡斯趙以蔣荼蓼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稷之桎桎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殺時稗牲有秣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此亦田事頌農功之樂歌言農人以良耜然嚴利之

良耜始事于南畝而耕之 以播種其百穀其種子

曰實惟爾生氣而生 農人在南畝之時有來皆視
汝者乃其婦也載其方筐及其圓筐所盛之饌維是
黍也 既饌到田但見其農夫所載之笠糾然而輕
舉其耘田之縛 趙然而深刺以薙去荼蓼之草
荼蓼既朽黍稷乃茂盛 及其成熟穫之則挂挂然
聲之衆既穫而積粟栗然衆多其高如城其密如櫛
以開百室 同時而納之百室皆盈滿而行饌之婦
子得寧止矣 先祖嘗奉祭祀矣今耕耘收穫而得
有年欲藏蓄積以安衆志祭祀可廢先人之禮乎干

詩翼

卷之二十八

十

是殺是禘牲之牲有採然者此牲之角用之祭祀以
嗣以續續古之人汲汲然不敢緩也

蕓子由曰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
終歲倉廩豐寔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
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逸
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

絲衣

序曰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朱子曰序說高子尤誤此亦祭而飲酒之詩

徐氏曰此美助祭之上能盡敬而獲福也

絲衣其紕載弁俛俛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兼鼎及兼兕
觥其醑旨酒思柔不異不敖胡考之休 賦也

士祭于王而飲酒之詩言士之助祭所服者絲衣其
色絳然而鮮潔載弁于首其貌俛俛然而恭順于將
祭時循禮之次禮始於省審則升堂視壺濯于東序
及籩豆于東房而後從堂降往門基告君以濯具禮
次于省牲則視牲于門外從羊往牛反門基以告充
肥禮次于省蠲遂就門外從大鼎之羶及小鼎之羶

詩翼

卷之二十八

十一

乃舉冪以告潔是將祭而執事之敬如此至旅酬而
飲酒也兕觥觶然而設旨酒思柔而和則見其飲之
時不異焉而喧嘩不敖焉而敖慢其謹言謹儀皆敬
神之心爲之也夫始終能一敬故神格之而得壽考
之福謂常享士之爵祿于無窮也

陳氏曰後世之祭以神道全之故旨酒之設獨屬之
神古人之祭以人道接之故旨酒之設併及諸人

酌

序曰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朱子曰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又曰酌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於鏗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踰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賦也

此頌武王之詩言我武起初於乎盛哉王師也師雖盛而不用以蓄斂其威此時天命人心雖未始不歸

然紂惡未稔尙屬晦昧既而乃大明矣於是遂一

詩翼

卷之二十八

十一

着戎衣而用大介天下翕然一定卽所以寵受我後人也我承其寵而受此躋躋然王者之大造此皆時致之耳則所用以嗣之者寔維武王隨時之事推廣以允師之也夫武王以時成功而垂法于後如此此功之所以可美也

趙氏曰凡道法之授受則有師至于統緒間直言作

述耳今爾公不惟可爲爾祖爾父并可爲爾師見其

崇之外當別有靈承也

桓

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朱子曰此亦頌武王之功又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

嚴氏曰解頤新語云講武而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皆師祭也此爲武王伐商之事明矣然是時有其事而無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至成王制禮作樂于是作此頌以歌其事以告于武王

詩翼

卷之二十八

十一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聞之賦也

此亦頌武王之詩言武王伐紂誅無道以安萬邦屢

有豐年之祥此見天命所在而命猶匪懈也則此桓

桓之武王初不恃天休而替其安天下之心於是卽

萬邦之已綏者又用賢以定之遂保有敦商之士于

以刻之於四方大小相維克定天下之厥家而萬邦

可常綏矣是其始終一於安民無負匪解之命其德

上昭於天美哉其代商以安天下也故於此歌而頌

之

陳氏曰夫致豐年固在綏萬邦也然識者獨有意于厚待殷士之一節矣即此已應代商而王而况其他哉

賚

序曰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朱子曰此頌文武之功又曰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

劉氏曰大武作于武王崩後此頌為武樂第三章故

詩中皆述武王封賞之意而推本文王之德朱傳所

謂頌文王之功亦若大武首章兼頌文武之德也歟

詩翼

卷之二十八

古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繹思

賦也

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既勤

勞盡心以安天下造此基業我當承而受之以仰體

其心布此文王勤止之功德而可繹思者以登有功

使人各有封人各效職我惟欲往求天下之安定耳

此我大封之意也凡此皆是周家新命以錫予善人

非復有商之舊矣爾諸臣受封者當尋繹思念文王

安天下之心以共保天命可也

輔氏曰武王之封賞功臣人見其為武王之恩也自

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

者耳大封功臣於廟而歌此詩其言只止于此而都

不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為重而不以物為重也

殷

序曰殷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孔氏曰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士祭祀四

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祚至周公成王

詩翼

卷之二十八

古

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中嶽無事故片

不言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隋山喬嶽允猶翁河敷天之下哀

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

此武王初有天下而巡守四方之詩言於美哉此時

周也巡行所至則登其高山之嶽而祭之于高山之

傍有隋隋然之小山與高山為嶽者亦無不祭焉祭

山必祭川則又信由彼翁順之河而祭之也但見王

者所至諸侯必朝徧天之下莫不仰望此舉故哀而

聚之方撤之下而天下仰望之心可荅矣凡此乃是時周新命非復商家之舊爾來朝諸臣宜知所更化矣

箋餘曰篇名般盤通行遊也天子巡守按節徐行故謂之般與武酌桓賚並日亦樂之一章也武樂各章殊事而此則巡行之事樂記所謂四成而南國四疆者也

李氏曰般其太平之極盛乎所以終周頌也

閔子小子之什十一篇

詩翼

卷之二十八

十六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八 終

詩經朱翼卷之二十九

北平孫承澤學

魯頌

鄭氏曰成王封周公元子伯禽于魯越桓莊僖惠至襄公乃有頌蓋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華谷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衰也風變而雅頌亾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亾頌亾而變雅之亾甚于變頌之變甚于亾也

詩翼

卷之二十九

一

仲鳧崔氏曰魯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魯奏諸朝頌嗣祭其先魯臣禱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頌其開治頌以祭魯以燕是故氣溢而辭多夸

駟

序曰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攸于駟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朱子曰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內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

集傳仍以爲僖公以無可考姑仍舊耳

孔氏曰此雖借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

有章句

嚴華谷曰牧馬一事耳頌于何有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

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

此言僖公牧馬之盛言駟駟然腹幹肥張者所牧之

良馬也則在于坳遠之野不害民田矣試薄言駟者

何馬乃有駟又有皇有驪又有黃用之以駕車但見

詩翼

卷之二十九

二

彭彭然有盛容斯爲臧矣然所以致斯臧者由其立

心之遠蓋其心思廣大無所不周故思及于馬斯有

彭彭之善也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

車任任思無期思馬斯才

賦也

再觀駟駟然之牧馬則在坳之野試薄言駟者則又

有駟而有駟有駟而有駟誠以是馬而駕車但見任

任然而有力斯爲才矣良由其思之無期故思及于

馬斯任任而才耳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

車釋釋思無斃思馬斯作

賦也

再觀駟駟然之牧馬則在坳之野試薄言駟者則又

有駟而有駟有駟而有駟誠以是馬而駕車但見釋

釋然而不絕斯爲作矣良由其思之無斃故思及于

馬斯釋釋然而作耳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

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祛

賦也

再觀駟駟然之牧馬則在坳之野試薄言駟者則又

詩翼

卷之二十九

三

有駟而有駟有駟而有駟誠以是馬而駕車但見祛

祛然而強健斯爲祛矣良由其思之無邪故思及于

馬斯祛祛而祛耳蓋萬化之原起于思惟平日經營

國家者無一苟且不爲淺近故一思及于馬而祛養

曲盡其道所以致牧事之盛如此也

無疆者其思大無期者其思深無斃者其思純無邪

者其思正朱氏曰駟非侈言馬精言思也

蘇氏曰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

爲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曰讀詩至此而有會于

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耳

有駮

序曰有駮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朱子曰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劉氏曰此為燕飲之詩唯卒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

禱之詞也

有駮有駮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鷥于

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興也

此燕飲而頌禱之詞言有駮然而肥強者維何乎其

詩翼

卷之二十九

四

駮然肥強者是彼一乘之黃馬也況我公有此賢能

之臣以盡忠之故常自早逮夜在于公所其在于公

所明明修明其職事有閑暇故今以潔白之威儀羣

集于朝真如振振羣飛之鷺翔舞而下也君遂與之

燕飲以鼓節之咽咽然深長至于醉而各自起舞以

盡其歡君臣之間怡然勢分之兩忘矣不其胥樂也

哉

有駮有駮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鷥于

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興也

在公飲酒謂君臣同飲也必醉而後歸是見相樂之情也

有駮有駮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于胥樂兮

興也

政事之餘得為燕飲可樂矣而能致豐年以養民有善道以貽後則又可繼此而為燕樂也集傳以為頌

禱之詞蓋有唐風蟋蟀好樂無荒之意此可謂善頌

善禱矣

詩論曰讀前二章德盛禮恭有君臣泰交意象讀後

詩翼

卷之二十九

五

一章樂利親賢有世宙雍熙意象且歲有之祥兆于

飲酒有穀之慶起于明良以一日卜于古又有兢業

保奉意象魯不宜頌而是詩宜登諸頌夫子所以不

加刪也

泮水

序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朱子曰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為頌其能修也

安成劉氏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

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為頌禱之

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

公之經固宜皆無所見也至于僖克服淮夷雖亦不

見于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為淮夷

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之病邲矣

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寔者要當為頌禱之溢辭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旒旒鸞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賦其事以起興也

言思樂哉泮宮之水有芹生焉因薄采其芹矣魯侯

來止此泮宮所建有旂也觀其旂旒旒然而飛揚其

詩翼 卷之二十九 六

馬嘶之鸞聲則噦噦然而和鳴是其泄學儀衛得于

曠見故國人無小無大皆從公往行以樂觀一時之

盛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

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同上

言魯侯之至于泮宮也儀衛盛其聲名昭昭而著矣

時則平易以近民而色笑相親無有怒意以教誨乎

從公之衆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菲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

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同上

既願其飲酒以獲壽尤欲遵行大道以屈服羣衆之

心也自此至末皆因其飲于泮宮而致頌禱之意也

李氏曰一章言僖公之至泮水二章言僖公之教人

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與賢者飲酒也

朱子曰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駉

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賦也

言穆穆然美者魯侯內明其德外慎其儀表裏一于

詩翼 卷之二十九 七

敬則可以為民法矣而祖以烈稱則文武之德可知

其備矣魯侯信有文武之德以昭格之則能盡夫繼

述之孝而福自我致矣此正以起下四章之意

宋氏曰敬字所謂順長道也變道言德者以身體言

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

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賦也

此章以下又皆自其服淮夷之事而願之蓋泮宮雖

講學行禮之地亦出兵受成之所故因此地而遂以

此為願言德之能明服遠之有本故既作泮宮文事
備而武烈亦振淮夷遂由是服焉勇臣獻猷智臣獻
囚正言在泮而收功之事也

蔡氏劉記曰古人勞農訊獄獻猷飲至皆于學宮蓋
示學政之出于一也

朱子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
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詞冀其有是功耳下章
倣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詩翼

卷之二十九

八

吳不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 賦也

此願其得賢士以服遠也言多士擴充其忠君愛國
之心而奮勇以遏東南之夷烝烝皇皇兵威盛也不
吳不揚音律肅也不告于治獄之官而惟在泮以各
獻其功師克而不爭功也凡此皆廣德心之所為
也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
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辛獲 賦也

此願其備威謀以服遠也言弓矢車徒固足以克淮

夷使之順而不逆矣然必審固其謀猶計出萬全斯
淮夷終無不獲也嚴氏曰皆頌禱之辭

翻彼飛鵝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儻彼淮夷來
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與也

此淮夷卒獲之事也言彼翩然之飛鵝本為惡聲之
鳥也今則集于泮林食我桑黹亦懷我以好音矣此
蠢然之淮夷本為難化之人也今則憬然自覺其非
而來行其獻琛之禮若元龜象齒與夫荆揚之金
雖非其地之所有者無不大賂于我焉嚴氏曰此亦

詩翼

卷之二十九

九

頌禱之詞

詩弋曰淮夷與魯接壤世為魯患淮功為魯人所深
願而不可冀得者凡頌生干不足故詩人詳言之
說通曰此詩曰順彼長道曰穆穆曰明明曰敬明其
德曰允文允武曰克廣德心曰式固爾猶明民有路
致勝有本亦非一于頌者也

闕宮

序曰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朱子曰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

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
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
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蘇氏曰詩人願僖公上為神之所福內為國人之所
安外為鄰國之所懷而修舊起廢治其寢廟以順萬
民之所望也胡氏曰先儒因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
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為未然之期望
朱子以為頌禱之詞也

詩翼

卷之二十九

十

闕官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稷
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國續禹之緒賦也

此僖公修廟而國人歌咏之詩言此深閉之宮儼然
清靜下之盤基鞏固上之構結鬱密然魯之有廟始
于周而周之有廟始于稷昔姜嫄以正直之德為上
帝眷念故無災害而終十月之期以生后稷由是降
以嘉種之福而后稷力農以受有邠之封遂以所降
之種偏及于下土而繼禹治水之績也

詩緝曰奄有下國所以原其始奄有下土所以要其
終然後世修后稷之業遂有天下繼禹之業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繼
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
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
爾宇為周室輔賦也

言周業始于后稷后稷孫實維大王自邠徙居岐山
之陽民往歸之實起翦商之勢傳至文武能繼太王
之業于時周德益盛紂惡貫盈遂致天命窮極于商

詩翼

卷之二十九

十一

武王適逢其會于牧野之間但見人心咸贊其決而
日不必疑慮帝命已屬之爾矣是時治商之諸臣咸
有其功而周公之功尤大也成王念其功而封其子
使之為諸侯于魯邦而大開其土宇于以藩屏周室
而為之輔也

徐之扈曰致天之届致極也與届同義天命窮極則
牧野之師不得不興即此二字形容武王應天順人
之意已盡句法神品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

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
祖亦其福女賦也

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命魯公以侯于
東方其爵貴也錫山川以侈其形勢土田以供其祿
食附庸以廣其封邑其字正大啓也國既分封大約
郊廟之祀典亦于是錫矣由是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曰僖公者建龍旂御六轡以承祀于郊廟其廟而祭
烈祖也則不懈于春秋不忒于禮義其郊而祭后帝

詩翼

卷之二十九

七

也則配之以后稷而享用乎騂犧自是天神饗而宜
之降福多矣周公皇祖並格矣亦為之福女矣自下
章至第六章皆詳廟祭獲福之事第七章皆詳郊祭
獲福之事

按春秋常事不書僖公之前無書郊者至僖三十一
年四月始書四卜郊不從是僖郊自僖始也
楊升菴曰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
使史角往報使成王果賜惠公何復請之有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包載羹籩
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
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

岡如陵賦也

言將秋始為嘗祭及夏而已設橫木于牛角以福逼
之所以止觸使其周正言豫養也所養者是白色之
牡與赤色之剛不敢純與文武同故用殷色以間之
也盛酒之器有犧尊象牛形將將然而嚴正其饌則
有以火去毛而魚之豚又有切肉之載與太羹鉶羹
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于是萬舞洋洋
然其盛大是禮備樂和所謂匪解不忒也德當神明
神福之孝孫不有慶乎神將使爾熾而又昌壽而又

詩翼

卷之二十九

七

臧既福且壽于以保安彼東方則魯邦是其常有殆
如日常盈而不虧如山常固而不崩如地常靜而不
震如水常平而不騰又願得三壽考之臣與作朋友
君臣相親國家安于磐石若岡陵而鞏固之愈無窮
矣其有慶何如

公車千乘朱英綠縵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
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
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
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賦也

孔疏云更以降福之事言之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繩者是二矛重弓也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徇者于是以此膺當之荆楚羣舒叛逆者于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于我僖公敢禦止之者武功之備如此則所以昭格烈祖者殆不止于禮樂之明備已也故俾爾既昌而且熾俾爾既壽而且富又

詩翼

卷之二十九

十四

必黃髮台背壽考老成相與試用不止作朋之三而已又俾爾昌而且大俾爾耆而且艾萬有千歲享秀眉之壽而無有害焉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

嚴氏曰不特此也彼泰山巖巖我魯邦所瞻望也更奄有此龜山蒙山將遂由此而荒奄極東之地至于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內向而不為異莫不相率而順從是魯侯之功也是願之之辭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濬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

僖公又安有鳧山繹山遂荒奄徐州之居至于近海之國若淮夷也南夷之蠻也東夷之貊也又及彼南方之夷荆楚也莫敢不相率而順從莫敢不應諾其命今惟魯僖公之是順此亦願之之辭也

徐氏曰此合上三章正所謂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者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

詩翼

卷之二十九

十五

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

言郊祀格天而皇皇后帝錫以純全之嘏使之眉壽以保魯國使齊人歸常鄭人歸許以恢復國初大啓之宇既燕安喜樂而又有令善之妻有壽考之母于羣臣為之各協于邦國永為所有是受福亦既多矣而得黃髮兒齒之壽以享之所稱嘏之純全者孰有大于是此章正所謂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者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

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賦也

言今日之修廟取材營建各審其宜松栢則焉而大

焉路寢則碩而大焉新廟奕奕然改觀矣是蓋我公

命公子魚敘護屬功以課章程故廟制之長而且大

有如此也夫周公羣公有大功德于民民心之所欲

報也今廟盡美萬民之望于是乎順矣此正應首闕

宮有恤實實枚枚之意也

蔡氏劄記曰魯頌首駟數馬之義言其富也有駟富

而好禮也泮水禮之本于教也闕宮及荆舒始外之

詩翼

卷之二十九

十六

兵也此僖公之臣私于愛君不知義之失辭之溢也

魯頌四篇

詩經朱翼卷之三十

北平孫承澤學

商頌

武王克商封微子于宋復封紂子武庚為商後及武

庚叛而誅之成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建之為上公

以奉湯祀得行殷之禮樂時商頌皆在宋其後政衰

散失七世至戴公時周宣王大夫正考父者宋湣公

之曾孫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校正

其舛謬歸以祀其先王蓋此頌皆為祀先王而作故

詩翼

卷之三十

歸以祀之也至孔子編詩又亡其七得五篇而已乃

列之以傳三頌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

後得有故鄭氏為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周用六代之樂故得有商頌

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詞自是典古非周以後

之人能作

那

序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

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朱子曰閔馬父言正考甫校商之名頌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即此詩也

此祀成湯也成湯剝業垂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追述而作此歌商人尚聲求神于陽其祀成湯不言酒食惟論聲樂故此詩以那名篇

簡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賦也

此祀成湯之樂首嘆樂之盛多凡小而鞀大而鼓無所不陳由是當牲牢未迎之始滌蕩其聲奏鼓以統衆音簡簡然和大以樂烈祖之神也此言將祭而樂

之盛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言奏鼓以衍烈祖者誰乃湯孫也湯孫方以此樂奏假而神明即速于居歆安我心所思而成之然所奏假之樂不但一鞀鼓已也以鞀鼓淵淵深長之聲合于嘒嘒清亮之管聲既以和諧且以均平來依倚堂上玉磬之聲與之和合總一和平也於乎赫然盛哉此湯孫也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至于斯乎思

詩翼

卷之三十一

二

成之綏蓋以此耳此言當祭而樂之盛也

宋氏曰味思成二字可見古人之祭非具文真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綏字亦嘉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

鞀鼓有散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憚

言湯孫之厥聲不特此也又有大鐘之庸與所置之鼓有數然而盛且有羽籥干戚為萬舞者有奕然而次序于此之時寧惟烈祖感格綏我思成有王者之後為我商之嘉客來助祭者亦不夷憚而悅樂乎言

詩翼

卷之三十一

三

皆夷憚也此言祭畢而樂之盛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上文音樂之作恭敬行于其中矣是恭敬也自昔古之先民作為祭禮嘗以溫恭之意自矜持于朝夕而所執之事無不恪也今亦行古之道而已矣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言以敬執事則烝嘗之祭有不徒尚聲已者庶烈祖其顧念予之烝嘗乎此烝嘗乃湯孫之將也夫以湯之孫承湯之祭一氣流通神所憑依將在是矣思成

之綏不可想見哉

秦氏曰聲也者氣而已矣氣之所傳曰簡簡曰嘒嘒
日和平曰穆穆皆要渺淡漠之象也有數有奕而又
溫恭有恪見聞中有不見聞者有故遡之先民又曰
在昔又曰自古直欲返諸無始之始焉卒曰湯孫之
將始通復于一氣之中矣

烈祖

序曰烈祖祀中宗也

朱子曰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未言湯孫則亦

詩翼

卷之三十一

四

祭成湯之詩耳

輔潛菴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專言樂
聲烈祖則及酒饌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
歌烈祖歟商頌簡古難看詞斷而意續熟讀自見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賦也

此亦祀成湯之樂言烈祖華夏正以有天下其秩秩
有常之福可以重錫于無窮是以及于今王之所藉
其福而得以脩其祀也

既載清酌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饌假無言時

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考無疆

言今日借先祐以奉祭既載清酌于樽而神即來格
我所思者得成不特此也亦有和羹既預備而戒既
調和而平于是進酒與羹以恪烈祖主祭者無言肅
敬而不諛譁維時助祭者亦各安職守靡有爭競人
心皆敬如此故神明安我以秀眉之壽且黃徵于髮
考徵于面無有疆界之期也

詩七日廟中者天下之象也無言習靜靡爭息羈治

國其示諸斯乎無疆之祐在此湯孫之顧亦在此豈

詩翼

卷之三十一

五

僅僅在羹酌間哉

約輒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
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

言此助祭諸侯當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篆約
其長轂之輒以采飾錯置于衡之上其在鑣之八鸞
則鶴鶴然其聲之和乘上車馬以之助我以假助我
以享合萬國之歡心事我烈祖我受命不廣大矣乎
而得人因以得天且又從天降以平安之福使得豐
年穰穰然每物豐多則祭祀皆備又不止酌羹而已

天人交得神明居歆所以來假監其心來享歆其物而
而降福無疆其後猶未艾也

頌予烝嘗湯孫之將

上言奉祭獲福則烈祖之享可知矣然湯孫之意無窮故復叮嚀之如此言今日之祭人既助之天又應之其尚頌予之烝嘗乎此湯孫之所將也

范氏曰降福無疆即指上文言之不必另講綏我眉壽黃耇無疆來假來享降福無疆總是有秩斯祐申錫無疆者耳又曰命受之于我康降之自天而要皆

詩翼

卷之三十一

六

錫之自祖也

玄鳥

序曰玄鳥祀高宗也

朱子曰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爲據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陳氏曰周生有邠商生有城其後世郊廟之樂皆首紀其郊禘之事則非獨其子聖也乃其母亦克禋祀以康上帝故雅詠生民頌歌玄鳥其義一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賦也

此祭祀宗廟之樂蓋祀契湯與武丁也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契由是以掌教而受封居殷土之廣大是商人之所由始也至湯有武勇之德上帝命之以正治天下之封域則商業之所由成也

契母簡狄于春分玄鳥至日祈于郊禘生契封商后世有此殷國故詩人計其所子之時因以爲頌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若自天來然史記吞卵之說殊荒唐

詩翼

卷之三十一

七

華谷嚴氏曰契封于商後因以爲一代之號言生商謂生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在武丁孫子言天命湯正域彼四方是以此四方罔不受命遂奄有此九州契關于前湯繼于後湯受天之命堅固而無危始至武丁孫子猶足藉其有土有人之命中興朝諸侯有天下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糴是承言武丁孫子襲湯之號而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

故以振肅人心而諸侯畢集有建龍旂者十乘皆來
助祭于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是承而奉之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言大禘之承不特一邦為然也殷之邦畿不過千里
維民所止居而其再造始開之封域則極于四海之
廣也

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觀大禘之承是四海之來助祭者有祈祈之衆矣觀
邦畿之勝是景山內峙而四周大河有以立四方之

詩翼

卷之三十一

八

極矣人心土地正天命之所在而人君莫大之祿也
湯之武德固宜受命不始而武丁之武德亦足以勝
之是殷之受天命尚何有不宜而百祿之多始于此
荷其全也此三后之所以並可頌也

會說曰讀是詩者以其三后並頌遂疑其為禘祭之
詩嘗考章旨特言祭祀宗廟而不言禘則其非合祭

明矣

長發

序曰長發大禘也

朱子曰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

其祖配也蘓氏言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

商之先後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于禘者也商書

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

起于商之世與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禘

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會說曰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大禘則合羣昭羣

穆已毀未毀之主而祭之此及相土則為大禘之詩

矣

詩翼

卷之三十一

九

濟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員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賦也

此禘祭宗廟之樂蓋祀玄王相土成湯也言商世有

濟哲之君則世膺天命受命之祥發見也又矣故邈

而言之當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境而幅員

廣大之時有城氏之國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以造

商室也蓋契于是時掌布五教以肇有封土而商之

受命實基于此

疏曰禹敷下土之時有城氏之國亦始廣大言及之

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猶大明之言擊辛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賦也

言帝立子生商子即玄王也玄王遂承帝命為舜司

徒敷教奮其武以治民撥顛蒙之世開以倫理受小

國大國而教無不通達蓋由其身率循于倫理而無

過越故以視其民遂發而應之也此契之以德而基

命也及至相土烈烈然顯盛而海外諸侯截然齊服

于商此又相土之以德而延命也

詩翼

卷之三十一

十

帝曰敬敷五教在寬而此云桓撥者蓋勞來匡直之

有恒提撕警覺之不倦也桓撥即敬敷意與寬字無

碍

率履不越雖設教之道亦玄王立國之本蓋惟修身

教民而不責于民此其道有本而可循亦在我而可

久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

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賦也

言商業起于契大于相土既以濟哲之德凝命帝命

未嘗去之以至于湯王業之興適與天命會合而湯

之生正當其時而不遲湯以敬承之但見其敬是聖

敬日以躋升昭假于天者遲遲然久而不息一惟上

帝之是敬焉上帝以是之故命之使為法于九州下

敷政奏勇正式于九圍之事而以敬出之者也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綵不剛不

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賦也

言帝命式九圍命之為朝貢之主而已湯于是受來

朝之命受此小球大球為下國諸侯之係屬即此是

詩翼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天休不其荷天之休乎然湯之荷天休即以式九圍

也本聖教以用之不偏于競綵不偏于剛柔敷政一

惟優優而調和故能為百祿之是聚而荷天休也

此不競三句是敬以敷政下敷奏三句是敬以用武

此推日躋之敬見于行事者如此正所謂式也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麗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

動不懋不棟百祿是總賦也

言來朝則必貢共受此小共大共為下國諸侯之負

荷即此是榮寵不其荷天之寵乎然湯之荷天寵亦

本聖敬以用之敷奏其武勇不震動而驚搖乎人不
聽竦而恐懼于已此其武以成功而百祿之是總所
以待天寵也

禹出于敬則由中布外而謂之敷勇本于天則從下
達上而謂之奏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葉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賦也

言湯既受命遂載旆而征以有虔之敬秉鉞天討所
加氣勢之盛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遑禦者故桀之苞

詩翼

卷之三十一

三

與夫韋顧昆吾之三葉皆莫得肆其惡而行其志九

有諸國截然齊一而歸于湯于是先伐韋伐顧而後

及昆吾夏桀而誅之也上言湯受朝貢之命而以敬

行政用武未有指實故此遂言承命伐桀正式九圍

之實事處而上所謂不競練剛柔不震動聽竦皆于

此章見之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

左右商王 賦也

言昔在中世謂成湯之前商為諸侯之國有震懼而

且危怖至于湯信為天所命而子之即降而予之以

卿士此卿士實維阿衡之官湯所依倚而取平實佐

助我成湯以成大業故能克桀而有天下也夫尹以

佐命元助祿祭而配享之也誰曰不宣

與之卿士而曰降鄭重之辭二實字可思見湯固為

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于先王則

伊尹以佐命元助與享固其宜也

陳氏曰此詩頌湯之興而推本於契之始然湯武德

之盛如此本其所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是敬也即

詩翼

卷之三十一

三

契率履不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其即舜命之以

敬敷五教之心歟

殷武

序曰殷武祀高宗也

魯申公曰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

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會說曰高宗中興之功必推伐荆楚為大故作頌者

惟以此以見殷之復治者在是蓋蠻夷滑夏聖人所

憂四夷來王盛德所及也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架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賦也

此祀高宗之樂言捷然而神速者彼殷王之武也奮

其武以伐荆楚深入其險阻哀聚其渙散之衆使竊

據之處所有截然而齊一此湯孫高宗之功緒也

不日功日緒不日武丁曰湯孫美高宗之功與湯同

上承祖宗無愧于湯之武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羗莫敢不來享
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賦也

詩翼

卷之三十一

古

言荆楚既克乃以義而責之曰維女荆楚近在荆州

之域不過居國之南方耳昔有成湯之時即自彼氏

羗遠夷之國且莫敢不來享獻方物莫敢不來朝覲

王曰此商之常禮我不敢違也况女荆楚曷敢背常

禮乎而不來享來王也徐氏曰只借氏羗一說而大

義凜然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時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
解賦也

荆楚既平諸侯畏服天命多辟建國于禹甸者皆以

歲事來至于商以祓王之不謹而曰我之稼穡未常
少懈庶可以免咎矣

來辟而指為歲事多辟之奉臣職也甘分而無辭所

免而準于稼穡多辟之視湯孫也其公而無私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封

建厥福賦也

言匪懈可以免禍適為民故耳故天雖高其命之所
降而監者則在下民亦甚有嚴可畏矣乃民之視聽
在賞罰高宗惟賞不僭罰不濫一以不敢怠違之心

詩翼

卷之三十一

古

處之民心悅則天意得是以命之于下國使之光復

舊物內順外威而大建其福也

天高高在上而不知其降監也下民易暴易虐而不

知其有嚴也 嘗思殷道先罰後賞亦惟不僭不濫

之故何也賞惟後則重恩者易見恩罰惟先則慎威

者易見威耳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賦也

此極贊中興之盛言天子中興百度振肅商邑翼翼

然而整教為四方之歸極赫赫者其聲也濯濯者其靈也又享國長久壽考而且安寧以此聲靈垂裕無窮故餘休有以保我後生也其不可遏處為聲其不可測處為靈前云湯孫之緒後云保我後生此之謂

中興

陔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槩旌楹有開寢成孔安賦也

上既歷叙高宗之功故此遂言今日立廟以祀之言升彼景山之上而取松柏之易直者于是斷之于所

詩翼

卷之三十

六

生之處于是遷之于造作之所方之以繩墨斲之以斧斤而于是又處之以刀鋸以松為椽栢有槩然而長衆楹有開然而大寢廟既成神有所依則甚安也殷武原為武丁中興高而宗之特立廟而作所以未章言取材修廟然不言廟而言寢者寢成則廟成可知矣商周中興之功具于詩者高宗宣王是也宣王之政衰于暮年故一傳至幽王大壞周轍遂東高宗則由傳說而聞聖人之學始終一德嘉靖殷邦再世且有祖甲保惠庶民不侮鰥寡殷之再造如此二上

之功業詎不遠哉

商頌五篇

鄧潛谷曰周文而頌質反本矣殷質而頌文類周雅焉

崔仲晃曰夫子定書終于秦定詩終于商商之質變周之文秦之伯兆王之熄

孫道樞

道林

煇

詩翼

卷之三十

十七

煥較

詩經朱翼卷之三十終

詩序集傳目錄

詩序 一

詩經朱翼目錄

卷首 三九

卷一 四六

卷二 五八

卷三 七一

卷四 八九

卷五 九八

卷六 一〇八

卷七 一一六

卷八 一二九

卷九 一三七

卷十 一四三

卷十一 一五三

卷十二 一六一

卷十三 一六七

卷十四 一七五

卷十五 一八六

卷十六 二〇二

卷十七 二〇八

卷十八 二二一

卷十九 二三七

卷二十 二五三

卷二十一 二六六

卷二十二 二七七

卷二十三 二八六

卷二十四 三〇四

卷二十五 三二一

卷二十六 三四九

卷二十七 三五六

卷二十八 三六三

卷二十九 三七一

卷三十 三七九